武俠世界

凶險的假期(民初山貓王森故事集)王一龍·著

山貓王森得到一個假期，他的假期卻要到蘇州查案。凶殺案已有疑凶，但偏偏疑凶又有不在場的証據，但王森拆穿凶手的詭計之後，疑凶一家又被人殺死！疑凶留下一張火車票，王森猜錯幕後指使人，幾乎使他在新春初一喪命……

$4.00

第27年

1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刋出的是山貓王森故事「凶險的假期」，是一部曲折離奇、緊張刺激的故事，內容描述王森在一個新春假期裡，公私兩便之下在蘇州城內破獲的一宗驚人凶殺案。由於案情複雜，人地生疏，加上疑凶詭計百出，王森竟然差點爲了一張火車票的破案綫索，導致錯猜幕後眞正指使人而命喪新春大年初一裡……過程相當令人匪夷所思，請參閱今期本刋第3頁。

＊＊　＊＊　＊＊

雙鷹故事後傳「宮廷風雲」刋出已十期，故事發展接近尾聲，結局如何？快將揭曉。西門丁君在結束該故事後，又新撰一部奇幻小說「經的秘密」，故事內容涉及「魔曲」主角人物鍾楚雄無意中遇到一個奇怪的人，因而產生了一連串的奇事，屆時他會帶你追溯歷史，揭開一個歷史的秘密。

＊＊　＊＊　＊＊

東方白下期的巨著——「不死劍客」，是講述三個少年之父不約而同被「血海雙劍」林海及藍星海所殺，事後發覺三人在心切父仇之下還受了連串愚弄，心有不甘，徒呼奈何？要知眞相，下期購閱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14.00
一年港幣	$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35.00
一年港幣	$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7年
第 1 期
（總號1341）
1959年3月創刋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凶險的假期

民初山貓王森 故事集／王一龍・文 可飛・圖

接受特殊任務

賈善人販毒一案，在人贓並獲之下，王森以爲很快便可以銷案，不料由於要犂庭掃穴，剷除餘黨及有關人等，居然拖延了兩三個月才大功告成。

王森也一直在處理這件案子，這期間發生的命案，都由小虎子和胡平原解決，善後工作瑣碎而又煩悶。賈善人一家判罪之後，王森以爲可以重過緊張刺激的偵緝歲月，果然他次日一回總局，林五嶺便對他道：「隊長，總局長吩咐，你一回來便去找他！」

王森精神一振，問道：「是不是有什麼大案子？」

林五嶺笑道：「大概是吧，要不也該讓你休息一兩天！」

王森走了過去，丢下一句話：「俺却不想休息！」他在周而勇辦公室門上敲了幾下，便聽見周而勇叫他進去的聲音，他推門進去，只見周而勇一個人坐在長桌之後面，王森便坐在他桌前。

周而勇遞了一根香烟給王森，側頭問道：「小王，你知道今日俺找你有什麼要事嗎？」

王森替周而勇點上烟，也爲自己點上，噴了一口烟，道：「局長，你說吧，俺已等得不耐煩了！」

周而勇吃吃笑道：「哦？你居然知道了？」

「俺怎會知道？」王森道：「上次是濟寧有事，這次不會是濟南吧？不不，如果是濟南，俺一定會聽到風聲，嗯，難道是青島？」

周而勇大笑：「啊！你想到那裏去了！青島是青島，不過不是要你去查案！」

王森一愣：「不是去查案，莫非去抓人？」

周而勇好像有心逗他般。「青島的風景如何？」

王森更是摸不着頭腦，只好照實答道：「青島的風景是出名的好，局長不會不知道吧！」

周而勇捺熄烟蒂，笑道：「你自己也認爲青島風景最好，那就好了！現在給你一個特殊的任務，你能猜得到嗎？其實這個任務，你幾年前就該得到的了！」

王森苦笑一聲：「局長，俺想破頭腦也想不出來，您快說吧！」

周而勇哈哈大笑。「什麼案子都難不倒你，什麼狡猾的狐狸也騙不到你，想不到俺一個小把戲，便難倒你了！」周而勇又接上一根烟，正色道：「賈善人的案子，你的表現，上面非常讚賞，所以決定放你三個月假，讓你輕鬆一下！」

王森一怔，道：「局長，您知道俺的性格，放俺三個月假，豈不是等於要了俺的命？」

周而勇道：「小王，人總是人，不是機器，怎能夠不休息，其實如果不是工作上不能缺少你，俺早就要放你的假了，而且三個月時間不夠的話，你隨時可以將假期延長至半年！」

王森幾乎跳了起來：「半年？半年的時間足足有一百八十二天半，那是什麼人的日子？」

周而勇笑道：「起初那一二個星期可能會不習慣，但過後便會習慣下來！」

王森道：「俺離開之後，偵緝大隊的工作……」

「放心，還有其他人，還有我！」

王森又接上一根烟，沉吟問道：「局長，假如俺自己放棄假期呢？」

周而勇板着臉道：「我老實告訴你，這是命令！命令是來自上面！」

「俺就是有點不明白……」

「上面這樣做有兩個意思，第一，要培養小虎子接你的班；第二，假如小虎子可以勝任的話，上面準備提陞你，大概是處長吧！職位比你如今這個大隊長可高多了！」

「俺倒不在乎陞不陞，小虎子還嫩一點，只怕他未必……」



周而勇截口道：「你當年當大隊長時，年紀比他現在還輕哩，我當年可沒嫌你嫩！而且他眞的不行，自然仍要由你把舵！當處長難道便會閑着你？」

王森沒話可說，過了半晌才沒可奈何地道：「那俺只能希望小虎子不行了！」

「你這是在鬧情緒嘛！怎能這般自私？你總不能希望他一生一世都當你的副手吧？老胡年紀已不小，再過幾年也得退休了，當然俺也不想浪費他這個人材，將來會請他當個顧問！」

王森自我解嘲地道：「上峯的決定是英明的，該培養更年輕的一代！」

「你也不老！」周而勇道：「連我也不認老呢！」一頓又問：「小王，你準備去那裏渡假？眞的要去青島？」

王森聳聳肩膊：「三個月的時間太長了，慢慢計劃未遲！」

周而勇道：「如果煩悶的話，叫小紅去陪你！」小紅是周而勇的大女兒，他夫婦兩人都很希望將女兒許配與王森，王森從來不加反對，但也未有什麼表示過，有時周而勇的夫人忍不住提醒他，王森便以事業無成就推搪之，當然周而勇夫婦碍於面子，也從無正面向王森提出婚事，只是暗示而已。但這件事已提了好幾年，周小紅仍然待字閨中，她對王森的一切，是一百個滿意，就是有點惱他不解風情。

王森對周小紅的人才也是沒話可說的，不過他自己也說不出，到底爲什麼對她沒有那份熱情，夜靜人闌時，他反而會想起李透？那是一隻「毒蝎」！

周而勇見他沉吟不語，忍不住道：「

小王，你年紀也已經不小啦，幾時成家立室？」

王森倏地長身道：「局長，俺根本還未想到這件事，也許我會在退休之後才找個老伴！」說着轉身開門出去。周而勇想叫他，但話至口邊又忍住。

王森快步走出總局，連林五嶺在背後叫他，他也沒有反應。

王森獨自一人到魯園吃飯，還特地叫了一瓶酒，老實說，上峯這個決定，雖然是愛護他，但他却有不受重用的感覺，這種心情從來未試過的。

三個月的時間不短，他實在不知道如何打發，這幾年他的收入不低，平時除了抽烟之外，連酒也很少喝，可有一筆儲蓄，足可讓他去遊玩三個月。

飯飽酒足之後，王森點上一根烟，他想來想去，決定離開山東，最低限度可以撇掉周小紅，近來他很怕見到周而勇的夫人。

王森在街上閑蕩了一陣，見天色已黑，生怕小虎子担憂，更怕他的心事被小虎子瞧出來，所以立即返回宿舍。

不料一到宿舍，却把他嚇了一跳，原來不但小虎子在，連胡平原、林五嶺、楊鎭、黃成、朱國明都在，而且還有幾位資深的偵緝大隊隊員。王森一怔，問道：「今天是什麼節日？」

楊鎭道：「隊長，您要放假三個月至六個月，咱們有一段時間見不到你，所以今晚咱們來餞行！」

「餞行？俺不來啦？還是你們不歡迎呢？」

胡平原道：「大伙兒一齊吃頓飯，高興一下，沒有別的意思。」

「局子裏的人都知道啦？」

林五嶺說道：「下午局長對大家宣佈的！」

「他這一招眞絕！」

小虎子微微一怔，道：「隊長，難道你不同意？其實由你當大隊長到現在五年多，你從來未放過一次假！這許多人數你最辛苦，反而咱們都放過假！」

朱國明道：「隊長，這幾年你太辛苦了，休息一下也好！所謂養精蓄銳嘛！」

黃成道：「假如周局長不放你的假，咱們也想替你做說客哩！」

王森見弟兄們對他熱情如舊，心情開朗了許多，笑道：「俺正不知道如何打發漫長的歲月，你們替俺出點主意吧！」

胡平原道：「到酒家叫了菜再慢慢商量！」

吃晚飯的時候，七嘴八舌，有的說到北平好，有的說去天津，有的說最好去上海，只有胡平原獨排衆議。「隊長，您是福建人吧，現在該衣錦回鄉！」

「可惜俺已沒有親人在福建！」

「也有堂兄弟吧？」

「這當然有，你的提議，俺會考慮！嗯，你們現在辦的是什麼案子？」

小虎子道：「今天絕對不談公事！」

結果大家喝得醉醺醺才回去，尤其是王森，他已多年未會醉過。

× × ×

假期的第一天十分難過，王森只拾了幾件衣服，再到銀行提了欵，還未決定去那裏。

第二天假期，王森一直害怕周而勇會叫周小紅來找自己，決定先到火車站，離開濟南再行打算，他正想離開，忽然管房的老何過來，說道：「王隊長，周局長來電話！」

王森心頭忐忑，不知周而勇找自己何事，抓住話筒一會兒才喂了一聲。

聽筒飄來周而勇的話：「小王呀？決定了去那裏沒有？」

王森問道：「局長，是不是有的新任務？」

「沒有，你死了這條心吧！你還沒答復我！」

王森道：「俺準備去上海走走，因爲俺以前在那裏呆過，還有些老朋友在上海，同時上海交通方便，萬一有事情，趕回來也快！」

周而勇哈哈笑道：「這可巧啦，剛才上海方面來電話，代江蘇有關方面向俺借人，俺不敢答應他，得先問問你！」

王森微微一怔：「江蘇省向咱們借人幹什麼？」

「當然是查大案哩！」周而勇笑道：「俺估計你八成會答應，而且蘇州就在上海附近，順路嘛！」

「是什麼案子？」

「詳細情況俺也不知道，你到蘇州找蘇局長，一切就清楚！」

王森苦笑一聲：「局長，俺雖然害怕閑着沒事幹，但要遠赴蘇州，一來人生路不熟，二來萬一失手，俺的面子不要緊，可還得連累你被人家笑，也讓蘇州人看不起山東人！」

周而勇笑道：「如果是沒有困難的，人家會找上門來麼？俺只想到你會替咱們爭光而已！」

「上海沒有人去支援麼？還有南京的呢？」

「現在已經是臘月下旬啦，正是鼠輩橫行之時，他們都抽不出人手來，至於人生路不熟，可不是問題，蘇州局子裏的人，自然會協助你！」

王森還是有點猶疑，周而勇用激將計：「怎麼，你一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會害怕一座蘇州城？您如果不敢去，俺只好改叫胡平原去！」

王森只好答應：「俺去就是！」

周而勇忽然認眞起來：「小王，有什麼要準備的嗎？嗯，你隨便挑一個人跟你去吧！」

王森想了一下，道：「俺記得朱國明有位表姐，嫁到蘇州，俺就要他！」

「行，我現在就通知他準備，你再跟他聯系！」

王森問：「蘇州那裏有沒有規定報到的日期？」

「大年夜之前！」

× × ×

火車轟隆轟隆地在原野上奔馳，王森躺在臥舖上抽着悶烟，這個假期實在太特殊，恐怕很少人會像他這樣，在假期中要到一個陌生的地方辦案，最重要的是這次他不是代表個人去的，而是代表山東有關方面而去的，成功固然好，但假如東手無策，就要給他的同僚蒙上不光采，是故他

壓力極重，心中不由有點怨怪周而勇。

相反朱國明可就輕鬆了，他跟表姐已有六七年未曾見過面，這次可以公私兩便，實是最妙不過的事。

火車停在徐州，王森與朱國明下車，隨着人羣到候車室，朱國明買了去上海的車票，問道：「隊長，還有兩個半鐘頭，火車才到站，咱們去那裏？」

「隨便找一個地方歇一歇，吃點東西吧！」

朱國明問道：「隊長，您說俺帶的禮物夠不夠？」

王森笑道：「你又不是要到她家去住，既然是禮物，就不會有夠不夠的問題！」王森轉頭見車站有座飯廳，便又道：「也好，替我捎一份，俺在裏面等你！」

火車是由北平到上海的，臥鋪早已賣光，兩人擠在三等車廂裏，車廂裏烟霧繚繞，人聲吵雜，還有孩子的哭聲和刺鼻的尿味。

王森心頭如鉛塊般沉重，朱國明却渾身不舒服，幸而不久旅客都已進入夢鄉，才可以清靜下來。這是直通快車二三一班次，大概行駛十個鐘頭，便到蘇州。

火車終於到蘇州，王森與朱國明走出車站，雖然蘇州已是南國，但臘月廿六的清晨，依然十分寒冷。兩人在車站外跳上三輛車，直赴蘇州治安部門。

蘇州雖是名城，但地方不大，較大的街道只有十多二十條。蘇州警局就設在干將路，車子在附近停下，王森不想太早去打擾主人家，於是先到附近的一家糕團店吃早點。

蘇州的糕點，全國著名，不過兩人都非蘇州人，胡亂叫了幾樣，但已吃得津津有味。兩人在店裏消磨了一個鐘頭，王森叫朱國明在店裏看着行李，自己到局子裏找蘇局長。

蘇局長剛上班不久，見到王森，便問道：「王先生是來自山東省的？」

王森簡略地介紹了自己的身份，蘇局長喜道：「王隊長，你來得正好！咱們久候了！」

王森連忙謙虛一番。「俺是被迫上陣的，只怕不但帮不了你們，反而還要連累您！」

「您說那裏的話！上海方面極力推荐，一定錯不了！」蘇局長熱情地拉着王森的手，道：「來來，我替你介紹一下！」

他把王森拉到偵緝部門，向在那裏工作的人介紹一番，最後指着一位年約三十的剪平頭裝漢子，道：「王隊長，這是咱們的熊隊長！」

那中年漢伸手與王森一握。「熊長島，歡迎您來指導！」

「請多多指導，在下人生路不熟，就只怕反要給你們添麻煩！」

「那裏那裏！」熊長島問道：「王隊長，你沒帶行李來？」

「不，俺還有一個同伴，他在糕團店裏，替俺看行李！」

蘇局長道：「老熊，你快請他進來！啊不，先帶他們到招待所安頓下來，我今天還要到市委開會，熊隊長，王隊長就先由你招呼，晚上我請吃飯，你們都去，在松鶴樓雅座！」

熊長島道：「請隊長跟咱來！」

蘇局長又回頭道：「老熊，王隊長剛到，讓他休息一下才工作，知道嗎？」

「局長放心，我曉得！」

× × ×

熊長島十分熱情替朱國明挽行李，步行到招待所，這所招待所是專門招待市委的貴賓的，蘇局長安排他們住在這裏，可見對他倆十分重視。

那是一間套間，睡房是兩張單人床，除了一個衞生間之外，還有一座小廳。熊長島道：「王隊長，還有什麼需要的話，請開口！」

「謝謝你，咱們沒有別的需要。」

「那麼我帶你們去蘇州逛一下吧！」

朱國明道：「熊隊長，你忙你的去吧，我有位表姐嫁到蘇州已經六七年，咱們想去看看她！」

熊長島道：「那我下午兩點鐘來找你們！」

王森一口答應，並送他出門，朱國明道：「咱們先洗個澡再出去吧！」

奇怪的婚禮

朱國明的表姐住在鳳凰路，離招待所頗近。兩人問了路便信步走去。朱國明的表姐夫是個三輪車夫，叫林建明，朱國明的表姐叫楊蘭。

朱國明敲開林家大門，開門的正是楊蘭。六七年的時間，對一個年靑小伙子來說，變化甚大；但對成熟的女子來說，變化反而較小，所以朱國明一眼便認出她來，叫了一聲：「蘭表姐！」

楊蘭微微一怔，囁嚅地道：「你是國明表弟！」

「就是俺！」

楊蘭也驚喜地叫道：「怎會是你？你怎會跑來蘇州？」

朱國明指着王森，道：「蘭表姐，這位是咱們的大隊長王森，是他關照的，知道你在蘇州，特地帶俺來！」

王森遞上禮物，楊蘭大概正在院子裏洗衣服，見狀雙手在圍裙上一陣亂揩，道：「你瞧，俺都喜傻了，快請進廳，喝杯熱茶！」她將王森和朱國明迎上廳堂。

一個孩子跑了出來，楊蘭忙道：「傑兒，快叫表舅父！」

「那位表舅父！」

朱國明把小孩抱在懷中，楊蘭說道：「就是娘常對你說的那位專門捉大盜的表舅父！」看來楊蘭跟朱國明的感情還眞不錯。

朱國明問道：「表姐，表姐夫呢？」

「他說趁歲晚客多，多幹幾天，一家大小都靠他一個人，年關又要多花錢，可不容易呀！」

朱國明問道：「家裏有困難嗎？」

楊蘭爽朗地笑道：「有你這句話，表姐就高興了！」

她一邊泡茶一邊道：「要說困難，那是三年前的事！那時候，公公患病，欠下人家一筆債，辦喪事時又借了一筆，幸而掙扎了兩年，總算無債一身輕！」

朱國明道：「您信上說已經有三個孩子呢，怎麼只見到一個？」

「那兩個小的還在睡覺，你倆坐一下，俺去通知孩子他爹，中午一家要在表姐家吃飯！」

朱國明道：「俺去買些菜。」

楊蘭急道：「不許你買，你這是看不起咱倆夫婦！」

× × ×

林建明還不到三十的年紀，生得虎背熊腰，一副老實的模樣，但人倒很熱情，不停地遞烟敬茶。

菜熟，共有七八道菜，放滿了一桌，還有一瓶酒，由於林建明夫婦和氣又熱情，連王森也沒有拘束感。席間，楊蘭道：「表弟，你剛才說什麼公私兩便？」

朱國明道：「聽說這裏發生了一件大案，省裏很緊張，一時間又抽不出人手來，剛好王隊長放假，所以便請他來協助調查，俺是佔他的光，隨他來的！」

楊蘭道：「咱們表姐弟倆能在今天見上面，還得多謝王隊長哩！」

「俺是要他來工作的，穿州過省，吃苦頭，您不怪俺拉你表弟來，俺已經很高興！」

「俺表弟能跟着你，是他的福氣！」

林建明訝然道：「蘭州最近案子雖然較多，但可沒聽到發生什麼大案子！」

王森哦了一聲：「這就有點奇怪了！也許是因爲案子較多吧！」

「每年的這個時候都是這樣，咱們年關難過，盜賊更難過嘛！」

「最近有沒有命案？」

「有一件……」林建明替王森添酒，「但局子裏已經放人，因爲證據不足！」

楊蘭白了他一眼，道：「既然放人，但又沒聽見再抓到什麼人，這案子不就未了結嘛！」

林建明一拍大腿道：「對呀，我怎地沒想到，一定是這件案了！王隊長，你一定要替咱費點心神！」

王森看了楊蘭一眼，問道：「死者是誰？」

「說起來她跟咱們還有點親戚關係，她叫林香莉，是個大美人，唉，可惜天妒紅顏！」林建明語氣有點唏噓。

王森啜了一口酒，問道：「林兄，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楊蘭忙道：「孩子他爹，您就是這樣，今日是咱表姐弟相聚的大喜日子，不許你說那種事！」

王森也不便再問，這頓飯吃畢，已快二點鐘，朱國明輕輕推一推王森，王森便長身告辭。林建明道：「是不是菜劣，隊長吃不下？」

王森忙道：「很感謝你們的熱情招待，咱們因爲與局子裏的人約了時間聚首，所以只好失禮，一吃飽就走！」

朱國明接道：「眞的，表姐，他們約咱們二點鐘見面，現在回去剛好！」

林建明道：「我踩車送你們去！」

王森連忙婉拒之，說了很久才勸服林建明。楊蘭道：「表弟，你有空可得來坐坐，今晚再來吧，咱們還未敘家常！」

朱國明道：「有空一定會來看您跟表姐夫，不過今天晚上蘇局長要請咱們吃飯，是沒法抽身來了！」倆夫婦也不勉强，直送他們到干將路才回去。

王森道：「想不到他倆這般好客！」

「俺還怕他倆不會招呼呢，現在才放下心頭一塊大石！」朱國明微微一笑：「隊長，相信你還會去找俺表姐夫吧！你對林香莉有興趣！」

王森搥了他一拳，罵道：「去你的！你準知道咱們要接手查辦的便是這件案子嗎？」

朱國明道：「俺有八成把握！」說着兩人已至招待所，只見熊長島自內走了出來，朱國明道：「熊隊長，對不起，咱們遲到了！」

「不是你們遲到，是我來早了。」

王森道：「就這樣走吧！」

熊長島應了一聲，招來一輛小轎車，他替王森打開車門，自己則坐在司機旁邊，對司機道：「先去虎丘塔！」又回頭道：「這是副市長借出來的！」

王森受寵若驚道：「這怎好意思！」

熊長島說道：「要你們老遠從山東跑來蘇州，咱們才眞的不好意思！」

虎丘塔在虎丘山上，虎丘山又名海涌山，高只十三丈，周長也只有二百丈左右，但因傳說吳王闔閭葬在山中，更有秦始王東巡試劍的事蹟，所以名揚天下，凡來蘇州的，沒有人不來虎丘山。

虎丘塔其實叫雲岩寺塔，已有千年歷史，塔旁還有一座劍池。雖說虎丘山在蘇州西北八里，乘車瞬息即至，但王森仍覺得奇怪，熊長島爲何會帶自己來此處，而且還在劍池周圍停留了很久，對他來說，無論是雲岩寺，或者雲岩寺塔，都比劍池更有參觀價値。

上了車，車子返回蘇州，到蘇州自然少不免要去拙政園和獅子林。蘇州園林名聞天下，除此之外，尙有留園、西園、怡園、網師園、滄浪亭，甚至城西之寒山寺，更不能不去，可是從獅子林出來之後，熊長島忽然道：「王隊長，我帶你去一個地方參觀，到那裏，你一定會很驚奇，但請不要多問！」

朱國明忍不住問道：「什麼事這般神秘？」

王森推一推朱國明，問道：「熊隊長準備帶咱們去何處參觀？」

「到一戶人家參觀婚禮，一個特殊的婚禮！」

車子「吱」的一聲，停在一座莊院附近，那裏果然像在辦喜事的模樣，門口洒了一地的鞭炮紅衣，門上貼着簇新的對聯，朱國明走出車子，喃喃地道：「這時候還有人結婚？」

熊長島笑道：「正是在娶新娘！唷，瞧這情況，新娘大概已過門，咱們快進去！」他取出一份禮物，走在前面。

門口的迎賓都認得熊長島，一個老者長揖道：「熊隊長大駕光臨，馮家眞的有幸哪！」他邊說又邊向旁邊的人遞眼色。

熊長島忙道：「馮大叔不用緊張，俺只是來看看，一下子就走！你們沒請我，我怎敢多躭？」他將禮物塞進迎賓的手裏，拉着王森和朱國明進去。

莊院裏人聲喧天，人來人往的，看來馮家親友可不少，熊長島一進去，那些賓客臉上都浮上異樣的神色，心中都在想：「馮老爺子怎會請熊長島來喝喜酒？」霎

時間，院子裏的人聲，也似乎靜了許多。

熊長島也不上廳，就靠在院子裏的花樹旁點烟。王森一看兆頭，便知道熊長島帶自己來此，必有深意，於是默默觀察一切。

未幾，一位穿着長衫馬褂的胖老頭，滿臉紅光，但神色有點緊張地走下石階，笑道：「哈哈，是什麼風把熊隊長吹來的？老漢因爲婚事辦得有點匆猝，恐怕失禮，所以不敢放請帖給您！您肯賞面，大駕光臨，那就最好的了！」

熊長島拱手道：「恭喜老爺子新翁之喜，我只因路過，車子的汽油用罄，等司機去裝油，所以順便來看看！您忙您的吧，我一下子就走！」

那胖老頭又笑道：「什麼事這般急，行過禮筵席就開上來！」他笑得十分勉强，連朱國明也看得出是假裝的。

熊長島道：「多謝，我今晚還有事，要眞有心來喝喜酒的，也會換一件體面的衣服，免得失禮您！」

胖老頭拱手道：「熊隊長既然有事，老漢也不勉强了，失陪！」他匆匆走上大廳，不久司禮便大聲喝道：「吉時到，請新人拜堂！」外面先傳來鞭炮聲，裏面的喜樂也响了起來，院子裏和廳上的談笑聲，都變成交頭接耳。

只見一位頭髮梳得油光滑亮的青年，走出大廳，接着一位喜娘模樣的女人，手持一塊靈牌也走出來。司禮道：「馮俊國先生與林香莉小姐，自小青梅竹馬，早有婚約，林小姐雖然不幸故世，但馮先生感其深情，死後仍視她爲妻。如今先與林小姐拜堂，再跟李小姐拜堂！」

熊長島用手捅一捅王森，王森點頭表示已看到，他與朱國明心中都十分詫異，看來蘇局長請他們來蘇州，便是爲了林香莉！

司禮咳了一聲，大聲叫道：「一對新人，先拜天地，再拜父母，然後互拜，今後即是夫妻，百年好合，互敬互愛！」

馮俊國一本正經，一一依司禮之言，跟靈牌交拜，最後還由喜娘代敬媳婦茶與公公婆婆，禮畢，喜娘將靈牌放在馮俊國父母後面的高几上。司禮又叫道：「請李家小姐出來交拜天地！」

王森見馮俊國臉上如刀刻一般，看不到他內心的感情，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便是他沒有一般做新郎的那種喜悅，至於他父母臉上雖然都掛着笑容，但却十分勉强。

喜娘又攙扶着一位穿龍鳳褂的女子出來，那女子頭上罩着紅巾，看不到臉龐，體態有點豐滿，跟高大英俊的馮俊國仍有點不配。

馮俊國跟李玉櫻禮成之後，熊長島便帶着王森離開。上了車之後，朱國明忍不住問道：「熊隊長，這婚禮跟咱們的工作有關係吧？」

「不是婚禮，是那位新娘！」

朱國明有點得意地說道：「咱們一早已料到了！不過詳細情況還得請你介紹一下！」

熊長島道：「不忙，咱們在城內各處兜一圈，讓你們先了解蘇州的地形再說！」他隻字不提工作，沿途只介紹街道名稱，以及與何街何巷相接。

朱國明道：「咱們怎記得這許多？拿張地圖來，豈不省事？」

熊長島微微一笑，車子繼續前進，最後停在玄妙觀前。「局長說他要七點過後才能到，咱們先到觀裏看看！你別小覷這座道觀，它已有一千六百年的歷史！來蘇州不到玄妙觀，就等於去北平不到長城一般！」

原有的玄妙觀共有二十五殿，如今只剩半數了，饒得如此，若要仔細瀏覽，也得半天。他們走馬看花地逛了一下，便到對面的松鶴樓。

松鶴樓已有近二百年歷史，不但是蘇州最大最老的菜館，其烹菜手藝，也是最好的，據說清朝皇帝微服下江南時，就到那裏吃過飯，所以它的名字，幾乎跟對面的玄妙觀相齊。

三人一進店，跑堂的便引他們到後堂的雅座。

渴望揭開真相

雅座裏面已坐了很多個人，包括蘇局長，他旁邊還有個臉皮青白，身材瘦削，但下巴青慘慘的漢子，那漢子五十不到的年紀，一對眼睛靈光四射，一望便知是個機警的人！

蘇局長長身道：「王隊長，我來介紹，這是本城的副市長俞定鈞，他兼管本市的治安，蘇某便是他的轄下。」

王森忙道：「久仰俞副市長的大名！請多多指導！」

俞定鈞哈哈笑道：「王隊長你眞會說話，難怪你的大名能傳播四隣！」

蘇局長接道：「不錯，這次一定要請王隊長費點心思！」

「哎，不用急！」俞定鈞轉頭道：「老熊，你將情況告訴王隊長沒有？」

熊長島道：「奉局長之諭，還未告訴他！」

「好，做得好！」俞定鈞道：「王隊長是客，咱們理該先招呼在蘇州玩玩，然後工作！隊長，您打算幾時才工作？」

王森道：「俺來貴處是來工作的，我準備明天便開始工作。」

俞定鈞道：「這怎好意思？明天再休息一天，老熊，給你一個任務，明天開我的車子，帶王隊長他倆去寒山寺留園玩一玩！」

王森道：「副市長不用客氣！」

「要的要的，這是『主人』的禮貌！還有，過新年時，你倆到舍下作客！」

「謝謝副市長好意！」

蘇局長道：「來，菜來了；大家動筷吧！」

俞定鈞却先斟了一杯酒敬王森，王森也回敬了一杯。這頓菜十分豐富，而且菜也很好。松鶴樓以「松鼠黃魚」和砂鍋著名，當然少不了這兩味。席間，俞定鈞十分好客，不斷爲王森和朱國明佈菜斟酒。俞定鈞雖然風趣，但其他人大概因爲地位與他相差太遠，所以都有點拘謹。

散席時，已經十點多，俞定鈞與蘇局長親自送他們回招待所。俞定鈞還在房裏抽了一根烟，問了些山東的治安情況，才

跟蘇局長告辭。

朱國明關上門之後，道：「兪副市長跟蘇局長眞是客氣！他媽的，俺這麼大個人，頭一次被人這般尊重！」

王森靠着沙發，抽着悶烟不作聲，朱國明訝然問道：「隊長，你喝醉了？」

「笑話，那一點丁酒，怎灌得醉我！」王森噴了一口濃烟，道：「你去洗個熱水澡吧！」

「隊長，您一定有什麼心事！」

王森側頭壓低聲音問道：「難道你不覺得奇怪？」

朱國明想了一下，道：「他對咱們太客氣？」

「客不客氣倒是其次，最奇怪的是他爲什麼不讓咱們早點工作？」

朱國明道：「人家早巳說過了，他要讓咱們先休息和遊玩幾天嘛！」

「這件案子如果不是緊急的話，江蘇省爲何會向咱們借人？」

朱國明在自己的腦袋上敲了敲兩下，道：「俺怎沒有想到！是的，是有點奇怪！嘿，案子還未接手，咱們便先接一個謎團！」

王森雙眼瞪着牆角，好像要把牆壁看穿似的。「我想到的比你多得多！也許江蘇省向咱們借人另有苦衷和作用，周局長一定知道，只是他不告訴俺！」

朱國明心頭一跳，脫口問道：「江蘇省有什麼苦衷？」

「現在爲時還早！小朱，這件事咱們只能放在心中，這裏不是山東省，不要隨便打聽，免得惹來麻煩，甚至危險！」

朱國明不以爲然地道：「不會這般嚴重吧？人家對咱們可客氣得很！」

王森捺熄烟蒂，站了起來，道：「你可以去找你表姐，但必需在事先告知俺一聲！有關你表姐一家的事和地址，也不可隨便告訴別人！」

朱國明見他一本正經，心頭登時不安起來，王森見他欲言又止，又道：「也許是俺神經過敏，不過你總得謹愼一點！」

朱國明應了一聲走進衞生間，王森却拉開窗帘，打量周圍的環境，隨即又在招待所內走動起來。招待所只有四層樓高，每樓約有七八個房間，他們住的是三樓。

當王森走到後梯梯口時，黑暗中忽然撲出兩個人來，手上提着槍，槍管一下子便抵在王森的雙脅！

王森猝不及防，吃了一驚，不過他很快便鎭定下來，舉起雙手，道：「俺是王森，是你們副市長的貴賓。」

左邊那位漢子，將毡帽托高一點，問道：「住那個房的。」

「三〇三號房！」

右邊那個道：「咱們知道你不是假冒的，不過你這個時候要去那裏？」

「俺習慣半夜後才睡，而且烟巳抽完，準備出去買一包！」

左邊那個道：「爲什麼不走大梯？」

王森忽然冷笑道：「兩位胆大包天，此時竟敢潛進市委招待所做買賣，眞是佩服！」

右邊那個呸了一聲：「瞎了你的眼，咱們是招待所的保安人員！因爲所裏經常招待貴賓，所以不得不小心一點！告訴你，以後不許亂走，否則便休怪咱們當你是特務嚴辦！」

王森連忙哈腰，道：「對不起，俺不知道！」

那兩個漢子收槍，左邊那個道：「樓下小賣部便有烟賣，走大樓梯吧！」

王森又謝了一聲，然後乖乖由大樓梯下樓，他的烟當然還未抽完，不過爲免讓人誤會，不得不下去賣烟，小賣部只賣烟酒、糖菓、餅乾，還有一些乾癟癟的柑桔，和看來巳擺放很久的花生瓜子，估計入住這裏的人並不多。

賣貨的是位老者，不過憑王森敏銳的觸覺，肯定此人不是普通人，當老頭去拿烟時，王森又發現架子後面有烟噴出，證明後面有人在抽烟，王森心頭一跳，他取了香烟，漫步上樓時，心中又泛起一個疑團。

雖然招待所不是尋常地方，但也不是什麼機關重地，何須既設明崗，又設暗哨呢？

這些暗哨是一直存在着的，還是爲自己而設的？

這刹那，王森忽然機伶伶地打了個冷噤！他自忖沒跟蘇州人有任何恩怨，照說不會有人對他不利，那麼是不是因爲那件案子？

王森忽然有股强烈的希望，希望知道自己來此的任務，和揭開謎團，這一切王森自然不會告訴朱國明！

×　×　×

熊長島天剛亮便到達招待所，他只在走廊外徘徊。熊長島的脚步聲雖然輕，但仍然驚醒了王森。

王森在鎖匙洞向外偷窺了一陣，肯定外面那個人便是熊長島之後，他一方面更增疑團，另一方面却有點憤怒！他跟朱國明是來協助他們辦案的，不是來接受監視的！

王森不但不開門，反而又爬上床，蒙頭大睡。過了半個鐘頭，朱國明醒來，下床盥洗，王森也才被他的關門聲吵醒。

王森故意慢條斯理，四十分鐘之後，他才跟朱國明開門出去。

熊長島巳不在走廊上，當他們轉出梯口時，熊長島才突然冒出來，叫道：「早安！」

朱國明道：「熊隊長早，怎麼這麼巧？要是你來遲半步，咱們便遇不到了！」

熊長島臉上沒有一絲表情，道：「昨晚喝醉了，今早下不了床，幸好沒遲到，要不我可要失職了！」

王森冷冷地道：「熊隊長以後早來，可進去坐坐嘛！」

「王隊長如果不會怪咱打擾，我就不客氣了！」熊長島做夢也想不到王森隔着一間小廳，也能覺查到他一早巳至，自然也聽不出他話中諷刺之意。

王森道：「今日熊隊長要帶咱們去那裏？」

「先到黃天祥糕團店吃早點，再出城去寒山寺！」

說着三人走到樓下，兪定鈞那輛轎車巳停在門口，王森也不客氣，拉開車門便坐進去，轎車便緩緩向前馳去。

黃天祥糕團店的大名，王森早年在上

海便巳聞名久矣，蘇州的糕團全國著名，但是蘇州衆多的糕團店，又以黃天祥最著名！

黃天祥巳有百多年歷史，全盛時期，能做一百六十多種糕團，而且糕團還分四季，每季都有不同的糕團。

憑着熊長島的關係，他們很快便找到一張桌子，跑堂的連忙送上茶來招呼，問要吃什麼東西。

王森道：「咱們是外來的，請熊隊長介紹吧！」

熊長島笑道：「這裏的糕團你們一下子沒辦法全部嚐遍的了，嗯，咱們分期來吃吧！」他回頭點了糖年糕、行糕、水晶團子，五色湯團、五色方糕，還要再點，却讓王森止住了。熊長島道：「也好，就先叫五個吧，這都是冬季的糕團！」

朱國明道：「其實咱們在臘月天，離鄉別井到蘇州，是來工作的，可不是來吃的！」

熊長島道：「這個我是理解的，但副市長關懷你們嘛！」

「有機會請代咱們向副市長致謝！」王森道：「不過副市長這樣，咱們却有點受寵若驚！」

熊長島挾了一塊方糕塞進嘴巴，含糊的道：「吃吧！」他把方糕咽下去，道：「王隊長，我看你也是條好漢子，忍不住要對你說幾句不好聽的話！」

王森忙道：「在下人生路不熟，正要請熊隊長指點！請說，王某樂意接受！」

熊長島壓低聲音道：「副市長一向很威嚴，但對你倆格外施恩，本來也沒什麼，正如朱兄所說，你們在這個時候，背鄉別井，是應該對你們客氣的一點……」

朱國明道：「既然這樣，又有什麼不對？」

熊長島道：「我怕別人會妒忌你們，以後展開工作，就會增加困難！」

王森嘆了一口氣，道：「這都不是咱們想得到的！有機會見到副市長，我要向他提一提！」

熊長島說道：「千萬不可提到我的名字！」

王森見他這樣緊張，心中有點狐疑，沉吟了半晌，問道：「熊隊長一定知道蘇局長請咱們來蘇州的工作是什麼！」

熊長島道：「就是林香莉的死因！」

朱國明急問：「她是怎樣死的？」

熊長島咳了一聲：「我不能再說，也許明天吧，還是後天，你們就會知道！」一頓又說道：「上車之後，千萬莫提，司機……」

王森點點頭，大聲道：「熊隊長，這裏的糕團，果然滑、甜、香、色俱全，你多吃幾塊吧！」

×　×　×

車子去了一趟寒山寺，又回留園，留園佔地五十餘畝，結構佈局，富麗又巧，建築物特多，到處都有亭台樓閣，軒榭廳堂，却由曲曲折折的走廊聯繫起來。

留園原爲明朝太僕徐冏卿舊居，清代嘉慶初年，爲觀察劉峯所得，劉性喜石，所以園裏搜羅了很多怪石假山，爲其他園林所不及。

熊長島一進園就連連向王森打眼色，王森會意，便仔細觀察園裏的地形。

熊長島一直陪着他們到吃晚飯，飯後，王森道：「隊長，咱們走了一天，也想回去休息了！」

熊長島道：「好，我送你們回去！」到了招待所，王森還請熊長島進去坐談，但熊長島顯然害怕王森會問他一些他難以回答的問題，所以抽了一根烟便離開了。

朱國明道：「隊長，你先休息吧，現在還早，我想去探訪我表姐！」

王森說道：「我也想去，不過不是現在！」

朱國明一怔，又問道：「那是什麼時候？」

「一個鐘頭之後！這時候我相信熊長島還守在下面！」

朱國明似懂非懂地點點頭，王森又道：「先洗個澡，打發時間吧！」

×　×　×

王森與朱國明過了一個鐘頭零十五分鐘，才稍稍溜出招待所，有點令人意外的，却是沒受到任何人的阻攔。

他倆在寒風中，快步跑到楊蘭家，拍了好一陣門，林建明才開門，笑着說道：「幸虧你表姐怕你會來，要不咱們早上炕了！」

三人進廳，楊蘭拿出一壺茶，道：「表弟，你怎會到這時候才來？」

朱國明問道：「表姐，你是不是不歡迎？」

「誰說的！不過你這時候來也好，免得……」

林建明用力咳了一聲，朱國明奇怪地道：「表姐，你爲俺說一半便不說了？」

「沒什麼，嗯，你們有沒有去寒山寺玩玩？」

朱國明道：「一座破寺有啥好看？教咱們悶壞了！」

「蘇州好玩的地方可不少，怎會悶壞人？」

朱國明轉頭問道：「表姐夫，你昨天不是說林香莉跟你是親戚嗎？嗯，她到底是怎樣死的呢？原有的那位嫌疑犯又是誰呢？」

林建明慢慢地點着烟，喃喃地道：「我幾時說過她是我的親戚？」

朱國明一怔，道：「你昨天明明說過的，隊長也聽見！」

林建明是老實人，漲紅了一張臉，巴巴地說不出話來。朱國明又道：「表姐，你一定知道，你告訴我吧！」

楊蘭說道：「他家的事，表姐一向不管！」

王森輕輕以手肘撞一撞朱國明，道：「林先生以後出入要小心一點，最好不要隨便對人說，認得咱們！」

林建明臉色一變，道：「多謝隊長關心！」

王森站了起來，道：「咱們告辭，若有機會等咱們辦了案之後，再來拜訪！」

楊蘭道：「到那時候，愚夫婦再招待你倆！」

朱國明還想說話，却被王森拉了出去，他跺足道：「他們爲啥要騙咱們？」

「嗨！還用問嗎？一定是他倆受到警

告？」

「誰警告他們！」

「誰警告都是一樣！現在你該明白我昨晚對你說的話吧！」王森大步迎風而走，他思想飛得老遠，那股盡快欲揭開謎底的願望，就更加强烈了！

艱巨的任務

朱國明躺在床上，仍然忿憤不平，王森了無睡意，他不斷地抽着烟，現在他已知道這是一件艱巨的任務，在人生路不熟的情況下，一切都要靠自己！

話雖如此，靠自己要怎樣調查？他問了一陣，忍不住將這個問題問朱國明。朱國明道：「你認爲他們不要咱們協助。假如這樣，咱們大可以拍拍屁股，返回山東過春節！」

王森冷哼一聲：「你說得倒輕鬆！回去怎樣向局長交代？」

朱國明道：「蘇州當局起碼會讓咱們了解案情吧？只要有了資料，便可以着手調查！」

王森道：「你把問題想得太簡單了！就算蘇州當局肯將案情告訴咱們，也可能不是正確的資料；就算資料是正確的，也可能在咱們調查的時候，進行干擾！」

朱國明霍地坐了起來，道：「隊長，難道你懷疑，兇手與有關方面有關連？」

「輕聲一點，俺可沒這樣說過！你就是毛躁！」王森道：「這件案子，看來得由咱們兩個自己動手進行調查。唔……」

朱國明截口問道：「怎麼調查？哼，要是表姐跟表姐夫肯說的話，就好辦得多了：眞想不到他們這般胆小！」

「也難怪他們，人家是在蘇州生活的，咱們眞不行的時候，還可以一走了之！」王森忽然用力摔掉烟蒂。「他們便用拖字訣，有何作用？莫非……」

「莫非什麼？」

「睡覺！」王森拉高被子，道：「明早咱們掛個長途電話給周局長！」

× × ×

第二天巳是臘月廿八日，王森一早便喚醒朱國明，兩人匆匆穿好衣服便走出招待所。他們走了兩條街才截到三輪車。

王森一上車便道：「到郵電局！」

那三輪車拐過一條小巷，便停在一棟灰色的建築物前面，車夫說道：「這就是了！」

王森付了錢，跟朱國明進入郵電局，填了表，坐在長椅上等候，因爲長途電話要中途駁綫，先接上海，再由上海掛到濟南。

大概等了十餘分鐘，一個職員來通知，王森坐到電話機前，抓起話筒，告訴接綫生電話號碼，又等了好一陣，電話才駁通。由於時間還早，所以王森把電話掛到周而勇的宿舍裏。

周而勇抓起電話，便笑問道：「小王，是不是你這隻山貓一到蘇州，難題便解決了？」

王森用埋怨的語氣道：「局長，很感謝你的提携，現在俺還不知道到蘇州是來幹啥的！」

周而勇顯然也有點難以置信，再問了一句：「你說什麼？再說一遍！」

王森只好將到蘇州後的情況告訴周而勇，周而勇道：「別緊張，人家是尊重你嘛，你就再耐心等候一下吧！」

「尊重便不會派人監視俺！」王森第一次用這樣的語氣跟周而勇說話。接着他又將招待所內的情況，以及林建明夫婦態度的轉變說了一下。

周而勇沉吟了一下，反問：「那你要我怎樣協助你？要知道那裏是江蘇，不是山東！」

「你一定是將一些重要的事情，瞞着我！」

周而勇乾咳了一聲：「沒有的事！」

「你別騙我，俺就不相信偌大的一個江蘇省，抽不到適合的人選來蘇州辦案，你不說，俺也猜到幾分！」

「有些話俺我不能夠直接告訴你，不過你既然能猜到幾分，就別再問！」

王森怒氣難息，道：「局長，反正俺還未接手，俺想到上海去—」

周而勇緊張地問：「你不管啦？」

「人家既然不歡迎，我還賴皮，有啥意思？」

「俺已經答應了人家，你撒手不管，叫俺如何向人家交代？」

「那是當局長的事，跟俺沒關係！」

「好啦好啦，你別再發牢騷！」周而勇溫聲道：「我打電話給江蘇省主席。將情況告訴他，然後再說！」

王森道：「一個鐘頭俺再來電話，如果沒有發展的話，就別怪我！」他收綫之後，跟朱國明離開郵電局，道：「咱們別回招待所，等下直接到局子裏去！」

朱國明道：「咱們再到黃天祥去吃早飯！」

「不，隨便找一家就是！」王森轉頭找店子，忽然朱國明用手肘撞他，他順勢望去，便見到一輛三輪車駛進一條巷子，車斗上露出一顆頭來，但他只能看到後腦，問道：「啥事兒？」

「那人便是馮俊國！」

王森心頭一跳，忖道：「他在這時候要去那裏？」當下忙拉着朱國明追上去。

他倆穿出小巷，便見到前面那輛三輪車在桃花塢大街飛馳，兩人遠遠地吊着，這時候街上行人極少，否則可眞要惹人注視。

三輪車又駛進一小巷，接着便馳向平門，過環城河，便是火車站，朱國明道：「難道這小子要遠行？嘿，剛娶了老婆，又年關在即，要去那裏？」

王森道：「跟着他，假如他遠行的話，不可能沒有人送行，一定有問題！」

平門附近的人較多，三輪車將他倆拋開，但王森仍能遠遠望及，出北門，過橋便見到三輪車馳向火車站，兩人連忙加速奔前，只見馮俊國匆匆付了車錢便閃進火車站！

朱國明眼利，道：「他沒拿行李！」

兩人鑽進火車站，便見到馮俊國給票守閘員，走出月台，王森忙道：「快去買兩張月台票！」他首先走到閘口監視，可見巳失去馮俊國的踪影！

朱國明匆匆買了兩張月台票，兩人走出月台找尋，恰在這時候，一輛火車長鳴

一聲，駛進月台，在月台等候的人羣立即騷動起來，王森急道：「快分開，一人搜一端！」他向車頭方向走去。

車上的旅客紛紛下車，月台上的搭客，又忙着往上擠，一片混亂，王森心急如焚，奈何欲速不達，只得慢慢推開人羣，向前進。

又有一輛東行的火車到站，震人耳鼓的汽笛聲，在身旁响起，王森下意識地轉頭一望，只見馮俊國巳登上西行的火車的梯級，並迅速鑽入人羣中！王森毫不猶豫，立即也擠過去。

當他費盡千辛萬苦，爬上西行的火車時，又失去馮俊國的踪影！一陣顯示火車卽時開出鳴笛聲响起，王森跳到窗前，只見一道灰影，在兩輛火車中間跑動，接着便見他跳上東行火車的梯級！

「好個狡猾的馮俊國！」

火車巳快開出，王森立即跳落月台，接着一陣冷風吹過，西行火車出站，再一陣鈴聲响起，東行的火車也响起轟隆轟隆的吼叫聲。

兩輛火車先後離站，月台又歸于平靜，人羣也正向着火車站裏湧去，王森仍站在1號月台。眺望2號月台，2號月台的人比1號月台的人少得多，他不見馮俊國的影子，便肯定馮俊國是乘上東行的火車了。

朱國明走到他身旁，道：「隊長，俺找不到他！」

「俺看他跳上東行的火車！」

朱國明道：「那是特快列車二三一班次，咱們便是乘這班列車的！終點站是在上海！」

王森道：「出去再說，」兩人返回車站，王森機警地在候車室裏注視了一下，拉着朱國明快步走出火車站，去附近兜了一圈，然後在齊門進城。

拙政園和獅子林就在附近，這條路，他倆巳經走過，所以很快便找到一家低級的糕團店，隨便叫了些糕團。王森有點坐立不安，道：「馮俊國又走2號月台，而由1號月台攀過去，你說是爲了甚麼？」

朱國明道：「他神秘兮兮，莫非……他便是殺死林香莉的嫌疑犯。」

「極有可能！」王森呷了一口茶，道：「假如咱們沒猜錯的話，那麼他現在是『逃跑』！」

「去上海也沒用，還可以抓住他！」

「不對，上海交通四通八達，也許他趕着下船到外國去！」

朱國明吃驚地道：「這就得快！咱們快去通知蘇局長，叫他打電話截住他！」

王森道：「這條路去不通！另想辦法，快吃！」一頓，他既像自言自語，又像說給朱國明聽似的道：「他一定是在逃跑，否則以他家庭背景來說，最少也該有個下人替他拿行李送行！」

「但他連一隻皮箱也沒有！」

「這就是爲了避人耳目，他家有錢，到上海甚麼東西買不到？」王森忽然站了起來，抛下錢便往郵電局跑。

他心急地等候長途電話駁綫，如今天巳大亮，打電話的人多，足足等了二十分鐘才輪到他，不料因周而勇巳不在宿舍，他又忙叫接綫生把電話駁到總局去。

一會兒，接綫生說周而勇的電話正在使用，王森連忙又報了一個電話號碼，這個電話是放在他辦公桌上的，萬幸這個電話一駁卽有人聽，聽電話的正是小虎子，王森認得他的聲音，立卽大聲道：「小虎子，我是五號，快叫一號聽電話，十萬火急，叫他立卽來！」

小虎子應了一聲立卽去了。一號是周而勇的代號，五號是王森的代號，過了一回，聽筒便傳來周而勇的聲音。「五號，甚麼十萬火急的事！俺正與江蘇有關方面通電話！」

「您立卽告訴他們，馮俊國鬼鬼祟祟，乘火車離開蘇州去上海，要上海方面在碼頭截住他！」

周而勇問道：「馮俊國是誰？」

「他極有可能是嫌疑犯！俺懷疑有人故意不讓俺展開工作，便是要等馮俊國離開中國，等他到了外洋，咱們就算搜到證據，也奈他不何！」

周而勇聽他這樣說也緊張起來道：「你等等，俺回辦公室把情況告訴他們！」

王森掩住話筒，叫朱國明再補五分鐘的電話錢，他足足等了三分半鐘，周而勇才回來。「小王，他們說馮俊國曾經因爲被嫌疑殺死林香莉，而被扣押，半個月前才因證據不足被放了。那邊巳答應立卽通知上海扣留他，而且也會下壓力，要蘇州當局，盡量協助你！你還有甚麼需要？」

「俺想知道，俺該跟那位可靠的人接觸！」

「這個俺要再問他，下次告訴你！」

王森沉吟了一聲，道：「俺如果在蘇州展開工作，沒有證明，沒有手銬，沒有武器，很有困難！」

「你下午再……」周而勇話只說了一半，便被截斷，那是因爲時間巳屆。

王森收了綫，向四周掃了一下，拉着朱國明離開，兩人漫步向玄妙觀走去。朱國明道：「情況怎樣？」

王森把情況告訴他，然後又警告他：「小朱，一切要小心，這件案可能會牽涉到很多政府官員，咱們不去挖他們的根，那還罷了，一接觸到要害，他們便不會再『客氣』的了。」

「你是說愈定鈞？」

「笨蛋！俺沒這樣說過，凡事都得先存幾分懷疑，用這種眼光觀察，才能知道眞相。」

朱國明道：「眞後悔沒帶槍來！」

「帶槍不但厤煩，而且也不安穩，你沒證明在身，敢亂開槍嗎？一開槍，就中計了！」

朱國明眉頭緊皺，半晌才罵道：「操他媽的，不死在山東，要是死在蘇州，可有多寃。」

王森道：「咱們的命也沒這般不值錢！」說着巳走至玄妙觀附近，王森拉着朱國明由後門進去，再由前門出觀前街去。

朱國明十分詫異，不料剛到街上，便見一條漢子由對面衝過來，定睛一看正是熊長島！熊長島滿頭大汗，一臉焦急，王森故意問道：「熊隊長，是不是愈副市長叫你來找咱們？」

「是，不是……」熊長島跑得上氣不接下氣。

朱國明冷冷地說道：「到底是還是不是？」

「咳咳……俺到招待所找不到你們，以爲發生了甚麼事，所以四處找你們。」

王森道：「蘇州的治安不會這般壞吧？再說咱們已經打擾了您兩天，所以今天自個出來找找！那天到玄妙觀天色已暗，看不清楚，今日再來看一次！」

熊長島抹汗道：「沒事就好，咱們去吃早飯吧！」

「你不用回局子裏通知，說巳找到咱們了嗎？」

熊長島神色十分尷尬，道：「黃天祥店裏有電話可打！」

朱國明忍不住道：「熊隊長，俺有句話，不吐不快！咱們到蘇州好像在讓人監視，說甚麼客氣，甚麼關懷愛護，全是鬼話！」

熊長島神色極窘，但隨即憤怒地道：「你以爲我熊長島很喜歡當『狗』，老是跟在你們屁股後面？你們不滿意的話，大可以向蘇局長說去！別叫大家都難受！」

王森見場面太僵，忙道：「熊隊長別生氣，小朱不會說話，莫怪！其實咱們也知道這跟你完全無關，而且我還發覺你是個血性的漢子！這是俺的眞心話！」

熊長島自我嘲笑地道：「這年月，還有甚麼血性漢子嗎？」

「少了一點，但不會沒有！而且正因爲這樣，才顯得可貴！」王森伸手握住熊長島。「熊隊長，無論如何，我跟你這個朋友是做定了！」

熊長島有點感動，用力反握王森的手掌，眞摯地道：「能夠跟王森隊長交上朋友，是我的榮幸！」

「客氣，朋友相交，貴乎眞情，不是施捨，不是給予，更不是賞賜！」王森鬆了手，道：「好了，免你麻煩，咱們表面上，還是跟過去那兩天一樣吧！」

熊長島一雙眼睛閃着奇異的光，好像佩服王森眼光的銳利，巳看出端倪。王森向他點點頭，道：「咱們巳吃過早飯，如果熊隊長還沒吃，咱們可以陪你，但我認爲這個時候回局子裏，比較好解釋。」

熊長島露出一個會意的笑容，道：「大家心裏知道就好！走，回去！」

了解案情

三人一進局子裏，一個偵緝隊員便叫了起來：「熊隊長跟『過江龍』回來了！」王森向朱國明打了個眼色。

朱國明忙道：「這位兄弟眞會開玩笑！誰是『過江龍』？」

那漢子道：「你們兩位不就是？」

朱國明輕輕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道：「可惜過江龍壓不過地頭蛇，還是地頭蛇厲害！」

那漢子悻悻然地坐回椅上，只見蘇局長緊張地自辦公室奔出來，劈頭第一句便問道：「王隊長，你倆去那裏？爲甚麼事前不說一聲？」

王森故意裝出一副愕然的神色，道：「局長，那天您可沒交代下來，說離開招待所一步，都要向您報告！」

蘇局長有點不好意思，訕訕地道：「我可不是這個意思……我怕你們發生甚麼意外！」

王森道：「多謝局長關心，但在下如果連保護自己的力量也沒有，怎敢來蘇州？除非是遇上『有心人』的暗箭！」

蘇局長道：「王隊長的話叫人奇怪，甚麼叫有心人？」

「那是廢話！」王森正容地問：「蘇局長，我到蘇州巳經整整兩天了，我覺得自己的健康狀況很好，不用休息，不知在甚麼時候可以工作？」

蘇局長仰頭打了個哈哈，說道：「這就好！既然如此，今天就開始吧！請跟我進來！」

王森心中想道：「馮俊國剛剛離開蘇州，你就分配任務，不怕太過露骨嗎？」

蘇局長的辦公室比周而勇的還大，蘇局長坐在辦公桌後面，王森三個則坐在桌前的交椅上。蘇局長先給他們點了烟，然後道：「王隊長，這是一件懸案，事情巳經發生了半個多月，但到現在咱們還沒有一絲綫索，不過相信在王隊長的英明指導下，案子很快便會水落石出！」

王森道：「局長還沒把情況說出來，我連一絲邊兒也望不到，就送高帽給我，可別把我壓壞！」

蘇局長道：「請老熊向你們介紹，有不足的地方，我再作補充！」

熊長島捺熄烟蒂，道：「事情其實相當簡單，臘月初七日下午，有人在劍池附近發現一具女屍，那女屍的雙脚和雙手都被麻繩縛住，咀巴被塞了一塊手巾，她是被牛筋勒死的……」

王森隨口問道：「死者死於牛筋之下，巳有法醫官證實？」

蘇局長插口道：「巳被證實，而女死者身上也沒有其他傷痕！」

熊長島繼續說道：「女死者名叫林香莉，今年剛好二十歲，是本市師範專校的畢業生，畢業後只教了一年書，便辭職不幹！」

蘇局長又插腔：「咱們也調查過，女死者辭了蓮花小學的教職，並沒有特殊的原因！」

王森道：「還是回到主綫去吧！死者有什麼特殊？現場情形如何？」

熊長島道：「因爲是臘月天，所以到現場的遊客較少，死者死了一個多鐘頭之後，才由兩個自上海來蘇州遊玩的遊客發現。咱們接報之後，趕到現場，見死者仰天而臥，而縛死者雙脚的繩子另一端却縛在一塊大石頭上，現場也沒有打鬥的跡象，只是她身上的財帛一絲不剩……」

朱國明接問：「熊隊長，你是不是第一批到現場的？」

「不錯！是我帶着三位隊員到那裏的，當時的情況便是這樣。」

蘇局長又道：「你們將此案視作什麼性質？」

王森明知故問：「這件案子發生至今巳二十天，可有抓到什麼嫌疑犯？」

熊長島道：「抓了一位青年，他叫馮俊國，是女死者的未婚夫，不過因爲證據不足，咱們扣押了他一個星期之後便放人了！」

王森道：「我很想知道，你們是憑什

麼抓馮俊國的？」

「馮俊國本來預訂今冬跟林香莉成親，他們的婚約是在女死者十歲那年，由雙方家長決定的。」熊長島點上一根香烟，續道：「但後來男方家長決定將婚期押後，聽說女死者很不滿意，曾親自到男家跟馮家談論，但後來他們却聯袂去上海遊玩，女死者未回家，屍體却在虎丘被發現，但馮俊國却在當日上午十時回到家裏，我認爲事有蹊蹺，所以將馮拘捕！」

蘇局長又揷嘴：「馮俊國在上午十時十五分左右回家，有人證，而且人證一直陪他到黃昏！」

朱國明又問道：「人證是不是他的父親？」

蘇局長哈哈一笑道：「如果人證是他父親，咱們又怎會隨便放人？」

熊長島道：「人證共有兩個，都是生意人，他們到馮家談生意，本來是馮俊國的父親馮世傳跟他倆談的，後來馮俊國回家，馮世傳便叫他坐在一起談！」

蘇局長道：「兩位目擊證人是來自杭州的，跟馮家沒有交情，而且生意也談不攏，這些咱們也查過了！」

朱國明問：「馮家爲何要將婚期押後呢？」

「馮俊國希望在他事業比較有成就之後才成親！」

朱國明忍不住道：「他前天不是剛成親？」

蘇局長道：「這點我悄悄去問過了，馮世傳說趕在年終前娶媳婦，是因爲今年倒霉的事多，要冲冲喜，期望明年有個好運！」

王森也點上一根香烟，問道：「女死者親自上門催婚，情況很少嘛，可有再調查？」

熊長島說道：「根據法醫官的檢驗，女死者巳非處女，也因此我才會急急地拘捕馮俊國，因爲這可能是因情變而產生殺機！」

朱國明道：「但蘇局長却將此案定爲刦殺！」

「因爲馮俊國直認不諱，而且他承認跟女死者發生關係巳一年多，前後超過十次，他們感情都沒有變化，還有一點要請兩位注意，一向以來，馮俊國生活十分檢點！」

朱國明冷笑一聲：「未婚先奸，還說檢點？」

蘇局長雙眼閃過一絲怒意，道：「我是指他沒跟其他女人來往，也沒有什麼風流事跡，同時他既不嫖不飲，連烟也沒沾唇！」

王森問道：「馮家經濟情況怎樣？」

「本市的富翁！」

「馮俊國是否長子？」

熊長島道：「還是獨子！馮世傳共有子女四個，只有他一個是兒子！」

「那就沒有將婚期押後的理由了！他今年多大？」

「二十二歲。」

「年紀巳不小了。」王森眉頭一揚：「他跟林香莉之間，可能有什麼外人不知道的問題發生！」

朱國明說道：「他也許在上海另有情人！」

「他只去過一趟上海，還是跟林香莉一齊去的，而且只去了三天！他們去旅行，雙方家長都同意。」蘇局長道：「還有一點，假如馮俊國另有情人，他又爲什麼會跟李玉櫻結婚？」

王森問道：「李玉櫻的情况怎樣？」

「她在本城土生土長，從未離開過蘇州城，只唸了小學，因成績不好考不上中學便輟學，她家裏也有點錢，她爹李用在本城開米店！」蘇局長道：「咱們想來想去都找不到馮俊國有殺死女死者的動機，只好放人，而且當他聽到林香莉的死訊，哭得很傷心！」

朱國明道：「哼！耗子死了，貓也會哭！」

王森瞪了他一眼，改口問道：「林香莉除了馮俊國之外，還有些什麼較常來往的朋友？」

「林香莉文靜孤獨，很少與人來往，更沒有跟任何男人來往，蓮花小學校長說，林香莉大概也發覺自己不適合教書，所以才這快辭職的！」熊長島道：「她很少朋友，即使有來往的，只也是師範專校的女同學！」

王森想了一下，再問：「法醫官鑑定女死者是在什麼時間死去的？」

「正午十二點半至一點半！」

「我有點奇怪，假如這是刦殺案，凶手爲何要把林香莉縛在大石上？」

蘇局長說道：「這樣死者才不會掙扎嘛！」

王森道：「凶手能夠縛住死者的雙手和雙脚，又在她嘴巴裏塞了一塊手巾，脖子上再套上繩圈，死者還能反抗嗎？」

「也許死者就是被縛上石塊才……」

王森笑着截口問道：「凶手是將繩子的一端縛在石頭上，再去縛死者這個可能極低！」

朱國明接道：「除非兇手是個白痴，否則死者走遠一點，繩子不够長，兇手便無所施其技！」

熊長島嘆了一口氣：「我就是想不透這一點，希望王隊長能夠指點迷津！」

「不敢，我現在是毫無頭緒，不過我認爲此案可能不是刦殺！」

蘇局長急問：「那是什麼性質？」

王森不答反問：「死者未曾回家？」

「是的，她家裏的人都沒見到她！」

熊長島道：「據馮俊國事後答辯，他跟死者是在閶門分手的，因爲死者家住桃花塢大街，而馮家則住在東大街，一個在北，一個在南！」

「有沒有人看見他們進閶門？」

「沒有！」

「上午十時左右，路上行人應該不少，馮家有財有勢，不會無人認識馮俊國，他們如果是在那裏分手，也不可能沒人看見！再說，他們是乘火車的，理該走齊門或平門，不該在閶門分手！」

蘇局長道：「馮俊國說死者提議去雲岩寺上香，馮俊國家裏有事，所以陪她走到閶門外，而死者屍旁也有一束香和幾個柑桔！」

「他們由平門去閶門，是走城內，還是繞城而行？」

「繞城而行。」

「在那一家香店買的香？」

「馮俊國說他不知道，大概是死者跟他分手之後才去買的！」

王森又問道：「可有去調查過那些香店？」

這次熊長島道：「當然有，但沒有人看見死者去買香。」

蘇局長又插腔：「可能生意好，賣香的人沒有留意，因爲時近歲晚，買香燭元寶的人特別多！」

「有可能，那束香是那一間香店出品的？」

「天賜福香店，那店子就在閶門附近，很多去雲岩寺進香的善男信女，都在那裏買香！」

王森接上第三根香烟，他沉吟了一陣再問：「死者身上有什麼值錢的東西？」

「根據馮俊國和林家的人說，死者有隻袋錶，有一隻訂婚戒指，一條金鍊，另外大約有十多二十個大洋！」

「死者家裏的經濟狀況如何？」

「家裏有點錢，但只能算是小康，他父親在一家金器首飾店當掌櫃。」

王森雙眉深鎖，喃喃地道：「死者是十二點半至一點半之間死的，屍體被人發現則是兩點半，難道這中間便沒有人到那附近？」

蘇局長道：「不奇怪，年關在即，天寒地凍，有什麼遊客？」

「李玉櫻以前跟馮俊國可曾認識？」

蘇局長道：「大家都在蘇州，也許見過面，但肯定沒有來往，這頭婚事是馮家派媒人去說項的，李家一口答應！」

「是在林香莉死了之後之事？」

「是在馮俊國被放之後的事！」

王森哈哈笑道：「十天的時間便籌備就緒，也算倉猝了！」

蘇局長笑道：「有錢的人辦事容易得很！」

「馮家做的是什麼生意？」

「除了租田與人之外，在城內還有一家布莊，一家茶莊！」

「馮家的三個女兒都出嫁了？」

「馮俊國排行第三，大姐二姐都已出嫁，妹妹今年才十七歲，尙待字閨中！」

「都嫁給蘇州人？」

蘇局長道：「王隊長，我看你將思路舖得太遠了，莫說馮俊國未必是兇手，就算是也跟他姐姐無關！」

王森微笑道：「咱們對情況了解越多，查案的時候，就方便和省事得多！」

熊長島接道：「馮俊國的二姐嫁給本城人，大姐則嫁給上海的一位小開，不過馮俊國自小便與他大姐不大咬絃，所以他從來沒去上海找她，相反他爹娘，每年都會去幾趟上海探望女兒！」

王森捺熄了烟蒂，道：「有一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

蘇局長哈哈笑道：「王隊長客氣，你這樣問，就是等於認爲應該說！」

王森不以爲忤，問道：「這件案子雖然棘手，但並不是什麼大案，爲什麼會向敝省求援！」

蘇局長又呵呵笑道：「老實說，事先我也不知道，直至廿五日黃昏前，我才接到電話，嗯，也許上面瞧得起你吧，更可能是咱們的工作成績不好，所以要王隊長來指導一番！」

王森正容地道：「局長這樣說，我可不讚同，在下無德無能，而且貴省人材輩出，應該另有原因，不過咱們也犯不着討論研究，嗯，蘇局長，俺有三個請求，要您答應，俺才肯進行工作！」

蘇局長微微一愣，反問：「王隊長可否先說一下？」

「在我未進行調查時，俺要本市市委先發一張證明給我，證明我的身份，這樣才可以工作，而且要有一柄手鎗，一副手銬……」

王森話音未落，房門忽然敲响，蘇局長問道：「什麼事？」

外面有人道：「局長，您的電話！」

蘇局長站了起來，說道：「對不住，咱們等下再談吧！」他開門出去，王森雙眼望着辦公桌上的電話機，眉頭又皺了起來！

機警的嫌疑犯

房內一陣沉默，熊長島用眼望着王森，王森也望着他，兩人都好像能看透對方的心，但又好像並不了解。

大約過了五分鐘，蘇局長才回來，王森立即注視他的臉色，覺得他神態有點異樣，但又堆着笑意。「剛才咱們說到那裏？啊，對了，這要求非常合理，等下我立即給你打電話，快則下午，慢則明日上午，證明書就會送到你手上！你們第二個條件是什麼？」

「不是條件，是要求！」王森道：「由於熊隊長由始至今都負責這宗案子，所以我要請他當我的助手！」

蘇局長雙眼神光烱烱地望着熊長島，道：「這個可要問熊隊長了，就怕他還有其他的工作！」

熊長島一直低着頭，道：「我相信上面請王隊長來，用意很深，我能夠有機會跟他學習查案，眞是三生有幸，也是難得的機會，相信市委諸大員及蘇局長都不會反對！」

蘇局長微微一愣，但隨即爆出一陣爽朗的笑聲：「說得好，這是個難得的機會！王隊長，第三個要求是什麼？」

「希望蘇州當局全力支持我，我更希望能盡速破案！」

蘇局長澀聲道：「這個要求不算，因爲這是咱們的責任，王隊長這樣說，倒叫我難明了！」

王森道：「有局長這句話，相信水落石出之期，指日可待！」

蘇局長笑道：「如果能在新春之前破案，蘇某就更加佩服得五體投地了！」

熊長島道：「今日已經是臘月廿八，新春之前那有可能！」

蘇局長道：「這是希望，不是命令，不用緊張，只要能破案，就算用上一年時間，又怕什麼！」

王森笑道：「今年立春好像是正月初八？希望十天的時間已經夠用！」

蘇局長臉上的笑意霍地僵住，澀聲道：「老熊，這件事便交由你吧，我等下還得去開會！」

× × ×

王森一離開局子，便道：「熊隊長，咱們再去一趟馮家好不好？」

熊長島道：「當然好。」他跳上一輛吉甫車，自己坐在司機位上，王森坐在他旁邊，朱國明則坐在後排，車子呼地一聲，在街上飛馳。

蘇州城不大，車子很快便停在一座莊院前，二人跳下車，門上的龍鳳聯，還簇新得很，但內外已沒有那天的熱鬧。

門公見到熊長島便擠出笑容，道：「熊隊長您有何貴幹？」

「找你們老爺跟少爺！」

那門公道：「少爺失踪了，老爺正在局子裏報案哩，您沒見到他嗎？」

王森與朱國明嘴角含笑，熊長島則吃了一驚，脫口問道：「你們少爺是什麼時候失踪的？」

「是今天早上才不見的！」

熊長島忙道：「咱們快回去！」他把車子開得飛快，眨眼間又返回局子裏，三人進去，便有人對熊長島輕聲說了幾句話，熊長島道：「馮世傳還在，王隊長，咱們一起去問他！」

馮世傳正在接受盤問，那紀錄和查問的漢子，見到熊長島回來，連忙讓位，熊長島請王森坐在中間，問道：「馮老爺，你公子是在什麼時候失踪的？」

「今天早上，我叫媳婦找他，媳婦說下床便不見他了，我還以爲他出去喝茶，那知道等來等去都等不到他，後來派人四處找他，也找不到他！」

王森道：「你估計他會去那裏？」

馮世傳不悅地道：「老漢如果知道，還會來報案嗎？」

王森問道：「那你認爲他爲什麼會『失踪』？」他故意把失踪兩字，說得重一點。

馮世傳轉頭問熊長島：「熊隊長，他是什麼人？是不是辦案的？」

王森截口道：「我不但是辦案的人，而且是專捉老狐狸和小狐狸的！」

馮世傳臉色一變，大聲叫道：「眞是世風日下，這是什麼話？辦案的人，指着報案的人的鼻子來罵！老漢要到市委那裏告狀！」

王森淡淡地道：「老實說，馮老先生，我更歡迎你到省裏去告狀！你別再演戲了，等你兒子回來之後，咱們再跟他『算帳』！」

馮世傳又叫了起來：「你你……原來是你把我兒子抓去的！」

王森沉着地道：「我很相信你有『靠山』，你大可以請你的『靠山』出面！」

熊長島也弄不清王森怎會說出這種話來，忙打圓場道：「馮老爺子，你先回家吧，一有你兒子的消息，咱們一定會通知你！」

王森道：「老爺子，我還要勸告你一句，你兒子已經『失踪』了，我希望你不會跟着『失踪』！」

馮世傳臉色「刷」地變白，怒聲問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其實你明白得很，不過我不嫌囉嗦，就挑明說了吧！以後老爺子要離開蘇州城，必須先向本局申請！」

「老漢犯了什麼法？」

「十天之內有效，而且申請書要我或者熊隊長批准才生效！」王森道：「這是省裏給我的權力，你好自爲之吧！」

馮世傳鐵靑着臉站起來，喃喃地道：「我要告訴蘇局長！」

王森冷笑一聲，道：「你不要把他拖下水！」

馮世傳全身一震，幾乎摔倒，最後還是掙扎着走出局子，熊長島忍不住道：「王隊長，你這種辦案作風，眞令人大開眼界！」

王森冷笑道：「十天的時間可不長，打蛇就要一棍擊在七寸之上，熊隊長，咱們上車吧！」

熊長島顯然有點不滿，一直不開腔，王森道：「咱們去留園吧！」

熊長島身子一抖，却依言扭轉方向盤，車子很快便停在留園外，王森反而走在前面，他穿廊過堂，一直走至濠濮亭才停下來，這裏一面靠着西樓，其他三面臨水，正午時分，不見一個人。

王森遞了一根香烟給熊長島，自己也叨上一根，朱國明機警地走到西樓附近放哨，王森噴了一口烟，問道：「熊隊長，今天早上，咱們在觀前街說的話，還算不算？」

熊長島吸了一口氣，道：「當然算，你這樣問……」

「有你這句話俺就放心了！」王森道：「我老實告訴你，今早我跟小朱碰到馮俊國！」

熊長島「啊」地叫了一聲，王森道：「咱們一直跟踪着他，將來他到火車站去……」他將當時的情況，仔細地告訴熊長島。

熊長島臉色數變，半晌才道：「他爲什麼這般神秘？難道他……」

「他心中有鬼，大胆地說一句，凶手很可能是他！」

「不會吧，假如是他的話，他不該等到今日才走！」

王森長長吸了一口烟，含笑道：「你忘記我這條『過江龍』？」

熊長島目光一亮，脫口道：「不錯，但他根本沒有殺死林香莉的可能性！」

「這點咱們可以再調查！」王森拋下烟蒂，右脚用力地踩住烟蒂，道：「他這般神秘，除了他是兇手之外，我想不到還有其他理由！當然也不是絕對沒有，只是我對他家庭不太了解！」

熊長島仍有點不能理解：「既然是這樣，爲什麼你剛才不把這個消息告訴蘇局長？」

王森把這個複雜的問題，用幾個字回答：「我告訴你，只因爲我相信你！」

熊長島呼吸登時急促起來：「你爲什麼不相信他？」

「其實他已經知道，那個電話便是告訴他這件事！」王森拋下一塊小石子到湖中，湖水立刻泛起一陣漣漪，他笑着說道：「我相信他當時的心情，正像這湖水一樣！」

「你這樣恫嚇馮世傳，不怕打草驚蛇嗎？」

「我正要打草驚蛇，引蛇出洞，讓他們沒時間佈置一切！」王森轉頭問道：「老熊，我問你一句話，馮家跟很多官員有來往？」

「他這人面面俱圓，跟官場上很多人都有交情！」

「現在我知道爲什麼貴省要向敝省求援了！一定是因爲這個原因，我這個一生從未到過蘇州的人，跟這裏的人完全沒有關係，由我來調查，才會『乾淨』！」

熊長島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道：「我衷心希望你成功！」

「看來蘇局長好像不大喜歡你跟我一起辦案，你硬是要擠個身來，以後務須小心！」

熊長島笑道：「所以我一直不敢娶老婆，就是怕胆子讓女人和孩子磨小了！」

「這倒是英雄所見！」王森與他相顧大笑。

熊長島壓低聲音，道：「我也要提醒你小心一點，你住的地方耳目衆多！」

「巳經領敎過了！我有些話很想問你，但現在不問，因爲時機還未成熟！」

熊長島向他投過一瞥感激的目光，王森又道：「現在輪到我問你了，你昨天到這裏，爲什麼向我打眼色？」

「因爲我知道馮俊國是經常獨自來留園！」

「獨自兩個字是什麼意思？」

「他跟林香莉在一起時，從不來留園！」熊長島遞了一根香烟給王森。「我還得告訴你一件事，林香莉的嫂嫂的表哥在省裏幹事，大概也是他的原因，省裏才這般重視！」

「哦！這就難怪，馮俊國來留園幹什麼？」

「不清楚！」熊長島眉頭又皺起來：「假定馮俊國是凶手，我可有很多個地方想不通！比喻林香莉巳被證實死于中午，但他巳在上午回家，還有目擊證人！」

「這一點我也想不通！也許動手殺人的不是他，而是另有其人，他只是策劃和買凶的！」

「這又不對了，在咱們還未抓到兇手之前，他匆匆地逃離蘇州，不是自我暴露嗎？」

王森一怔，半晌才道：「我還沒有時間思索和推敲這些細節！」他掏出袋錶來，巳是十二點四十分。「老熊，走吧，我還要掛個長途電話到山東！」

× × ×

車子停在郵電局附近，熊長島沒有下車，王森跟朱國明進郵電局，塡了表，付了錢，等了將近半個小時才接過電話。「局長，情況怎樣？」

「俺剛跟歐陽處長通過電話，他說上海方面在各個大小碼頭巳佈下天羅地網，但都不見馮俊國出現！」

「會不會是他們認不得馮俊國？」

「不，根據歐陽處長透露，他們一個星期前，便準備抓大魚，巳印了大量馮俊國的相片，分派幾個大城市，應該不會被混出去，他肯定仍在上海，因爲有人在上海蘇州橋見過馮俊國，但却被他撇掉，你要小心他會重返蘇州！」

「今早有沒有輪船出國？」

「上午有一艘去香港，中午則有一艘去日本！」

「嘿嘿，他眞的想溜出國！」

周而勇道：「俺巳照你的要求告訴歐陽處長，他說巳下令到蘇州，着令給你證件和全力支持你，還有，歐陽處長叫你有事直接跟他聯系！」他唸了兩個電話號碼給王森，王森記牢之後才收綫。

王森的心情有點沉重，他料不到嫌疑這般機警，竟然沒有在碼頭上出現，假如這個時候抓住馮俊國，案情可能即有極大的轉變！

不過他回心一想，心頭揪得太緊，假如馮俊國有個很好的理由作掩飾，那麼自己仍然不能將他繩之以法，因爲他有不在場的目擊證人，雖然證人很可能他事先安排的，但萬一他眞的在上午回家，一定還會有其他證人。

不在場！這三個字像一隻大鐵鎚，在他腦袋上，猛敲三記！他隱隱覺得這是一種「障眼法」，但偏偏又拆不穿它！

馮俊國機警，馮世傳更加狡猾，在他還未找上門去時，便先到局子裏報案，這一着很高，可把責任推得乾乾淨淨！

王森發覺自己現在的處境十分凶險，四周都是豺狼和狐狸！

從頭開始

由於上海方面捉不到馮俊國，所以王森迫得要由頭開始進行調查工作，他們三人吃過晚飯，便到林香莉家訪問。

林香莉的父親還在上班，家裏只剩她母親鄧氏，鄧氏一見到熊長島便垂下眼淚，默默地遞上茶來，哽咽地道：「熊隊長，請你盡快……」說到後來巳語不成聲。

熊長島道：「大嫂不要傷心，省裏巳派王隊長負責令嫒的案件！」

鄧氏這才打量起王森來，王森道：「請大嫂坐下，我問你幾句話。」

鄧氏默默地坐下掏出手絹來，邊揩眼淚邊道：「王隊長我女兒是新思想新時代的青年，她絕對不會去雲岩寺進香的！」

第一句話便令王森精神一振，急問：「大嫂，令嫒以前也不去寺廟？」

「小時候會跟我去的，自從唸中學以後就不去了，還笑我是老封建，迷信！王隊長，你說她怎會突然轉變？」

王森沉吟道：「也許她愛情出現困擾，把希望寄托在佛學方面也不定！」

「不會的，我女兒的性格，我還不清楚？她這個人你別瞧她文文靜靜，却死心眼得很，決定了的事，很難改變！她如果不是新思想，又怎會未嫁過門，便跟馮俊國那小子去旅行？不怕別人閑話嗎？」

王森打蛇隨棍上。「不錯，她不怕，難道大嫂妳也不怕？」

「誰說我不怕？不過閨女老是要去，我能阻止得住嗎？」

「她一向不聽你的話？」

「也不是這樣，她有她一定是原則，不是不孝！」鄧氏沉吟了一下，道：「誰叫閨女巳經把身子給了他！」

王森咳了一聲問道：「大嫂，令嫒提及旅行的事，她可曾透露過什麼沒有？」

「她說非跟馮俊國一齊去不可！我問爲什麼，她叫我別問！」鄧氏嘆了一口氣，道：「其實我也很想知道，到底是什麼原因。」

「你可曾知道他倆最近感情上的情況？是不是馮俊國移情別戀？令嫒失身給他，你什麼時候知道的？」

「就是在她堅持要去上海的時候，告訴我的，她爹聽後，幾乎活活被氣死！」鄧氏又拭一拭眼淚，想了一下才道：「我閨女最近幾個月好像有點心事，但她跟馮俊國的感情倒不像有變化！馮俊國也經常來看咱們，一切都跟往常沒分別！」

「既然這樣，爲什麼他要將婚事押後呢？」

「男家說俊國認爲事業沒有成就，要等明年才成親，我也眞不明白年靑人的想法。」

「事業沒成就……」王森的聲調忽然提高：「是不是……馮俊國要離家自行創業？」

「這個老身更不知道，他倆都沒說，老身見他們還好好的，心想讓閨女在家裏呆一年也好，所以也不堅持！」

說着鄧氏媳婦秋月買菜回來，王森便改問她：「嫂子可知道你小姑的心事？」

「她一向沉默寡言，跟我也算合得來，但絕不跟我談心事。」

「你最近可有發現她有什麼異常的表現？」

「她好像有什麼心事煩惱，不過她不說咱也不清楚！」

王森續問：「你認爲她會去雲岩寺進香嗎？」

「以她平常性子來看，絕對不會！」

王森再問道：「你有位表哥在省裏辦事？」

「是的，他在交通部工作，好像巳提陞爲科長了！是我打電話給他，將情況告訴他的！」

「馮家的底你們知道嗎？」

兩婆媳却怔了一怔，道：「蘇州城內誰不知道？」

王森知道再問下去也不會有結果，便告辭。熊長島問道：「王隊長，下一站去那裏？」

王森想了一下，道：「去天賜福香店問問，有一件事要請熊兄帮忙，請你派人去調查，馮俊國到留園做些什麼，跟什麼人接觸！」

熊長島道：「咱們先到天賜福！」

天賜福靠近閶門，店面不大，但生意極好，門庭若市，他們來了很久才有機會跟掌櫃到後進談話。「盛掌櫃，初七那天上午貴店生意好不好？」

「每年臘月開始，生意便特別好，越靠近年關，就越好！」

「你認識林香莉嗎？」

「認識，但那天我沒看見她！」

「是工作忙沒留意，還是你認爲她根本沒來？」

盛掌櫃不敢太肯定地道：「好像她根本沒來！」

熊長島道：「你可以肯定一點嗎？」

「那天生意很好，但我只負責收錢，而且她是生客，她付錢時，按說，我不會沒發現，當然也可能我忙暈了頭，或者剛好去茅坑也不定！不過上次熊隊長來後，我問過其他夥計，他們也都說沒看見！」

「貴店的生意好像不錯嘛，爲何不擴充？」王森望着不斷湧進來的顧客，漫不經心地問。

盛掌櫃道：「咱們主要經營批發，甚至外銷，零售的生意只佔小部份，而且一年只有三兩個月旺盛，沒搬店的需要！」

王森目光一亮，問道：「貴店出品的香，外銷到那裏？」

「上海、無錫、常州，甚至連杭州也有！」

王森與熊長島離開之後，跳上車，却不讓熊長島開車，他腦筋飛快地轉動着，良久轉頭問道：「林香莉的屍體有沒有解剖檢驗？」

「本來我有這個意思，不過遭死者家人反對！」熊長島反問：「你有什麼新發現？」

王森却扯到另一個問題：「天賜福的香遠銷上海，這樣說來，死者屍旁那束香，可能不是在本城買的！」

「這有什麼關係？」

王森忽然緊張地問：「林香莉屍旁的水果，是什麼？」

「大約有七八個柑桔！」

「柑是柑，桔是桔，可不一樣！」

熊長島抓抓頭皮。「我沒留意到！」

「那些柑桔呢？」

「死者家屬領回去，作爲祭品了！」

「你可曾到雲岩寺裏調查過？」

「當然有，寺裏的和尚都說沒見女死者！」

朱國明揷嘴道：「那麼女死者是在上香之前遇害的！」

王森見街旁有兩攤賣水果的攤檔，於是拉着熊長島下車，走到那裏，只見竹筐上擺了好幾種水果，有香蕉、有柿子，還有桔子。王森指着桔子問道：「是不是這種？」

「不是，個子大得多，而且黃澄澄的，完全沒有綠色的！」

那賣桔子的小販道：「那是柑，不是桔！」

王森問道：「有沒有桔賣？」

「沒有，今年貨源很疏！」

王森目光又是一亮，忽然道：「快上車！」

三人上了車之後，熊長島問道：「去那裏？」

「去林家！」

吉甫車又停在林家門外，屋頂上的烟卣巳冒着炊烟。這次開門的却是林香莉的嫂嫂秋月。「熊隊長又來，這次又有什麼貴幹？」

王森問道：「你小姑遺留的柑共有幾個？」

這句話有點沒頭沒腦，秋月想了一下才道：「一共八個！」

「是柑還是桔，你分得淸嗎？」

「是柑！而且是潮州柑！」

「潮州柑，你對水果很有認識？」

「我娘家隔壁就有一家專賣水果的店子，所以認識一點。」

熊長島接道：「秋月娘家在南京。她丈夫跟她表哥是同學！」

「潮州柑是潮州出產的?」

「是廣東省的潮州，那裏出產的柑又大又甜，很著名，不過外表的長相就不太好，有點凹凸不平的！」

熊長島也叫了起來：「不錯，我記起了，那些柑皮色彩雖然鮮艷，但表皮是有點凹凸不平！」

王森吸了一口氣，隨即向秋月告辭，再着熊長島開車去最大的水果店。熊長島雖然不明所以，但連他也引起興趣，很想知道王森如何查案。

王森到水果店，問夥計：「有沒有潮州柑?」

那夥計陪笑道：「今年的柑很少，尤其是潮州柑，還沒有貨到！」

王森一皺眉。「是你們沒進貨吧?」

那夥計道：「大爺，您不相信的話，可以隨便到別家問問，看今年到現在有沒有潮州柑來！」

掌櫃抬頭道：「聽說今年失收，產量大減，只有上海和南京進過幾批貨，那裏的達官貴人多，咱們這裏吃不起！」

王森謝了一聲，三人離店，王森叫朱國明到街尾那家水果店查詢，結果得到相同的答覆！王森銜上一根烟，道：「今日暫時到此爲止，咱們去吃飯吧！找個清靜一點的！」

朱國明道：「不如到俺表姐家去！」

王森說道：「我想等拿到證明之後再去！」

朱國明會意地點頭，熊長島送王森與朱國明到一家小飯店，他問掌櫃：「雅室有客沒有?」

掌櫃跟他顯然很熟，立即道：「只要您要，幾時會沒有?小三子，帶熊隊長到雅室一號！」

熊長島道：「王隊長你跟他進去，您先點菜吧，我回局子裏交代他們調查留園，以及替你們拿證明書！」

「拜託！」王森便跟朱國明到雅室一號等候，這雅室頗小，只能放一張八仙桌，但如果用作談話場所，倒很適合。

熊長島半個小時之後才到達，道：「留園的事，我已派親信去調查，蘇局長開會未回來，證明書拿不到！」

王森笑道：「我早料到，今日不可能到手，老熊，您點菜吧，俺請！」

「這是什麼話?上面有話交代過，陪你吃喝全回去實報實銷！」熊長島老實不客氣地點了四個菜一個清湯，還叫了一斤紹興酒。

夥計臨去時，熊長島交代他：「拿一壺茶來，沒事不可進來，菜到先敲門！」

三人抽烟，等夥計離開，熊長島關上門，問道：「隊長，你對死者遺物這般認眞，現在有了結果，看法如何?」

王森捺熄烟蒂。「我有個大胆的假設，林香莉根本沒有進城，她一下車便直接被拐去虎丘，綫香和水果都是在上海買的！假如這個假設成立的話，便證明馮俊國說謊！」

朱國明道：「這樣他一定是殺人兇手，要不何必說謊?」

熊長島接上一根烟，沉吟不語。王森道：「再大胆一點假設，水果和綫香可能都是馮俊國買的！他把林香莉騙到虎丘…在林香莉死後，再佈下假象！」

熊長島用力地抓着頭髮，王森知道他心中有個死結解不開，這種情況王森遭遇不比他少，其實他現在心中同樣有一個死結，馮俊國不在現場！

果然熊長島說出他心中的死結：「馮俊國有不在場的證據，當然咱們可以假設他僱兇殺人，但現在咱們沒抓到任何人，爲什麼他要逃跑?」

朱國明接腔道：「其實他大可以去得光明正大一點，跟他新婚妻子去旅行，再乘機溜到外國去！」

王森道：「這證明他逃跑的決定十分倉猝！更可能『有人』告訴他，他已受到各方面的注意，大搖大擺去旅行，一定受人監視，所以才需要偷偷摸摸！」

朱國明道：「什麼人洩秘的?」

熊長島道：「那是另外一件事，先回到這件事來，王隊長，你有什麼看法?」

「我一直有一個感覺，馮國俊是兇手，眞正殺死林香莉的兇手，我有幾個疑點，第一，殺人有很多種手法，兇手爲何不直接了當，勒死林香莉，而要再縛手縛脚?通常女的力量是不如男人的；第二，既然附近沒有人，兇手又爲什麼將屍體棄在現場?又不將死者帶去的香和水果取去?甚至可以毁容，使咱們更加難以掌握到綫索?」王森噴了一口烟，道：「所以我認爲這些都是兇手故意安排的！」

朱國明也不明白，問道：「故意這樣安排，有什麼作用?」

「未『證明』馮俊國不是兇手，他是無辜的！」

熊長島也點上一根香烟，喟然道：「你這個假設眞的大胆得很！」

「老前輩的名言：大胆假設，小心求證！」王森道：「只要解開中間那個死結，案子便破了一半了！」

朱國明很想問他，另一半是什麼，但熊長島已快快問道：「您下一步打算怎樣調查?」

王森笑道：「這件案子跟別的有點不同，雖然狐狸很多，但上面加緊施壓力，他們一定沉不住氣的！換而言之，我不必太主動，他們自然會『推動』我前進！」

朱國明道：「隊長，您這句話俺不明白！」

王森哈哈大笑：「你不必多問，到時就會明白！」話音剛落，房門忽被敲响。

身邊的敵人

熊長島大聲問道：「誰?」

外面有人應道：「菜來啦！」

熊長島長身開門，只見外面站着兩位夥計，手上都託着菜，前面那位臉色青白，後面那位身材較矮，低着頭，朱國明的位置靠門，所以站了起來讓開。

前面那夥計雙手捧着三碟菜，朱國明上前帮他拿菜，王森忽然發現那夥計的雙臂在發顫，以致碟子和蓋子碰得格格作响，王森心頭一跳，忽然一把推開朱國明！

與此同時，前面那位夥計也連人帶碟向旁飛去，撞向熊長島！

這刹那，連朱國明也覺得不妙，房內空間極小，根本不能閃避！

就在他稍一猶疑之間，王森忽然把桌子掀起，並用力向後面那位夥計撞去！

「砰砰砰！」房內忽然响起三道槍聲！但子彈全射在八仙桌面上！

王森好像一頭發瘋的老虎一般，推着八仙桌，把後面那位夥計推出房外！

雅室外面是條窄窄的走廊，王森的用意是把對方迫至牆角，再由熊長島及朱國明將其制服！

那人猝不及防，而且料不到王森的反應這般快速，力量這般大，他手肘和前臂被桌面頂住，手槍向着天，這時候再開槍也沒有作用！

由於走廊狹窄，那人被夾在牆壁上，但王森的人仍在房內，他大聲叫道：「快制服他！」話音剛落，又一道槍聲傳來，接着外面大堂發出一道尖叫聲！一道血水「滴滴答答」地滴在地上！

王森霍地把桌子拉回來，那人應聲伏倒地上，手槍也跌在身前！王森跳過八仙桌，俯身拾起手槍，轉身面向大堂，只見大堂和食客十分狼狽，有人貼在兩旁的牆上，有的則鑽到桌子下面。

一個夥計叫道：「那人跑了！」

王森一陣風般冲了出去，街上雖有行人，但却不知是誰，他轉身回店，問道：「那個人是穿什麼顏色的衣服?」

「藍布棉襖！」

這時候誰不穿棉襖?藍布又是最普遍的，王森頹然長嘆走到走廊，只見那個「夥計」腦門中了一槍，早已氣絶！

這些事寫來雖慢，但實際上，由夥計送菜進來到「夥計」中彈，前後不過一分鐘左右。

短短一分鐘時間竟有這樣大的變化，王森又能夠化險爲夷，實在是匪夷所思！

直到這時候，熊長島也拔出手槍，跳了出來，大聲喝道：「梁掌櫃，你過來解釋！」

那掌櫃顫巍巍地走過來，看了一眼，道：「他不是咱們的伙計！」

熊長島回身拉起縮在房內發抖的那位夥計：「小三子，你老實一點吧！」

小三子聲音似哭地說道：「隊長，我是被迫的，他進入賬房用槍指嚇我…我上有父母…不得不聽他的話，您請明鑒！」

「他怎會穿你們店子裏的制服?」

「我不知道……」

王森道：「到毛坑看看！」

朱國明走到後頭，過了一陣出來，只見他推着一位被繩子綑着的漢子過來，那漢子咀巴裏被一塊黑布塞得緊緊的。

王森將布拉開，梁掌櫃道：「大牛，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在毛坑裏大解，忽然有個人進來，在我腦門上打了一拳，我便暈死過去了，醒來便是這副模樣！」

梁掌櫃連忙打躬作揖，道：「對不起熊隊長，我叫他們再弄一份菜！」

「不用了，我要回局子裏帶人來查案！」熊長島跳上車走了。

王森與朱國明在食客當中查問，只知道那位混在食客之中開槍殺人滅口的漢子穿藍布棉襖，戴着一副眼鏡，頭上戴着羊毛織的瓜皮帽，鼻跟嘴都用羊毛圍巾遮掩住，身子不斷發抖，好像犯了寒症一般。

那漢子剛進來不久，叫的菜還未送來，當槍聲响後，食客們才見他自座位上跳起來，一陣風般冲了出去，邊跑邊收槍！

朱國明罵道：「他媽的，這人槍法眞準，居然一槍便射中太陽穴！」

王森也倒抽了一口冷氣，他的槍法在山東省已是頂尖兒，但自信也沒有這個把握！過了一陣，熊長島駕車載了幾位偵緝隊員來調查，王森道：「老熊，咱們先走了，明早再見！」

熊長島道：「也好，飯錢我明早再跟你算，你們懂得回去嗎?」

「不成問題！」王森帶朱國明出店，忽然有位偵緝隊員追了出來，道：「王隊長，死者的那柄槍是不是你拿走了?」

王森只好將槍掏出來，那人一把接過，道：「對不起，咱們要作證據！」

「這個我知道！」王森跟朱國明在附近繞了一圈，然後再到那家飯館的斜對面的另一家菜館吃飯。

朱國明輕聲道：「隊長，熊長島會不會有問題?」

王森眉頭一掀，想了一下，道：「怕不會有問題！」

「那麼那兩位殺手，怎會這樣快找上飯館?」

「第一他們早有準備；第二，局子裏可能有內奸，熊長島回去時，無意間洩露；要不便是他們一直在跟踪咱們！」

朱國明咬牙怒道：「操他媽的，剛才眞危險，差點做了冤死鬼！」

「所以咱們不能有一分鐘的鬆懈！」

王森沉聲道：「這是一件最危險的任務！咱們不但要查案，提防歹徒反擊，還要提防身邊的敵人，這才是最可怕的！」

朱國明道：「想不到蘇州城這般腐敗的！」

王森冷冷地道：「蘇州是座古城，越古老的東西，就越腐朽！小朱，他們有了第一次，便會有第二次！」

朱國明點點頭揮手會帳，兩人步行回招待所。招待所的一切跟往常沒有異樣，但偌大的一座建築物，只住了他倆兩個人，王森與朱國明，都覺得心情有點異樣。

朱國明鎖上房門，王森在房間內搜索了一陣，沒有什麼發現，這才與朱國明洗澡。剛洗了澡不久，房門忽被敲响，朱國明走至門後問道：「誰?」外面傳來熊長島的聲音：「是我，老熊！」

朱國明鬆了口氣，將門打開，只見門外只站着一位熊長島，便連忙請他進去。

熊長島道：「你們吃了飯沒有?」

「吃飽了！」

「再吃點！」熊長島拿出一大包醬牛肉，鹵鷄肉來，還有一瓶酒，道：「剛才如果不是老王你機智，咱們三個都要到地府報到！」

王森道：「那個人你見過沒有?」

「從未見過！」

朱國明道：「你回局子裏時，有沒有將咱們到那家飯館吃飯告訴別人?」

「有，所有的偵緝隊員都知道，因爲我吩咐他們，有情況便去那裏通知我！」

「嘿嘿，貴局有內奸！」

熊長島嘆了一口氣，道，「往日還不知道這般複雜，經過這件案子才全部暴露

出來！他媽的，查了這件案子之後，我也準備辭職不幹了！」

朱國明笑問道：「回家鄉耕田？」

「如果貴省肯僱我的話，我寧願去你們那裏工作！」熊長島嚥下一塊鷄肉，道：「這裏算什麼？他奶奶的，官匪一家親哩！」

「沒這麼嚴重，你別發牢騷！」王森安慰他：「上面已注意到這點，相信今後一定會改善！」

熊長島道：「說眞的，你們以後要步步小心，每一分鐘都要小心！」

王森眉頭一掀，接問：「包括睡覺的時間？」熊長島點點頭。

朱國明急問：「這裏也有問題？」

王森瞪了他一眼，熊長島却了無顧忌地道：「經過剛才那件事之後，我也不敢保證！小心駛得萬年船，總沒有壞處！」

王森問道：「現在招待所裏，除了咱們兩個之外，還有沒有誰？」

「臘月廿六日還有幾個，現在一個都沒有了！」

「這座招待所全部是房間？」

「有兩間會議室，一間大的在樓下，樓上還有一間，比較小，也很少用！」

王森再問：「你進去過沒有？」

「沒有。」

「在什麼位置你可知道？」

「前年新建成之後，在上面走廊外走過，詳細的位置已無印象，通常四樓都沒住人！」

朱國明急道：「那用來做什麼？」

「也許是預防人多時，也可以招待吧，不過市委的一些大員，倒常到上面去，至於去幹什麼就不是我能夠知道的了！」

王森道：「老熊，你乘早回宿舍吧，路上也要小心，他們未必會放過你！」

熊長島道：「這個我倒不太担心，因爲一來我有車子，二來我熟悉地形！」他又掏出一個饅頭，大口咬嚼，忽然拔出槍來，將槍放在几上。「這柄槍今晚借你們用，明早才給我！」

朱國明謝了一聲，伸手去拿，却讓王森按住。「老熊，你拿回去！今日不比往日，萬一有人要查你的槍械，你如何向他解釋？說借給我，可能會使你被撤職！而且我相信我今夜不會發生意外！」

熊長島想了一下，收起槍便告辭：「那你們早點休息吧！」

朱國明送他下樓，王森忽然抓起鑰匙，也跟着下樓，這次他依然走後梯，却沒有受到任何人阻攔。他一口氣走到樓下找管理員，「對不起，咱們想換個房間！」

那管理員望了他一眼，反問：「什麼原因要換房？」

「沒有特別的原因，不過我貪上落方便，想搬到二樓住！」

管理員淡淡地道：「咱們要請示上面才能夠答覆你，你明晚再來吧！」

王森眼尖，見他的背後掛着一塊木牌，牌上掛滿了鑰匙，只有三〇三那格是空的。

× × ×

熊長島跳上吉甫車，發動引擎，他無意轉頭看了招待所一眼，見偌大的一座建築物，黑黝黝的，只有兩個窗子有點光。

一個是王森的房間，另一個有燈光的窗子，却在他們樓上。剛好成一直綫，換而言之，亮燈的是三〇三和四〇三！

窗帘拉上，看不到裏面有沒有人，熊長島心頭一跳，忽然記起來了：「會議室就在四〇三！王森問我這問題，有什麼用意？」

他覺得自己非上樓告訴他不可，心念一動，他立即跳下車，剛走進大門，黑暗中便閃出兩條大漢來，將熊長島攔住，熊長島忙道：「我是偵緝隊長熊長島，我有事回去找王森。」

「現在已經超過探訪的時間，你明天再來吧！」

熊長島一愕，怒道：「幾時規定什麼拜訪時間？」

「今天開始，晚上九點鐘之後，謝絕探訪！」

「現在還未到九點鐘！」

左邊那個大漢道：「還差兩分鐘，你有把握在兩分鐘之內離開招待所嗎？」

熊長島倔强地問：「假如超過時間會怎樣？」

「你去問市委大人們吧！」左邊那個漢子用力將熊長島推了出去。「你別給咱們添痲煩！」

熊長島忍住氣跳上車，一回頭，三〇三房間的燈已經關了，但四〇三則還亮着，他心中默默替王森禱告一番，然後懷着一顆忐忑的心，把車開走！

當熊長島的車子駛開之後，大門的鐵閘便「啪」地一聲拉上，黑暗中又湧出幾個漢子來……

王森關上房門，忽然道：「小朱，咱們今晚睡在床底下！」

朱國明一怔，脫口道：「爲什麼？」

王森沒有答話，他把毛毯塞到床底下，將棉被蓋住枕頭，驟眼望之，就像床上的人，蒙頭大睡，朱國明不敢再問，依樣劃葫蘆。

王森走到衛生間，把窗子關上，抽水馬桶的水箱是白瓷做的，王森把蓋子拿了起來，放在床底下。他轉頭對朱國明道：「找些武器！」

朱國明先把浴缸前的布帘解下來，再將鐵綫拆下來，也塞在他床底下。

王森把大燈關上，再把沙發及床頭櫃搬到門後頂住，座枱燈則放在兩張床之間。「現在可以睡覺了！」他把座枱燈熄掉，爬進床底下。

床底下大約有十八寸左右的空間，還不算太過緊迫，兩旁的床巾垂了下來，外人很難發覺，王森很快便睡着了，相反朱國明却睡不着覺。當朱國明剛睡着不久，王森又醒了，他是被一個輕微的響聲驚醒的。那響聲來自上面，王森有點奇怪，因爲他聽不到房門被推動的聲音。

「難道有人爬窗進來？」王森心頭怦怦亂跳，他很怕朱國明會貿貿然冲出去，那響聲只先後響過兩次，便不復再聞，王森緊張得揑攣手，連呼吸也閉住！等了一陣，他正想換氣，忽然聽到一陣猛烈的槍聲，接着朱國明哎唷地叫了一聲！



子彈是射在床板上，幸而王森有先見之明！

朱國明並沒有中槍，他正在好夢中，突被槍聲驚醒，下意識地發出一道驚呼！他不愧是山東省偵緝大隊的勇將，一瞬之間，便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事，他並沒有衝出去，揭起向着王森那方的一角床巾，正好王森也望過來。

王森則向他示意沉着，忽覺房裏似乎有燈光，兩人立即縮回去。

一忽，上面傳來人聲：「行了，他們都到閻羅王那裏報到了！老黃，你下去看看，吶，鑰匙在這裏！」

另一個低啞聲音的道：「老李，你到窗前打訊號吧！」

「得啦，這還得你敎！」

王森再等了兩分鐘才探頭出去，上面沒有聲音，他立即拿着那塊水箱蓋爬出去，朱國明則拿着鐵綫跟着出去。

王森搬開沙發，正想打開通往小廳的門，房中忽然多了一道光柱，在黑暗中，晃來晃去。他吃了一驚，循光源望去，原來天花上掛的燈已不見，上面露出一個一尺見方的小洞，有人用手電筒照射，幸而門後一面有衛生間的牆擋着，手電筒照不到，王森輕輕將門推開，與朱國明閃了出去。

他摸索着，將大門後的几子也移開，接着便聽到一個脚步聲，有人問道：「解決了？」聽聲音是守在後樓的人。

那個老黃道：「睡得像死豬一樣，每人吃了七八顆『蓮子』，還能不解決！我進去看看！」

門鎖「的的」地響着，朱國明閃在門後，王森則伏在門旁。一忽，房門推開，帶進一股寒風，老黃走了進來，朱國明將門關上，老黃剛一怔，王森手上的水箱蓋子已沉重地擊在他頭上！

只聞「啪」的一聲，老黃便攤倒地上。朱國明關上廳門，王森摸到一柄快慢機，王森用力拿開他的手指，只覺得他手指僵硬冰冷，探一探鼻息，原來已經死了！

王森剛自一愕，裏面已傳來老李的聲音：「喂，老黃，他媽的，你這是在幹什麼？」

王森當機立斷熄了手電筒，提槍開門走進房間，老李聽見聲音，手電筒照了過來，王森食指一扣，「砰」的一聲過後，伴着老李的慘叫聲，他手上的手電筒也跌了下來。

王森忙道：「小朱，快開門衝出去！」一雙脚却站着不動！

老李中計在上面大聲呼叫，王森知道上面只有他一個人，立即把床頭櫃移過去，跳上床頭櫃，雙脚一蹬，跳了起來，雙手抓住洞緣，引體上升，身子剛好能夠通過。

老李已經跑掉，王森道：「小朱，快上來！」

朱國明依樣劃葫蘆也爬了上去，王森探頭到門外看了一下，不見有動靜，立即衝了出去，他由後梯跑上去，不料屋頂的門却鎖着，王森開槍擊碎鎖，將門踢開，忽然他心頭一跳，道：「快退回去！」

朱國明莫名其妙，不過他却不敢多問，跟着王森仍然到四〇三號房，王森亮着手電筒，走進衛生間，推開窗子，爬了出去。

他由衛生間爬到四〇四號房的衛生間，這時候，外面已傳來一陣雜沓的脚步聲，朱國明也連忙爬過去，王森揮手叫他進房。

朱國明悄悄走到窗前，揭開一角窗帘布，只覺眼前一亮，原來下面有射燈照上來，朱國明急忙鬆手。

王森持槍站在大門後，將耳朵貼在門板上，只聽老李叫道：「他媽的，他們拿了老黃的槍，大家小心！」

另有一個道：「上面沒有人！」

老李罵道：「操你媽的，再找一找，莫不成他們從屋後沿水管爬下來？叫下面的人小心！」

朱國明走到王森身旁，咬牙道：「隊長，他們可擺明來幹，眞是目無王法！」

王森隱伏在門後，手起「蓋」落，把進來的殺手迎頭擊下。

王森低聲道：「噤聲！現在還未脫離危險！」

外面的人上上落落，因找不到王森及朱國明，好像發瘋般，不斷有人大聲吆喝道：「到樓下拿鑰匙，逐間房搜查！」

走廊上一片沉靜，朱國明輕聲問道：「隊長，他們要搜房，怎辦？」

王森也十分緊張，因爲四〇四號房跟四〇五房，不可能攀爬，除非由正面的窗沿爬過去，但這樣一定會被守在下面的人發現！

王森掏出烟來，遞一根給朱國明，兩人那根烟還來抽完，又聽到一陣脚步聲傳來，接着又聽到鎖匙的碰撞聲！

朱國明道：「衝出去跟他們拚命！」

王森當機立斷，再度衝至衛生間，爬向四〇三號房，向外面看了一下，立即又爬了進去，朱國明也跟着他爬過去，走廊雖然有人，但沒人進四〇三號房，王森又由地上那個小洞「吊」了下去。三〇三號房一片凌亂，但沒人在內，他輕輕跳了下去，接着指示朱國明跳下來。

兩人匿在衛生間，過了半個小時，那些人又到三樓搜查，老李說道：「小林你開三〇一，小柳開三〇二，小鄭你開三〇四！」

一個聲音較粗的道：「三〇三呢？」

老李罵道：「他媽的，他們還會呆在三〇三嗎？別躭誤了時間，天亮之後還找不到他，大家都準備捲舖蓋吧！」

王森握槍在手，走出房間，探頭外望，走廊上人影晃動，看來不能出去，他只好仍然停留在房內。

過了一陣，那些人都去三〇五那邊，王森又與朱國明來到三〇四號房。王森知道暫時已解除危機，便道：「小朱，咱們睡一覺吧！」

朱國明道：「隊長現在還睡得下？」

王森道：「外面有大軍保護，不睡豈不是要辜負人家的好意？」

朱國明苦笑一聲，道：「俺不是這個意思！這裏不安全，萬一他們再進來，咱們……」

王森笑道：「現在這裏是最安全的！他們絕對不會再來！」

朱國明道：「隊長，俺常聽你說，最危險的地方，往往又是最安全的，爲啥不去三〇三。」

「傻瓜！這個不能一概而論！他們找不到我們，一定要善後，那麼就一定會進入三〇三號收拾床舖，萬一將來上面問起，他們可以說不知道咱們的去向，甚至說咱們半夜溜掉！」

朱國明讚道：「隊長，俺眞的佩服你五體……五體投地，今天要不是跟你在一起，十個朱國明也死定了！」

王森將槍放在枕頭下面，跳上床，蓋上棉被，他眞的進入夢鄉，朱國明見他睡得香濃，也放心睡覺，但王森只睡了一個多鐘頭，便醒來。他掏出袋錶來看，已是凌晨五點十二分，便跳下床，悄悄走到窗前，揭開一角窗帘布，外面的射燈已經熄滅，他再仔細看一下，招待所的鐵閘已經打開，一切有如平常。

王森心中暗暗冷笑，連忙喚醒朱國明，兩人再度由衛生間的窗子，攀爬至三〇三號房。由於衛生間的窗子在天井之內，四面都是牆壁，所以不怕被人發現。當他們回到三〇三號房，只見房內一切都已整理得井井有條，被褥全換過，當然已不見了老黃的屍體。

朱國明向王森豎起一隻姆指，王森道：「還有最後一關要過，你別高興！」

「希望老熊早點來。」

王森嘆了一口氣，道：「只怕他來也未必行！」

朱國明走至窗前偷窺下面的情況，不久，便見到熊長島駕着吉普車馳來，車上還坐着兩個漢子。「隊長，他來了！」

王森也走至窗前觀望，守閘的保安人員，並沒爲難他們，熊長島只帶一位手下進來，另一位則留在車上，看來是司機。

不久，房門便被敲响了，朱國明小心翼翼地打開房門，道：「老熊，你來得好及時！」

王森則問：「外面有沒有人？」

熊長島見他倆神秘兮兮的，奇怪地問道：「發生了事？外面沒有人！」

「快走！」王森把他們推出去，他忽然又跑回衛生間，把槍拋進水箱裏，然後跟他們下樓。到了保安部，他故意對管理員道：「喂，同志，請你以後警告你的手下，在晚上別放鞭炮！他奶奶的，弄得咱們昨晚醒幾次！」

管理員見到他倆，好像見到鬼一般，失聲道：「你們昨晚去了那裏？」

朱國明哈哈笑道：「見鬼！咱們不是去三〇三號房嗎？喂，莫非你昨晚偷進咱們房間？」

「沒有……昨晚我回家睡覺！」

熊長島不明就裏，道：「老蕭，你以後可要注意晚上的安靜問題！王隊長是省裏的貴賓，不能簡慢！」

朱國明道：「熊隊長，你怪錯他了，昨天晚上他們服務很好，半夜弄了兩盤『蓮子羹』請咱倆吃！」他在他肩膊上拍了一下，道：「謝謝你！」

王森拉着他們上車，守門的保安人員忽然攔住他們，道：「搜身！」

熊長島怒道：「這是什麼新規矩！」

「新規矩！今天開始實施，由於保安問題，咱們要搜一搜，有沒有槍械！」

熊長島道：「我能不帶槍嗎？」

「是你的當然可以！」

熊長島還要跟他們理論，王森却道：「算了吧，要搜就讓他們搜；反正今晚我也不會回來睡覺！」

熊長島頗爲奇怪，但忍住不發，那兩個保安人員自然搜不到什麼來，五人跳上車之後，熊長島吩咐司機去黃天祥。他解釋道：「發生過昨晚的事，我不得不小心一點，帶我兩個親信來！開車的叫老莫，後面那位叫小潘，跟我已有四五年了！」

車子停在黃天祥門口，五個人一齊進內，不料背後却有人在呼叫，王森一回頭，便見到俞定鈞和蘇局長，他心頭登時一沉！

難分正邪

熊長島也微微一怔，道：「局長，副市長，你們也來這裏吃早飯？」

蘇局長道：「咱們是特地來招呼王隊長跟小朱的！」

朱國明冷笑一聲：「咱們還是自己掏腰包，比較安心一點！」

王森連忙向朱國明打了個眼色，堆下笑容道：「兩位大人太客氣了！」

「什麼大人小人的，現在早不興這一套了！來來，咱們到後堂雅室去！」俞定鈞把那兩位偵緝隊員留在外面，首先帶路進去。

王森與朱國明不知道他們弄什麼玄虛，都有點忐忑不安。雅室只有他們幾個人，王森道：「兩位一早找上來，一定有什麼指示？」

蘇局長道：「指示兩字不敢當！」他從公事包裏掏出兩張證明書來，推到王森面前。「王隊長請看，本來昨天就應該給你，偏偏那會開到七點鐘才散，我一早便要把信送去招待所，半路遇到副市長，他說見到你們的車子在這邊，所以咱們便跟着來了！」

王森看了一下，收起一張，把另一張交給朱國明，問道：「手槍和手銬呢？」

「當然也帶來了！」

蘇局長又將手銬及手槍放在桌上。「請兩位檢查一下！」

王森抓起手槍，掂了一下便知道裏面裝滿了子彈，那是二十响的快慢機。「謝謝局長的熱心！來，我以茶代酒，敬你一杯！」

俞定鈞一反當晚的態度，問道：「王隊長，在蘇州查案，困難很大，你有信心嗎？」

王森回答得很技巧：「只要省裏肯支持我，我有信心破案！」

蘇局長道：「我記得你希望在立春之前破案！」

「我不會忘記！」

俞定鈞道：「昨晚我跟歐陽處長通過電話，他表示要盡力支持你，祇要你開口，咱們一定想辦法給你解決！」

熊長島道：「咱們的人手太少！」

俞定鈞道：「這一點就有點困難。」

王森緊問一句：「什麼困難？」

俞定鈞咳了一聲：「無兵可用！王隊長，自你來了之後，覺得如何？」

「還不錯！不過招待所晚上太吵，我決定不住在那裏！」

俞定鈞取出一叠鈔票，說道：「隨便你住到那裏，這筆欵項是給你們開銷的！」他怕王森不收，取出一張單據來，「你先點點數，再簽個字，錢由省裏的庫房支付！」

王森仔細看了一下，借熊長島的墨水筆簽上名，俞定鈞撕下底單給王森，道：「咱們一人保存一張！」

蘇局長立即點了好些糕團，五個人邊吃邊說些不着邊際的話，王森對他倆頗有戒心，說話十分小心。

俞定鈞道：「告訴你一個不好的消息，上海那邊還未抓到馮俊國！」

王森心頭一跳，忖道：「他是在告訴我，還是另有暗示？」當下只唔了一聲。

蘇局長道：「老熊，你是蘇州通，要全力協助王隊長！」

熊長島道：「這個不用局長担心！」

俞定鈞忽然放下筷子，道：「你們繼續吃，我還有事要辦！不過我今日對你們說的話，不要隨便告訴任何人！」他把任何人三個字說得特別重。

蘇局長也叮囑王森：「王隊長，蘇州不比濟南，要記住一句話：逢人只說三分話！」

王森心中暗暗冷笑，隨即反問他：「包括對兩位也是如此？」

蘇局長臉色一變，但隨卽忽然爆出一陣大笑，俞定鈞正色道：「我不反對！王隊長，好自爲之！」說罷便與蘇局長雙雙離去。

朱國明輕聲道：「兩隻狼外婆，幸虧咱們吃過虧，要不準要上當！熊隊長，你認爲他倆爲人如何？」

熊長島乾咳一聲：「我是一名粗人，平日只會幹活，不會留意別人的事……」他怕朱國明再問些令他難以回答的問題，連忙岔開話題：「老王，你剛才去招待所跟管理員說話，好像另有含意，可否告訴我？」

王森正想把昨晚被襲的事仔細告訴他，忽然小潘帶着一位高大的衛兵進來，道：「王隊長，高市長要見您！」那衛兵道：「我是高市長的侍衛長張奇英，高市長吩咐王隊長跟朱先生，立即跟我去見他！」

王森心念電閃，問道：「市長找我這般急，可知道是什麼事嗎？」

「他沒說，我不知道，請王隊長上車，市長在辦公大樓等你！」

朱國明不悅地道：「他要請咱們去，也得等咱們吃了東西嘛！」

張奇英道：「朱先生請放心，市長已經準備了點心在等兩位！」

王森站了起來，對熊長島道：「你們先回局子裏等我吧！」他與朱國明跟張奇英鑽進一輛小轎車裏，車子便向前馳去。

車行不到十分鐘，便停在一棟灰色的建築物前的花園裏。張奇英下車以左手替王森開車門，又引他倆上樓，停在市長辦公室門外。張奇英左手在門上敲了幾下，道：「市長，王隊長到！」

「進來！」裏面傳出了一個雄渾的聲音。

張奇英推開房門，肅手請進，王森與朱國明走進辦公室，裏面坐着一位瘦削的老者，架着一對金絲眼鏡，正在批閱文件，抬起頭來，道：「是王隊長與朱先生嗎？請稍坐，我簽了這張文件就行！」

「您忙您的！」王森向房內看了幾眼，見牆上掛着幾幅字畫，佈置也十分清雅，看來這位市長，還有點書卷味。

高市長放下筆，喚道：「小張，叫人送茶點進來！」

他坐在王森的對面，讚道：「聞名不如見面，見面更勝聞名！王隊長果然是一位好漢！」

王森禮貌地笑笑。「市長誇獎，王某實在不敢當！」他把烟包遞過去。

高市長搖搖手道：「我一向沒抽烟的習慣，但原則上也不反對別人抽烟！」他轉身把烟灰盅端過來，放在王森面前。

王森吸了一口烟，問道：「不知道市長找我有什麼事？」

「要事是沒有，不過你倆老遠從山東來，我應該一盡地主之誼，親自招待你們一下才對，不過年關在即，很多事不能不趕着辦，要不春節假期，人多休息，就不好辦了！」高市長欠一欠身。「由於抽不出時間，所以請隊長移玉，因爲等下又要開會！」

「市長因公廢私的精神，實在令人佩服！」

高市長微微一笑，指着牆上的一幅字畫，道：「天下爲公，這四個字我不敢或忘！」說着房門又被敲响，却是服務員送上茶點來。

高市長道：「來，大家一齊吃，我也還沒吃早飯呢！」高市長的茶點，也是些糕團，並不特別。「吃吧，你們不是吃不慣吧！」

王森跟朱國明只好各取了一塊方糕吃着。高市長問道：「王隊長，到了本市已三天了，生活能習慣嗎？局子裏能配合你的工作嗎？」

王森道：「我自小四處飄蕩，從來沒有不習慣的經歷，市長可以放心。至於局子裏的工作亦配合得很好，很好！」

高市長聽他話中有異，臉色微微一變，半晌才道：「這樣我就安心了！」

「是的，市長完全可以安心！」

高市長的食量不大，吃了兩塊糕團便住手了。「王隊長，你跟省裏那一位比較熟悉？」

王森微微一怔，道：「我一個都不認識，更不要說熟悉了！」

「不會吧，假如一個都不認識，又怎會請你來協助咱們？」

「嗯！對於這件事，我也感到莫名其妙！」

「那你來了之後，跟誰聯絡？」

王森心頭一跳，他毫不猶豫地說道：「既然一個人也不認識，又怎會跟人聯絡呢？」

高市長臉上升起一股難以置信以及不悅的神色。道：「王隊長，你是不是因爲工作上有困難，所以影响你的情緒？」

「多謝市長關心，我情緒很穩定！」

王森喝了一口濃茶，又點上一根香烟。

高市長雙眼半闔，過了一回又問：「聽說俞副市長跟你接觸過，他跟你說過什麼話？」

這句話使得王森心頭更是一震，但他反應很快，道：「副市長很客氣，他代表市長請我吃了一頓晚飯，說了很多客氣的話，聽得我很不好意思！」

「他沒有跟你說正事？」

「一字都沒有，他把這個任務交給蘇局長！」

「那麼蘇局長呢？」

「蘇局長很熱情，他與熊隊長仔細將案情告訴我！」

「這樣就好！」高市長喃喃地道：「這樣我就放心！」

王森心中忽然湧上一個念頭：「他放的是什麼心？他有什麼事不能放心的呢？」他想了一下，開始「反擊」：「不知道高市長對這件案子的調查工作，有什麼指示？」

高市長輕輕一笑：「我對查案是外行，不敢指示……不過，這種事不能急，要慢慢來！」

「據我所知省裏催得很急！」

高市長有點尷尬，道：「願望跟實際，往往有很大的出入！」

「市長說話有道理，願望跟實際，往往有所出入！」王森道：「市長還有其他的事嗎？」

高市長道：「沒有，嗯，你趕着工作嗎？那我也不躭誤你！希望你早日功成，載譽回去！有困難的話，盡管開腔！」

王森伸手與他一握，道：「多謝市長的鼓勵！」

「年青人幹勁十足，但是也要小心啊！每個人只有一條命，要好好愛惜，不能行差踏錯一步！我對查案完全外行。只能贈以這幾句話！」

王森心頭狂跳，暗問自己：「他這些話是好意，還是『歹意』？」正不知如何回答，高市長又開腔了。「王隊長，還有一句話，我要告訴你們！」

王森忙道：「市長請指教！」

「我今天對你說的話，請你不要告訴任何人！」萬沒想到高市長這句話不但內容跟俞定鈞一樣，連語氣也相似！

王森大着胆子問：「我覺得市長的話，句句眞理，爲什麼不能讓別人知道？」

高市長又乾咳了一聲，接着道：「蘇州情況複雜，不比濟南嘛，以後你就會知道！」又一句跟俞定鈞所說，大同小異的話！

王森點點頭，道：「多謝市長提醒，我曉得了！」

高市長將門拉開，道：「以後王隊長如果要打長途電話的話，就來這裏打，這裏方便得很！」

王森心頭打鼓，臉上笑意不改：「如果需要打擾市長的話，我一定不客氣！」

「咱們同是爲了公事，最好不要客氣！小張，代我送客！」

張奇英送他們下樓，問道：「王隊長，您要去那兒？我開車送您！」

「不用客氣！我想走路！」

× × ×

王森與朱國明漫步街頭，朱國明早已蹩不住了。「隊長，我的老天！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王森苦笑一聲：「連我自己也鬧不清楚，眞叫人窩囊！」

「我相信您的看法沒錯，在咱們的周圍，不但有豺狼，而且還有狐狸！」朱國明道：「咱們去找老熊？」

王森忽然加快步伐，道：「不，我得先打個長途電話！」

「給周局長？」

「不，給歐陽處長！」

馮俊國一定是凶手

長途電話雖駁通，但歐陽處長却有事離開，他的秘書叫王森下午再打電話去。

王森與朱國明出了郵電局，他忽然發覺外面多了幾位小販，心中暗暗冷笑，快步而行。

朱國明心想王森這次一定會去找熊長島，但王森却去買了一大籃水果，然後對朱國明道：「咱們去探你表姐！」

朱國明訝然道：「你不是說不能隨便去嗎？」

「但現在情況已經不同了，而且咱們有證明書在手！」王森嘴上說得輕鬆，心頭却十分沉重。

開門的是林建明，朱國明問道：「表姐夫今天不工作？」

「今天已經是小年夜了，回家帮你表姐準備過年！」

王森將水果放在他桌上，隨即將證明書拿給林建明看。「這是蘇州當局代省裏打的證明！」

林建明有點奇怪，問道：「王隊長，你把信給我看，有什麼含意？」

朱國明道：「表姐夫，你還不明白！隊長是讓你放心說實話！」

林建明道：「我幾時不說實話？」

「你忘記啦？那天中午說林香莉跟你有親戚關係，晚上又否認了！」

朱國明一張臉登時漲紅了，結結巴巴地道：「她已經死了快一個月了，還提來作甚？而且，這種事，咱們老百姓也管不着！」

林建明道：「表姐夫，你這樣說便不對了！我知道，你是被人警告過，所以才不敢說！但假如你把眞相告訴隊長，也許案子很快便會偵破，不但林香莉沉冤得雪，而且你也不用再担心！」

王森道：「老林，我絕不勉强你，你自己琢磨吧！」

楊蘭正在灶房裏包餃子，剛洗好手捧茶具出來，聞言問道：「琢磨什麼呀？」

林建明又將老婆拉到灶房裏去，半晌才出來，道：「王隊長，實與你說了吧！臘月初七，我正好載了一位客去平門，隔遠見到馮俊國一個人進城！」

王森心頭一跳，急問：「哦！你沒看錯？」

「怎會看錯？不過他神色有點慌張和焦急，拿着皮箱，低頭疾行，只往小巷鑽去！」

朱國明叫道：「好哇！這小子竟敢說他是在閶門跟林香莉分手的！」

王森再問：「當時你有沒有看見林香莉？」

「沒有，那時候如果不是載着客，我很想問他，爲何不跟香莉在一起！」

朱國明也問：「表姐夫，你跟林香莉到底是什麼關係？」

「她是我堂姪女！」

王森又問：「老林，你還記得當時是幾點鐘嗎？」

林建明想了一下，說道：「大概十點到十一點之間吧，我沒有袋錶，不敢太肯定！」

王森眉頭深鎖，林建明的話對他頗有帮助，但不但沒能替他解開死結，反而增加了困擾！林建明道：「隊長，我知道的，就是這麼多！」

「你堂姪女有沒有別的男朋友？」

林建明不假思索地道：「當然沒有，她不是那種見異思遷的女人！」

王森忍不住問道：「那麼馮俊國是不是另有女朋友？」

「這個倒沒有聽過……」林建明沉吟道：「他在北平那裏有沒有愛人，我就不知道了！」

「北平？他常去北平？」

「他在清華大學唸了兩年書，因爲那年患了肺炎而輟學，醫好之後便回蘇州來了！」

「他在清華唸那一系的？」

「這個我便不知道了！」

朱國明接問道：「表姐夫，你那天爲什麼要瞞咱們？」

林建明尷尬地道：「你不是已經猜到了嗎？」

朱國明抓住他的手，急問：「是誰來恐嚇你的？」

「誰知道？有人從門隙塞進一封信來，俺過去開門，已不見人了！」

說着楊蘭將那封信拿出來。「隊長請看。」

王森接過來，只見信封上寫着一行字：建明兄夫婦同啓。他把信取了出來，信中也只有兩行字：建明兄台鑒：啓者，素知吾兄沉默寡言，又深愛子女，敝人一向敬佩。風聞兄台有兩位貴客到訪，希望兄台保持一向的作風，否則後果不言而喻，切記莫誤。下面署名：千里眼，即日。

朱國明罵道：「眞是豈有此理，咱們拿這封信給老熊看，也許他能夠認出字跡來。」

王森忙道：「不可，仍請蘭姐收藏，用得着的時候，再來取也方便得很！」他忽然道：「咱們不能久留，免得連累你倆，不過請你倆假意相送！」

林建明夫婦會意，開門送客。朱國明道：「外頭風大，不用送了！」

楊蘭道：「咱們表姐弟幾年不見，要請你吃頓家常便飯，你也不肯賞臉，幾時跟表姐客氣！」

朱國明故意大聲道：「不是俺客氣，實在是局子裏有事要辦！」

「那明晚一定要來，大年夜嘛，也該跟表姐一家團聚一下！」

× × ×

王森和朱國明返回局子裏，熊長島立即問道：「市長有什麼指示？」

王森笑道：「禮貌式的應酬，有什麼指示？他只說會全力支持咱們查案！有什麼新消息嗎？」

「還沒有！」

說着小潘提了兩隻皮箱進來，熊長島忙道：「您們不住招待所，我叫小潘替你們拿回皮箱！你準備住在那裏？」

「這個問題晚上再解決！咱們去馮家看看吧！」

依然是那五個人，吉甫車很快便停在馮家門外，門公又迎了上來。「熊隊長又有貴幹？」

「你們老爺在家嗎？」

「他到店子裏去了！」

「那一家？」

「不知道！」

熊長島冷哼一聲，示意老莫開車，車子先停在馮記布莊外，但夥計說馮世傳已去茶莊。於是五個人又趕往馮記茶莊，馮世傳果然在那裏。

馮世傳一見到熊長島便大聲叫道：「熊隊長，是不是已經找到犬子？」

王森截口道：「不錯！馮老先生，咱們找個地方談談好嗎？」

馮世傳臉上變了色，道：「我現在正想結賬，改天再談好嗎？」

王森語氣冰冷而又霸道：「兩個地方由你挑選，一是在你這裏，二是到局子裏去？」

馮世傳手脚顫抖，道：「那就請屈就一下，請跟老漢進來！」他推開一扇門，看來裏面還有「洞天」。

王森叫小潘留在店裏，他，朱國明和熊長島三個人則跟馮世傳進去。裏面有個倉庫，還有一間小房，一座小廳。

馮世傳引他們進廳，王森叫朱國明守在廳外，馮世傳要叫人送茶，却被王森阻止。「馮老先生不用客氣，咱們已經喝過了！」

馮世傳坐在酸枝椅上，有點坐立不安，顫聲問道：「熊隊長，你們……眞的，眞的找到犬子啦？他在那裏？怎地沒跟你們一齊來？」

王森道：「不是找到他，是抓到的！在上海你女婿家裏！」

馮世傳臉色大變，結結巴巴地道：「你……你胡說，那小畜生最恨他大姐，他怎會去她家裏？而且他也不會去上海。」

王森道：「你才胡說！他爲什麼會痛恨他親胞姐！」

「因爲……咳咳，也不能說是痛恨……」馮世傳好像犯了肺癆似的咳嗽起來，半晌才道：「那是犬子小時候頑皮，他大姐不時打他，所以他長大後，一直都不理睬她！眞敎你笑話！」

王森說道：「令郎在清華大學是唸什麼系？」

「唸物理系。」馮世傳的態度忽然强硬起來：「犬子旣然巳經落在你們手中，你們大可以當面問他，何必來爲難我這個老頭子！」

王森道：「不知老先生知不知道，提供假證供是犯法的！」

「老漢知道，你認爲我那一句話不眞實？」

「你媳婦對令郎失踪之事，有什麼看法？」

「嫁鷄隨鷄，嫁狗隨狗，只能自己怨命運不好，終日以淚洗臉！」

王森心頭一動，長身道：「不再打擾老先生了！」他拉着熊長島離開。

上了車後，熊長島有點奇怪，問道：「老王，你爲什麼只問他幾句話？」

「我突然改變主意，咱們先去問李玉櫻！」

熊長島精神一振，連忙催老莫開車。車子很快又停在馮家門外。門公奇怪地道：「你們找不到老爺嗎？」

「找到了，他叫咱們來找你們少奶奶！」熊長島不理他，當先大步走進去，除了老莫留在車上之外，其他人都到廳上。

門公道：「請你們在廳上等等。」

王森道：「有沒有清靜的地方？咱們有些話要跟她商量！」

門公想了一下道：「那麼請到內廳吧！」四人跟他到內廳坐下，過了一陣，一位貌只中姿，體態豐腴的少婦走了出來。

王森道：「你便是李玉櫻？請坐。」

李玉櫻坐下，雖然有點靦覥，但並不窘，她坐下問道：「諸位大爺來找小女子，不知道是爲了什麼？」

王森見沒有人在旁邊，便開始發問：「馮俊國失踪，你事先可知道？」他見李玉櫻搖搖頭，又問道：「連一點兆頭也沒有？」

「沒有。」

「他婚後對你怎樣？」

李玉櫻想了一陣，道：「他是個深情的人，大概因爲我跟他雖然成了親，但還不熟悉，所以大家都有點陌生，他很少跟我說話！」她忙又加上一句：「不過我絕對不怪他！」

「這幾天，他有沒有一直陪着你？」

「他……」李玉櫻想了一下，道：「他好像心情有點不好，我想他是在懷念林香莉。」

王森心頭一跳，忙問：「他在你面前提過她？」

「是我先問他的，他坦然承認，我安慰他，但好像沒有作用。」

朱國明訝然道：「你不呷醋？」

李玉櫻雙頰飛紅，道：「我怎會爲一個死人呷乾醋？再說林小姐爲人很好，假如要我與她共事一夫，我也願意！」

「你認爲馮俊國值得你這樣待他？」

李玉櫻挺一挺胸，傲然道：「當然值得！像他這樣內外俱美又聰明的男人，去那裏找？」

王森連忙岔開。「李小姐，你可曾想過，馮家爲什麼會看上你嗎？不怕得罪說一句，馮俊國找個更好的，好像是不太困難！」

李玉櫻並不生氣，道：「那是因爲馮家認爲我厚福，能夠旺夫益子！」

「你眞的相信，原因是這個？」

李玉櫻一怔，反問：「如果不是這點，還有什麼原因？」

朱國明道：「假如咱們知道的話，就不用問你！」

王森再問：「馮俊國突然離家，你不覺得愕然？」

「當然會，而且十分焦急，我也很想知道他去那裏！」

「他去上海，準備溜出國！」

李玉櫻驚訝到張開嘴巴，半晌也說不出話來。王森道：「我認爲他跟你成親是另有目的！」

「您的意思，我不明白！」

「馮俊國便是殺死林香莉的凶手！」

李玉櫻更是說不出話來，王森道：「不日便可以證明我的看法！李小姐，希望你仔細想一想他娶你的理由！」他說罷便告辭。

上了車之後，王森又叫老莫開車去李家，他想問問李用。李用正在米店裏吃飯，王森道明來意之後，李用連忙道：「是不是巳經找到小婿？」

「李老闆，咱們找個清靜的地方談談好不好？」

「好好，請到後面來！」李用帶他們到後面，那裏有個倉庫，米袋之前，放着幾張板櫈，「地方骯髒，眞不好意思。」

王森看他的樣子便知道是個老實人，當下立即坐下，道：「李老闆，馮家選上

你家女兒，你有什麼看法？」

李用一呆，道：「我家雖然不如他們馮家，但相差也不太遠，而且我女兒嫺淑賢慧，也不會辱沒他家少爺！」

「你一直認爲雙方是門當戶對？」

李用不高興地道：「男家既然不嫌棄咱們，你們反而担心什麼？」

「不是這個問題，老實說，我懷疑馮家跟你結爲姻親，是另有含意。」

「您認爲有什麼含意？」

王森想了一陣，問道：「馮家可有向你們提出什麼要求嗎？」

「不但沒有，而且一切從簡，馮老爺子不是勢利的人！」

「你認爲馮俊國離家失踪，是什麼原因？」

「我怎知道？」

「你不懷疑林香莉是他殺死的？」

「人可是你們放的，難道有問題？」

李用抓抓頭道：「現在你們又懷疑他是……沒可能的，馮家少爺怎會殺人？」

「很難說！」王森道：「他現在上海，準備溜出國去，假如他不是心懷鬼胎，又怎會不告訴你女兒，偷偷摸摸溜掉？」

李用手掌在大腿上用力一拍，道：「要是眞的，我閨女可就慘了！」一頓又問：「既然你們懷疑他，爲什麼當時又放他出來？」

「事情很複雜，一言難盡，而且有些話，咱們現在也不能告訴你！你想知道的話，大可以去問馮老先生！」

李用道：「我一定會去問的！還要將我閨女帶回娘家！」

「應該，說不定馮老先生也會『失踪』呢！」

李用又吃了一驚：「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馮俊國的事，不是他一個人的事，可能是他家的事！好啦，咱們也不躭誤你的時間了，假如有什麼消息的話，請你儘快告訴咱們！」

× × ×

飯館內，熊長島問道：「老王，你對李用說那些話，有點欠當！」

王森笑道：「我正想迫他跟馮世傳磨擦，對付老狐狸，就得用些『小道』的方法，令狐狸心浮氣躁，才會露出破綻！」

熊長島道：「那個死結解不開，咱們始終不能認定馮俊國是凶手！」

王森將林建明的所見和遭遇告訴熊長島，熊長島聽後目光登時一亮，道：「這樣說來，馮俊國眞的是凶手了！」

王森道：「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咱們還未想通！便是馮俊國殺人的目的！」

熊長島想了一下，道：「這件事，看來要落在留園『身上』了！」

「老鷹」

飯後，分道揚鑣，熊長島帶人去挖留園的綫索，王森跟朱國明則去郵電局打電話，他仍然掛給歐陽處長，這次對方承認自己便是歐陽處長。

王森高興地說道：「處長，我就是王森！」

歐陽處長的聲音十分宏亮，笑道：「王隊長大名遠播，很榮幸能夠得到你的支持！」

「處長客氣！」王森想了一下，問道：「不知上海那邊的情況怎樣？」

歐陽處長嘆了一口氣，道：「很可惜，到現在還未找到！」

「也許他會躲在他大姐家裏！」

歐陽處長笑道：「這些問題，相信上海方面能夠解決！王隊長，你那裏有什麼進展？」

王森嘆了一口氣，道：「不進不退的，正在『待產』期！」

歐陽處長又笑起來：「只要有陣痛，分娩就快了！有什麼要省裏協助的嗎？」

王森沉吟了一陣，將昨晚被襲的事說了一下，然後道：「我覺得蘇州城裏，敵友難分，這是最頭痛的問題！」

歐陽處長也嘆了一口氣：「假如不是這樣，又怎會把你請來？」他頓了一頓，又道：「在蘇州城有個可靠的人，他是省裏派到蘇州做秘密工作的，代號『老鷹』，假如你能跟他聯絡上，很多問題便可以解決！」

王森精神一振，道：「怎樣才可以跟他聯絡？」

「由閶門到虎丘山，有一條路，叫山塘街……」

王森連忙道：「我知道！」

「山塘街有一棟老古的廢宅，是清朝一位姓陳的官兒留下來的。你到那裏，找到一棵樹幹上刻着一隻麻鷹的楓樹，那楓樹下面有一堆石子，你把紙條壓在石下，紙條要寫上唐朝張繼詩人寫的楓橋夜泊詩句，他便會現身，當然你要寫明碰頭的地點和時間！」歐陽處長語氣有點緊張：「記住了沒有？」

「都記住了！」

「最重要的一點，『老鷹』是絕密人物，除了你和朱國明之外，不許讓任何人知道，省裏準備在蘇州大換血，『老鷹』是關鍵人物，在時機未成熟之前，他絕對不能暴露，不過你是例外！現在你大概會理解，爲什麼咱們要到山東將你挖來！」

王森吸了一口氣，覺得蘇州的情況比自己想像中的更加複雜，當下忙道：「我知道，您放心好了，絕對不會告訴第三個人！」

「我知道你是有組織觀念的人，所以放心得很！還有一點，如果沒有太重要的事，你不可再打電話給我！而假如有重大的事，我會派人跟你聯絡！」歐陽處長說了聲再見，便「叮」的一聲收綫。

王森擱下話筒之後，心頭沉甸甸的，以前他辦案對情況瞭如指掌，所以才可以指揮手下，但這次他好像是迷途的羔羊，只能在十字路口徘徊！以前他是將帥，現在只是一隻任人擺佈的棋子！

朱國明在旁邊焦急問道：「隊長，怎樣？」

王森點上一根烟，道：「上路之後再說！」他們出了閶門，沿着山塘街向虎丘山方面走去。王森邊走邊轉述歐陽處長的話。

朱國明喟然道：「想不到周局長會送個燙手的山芋給咱們接！」

王森道：「咱們所接的山芋，有那一

次不燙手？留意兩旁的房舍！」

山塘街雖是城外，但却是主要的道路，所以兩輪的脚踏車，三輪車和馬車，絡繹不絕。

過了鐵路，還不見陳家廢宅，兩人都有點心急，生怕錯過了，因爲再過去不遠，便是虎丘山了。

王森忍不住截住一個路人查問，那人道：「你們走過頭了，向閶門方向走半里，有家木材場，旁邊有條小路，走進小路便見到了！」

「謝謝！」王森正想轉回身去，又被那人喚住了：「你們要去那間廢宅幹什麼的？」

王森只好騙他：「我是研究歷史的，想去看一看！」

那人「哦」了一聲，道：「小心，那是座鬼宅，天黑之前就要離開！」

朱國明暗暗好笑，道：「多謝你的好意，不過咱們正想提幾隻鬼回去研究！」那人很不高興，拂袖而去。

王森依言找到陳氏廢宅，想不到那宅子就在鐵路附近，雖然旁邊便是木材場，但其實中間還隔開二十多丈，是不是鬼屋，沒人知道，但廢宅兩字，完全符合事實，實際上宅內的很多房舍都倒塌了，雜草叢生，未倒的牆垣敗瓦，都已纏滿了蜘蛛網。

朱國明道：「隊長，最大的一棵楓樹，可很籠統，咱們得仔細找一找！」

王森說道：「這也不太難，因爲有記號！」

朱國明忽然道：「隊長，你看！」他忽然指指地上的一行脚印。

王森仔細看了一下，眼光向四周掃射，朱國明輕聲道：「是不是那『老鷹』來了？」

王森吸了一口氣，搖搖頭。「這行脚印是兩個人！」

朱國明道：「明明只有一行脚印，怎會是兩個人？」

「第一個人脚大鞋大，他穿的是球鞋，第二個人踏上第一個人的鞋印上，他穿的是皮鞋，你看看鞋底的花紋！」

朱國明仔細看了幾眼，不由不佩服王森眼光之銳利和細心。他脫口道：「奇怪，爲什麼這般鬼祟？」

「所以一定不是『老鷹』！」

朱國明眉頭一皺，道：「莫非這是個賊窟？」

王森立即提高警惕，輕聲道：「小心，咱們分開一點！」

朱國明立即抽槍在手，並排前進，相距丈餘，王森不斷轉頭四周張望，一陣寒風吹進來，地上沙塵和落葉揭起半空，寒風吹過敗瓦石隙，發出嗚嗚的輕响聲！

王森與朱國明忍不住機伶伶地打了個寒噤！他倆都不相信這世界有鬼，但不知爲什麼却有點胆戰心驚！

再一陣更爲猛烈的北風刮來，沙塵蔽空，王森眼尖，忽然聽到一個熟悉的响聲！這是拉動槍械機頭的聲音，王森立即叫道：「小心！」

朱國明幾乎與王森同時向旁邊掠開，飛向附近的隱蔽物！就在此刻，廢宅內忽然响起幾聲槍聲！

朱國明匿在一座假山後面，王森則在一堆敗瓦後，他手上握着槍，慢慢探頭出去。「砰！」一顆子彈射在他三寸旁的石頭上，王森連忙縮回去。

朱國明迅速探出頭去，見一隻破金魚缸後有人正向王森開槍，他立即扣動了板機。

「噗！」的一聲，手臂並沒有那陣輕微的震動，原來子彈竟是「啞」的！朱國明一怔，再扣動一次，這次依然是「啞」的！

那人回過頭來，手槍也已經指向這邊，朱國明連忙縮回假山後面，同時脫口叫道：「隊長，眞他媽的！子彈有問題，小心！」

王森心頭一陣揪緊，這時候已沒有時間讓他分析愈定鈞和蘇局長是忠的還是奸的！他立即應道：「不要緊，還有我！」

前頭忽然傳來一陣令人聽後極不舒服的笑聲：「王森，你這隻死貓的詭計騙不了人！這裏風景不錯嘛，能夠葬身此處，已是你倆的福氣！」

王森心頭怦怦亂跳，却也大笑起來：「既然這樣，你何不走過來試試！」

那人道：「今日任你脅生雙翅，也逃不出去了！」

朱國明在這時候又發現另一旁又有人匍匐前進，他下意識地抓起一塊石頭，向那人拋去！

「砰砰！」那人下意識地開了兩槍，朱國明乘機向一棵大樹滾去！

又一陣槍聲响起，他們發現又有一個敵人，現在已經有三個，等下還不知有幾個！

第三個敵人已經接近王森，而且他不斷地走動着，王森的槍口不斷跟着移動，却不開槍！

這一槍若是開得响，便有轉機，假如又是「啞」的，對方再無絲毫顧忌，那麼他跟朱國明非死在這裏不可！

正在不知如何是好，朱國明忽然驚叫一聲：「隊長，牆頭！」

王森一抬頭，只見一堵牆頂站着一個用紅色羊毛圍巾纏住口鼻的黑衣漢子，王森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在地上滾動，而且不斷改變位置，可是槍聲始終不响，王森大驚，目光一瞥，只見那人仍然站在牆頭上，就像一根紅纓槍！

那漢子的目光像兩柄鋒利的匕首，他的右臂是一把良弓，手上的槍就是長箭，弦已拉緊，箭却停而不發，換作別人必定以爲這人反應遲鈍，但王森在這刹那，却像跌落冰窖，手足一下子便凍僵了！

他心念電閃，但身子却滾得更快，忽然把身子猛然彈跳起來，雙脚未站穩，手上的槍已對着那人！

那人目光一變，手臂微微一顫，槍仍未叫响，王森則微微縮着腰。

那人開口了。「就算你手中的槍能夠叫响，我的子彈仍然比你快！」

「快與慢只不過是一秒之差，你也要死！」

那人目光又是一變，但隨即又恢復自然，王森這時候，已把周圍的事全部拋開，心中只有一個信念：一定不能讓對方的槍叫响，所以他目光充滿了堅定的信心，

淡淡地道：「你後悔剛才不開槍？」

「我料不到你反應這般快，想不到你槍法好，身手更好！」那人的姿勢依然不變。「我做事從來不後悔，也絕不做沒把握的事！」

「我還未開槍，你怎知道我槍法好不好？」

「你認爲我的槍法如何？」

王森登時啞然，那人這句話便充分表露出他是位高手！一位神槍手，就像一位武林高手那樣，不用發招，也可以意會對方，甚至是旁人意識到！

要成爲一位神槍手，除了苦練之外，還要有冷靜的頭腦，堅强的信念，敏銳的反應，此外指力、手力、姿勢，更是缺一不可。

那人不但具備這些條件，而王森也同樣具備了這幾項條件。

時間過得很慢，但兩人的姿勢都沒有改變，一陣狂風刮到，伴着一道震耳的火車笛聲，使得空氣倏地一變！

沙塵蔽空，王森立即扣動扳機，同時一個快衝！

撞針已經擊上，但子彈並沒有射出，又是一顆啞彈！但那一個「異响」，却讓震耳的火車汽笛聲遮蓋！

那人依然不開槍，這點大出王森意料！沙塵過去，牆頭上已沒有了他的踪影！

就在此刻，槍聲忽然响起，幸而王森背靠一棵大楓樹，原來開槍的是其他人！

王森反應極快，他已無暇顧及朱國明，忽然衝向一座假山，接着弓着腰，不斷奔跑，子彈不斷在他身旁掠過！

他跑動，那些殺手也在跑動，他們已將王森的兩旁和後路包圍住！

王森一回頭，發現對方竟然有五個之多！形勢已不容他細想，見到前面橫着一排廂房，毫不猶疑地冲進去。人一入屋，便用脚跟將門踢上。

廂房之間的牆壁已倒塌得七七八八，王森跳進左首另一間房，忽然一個聲音响起：「拋下槍！」王森一回頭，便見到木櫃後面露出兩根槍管來！

解開心中死結

王森一眼便看出那是兩柄二十响的快慢機，只要對方立下殺心，無論自己怎樣閃避，都沒法躲得開！

這刹那，王森心臟幾乎停止跳動！

「我數三聲，你不拋槍，我便開槍！」那人聲音冰冷，但王森知道他並非那位纏紅色圍巾的人：「一、二！」

王森依言拋掉手上的槍，那人倏地爆出一陣狂笑，笑聲未止，那座衣櫃忽然自後倒去，將那人壓在櫃下！

這個變化大出意料，那人猝不及防，發出一聲驚呼，手上的槍也跌在一旁！

王森反應極快，他像勇猛的山貓，一個魚躍，撲向地上，隨即抓向手槍！

木櫃落地發出了一個巨响，伏在門外的殺手，知道事情有變化，踢開門衝了進去！

王森一個風車大轉身，手上的快慢機「的的答答」地叫着，當先那兩個漢子應聲倒地，後面那三人連忙退了回去。

王森再一槍打死木櫃下面的那個殺手，彎腰又拾第二柄手槍！

就在此刻，櫃門彈開，跳出一個人來，王森一轉頭，食指隨之一扳，可是這刹那，他才發現那人竟是朱國明！他大吃一驚，急忙一甩手臂，「砰」的一聲，子彈射穿朱國明臂上的棉衣，嵌進木門！

朱國明嚇得像座石像，不能動彈，王森也噓了一口氣，後背一陣冰寒，已爲冷汗濕透！

王森道：「你怎會藏在裏面？」他隨手拋了一柄槍給朱國明。

朱國明道：「子彈叫不响，不找個地方躲藏，能活着過春節嗎？」

王森道：「快想辦法出去！」他倆俯身衝至窗台下，悄悄揭動木窗，外面沒有動靜。

朱國明輕聲：「慢！」他脫下帽子，走到王森旁邊，將帽子慢慢升高，「砰！」一顆子彈射來，把帽子打穿。「他媽的，他們守得可緊！」

王森放下窗子，改向右邊跑去，那裏的房子比較完整，炕上的蓆雖然破舊，却未爛掉，王森看了一下，見屋頂下嵌着一塊木板，知道上面有天窗，便收槍，快衝幾步，一躍而起，雙手抓住橫樑，挺腰一盪，翻了上去。

朱國明却持槍守在門後，王森慢慢拉動木板，一綫天光照了下來，他倏然用力一拉，站了起來。

由於橫樑接近天窗，所以他一站直，上半身却露出屋頂，只見一個漢子正爬上屋瓦，便一槍打過去，那漢子慘呼一聲，跌了下去！

王森目光向四周掃射，見樹後和石後都有人影晃動，當下他一手在瓦上一按，跳上屋頂，伏在屋脊後面。

他發現下面還有兩個人，那位「高手」却不知在那裏，那兩個人加起來，還沒有一個「高手」的可怕，王森看不到他，一顆心始終沒法安寧，所以他依然伏在屋脊下，不敢跳下去。

朱國明由門隙望出去，不見人影，又見王森沒有動靜，估計對方一定是伏在隱蔽的後面，雙方正在僵持，他立即悄悄跳到左首那邊去，因爲他記得那裏躺着兩具屍體，他們手上還有槍！

他不知道要堅持到幾時，手上雖然有槍，却怕子彈用罄，所以走過去，準備繳槍，突然他發覺隔隣那間廂房有人！

他沒看見人，只看見牆上有道人影，那是因爲門開着，日光由門照進來，射在牆後的人身上，於是投影在另一堵牆上。

朱國明一顆心登時揪緊，他忽然站住，牆上人影晃動，朱國明立即開了兩槍！

子彈一出膛，他身子也撞向房門，那門早已腐朽，抵受不住他用力一撞，連人帶門飛了出去！

與此同時，牆後那人也現身開槍，他只開一槍，却射到朱國明身後的牆上去！

朱國明落地之後，立即滾到金魚缸後面！

王森聽見下面傳來槍聲，毫不思索，立即跳了下去，猛聽屋子裏「喀嗤」一聲响，那人撞開窗櫺，跳到屋後去！

王森一落地，只見到紅影一閃即沒，

他隨手發了一槍，子彈穿窗而出，但他知道這一槍沒有命中！

他不知道這座廢宅一共埋伏多少個殺手，但他所知道的三個人，現在全都在屋後，因此立即向朱國明打了個手勢，向大門的方向跑去。

兩人恐怕尙有埋伏，保持一段距離，邊跑邊停，所幸一路平安，一直到達廢宅外面。

槍聲如此激烈，但是附近的木塲工人早巳放假，所以沒人來探望，王森與朱國明一口氣跑到山塘街，才敢停下來喘一口氣。

朱國明吐了一口痰，罵道：「操他奶奶，差一點去地府吃團年飯！」

王森收起槍，道：「去吧，老熊大概巳等得不耐煩了！」兩人默默趕路，但兩對眼睛不期然地不斷轉動着，注視周圍的人。

朱國明輕聲問道：「隊長，你在想什麼？」

王森不想在路上多說。「好險！」

「哼，差點給那兩個『奸臣』害死，幸好咱們命大運好！」朱國明依然憤憤不平。「隊長，我看咱們也別回去了，蘇州不是龍潭虎穴，是座地獄！」

「就是地獄也要闖它一闖！」王森側頭道：「假如你害怕的話，你自個回山東去吧！」

朱國明一挺胸，道：「誰說俺害怕，俺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王森見他裝腔作勢 忍不住哈哈大笑，但只笑了一半，笑聲便被沉重的心情捂住！

到閶門之前，兩人拐向留園路，向西行去留園找尋熊長島。一進園門，到門廳便見到小潘，小潘一見到他倆，驚喜地問：「王隊長，你倆去了那裏？到這時候才來！」

王森不答反問：「熊隊長呢？」

「他等不到你，回局子裏找人去四處找你了！」

王森忙道：「哦！那麼咱們趕快回去吧！」

二人返回蘇州城，經巳暮色四合，家家戶戶屋頂的烟卣都冒着烟，街上的行人，手上都提着大包小包的，行色匆匆，一副急景殘年的景象。

他們回到局子裏，只見到熊長島在打電話，他見到王森便對着話筒叫道：「他回來了！嗯，好好！」他擱下電話，跑了過來，問道：「你們去那裏？我四處找不到你，快急死了！」

王森道：「咱們去了一趟虎丘山，你剛才打電話給誰？」

「兪副市長！」

王森心頭一沉，問道：「他有什麼反應？」

「當然也十分緊張。」

朱國明嘿嘿冷笑，王森連忙撞一撞他，道：「老熊，眞不好意思，把你手下召回來吧，我請他們吃一頓飯！」

熊長島道：「那又不必，我相信你突然決定去虎丘山，一定有原因的，小潘！你去通知他們收隊，等下再到楓林飯館找咱們，老莫，走吧！」

吉甫車在街上急馳着，王森想着心事，熊長島見狀也不敢多問，車子停在飯館外面，四人到雅座，點菜等候小潘。

熊長島忍不住道：「老王，你一定有新發現！」

「有一個問題困擾着我，等我自己弄清楚了再告訴你！」

「行，今晚我跟你們睡在一起，再慢慢研究，上海那方面有什麼消息？」

「他們失去馮俊國的踪影！」話剛出口，王森又想到一個問題：假如「老鷹」的事是子虛烏有的，那麼歐陽處長也有問題，他的話怎能相信，是故他立即住口。

熊長島那知道這許多，他長嘆一聲：「千萬別讓他溜到外國去，要不咱們便白費心血了！」

朱國明在旁邊道：「您放心，咱們隊長從未失敗過！」

王森憂心忡忡地道：「凡事都有第一次！」

老莫爲了緩和一下氣氛，忙道：「天氣冷，咱們先喝杯酒！」

過了半個鐘頭，小潘才到，四人草草裹腹之後，熊長島便道：「咱們去旅館再談吧！」

「去那一間？」

「豪華旅館！名字雖然叫豪華，但却絕不豪華，那是一家小客棧，不過那種地方反而安全！」

「豪華旅館附近，有什麼大飯店（旅館）？」

「蘇州飯店，是本市最高級的了！」

王森道：「現在時間還早，咱們開車去城內蹓躂一下吧！」

朱國明道：「晚上坐吉甫車，冷得很，有什麼好蹓躂的？」他嘴上這樣說，但還是站了起來，跟在王森後面。

五個人乘車去城內溜了兩圈，到滄浪亭附近，王森忽然叫老莫把車子停在那附近，然後下車步行。穿過兩條小巷到豪華旅館。

王森却不住豪華旅館，穿堂直入，出後門，斜對面便是蘇州飯店了。他指一指道：「咱們住那裏！」

五人開了兩個房，住在二樓，朱國明跟老莫、小潘住一間大房，王森則與熊長島住雙人房。熊長島關上門後，笑道：「想不到你還來這一招『金蟬脫殼』！」

王森正色道：「蘇州城對我來說，無處不是陷阱，不能不小心一點。」說着叨上一根烟，往床上一躺。

熊長島一邊脫鞋脫襪，一邊問道：「你一定有話要對我說！」

「我說了你不要大驚小怪！」王森噴了一口烟，道：「山塘街的陳氏廢宅，你去過沒有？」

熊長島一愕，道：「多年前去過一次，你問這個幹什麼？」

「我跟小朱下午去那裏，差點葬身在那裏！」王森把經過說了一遍。

熊長島聽得目瞪口呆，問道：「你們爲什麼要去那裏？」

王森想了一下，決定原原本本告訴他：「老熊，我告訴你一件事，不管這件事是眞是假，你都得答應我，一定要嚴守秘密！」

熊長島也點上一根烟，道：「這個秘密伴着我，直至死亡。」

王森於是將歐陽處長的話說了一遍，熊長島一緊張，被烟嗆得咳嗽起來。他喘了口氣反問：「你對這事有什麼看法？」

「我認爲歐陽處長有問題！他說什麼『老鷹』，什麼大換血，全是騙人的鬼話，目的只是要我到陳氏廢宅送死！」

熊長島道：「他怎知道你會打電話給他？」

「他何須知道？只要在收綫之後，撥個電話給那些人，便可以了！」

「但你一收電話，便立即趕去，他們怎會反趕在你前頭到達？」

王森道：「假如那些人是住在陳氏廢宅附近呢？」

「那附近沒有電話！」

「閶門附近有沒有？只要他們住在閶門附近，便可能趕在咱們前頭，何況咱們也走了不少寃枉路！」

「歐陽處長有問題，那麼兪副市長跟蘇局長呢？」

王森沉吟道：「從他給咱們廢子彈一事看來，也是披着人皮的狼外婆！」

「這樣豈不是，只有高市長才值得信賴！」

「我對他也非常不放心！他給我的感覺，只是不與兪副市長一路人，並不說明他就是『忠臣』！」

熊長島呻吟似的道：「那麼還有誰值得咱們信任？」

「除了你我之外，我只相信一個人，朱國明！」

「林香莉到底是什麼人，她一死，怎會牽引出這麼多的大人物來？眞叫人想不通！」

「有辦法！我先打個電話給咱們的周局長！」王森伸手過去，抓起電話，對接綫生道明要求，便捂住話筒道：「我要入住這家飯店，便是因爲這裏有電話！」

大約等了十分鐘，電話便接通了。王森立即向周而勇報告一切。這一說，足足有十多分鐘，才說得清楚。

周而勇顯然亦意料不到，怔了半晌才道：「我沒話好說，只能提醒你：小心再小心，我設法跟江蘇省主席取得聯系，把你的遭遇告訴他，看他有什麼反應，萬一蘇州那裏呆不下去，你暫時離開一下！」

王森沒好氣地道：「好吧，就這樣，希望我能活着回去見你！」

王森跳上床之後，問道：「老熊，咱們再將這件案子，由頭至今復述一遍，希望有所發現！」

熊長島捺熄烟蒂，道：「我正有此意思！還是由我先說吧！」他吸了一口氣，整理了一下思路，然後道：「臘月初七，咱們接到綫報，說虎丘山發現一具女屍，於是我帶了幾個手下，趕到現場……」

當他描述現場和女屍的情形時，王森截口道：「你將這部分，再說一遍。」

熊長島興奮地復述一次，王森道：「好，暫時停住！女屍脖子上套的是牛皮繩子……嗯，爲什麼要用牛皮繩子？」

熊長島道：「嚴格來說，那不能算是繩子，它只是用刀把生牛皮割成一條長長的帶子！」

王森雙眼突然一睜，問道：「是生牛皮？」

「不錯，腥臭得很厲害！還有很多蒼蠅附在上面。」

「關鍵就在這裏！」王森忙塞了一根烟進嘴巴，閉着雙眼，好像在養神，但他腦筋像風車般，轉個不停！

忽然王森自床上跳了起來，叫道：「我知道了！」

熊長島急問：「你知道什麼？」

「我知道馮俊國爲什麼可以在十點半鐘回到家裏！而林香莉却在十二點半才窒息致死！」王森興奮得滿面漲紅。「換而言之，我解開心中的死結了！」

凌晨槍聲

熊長島也興奮起來，緊張地道：「快說來聽聽！」

「你可知道生牛皮的特性嗎？」

熊長島搖搖頭，王森續道：「生牛皮浸水會漲大，一乾便會收縮，現在你該清楚他的詭計了吧？」

熊長島抓抓頭皮，道：「還是由你告訴我吧！」

王森興奮地道：「馮俊國用生牛皮帶子，套住林香莉的脖子，那時候，生牛皮還是濕的，所以他不用縛得太緊。他弄好一切便回家去了，生牛皮經過風吹日晒，漸漸乾了，也逐漸收縮，終於把林香莉活活勒死！」

熊長島說道：「不錯，那天出太陽，陽光普照，中午時候陽光最猛，收縮得最快！」

王森咬牙道：「這是一種很殘忍的殺人手法，比槍殺刀割更殘忍百倍！試想想林香莉在那種情況下，是慢慢被勒死的，她在死亡邊緣可能掙扎了很久，眼睜睜望着死神，慢慢籠罩着自己，肉體上的痛苦還是其次，精神上的折磨才厲害！」

「難怪她全身肌肉都繃緊，尤其是臉上的五官，都因肌肉的扭曲而變了形！他媽的，馮俊國眞不是人！」

王森冷冷地道：「有機會最好也讓他自己嚐試一下！」

「不過我又有幾處地方不明白。」熊長島問道：「林香莉被馮俊國綑縛時，爲什麼不大聲呼叫？」

王森道：「林香莉當時九成是不醒人事，馮俊國是位大學生，施些手段令一位女子暈倒並不困難！所以昨天我問你林香莉屍體有沒有解剖！」

熊長島道：「第二，馮俊國不可能帶着痲繩，尤其是生牛皮去上海！」

「他們去上海只是三天而巳，馮俊國大可以在事先把武器藏在劍池附近。那裏不是有很多石頭嗎？而且還有池水，浸濕生牛皮帶子，也很方便！」

「第三，馮俊國既然要殺她，根本不必再帶她去上海！」

王森想了一陣，道：「去上海可能是要跟林香莉解決他兩人之間的事，解決不了才動手，當然馮俊國巳早作了準備，在劍池那裏藏起凶器！即使凶器被遊客取走，他還可以製造第二次機會！」

「他們之間有什麼難題？」

王森嘆了一口氣，道：「這又要涉及馮俊國殺人的目的！現在就是還沒法解決這個問題！」

「是不是經濟問題？」

王森不答，默默地抽着烟，良久才道：「這件事一定跟官場上的有關係，否則不會有這麼多人，要替他捂住這件事，嘿嘿，說不定馮俊國的殺人手法，還是有人教授的！」

熊長島睜大雙眼望着他，王森道：「像這樣的殺人手法，並不是人人均懂！」

熊長島嘆了一口氣，道：「起碼我便不懂！」

王森道：「抓不抓到馮俊國，我不太關心，對我來說，只要揭開謎底，便巳大功告成！」

「謎底便是馮俊國殺人的目的？」

「政府官員保護他的原因，其他的事便由你去處理了！」

熊長島又叨上一根香烟。「除非省裏再派人來，否則我那幾個人，怎動得了『大老虎』？以卵擊石是小事，恐怕自己反要賠上一條老命！」

王森道：「你去留園那裏找到什麼綫索沒有？」

「以前留園有很多常客去那裏喝茶奕棋，但最近突然銷聲匿跡起來！」

「逐個調查那些常客，也許秘密就在留園之內！」王森忽然問道：「老熊，蘇局長和俞副局長，是否常在留園？」

「這個我可不知道。」熊長島道：「不過現在巳開始收集常去留園的名單！」

「這件事一定要親自進行，明天咱們便去訪問，現在還是睡覺吧！」

× × ×

王森是被一陣電話响聲吵醒的，他抓起聽筒，便聽到一個嬌滴滴的聲音：「王森先生，長途電話！」

「接過來，我就是王森！」

聽筒裏傳來「噗」的一聲輕响，王森便聽到一個溫文柔和的聲音，這是陌生男人的聲音：「王森隊長嗎？」

「我就是，你是哪位？」

「我是省裏的歐陽處長！」

王森心頭一震，脫口問道：「你是歐陽處長？」

「如假包換！」那人的聲音依然徐疾有致地道：「剛才省主席打電話給我，把你的遭遇告訴我，所以我特地跟你通一趟電話！」

「且慢！貴省主席怎會知道我的遭遇，我可沒跟他通過話！」

「是昨天晚上周而勇周局長給電話他的……」

王森爲了謹愼，再問道：「是幾點鐘的事？」

歐陽處長笑道：「你很仔細，幸虧我也仔細，都問清楚了，你昨天晚上十一點鐘給電話周而勇；周局長則在十一點半給電話省主席，時間對不對？」

「對不起，因爲昨天那位『歐陽處長』的聲音不一樣！」

「那位是假的！」

「假的！你知道誰冒認你？」

「你的電話根本不是搭到我辦公室的，因爲我昨天一直坐在辦公室裏，等待上海方面的消息，但昨天連一個長途電話也沒有！」

「駁電話的到底是故意的，還是無意的？」

「當然是故意的，不過還不知道那冒認的人是誰！他們眞的神通廣大啊，你可要小心！」

「嗯！對我來說，最危險的是敵友難分！」

「這一點我也沒辦法替你一一分清楚，不過俞副市長是比較可靠的，眞要有困難的話，你可以去找他！」

「他比較可靠？」王森幾乎叫了起來：「我差點給他害死呢！」他扼要地把他給啞子彈的事，說了一下。

歐陽處長仍然慢條斯理地道：「俞副市長雖然可靠，但他手下的人，卻未必人人均可靠！」

這倒有道理，王森又問：「那麼蘇局長呢？」

「這些事你還是跟俞副市長研究吧！」歐陽處長道：「我今天一早打電話給你，還有一個用意，因爲凌晨上海有電話給我，說有人發現馮俊國在火車站出現過，我估計他可能潛回蘇州，這個人十分重要，一定要抓住他，而且要活口！」

王森道：「現在幾點？」

「五點四十五分！」

王森忙問：「馮俊國幾點在火車站出現？」

「聽清楚，是前天下午大約三點至四點左右……」

王森叫了起來：「前天下午到現在已有多少個小時？現在才來通知，還來得及嗎？」

「上海方面也是直至昨晚半夜，拿着馮俊國的照片詢問火車站的工作人員才查到的！」

「也查得太慢！」

「別急，那是因爲火車站的工作人員是分兩班工作的！」歐陽處長道：「希望你留意一下！」

「前天由上海出發，現在也該到北平了！」王森心頭仍然有氣，「說不定馮俊國轉到天津或者青島去日本了！」

「我巳通知其他城市的有關當局了，盡盡人事吧！」歐陽處長道：「咱們有消息再聯絡。」

「慢！」王森急道：「下次聯絡，如果又遇到假冒的，怎辦？」

歐陽處長沉吟了一下才道：「咱們以王之渙的五言絕詩『登鸛雀鵲樓』和王維的『竹里館』作聯絡暗號，誰打電話的，便唸王之漁的詩，對方便答以王維的詩句，這兩首詩你唸過嗎？」

王森沒好氣地道：「我雖然只唸過幾年書，但這兩首唐詩還背得出！」

「那好，再見！」

王森放下話筒，熊長島已被吵醒，問道：「馮俊國離開上海了嗎？」

「他媽的！咱們在這裏冒風險，上海那邊幹事卻拖拖拉拉的，馮俊國前天巳經跑了，現在才來電話！」

「很難說，蘇州的事，上海人怎會緊張？何況現在靠近年關？」

王森嘿嘿笑道：「咱們也想放假，可惜歹徒他們不批准！」

熊長島下床穿衣，道：「我去喚醒他們！」

王森銜上一根烟，道：「別緊張，咱們再總結一下，就算馮俊國要回蘇州，也早巳到了，不在乎一時三刻！」

熊長島重新躺在床上，也點上一根烟，道：「還是由你來蘇州開始吧！」

「臘月廿六日我到蘇州，那天沒事做，除了去林建明家之外，只去玩了半天，晚上俞定鈞宴客，馮俊國在那天結婚。」

熊長島接着道：「廿七日，我一早來接你們，先到黃天祥吃早餐，接着去寒山寺……」

王森截口道：「總之那天也沒事幹！臘月廿八日，我跟小朱去打長途電話，無意中發現馮俊國到火車站，後來經證實他到上海！」

「那天蘇局長下命令，要我將工作任務告訴你，並向你介紹案情，之後咱們便開始進行調查，初步肯定馮俊國是殺人疑犯！」

王森接道：「最重要的是那天黃昏，咱們在飯館遇襲，被殺的殺手無人認識，估計是被僱來的外地殺手，而那天晚上，我跟小朱更在招待所遭遇到一件令人難以置信的事，半夜槍聲卜卜，市委對這件事，竟然不聞不問！」

「第二天，蘇局長和俞副市長找上門來，送來了證明書和手槍，歐陽處長雖然作出指示，但卻是一個陷阱，幸而有驚無險！」熊長島道：「還有其他重要的事件漏網嗎？」

王森道：「你忘記了一項很重要的！咱們看穿馮俊國的殺人詭計，臘月卅日，也即是今天，咱們接到眞的歐陽處長的電話，得悉馮俊國在臘月廿八日到上海，但在當天下午便又離開！」

熊長島捺熄烟蒂，問道：「老王，你看馮俊國去上海是準備溜出國，還是另有圖謀，比喩跟某人聯絡，交換意見？」

王森想了一下，道：「應該以前者的可能性比較高，要聯絡，大可以用長途電話！」

「那他到底回來了沒有？」

王森道：「我看他不敢回來！」他一頓又道：「咱們突擊馮家，希望能够找到綫索！」

熊長島道：「馮世傳正如你所說的，他是頭老狐狸，只怕沒有作用！」

「死馬當活馬醫，總得迫他們亂了手脚！」

熊長島跳下床：「我叫老莫先把車開來！」

× × ×

冬天晝短夜長，吉甫車停在馮家門外時，雖已六點十五分，但天色仍未亮，就在此刻，他們忽然聽見一道响亮的槍聲。

王森立即跳下車，道：「槍聲是來自屋裏！」大門關着，朱國明連忙伏下，王森急衝兩步，脚在他肩上一踩，身子騰起，雙手扳住牆頭，一個觔斗翻了進去！

也就在此刻，屋內响起第二道槍聲，王森立即抽出槍來，正想起步，卻怕發生誤會，便停下來，幸而熊長島也跳了進來，王森對外面叫道：「你們到後門去！」

熊長島來過馮家幾次，道路較熟，邊走邊呼道：「有沒有人？」

走廊上有人影閃動，熊長島眼尖，喝道：「停住！出來！」

柱後閃出一位漢子來，見到熊長島，驚喜地道：「隊長，你來得好，有大盜在後堂！」

熊長島將他一推。「帶路！」三人穿過甬道，來至後堂，只見牆角柱後都有人影。

那漢子叫道：「熊隊長來了！」

就在此刻，王森眼尖，見到牆頭上有人，他毫不猶疑，舉槍便打，與他開槍的同時，那漢子已向牆外跳去！

一個長工叫道：「就是他！」

王森立即標前，邊問：「後門有沒有鎖着？」

「有！我去拿鎖匙！」

王森暗罵一聲，跳上牆頭，只見朱國明，老莫和小潘追趕過來，王森忙問：「有看見人嗎？」

小潘道：「有個人向左邊那條小巷閃去！」

王森跳了下去，道：「分開來追！」

小潘道：「那人很容易辨認，戴着瓜皮帽，還圍了一條紅色的圍巾！」

王森脫口呼道：「又是他！」

最後的命案

朱國明叫道：「小潘你跟我一道！」他首先向那條小巷衝去。

王森叫道：「小心那人槍法很準。」他指指臨頓路，叫老莫由那邊包抄過去，自己則走另一條小巷！

王森奔至北塔路，只見老莫那輛吉甫車剛在面前馳去！他眼尖見駕車的纏着一塊紅色的圍巾，立即舉槍連發兩槍！

可是吉甫車飛快，子彈落在車後，王森第三槍尚未叫响，那人已回頭向王森發了一槍，王森立即伏地滾開！耳邊不斷聽到槍聲，只好滾回巷子裏，待他再度探頭出去，那輛吉甫車已不知去向！王森氣得直頓足。

這時候，朱國明他們三個才先後趕來，問道：「剛才是誰開槍？」

王森把情況說了，忙道：「老莫，你立即到局子裏，通知他們去找尋吉甫車，最好能够調查到那人的去向！」老莫去後，王森便帶朱國明和小潘返回馮家。

熊長島一見到王森，便道：「馮世傳被人殺死了！」

「殺人滅口！」王森怒道：「快帶我去現場！」

馮世傳死在床前，頭上中彈，流了一地的血，早巳氣絕。王森蹲下看了一下，說道：「馮世傳只中一槍，但凶手開了兩槍！」

熊長島說道：「走廊後面還死了一個長工，他是聽見槍聲趕來，剛好撞及凶手的！」

王森收起槍，銜上一根烟，道：「把看見凶手的長工找來！」

不久，四五個長工都懷着忐忑的心情，站在房外的走廊上，王森道：「你們不用害怕，照所見所聞的說就是！」他忽然

一扳臉，聲音也轉厲：「但假如有人故意歪曲事實的，便不要怪咱們無情！」

王森凌厲的目光自他們臉上掃過，問道：「在第一道槍聲未响之前，有誰看見外人潛進來的？」

那幾個長工一齊搖頭，王森再問第一位：「槍聲响時，你在那裏？」

「我正在搬柴，準備劈柴，聽見槍聲放下柴刀趕過來，冷不防見到一個漢子飛了出來，小劉剛走過去，那人一槍便將他打死，我嚇得要死，連忙縮回牆後！」

王森再問第二位，那人在磨房裏磨豆，也是聽見槍聲才過來的，而其他人情況也大概如是，王森側頭問道：「怎會這般巧，沒人在這附近？」

一個年紀較老的長工道：「老爺吩咐過，在他未下床之前不許在他門外經過，因爲他通常都睡到七點鐘才醒來的！」

王森忽然發現一個問題：「你們老爺爲什麼不跟主母睡在一起？」

「奶奶在昨天回娘家過年去了！」

王森緊問一句：「她娘家在那裏？」

「好像是車坊。」那長工應道：「車坊在蘇州城南十多里。您問老董吧，他是管事！」

王森忙道：「喚他過來！」

過了一陣老董才來，他劈頭第一句便道：「熊隊長，老漢昨天到我兒子家去，剛剛才到，老爺的事我完全不知道！」

王森凌厲的目光立即落在他臉上，老董垂下目光，但隨即對着王森，王森心頭一動，冷笑一聲：「你幹的好事！快招來，你跟誰勾結，刺殺馮世傳的！」

老董呼天搶地叫道：「寃枉呀，我怎會幹這種事！」

王森叫外面的長工散去，把老董叫進房中，冷冷地道：「你坐在馮老爺的身旁，聽到沒有？快！」

老董哭喪着臉，身子抖得像篩米一般，依言坐在屍旁，神態極是不安，朱國明立即關上房門，抽出槍來，倚着門站着。

王森故意慢條斯理，點上一根香烟，拉了一張椅坐下，老董見他不開腔，更加不安，喃喃地呼寃枉。

王森抽了一根香烟，忽然將烟捺掉，道：「你常回去你兒子家過夜？」

「一個月兩三趟！」

「昨晚爲什麼要去？」

「昨晚是我孫子周歲，我特地向老爺請假一天的，要是您不信的話，可以隨便問！」

「你主母爲什麼回娘家？」

「我前天聽老爺說兒子不在家，媳婦又回娘家了，家裏冷清清的，今年過年一切從簡，主母便說要回娘家，老爺一口應允，主母便帶小姐去她娘家！」

王森冷笑道：「馮世傳的話你相信，還是這是你編出來的？」

老董聽了又呼起寃來。「我是有聞必錄！」

「好一句有聞必錄，我再問你。」王森又在這時候點烟，「你想得到馮世傳爲什麼會被人暗殺嗎？家裏沒有失掉財物，他不是被勒財致死的！」

「我眞的不知道！」

「馮俊國爲什麼要逃跑？」

老董又苦着臉道：「我……眞的不知道！」

「哼！你什麼都不知道，還幹什麼管事的？」

「我只管粗活和應付外面的一些瑣事，家內的事和大事情，一向是主母跟老爺自己管的！」

「馮俊國跟林香莉之間，到底有沒有矛盾？不許你再說不知道！」王森向小潘打了個眼色，小潘立即拔出槍來，走到老董的背後。

老董急道：「慢……慢慢來，我想一想！」他想了一陣才道：「上個月，林姑娘來找少爺，他們關在房內，好像有什麼爭執，咱們不敢走近去聽，但後來我因爲有事要去請教主母，經過少爺的房，聽見林姑娘的哭聲：『假如我不是失身給你，今日也不會來求你，早就一刀兩斷了！』少爺說：『你只當作不知道，不就行了，何必自尋煩惱？』林姑娘道：『可惜你有夢遊症，嫁給你之後，每天晚上……』後來的話，因爲我已走遠了，所以聽得不清楚。」

王森目光神采一閃，問道：「馮俊國有夢遊症？」

「是的，自從少爺由北平回來就有了，不過很少發作。」

「發作時會怎樣？」

老董道：「其實並不嚴重，他不會走出房外，通常是在房裏說夢話，最多會重複做出日間所做的事而已，不過這件事，家內只有幾個人知道，老爺吩咐不許洩漏出去！」

王森心念電閃，再問：「李家不知道他有這種病？」

「應該不會知道，至於少奶，知不知道，我就不清楚了！」

「林香莉的話，你知道是什麼意思嗎，她這個人爲人怎樣？」

「論人才那眞的不錯，但我覺得林姑娘外柔內剛，原則上的事，除非你能說服她，要不她不會退讓。」

王森想了一下，再問：「他們爲什麼要去上海？」

「聽說少爺是要去醫夢遊症的！」

「既然是這樣，又怎會去三天就跑回來？」

「醫生要他住院一兩個月，而少爺認爲年關在即，所以決定新春再去，便回來了。」

「林姑娘是陪他去看病？」

「應該是的！」

王森再想了一下，又問：「你在馮家多少年了？」

「已經十七年了！」

「那你對馮老爺的事一定很清楚，他平常跟誰來往最多？政府人員之中又有誰跟他最有交情？」

老董回答道：「很多人跟老爺都有交情，由市長、副市長、局長、處長都有來往！」

「他常去留園嗎？」

「很少。」

「馮俊國常去留園做什麼？」

「馮少爺喜歡奕棋，他棋下得很好，可惜家裏沒有對手，所以常去留園跟人下

棋。」

熊長島插腔問道：「可知道他跟誰奕得最多。」

「少爺每次都一個人去，老漢也不知道！」

「馮老爺最近神智舉止跟以前有什麼不同？」

老董想了一下，道：「好像滿懷心事一般，但他不說，咱們做下人的，也不知道！」

王森再問：「馮俊國常去上海嗎？」

老董道：「不常去，但也曾經去過幾次！」

王森目光一亮：問道：「什麼時候去的。」

老董想了一下，道：「都是今年去的，連這次與林姑娘同行那次，共是四次，但每次都只去兩三天，而且都是一個人去的！」

「可是確實？」

「眞的，如果老爺不是死了！老漢也不敢說。」

王森看了熊長島一眼，續問：「爲什麼？」

「少爺每次去上海，都叫老漢趕去買來回火車票的，老爺跟少爺警告老漢，不得洩漏，對外人只說去收田租。」

「爲什麼去上海幾天也這般神秘？是不是去找他大姐？」

「不清楚……不過以前大小姐很少跟家裏通信的，但今年則很密，不但信多，而且有時還回娘家，而老爺跟主母今年也去了三趟上海！」

王森點上第三根烟，道：「你還知道些什麼？」

老董想了一下，道：「有一件事不知道對你們有沒有用處……」

熊長島忙道：「快說來聽聽！」

「今年上半年老爺跟少爺心情都很好，對下人也常有賞賜，但一到下半年便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而且還悄悄賣了很多田地！因爲馮家的田地都是在城外的，所以他賣的也都是城外的人。」

王森急問：「他生意有問題？」

「照老漢所知生意並無減少，但老爺最近幾個月都沒進貨，往常他在春秋兩季都大量進貨，今年秋季進的貨比以前足足少了一半有多。」

王森目光大亮：道：「多謝你的合作，你可以起來了，以後你再想起什麼來，請派人通知一聲。」

老董忙不迭爬了上來，道：「老漢也有一個要求！」

「請說！」

「老漢跟你說的話，只希望你們四位知道，老漢怕……怕傳出去，會步老爺的後塵！」

王森目光一凝，沉聲問道：「你是不是還知道些什麼，蘇局長該不該知道！」

老董臉色雪白，急道：「這句話算老漢沒說過……」

王森柔聲道：「好，我答應你，在案子未查清之前，不告訴你認爲可怕的人，你可以叫人收屍了。」

就在此刻，房門忽被敲响：朱國明忙問：「誰？」

外面傳來老莫的聲音：「熊隊長，我帶人來善後！」

朱國明將門打開，老莫帶着幾個偵緝隊員走了進來，王森問道：「車子找到了沒有？」

「還沒有，已通知各方面的人物注意了！」

王森道：「老熊，咱們先去吧！」他仍讓老莫跟着。五個人趕到李家，王森道出來意，李玉櫻的母親請他們坐下，然後親自去找女兒。

不一陣，李玉櫻走進廳來，她臉上雖然堆着笑容，但眉宇間却有憂色。「兩位隊長找小女子有什麼指教。」

王森道：「不要客氣，請原諒我問句唐突的話，不過希望你老實答覆。」

「我知道的一定會答覆！」

「你大概還不知道馮老爺今晨讓人家暗殺吧！」

李母跟李玉櫻，齊聲驚呼起來：「眞的？」

「我不會故意跑來騙你們，我說這句話只是要提醒你們一句話，馮氏父子可能牽涉到一件嚴重的事件之中，他們有可能只是被人利用，所以希望林姑娘跟咱們充份合作！」

「你快問吧，我家翁不幸，我要趕去看看！」

「我想知道你與馮俊國成親之後，有沒有跟他洞房？」

李玉櫻雙頰飛紅，默默地點點頭，王森再問：「兩晚都有洞房？」

李玉櫻一顆頭垂得幾乎貼着胸膛，聲如蚊蚋地道：「頭一晚有……」

王森咳了一聲：「馮俊國兩晚都跟你一齊睡至天亮？」

李玉櫻臉上的紅暈未退，道：「當然，他有不跟新婚妻子同房的理由嗎？」

「你想當然還是確實知道？」

「我睡着了，怎會知道！」

老莫忽然輕聲在王森耳邊道：「王隊長，李姑娘是出名的『睡姑娘』，她讀書的時候，坐得挺直也睡得着！而且一睡就睡得很死！」

李玉櫻大概估計到老莫對王森說些什麼，不悅地道：「睡得死是天生如此，不是罪過！」

王森忽然跳了起來，道：「難怪馮家要討她做媳婦！」

李母生氣地道：「你們是來做客人，還是來罵人的？」

「對不起，」王森忙道：「你們大概不知道，馮俊國有夢遊症，半夜三更會跑下床，喃喃自語，又會把日間所做的事，重復做出來，萬一是個『醒睡』的人，一定會被他嚇死，林香莉陪他去上海，便是爲了去治病，不過醫生要他住院一兩個月，馮俊國因爲年關在即，所以改變主意，過了年再去！」

李玉櫻撇撇小嘴，道：「這有什麼關係，又不是絕症，而且只要我不害怕，就沒有關係！」

王森冷笑一聲：「問題是馮俊國做了一些見不得光的事，萬一他在晚上重復做出來，豈不是要洩漏秘密，林香莉可能就是因此才被他殺死的。」

李母道：「你們全在胡說。」

王森達到目的，不想跟她們糾纏下去，便告辭了，朱國明道：「林香莉一定是知道馮俊國的秘密，所以才被他殺死！」

王森道：「不錯，你們回憶一下老董偷聽到他的話，便可以證明。」

熊長島興奮地道：「咱們終於又解開一道謎了，可惜還不知道林香莉知道的是什麼秘密！」

朱國明趕緊道：「這秘密馮世傳也知道，所以他也被殺。」

王森冷笑起來：「他們再殺幾個人也沒用，這個秘密一定還有人知道，終會揭開！」

小潘問道：「誰會知道？」

王森說道：「馮世傳的老婆，便可能知道，咱們先回局子裏，看看找到吉甫車沒有，趁時間還早，再去一趟車坊，希望她……」

熊長島猜出他的意思，也忙道：「不錯，這件事一定要快，而且要趕在他們前面。」

五個人立即小跑起來，一口氣跑回局子裏，老莫立即問道：「吉甫車找到了沒有？」

一個偵緝隊員道：「剛有電話來，說車子在留園路上發現！」

老莫道：「我去把車開來！」

王森道：「不必，咱們一齊去吧，爭取時間！」五個人剛走出大門，那偵緝隊員追了上來，道：「熊隊長，局長叫你們等等。」

熊長島望向王森，王森對他點點頭，五個人重新進去，只見蘇局長迎了上來，道：「剛接到吳縣來電，馮俊國的母親凌晨給人用槍殺死！」

朱國明叫了起來：「他媽的，咱們又慢了一步了！」衆人都洩了一口氣。

蘇局長道：「希望這是今年最後的一宗凶殺案！」

第一宗命案

蘇局長道：「老熊，馮世傳的案子你不用理，我另派人處理，免得你分心。」

「是，局長如果沒有別的事，咱們要去吃早飯了。」

「你們去吧，我吃過了，」蘇局長忽然又抬頭問道：「你們現在進行到什麼階段，王隊長，你進來一下！」

王森跟他到辦公室，蘇局長關上門，遞了一根烟給他，王森見他眼圈發黑，便道：「局長辛苦了，昨天晚上沒睡？」

「別提了……小孩子生病，哭了一個晚上，」蘇局長點上烟坐下，「咱們還是說正事吧！」

王森想了一下，便將馮俊國的殺人手法說了一遍，蘇局長道：「這只是憑空臆測作不了準；咱們辦案重要的是證據！」

「我有旁證，」王森又說出林香莉從來不拜神的原因，以及蘇州沒有潮州柑賣的實況。

蘇局長笑道：「這些可能是她在上海買的，王隊長，女人是最多變的動物，也許她以前不相信神佛，現在又相信了！」

「我相信這個可能性不大。」

「好吧，既然這樣她又怎會死在那裏呢？」

「也許是馮俊國叫她去進香的，然後才乘機殺死她！」

「你既然知道林香莉不拜神佛，馮俊國更應知道，爲什麼他事後不把香和潮州柑帶走？」

王森從容地道：「這一點也我想過了，有兩個可能性，第一，當時，可能有人在附近，馮俊國急急逃之夭夭，第二，他一時之間忘記林香莉不信神佛的事，須知道馮俊國雖然聰明狡猾，但他不是職業殺手，甚至是第一次殺人，任何人在那種情況殺人之後，也不會像平時那般冷靜，我記得第一次『奉命』殺死一個流寇，事後也慌了手脚，兩天都吃不下飯！」

「這個解釋有道理，還得進一步證實！」蘇局長再問：「殺人一定有目的，你認爲馮俊國殺死林香莉的目的何在？」

「我猜想林香莉一定是知道馮俊國的一些秘密，而這個秘密對他十分重要，林香莉不肯妥協，所以他只好殺人了！」

蘇局長上身探了過來，問道：「那是個什麼秘密？」

「什麼秘密現在還不知道，但相信幾天之內，必可以查清楚！」

蘇局長哈哈笑道：「我最喜歡跟有信心的年青人合作！好，聽聽你的辦法！」

王森雙眼瞪着他，慢慢地道：「我查到馮俊國時常去留園！留園之內，一定有這個秘密的綫索留下來！」

蘇局長怔了一怔，急問：「你準備掘地三尺？」

王森搖搖頭。「不必大煞風景，總有人經常去留園消磨時間的，這些人之中，一定有人看到甚麼端倪！而且他們也沒法再施殺人滅口之道！」

蘇局長緊張地問：「爲甚麼？」

王森哈哈笑道：「局長不用緊張，常去留園的人，少說也有數十個人吧？他們可以將這些人全殺光嗎？我說再殺這麼多人，一定會有人被咱們捉住，到時候還不是要水落石出？」

蘇局長哈哈大笑：「王隊長，你眞是名不虛傳！我雖然跟你打賭，但也希望你能贏！」

「那是大家的願望！」王森長身道：「局長，假如沒有別的事，我要走了！」

「好，我聽你的佳音！」蘇局長忽然又喚住他：「慢……」

王森見他欲言又止，有點奇怪，連忙問道：「局長有話請吩咐！」

「我可以再託你辦一件事嗎？」

王森道：「局長怎地這般客氣？您說吧！」

「我妻舅失踪了，他叫張小鑑……嗯，老熊見過他，希望你有空時，能替我留意一下！」

王森一呆，問道：「他是甚麼時候失踪的？」

「已經兩天了！」

「你大可以派人去調查！」

蘇局長嘆了一口氣，道：「這時候正是用人之際，怎可分散人力？何況我不想讓人說閑話——因私廢公！咳咳，我只是請求而已，王隊長不肯幫忙的話也不打緊

，反正這件案子就快大功告成，屆時再查他的踪跡吧！」

王森心念電閃，臉上却裝出同情的神色，道：「蘇局長請放心，我一定會替你留意，再見！」

× × ×

三碟糕團全未吃過，但吃的地點，仍然在黃天祥的後堂雅室。

王森等人很快又談到馮世傳夫婦的死因，熊長島憂心忡忡地道：「恐怕還要死人！」

小潘不解地問：「爲甚麼？」

「因爲知道秘密的決不止馮家幾個人，常去留園消遣的，也有可能知道！」

王森正想說出蘇局長妻舅張小鑑失踪的事，忽然聽見外面有人在唸王之渙那首登鸛雀樓的詩句：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那人一口氣唸了幾遍，王森心頭一動，道：「你們先吃，我去去茅坑！」他走出大堂，忽然見到一個人站起離座，向茅坑那裏走去，邊走邊唸着詩句，王森默默跟在後面。

那人到茅厠，指着其中一格，道：「裏面！」說着走了。

王森見那格茅厠的木門掩上，想了一下，便唸起來：「白日依山盡！」

茅厠裏有人以王維的竹里館詩句應：「獨坐幽篁裏！」

「黃河入海流。」

「彈琴復長嘯！」

暗號完全對上，王森心想：「歐陽處長怎會這般快趕到？」當下問道：「裏面有人嗎？」

茅厠裏道：「進來吧，還有位子讓你蹲！」

王森一手按在腰上的槍柄上，一手推開木門，只見一個漢子背向木門，蹲在茅坑上，却沒有脫褲子。他尚在猶疑那人却道：「王隊長進來，你不要大驚小怪！」

王森走進，關上門，那漢子回過頭來，赫然是俞定鈞！「怎會是你！」

俞定鈞沉聲道：「今早歐陽處長五點四十五分給電話你，我知道馮世傑的死訊後，偷偷打電話給他，他叫我跟你聯絡，暗號是他告訴我的！」

王森仍然不能全信，俞定鈞又道：「子彈出現問題，我向你道歉，這是我的疏忽，但槍械不是我管理的！我不該叫蘇局長辦這件事。」

王森習慣性地吸了一口氣，一股臭味沖上腦門，使他精神爲之一振。「你找我甚麼事？」

「歐陽叫我轉告你，敵人可能會作最後的反撲，他們會用更加直接的手段置你於死地，你千萬小心，現在狠外婆已逐漸露出尾巴，不能功虧一簣！」

「謝謝你跟歐陽的關心！」

「你還有甚麼需要我協助的嗎？」

王森想了一下，道：「暫時沒有……嗯，有一件事不知道你知道嗎？蘇局長的妻舅失踪兩天了！」他說話時，目光一直停在俞定鈞雙眼上。

俞定鈞十分詫異。「張小鑑失踪？有這種事？我可不知道！局子裏其他人知道嗎？是甚麼原因失踪的？」

王森搖了搖頭：「他叫我順便留意一下！」

俞定鈞道：「這件事交給我辦！咱們明天再來這裏聯絡，聯絡的暗號由歐陽處長通知你！」

王森應了一聲，推門出去，返回雅座。王森再將張小鑑失踪的事告訴熊長島，熊長島、老莫和小潘都十分驚奇。王森問道：「張小鑑做甚麼工作的？」

「信差，不是郵電局的，是市政廳的信差，閑職一個！」

王森目光一亮，道：「也許他的失踪跟這件事有關。頓了一頓，他忍不住再問：「蘇局長的兒子多大了？」

「他早結婚，大女兒已快出嫁了，兩個兒子，最小那個今年已十二歲了！」

王森心中立即升上一團疑團：十二歲的男孩，會因生病整晚哭呢？蘇局長在說謊，他說謊的目的是要隱瞞甚麼？

熊長島問道：「老王，你又在想甚麼呢？」

「你們知道蘇局長兒子患病嗎？」

小潘道：「沒聽說過，他兩個兒子的身體都很好！」

王森道：「你去暗中調查一下，只須知道他兒子昨天是不是病了就行！」

小潘去後，熊長島道：「咱們去調查有關留園的人吧！」

× × ×

王森他們查了大半天，先後訪問了七八個人都沒有結果，看看已近黃昏，家家戶戶都準備吃團年飯，他們也不好意思再登門騷擾人家，於是收隊，他們各自回去吃團年飯，朱國明却拉王森去林建明家。

林建明夫婦十分高興，還未吃飯，林建明便把王森拉到一旁問道：「王隊長，成績怎樣？聽說馮老頭也死了，眞是報應！不過兒子的債，由父親償還，却也不太公平！」

王森在他身上拍了一下。「他死得不會太寃！你放心，很快就會水落石出！」

「我也希望你早日完成工作，去享受你眞正的假期！」

談起假期王森又苦笑了。現在他也在假期中，但比他以往的工作都要危險！

楊蘭燒菜的本領眞不賴，擺了一整桌的菜，一半是蘇州菜，一半是山東菜，她笑着對她表弟道：「山東菜你吃厭了，吃蘇州菜吧！」

朱國明道：「誰說的！我現在也不知道多想吃山東菜！」

「唷，想不到你這般快便想家啦，眞沒出息！」

王森來蘇州後，第一次眞正開心地笑了起來。「你不知道，他老想念他在山東的愛人！」

楊蘭驚喜地問：「表弟，你有對象爲甚麼不告訴表姐？是誰？」

朱國明紅着臉道：「那有這回事？」

王森說道：「你隔壁那位廖姑娘不是嗎？」

「誰說我看上她？」

「那就是她瞧上你了！」

「那女人吱吱喳喳的，話匣子一打開，就說個不停，我才不要娶個長舌婦！」

楊蘭道：「長舌婦也有好處，最低限

度，她在你煩悶的時候，可以解悶！」

朱國明笑嘻嘻地道：「表姐夫，表姐長不長舌？」

楊蘭罵道：「沒大沒小的，居然連表姐也咒上了！」

林建明捧起杯道：「來來，咱們喝酒吧！明天是大年初一，你們大概可以放假吧？今晚多喝一點。」

林建明的酒量很豪，王森更是海量，兩瓶高粱喝乾，四個人沒一個醉倒，他們談談說說，直至深夜十一點鐘。王森才跟朱國明告辭。

林建明夫婦執意要留他們過夜，但王森要等歐陽處長的電話，婉拒了。

兩人依然返回蘇州飯店，一踏進飯店，都提高警惕，開門的時候，更都是抓住槍柄，生怕店內藏着殺手！

大概殺手們也要吃團年飯吧？房內沒有一個人，兩人門上門鬆了一口氣，王森道：「今晚還是不能鬆懈，小朱，去洗個冷水浴吧！」

朱國明在洗澡當中，熊長島也來了。王森道：「今天你不在家過夜？」

「我老家在城外，城內只有一個堂哥，吃過團年飯就算了，又惦記你們，還是回來跟你們在一起！」

王森道：「我隣房搬被子來！」

× × ×

三人同房，王森跟朱國明睡一張床，每人輪流當值兩個鐘頭，以防萬一，王森當的是下半夜，他不斷抽着烟，腦海中，一直想着這件案子。

有幾個問題他都沒法解決：第一，馮家跟某些官員之間有甚麼特殊的關係？

第二；高市長、兪定鈞、蘇局長甚至歐陽處長，這幾個人，誰忠誰奸？

第三；蘇局長突然告訴自己張小鑑失踪，用意何在？第四；在這件案子中，最高的幕後領導者是誰，現在，他覺得自己要調查的，已不是林香莉的案子，而是這個人！他是不是令這麼古城腐朽的蠹虫？

到五點鐘，電話便响了，才响了一下，王森便將話筒抓在手中。「王森先生，長途電話。」

「我就是，請駁進來。」

王森以爲是歐陽處長打來的，那知聽筒飄來的却是周而勇的聲音：「小王，恭賀新禧，萬事如意，工作進步！」

王森連忙也送了一連串的恭賀詞過去。周而勇道：「我知道你日間四處跑，難以聯絡，所以要打斷你的好夢！」

王森見他這大年初一也關心自己，也同樣爲公工作，原有的怨氣，不由消散得七七八八，當下道：「不要緊，我根本已醒來了！」

周而勇道：「我打電話來，是要告訴你一件事，讓你放心，昨早打電話給你的那個人，是眞正的歐陽處長，而兪定鈞是省裏一早安置在蘇州的一隻棋子，你放心跟他聯絡，不過要掩護他的身份！」

王森登時放下心頭一塊大石，道：「你這個消息眞是及時雨，我正爲此事發愁哩！」

周而勇又關懷地問了他一些近況，然後收綫，王森點了一根烟，又有一個長途電話駁進來，這次是歐陽處長，他先跟王森對了暗號，王森把昨天發生的事情告訴他。

歐陽處長忙道：「他們巳在作最後扎掙了，你要小心，也要加重他們的壓力，迫使他們全部跳出來！」

「我懂得！」王森又將兪定鈞的事告訴歐陽處長。

歐陽處長道：「他應該是最可靠的一個，下次咱們聯絡的暗號是孟浩然的『春曉』和李白的『靜夜思』！」

王森見他有收綫之意，忙問道：「且慢，歐陽處長，你說兪定鈞是最可靠的一個，是不是高市長和蘇局長他們便不可靠了？」

「我完全不知道，否則就不會請你去『引蛇出洞』，不過兪定鈞是我的親戚，我跟他接觸較多，不過這個關係，蘇州沒人知道！而且他到蘇州的時間也不長，」歐陽處長反問：「你是不是覺得他有不可靠的地方？」

「不是……我順口問問而已！」

王森擱下話筒之前，歐陽處長又告訴他一個消息：「各方面都還沒有馮俊國的消息，不過各個對外港口都已嚴加注意，他應該還未出關。」

× × ×

朱國明被電話吵醒了，他下床洗了個臉，說道：「隊長，你再睡一下吧，我來守！」

熊長島也醒了，道：「不如早點去吃早飯吧！今日黃天祥還做生意的！」

王森因爲跟兪定鈞有約，便道：「不用急，九點鐘再去！」

八點十五分，王森下床盥洗，床頭電話又响了。這次由熊長島接聽，只聽他大叫一聲：「什麼？哦，快開車來接咱們，順便通知蘇局長。」他收了綫，立即穿衣服。

王森探頭出來問道：「什麼要事？」

「留園看守人來報案，說發現馮俊國的屍體，死在留園裏，咱們快去！」熊長島罵道：「他媽的，眞狠，去年的最後一天幹掉他老子，大年初一又幹掉他，想不到大年初一大清早就發生第一宗命案！」

火車票的啓示

朱國明道：「這雖然是第一宗，但第二宗可能等下便會出現！」

王森道：「你們先去留園吧，我要去見兪定鈞，事後再去找你們！」

朱國明道：「兪定鈞幾時約你的？」

「昨天！」

「你一個人去我不放心，咱們兩個一起行動！」

王森想了一下，道：「不必，不會有危險！」

熊長島道：「老王，你小心了，咱們走吧！」

× × ×

王森在他們離開後十五分鐘才下樓，他信步向黃天祥走去。走到干將路，忽然見到一個熟悉人影，在局子附近徘徊，王森定睛一望，認出是老董，連忙走上前。

老董見到他，顯然十分高興，道：「爺，您叫什麼大名，我還不知道！」

「我叫王森。」

「老漢想起了一件事，想進去告訴你的，因爲不知道你的大名怎樣稱呼，所以不敢貿貿然進去。」

王森向四周看了一下，便拉老董到巷內。「您說吧！進去裏面人多複雜，對你不利！」

「早幾天，張小鑑在深夜來找咱老爺，張小鑑是誰你知道嗎？」

王森心頭一跳，忙問：「你再想想，他是那天去找馮世傳的？」

「來了幾次！第一次是……臘月廿七日，也就是少爺臨走那一天。後來廿八日也來過，廿九日我放假就不知道了！」

「往常他常去嗎？」

「有時也會去的，他跟少爺較熟，棋也下得不差！」

「他這個人怎樣？」

老董苦笑一聲。「很難說，不過不像是那種市儈的人，仗着姐夫混飯吃的！」

「除了他之外，還有誰在那幾天找馮世傳？」

「往常還有在官場上的人，不時會來往，但那時候，却不見一個！」

王森聽見巷外有一陣脚步聲傳來，便叫老董由巷尾溜掉，他站在那裏劃火點烟，眼光却望出外，經過巷口的是一羣小童，手裏拿着鞭炮，大概要去玩耍的！

街上的人都穿着新衣，臉上更是掛着笑容，伴着那不絕的鞭炮聲。王森雖在異鄉做異客，但也感覺到新年的氣氛！

他趕到黃天祥正好九點鐘，昨天兪定鈞是九點鐘約他的，所以他直趨茅坑。今天大年初一，店子只開了一半，顧客自然較往常稀疏很多，茅坑的「生意」也清淡得很，只有一格木門閂上了。

王森一邊小解，一邊唸着詩：「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

茅坑裏也有了反應：「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聽聲音正是兪定鈞。

王森依然小心翼翼，推開木門，兪定鈞笑着道：「你很準時！」

「馮俊國巳被人殺死，你知道嗎？」

兪定鈞一怔，道：「是幾時的事？」

王森把情況畧說一遍。「你那邊有什麼新綫索？」

「臘月廿八日，還有人見到張小鑑，他是廿九開始放假的，蘇局長說他失踪了幾天，那是誇大，其實對他昨日早上來說，只是一天！」

王森說道：「那他爲什麼要故意誇大呢？」

兪定鈞道：「我還查到張小鑑，最近幾個月，常常去留園！」

王森想了一下，雙眼神光連閃，冷冷道：「原來如此！因爲我告訴局長，說我下一步要去調查常去留園的人，他害怕到時找不到張小鑑，會引起我的懷疑，所以借機會先說了！」

兪定鈞想了一下，道：「蘇州的事複雜得很，蘇局長不像是咱們要找的人！」

王森反問：「那麼誰才像？」

「從外表看來，沒有一個像，所以我才一直隱忍不發！」

「馮俊國的殺人手法，可能是蘇局長教他的！還有，張小鑑在臘月廿七及廿八日深夜都去馮家，他分明是個聯絡人！」

「還有一點要告訴你，老蘇跟張小鑑一向感情不太好，我親眼見過他倆吵了幾次！」

王森冷笑一聲：「這可能是故意在你面前演的戲！」

「也有可能！」兪定鈞頓了一頓道：「不管如何，不能放過留園的一切！咱們明天再來這裏碰頭！我這兩天放假，眞有急事的話，你到我家裏來！」他隨口將他家的地址唸了。

× × ×

王森付了比平日貴一倍的車資，乘三輪車趕到留園，那已是十點零五分，熊長島他們還保持現場的一切，王森一到，自然有人帶他去。

馮俊國的屍體是在荷花池裏被發現的，屍體巳被撈了上來，他不是被槍打死，而是被刀戮死，傷口在右胸，看來極深，王森望着傷口發怔。

熊長島道：「現場是在另一處！」他引王森到一座假山旁，那裏有一灘血跡。假山叫冠雲峯，有一個半人高，裏面有許多洞。

王森道：「這裏搜索過了沒有？」

「正等你回來！」

王森道：「你派人送屍體到醫院檢驗，要盡速知道結果。」

熊長島道：「我親自去一遍，今天是大年初一，那老法醫官脾氣又臭得很，這裏便交給你了！」

王森立即着令蘇州的偵緝隊員在附近搜索，要求不放過一塊小石子，一根草。冠雲峯的附近都是石板地，沒有草，也沒有脚印，王森叫人把守園人找來，那是個孤苦的老人，看年紀沒有七十，也有六十八了，他姓龍，一般人都稱他龍老。

王森道：「你昨晚一直住在園內？」

龍老大聲問道：「你說什麼？」

一個偵緝隊員道：「王隊長，這人耳朶有點聾！」

王森心頭冷了半截，只好大聲問他，是什麼時候發現屍體的。

「七點半左右，我每天一早都在園裏散步，七點半到濠濮亭打掃時才見到的！」龍老指一指遠處荷花池畔的一座亭。

「後來怎樣？」

「我立即跑去報案，剛到閶門附近遇到一個熟人，正踩脚踏車進城，便託他代報案！」

「你昨晚可有聽見什麼聲音嗎？」

「我住在涵碧山房，聽不到！」龍老又指指靠近進口的一棟樓子。王森心頭一涼，心想相隔這般遠，就算他不聾，也未必聽見！

當下他又問：「你常見到死者嗎？」

「他以前很少來的，最近幾個月才常來！」

「來幹什麼的？」

「散步，有時也會與人弈棋，不過大多數在這附近走動。」

王森哦了一聲，再問：「你認識張小鑑嗎？」

龍老想了一下，道：「見到人可能認得，我年紀大了，記性不好！」

王森叫他離開，大聲問：「找到綫索

沒有？」

「還沒有！」

王森迅速把幾件有關連的資料整理一下，他相信馮俊國死在附近，一定有其原因，所以更加不肯離開。最後，他的目光便落在那座冠雲峯上。

冠雲峯齊肩處有個小洞，其他的洞，都是兩頭相通。只有這個洞是不通的，而洞口只有一隻拳頭那麼大，剛好可以伸手進去，王森不期然也探頭進去摸索，一摸之下，却摸到一件物品，立即拿了出來，是一隻紙飛機。

那隻紙飛機極小，上面有字，王森連忙將它拆開，却原來是一張火車票，票上印的日期正是昨天，五四班列車，鄭州至上海，特快班次。

這張票是誰的？爲什麼會放在冠雲峯的洞裏？由鄭州到上海，最低限度也得行車十多二十個小時，那麼這張票投在這洞裏的時間，只應該幾個小時！

留園是晚上六時關閉的，早上九點才開放，換而言之，開放的時間，這張票子不可能出現，除非是有人半夜爬牆進來。

王森心頭猛跳：「除非還有其他人，這張票子如果不是馮俊國的，便是凶手的了！」他不由精神一振，大聲問道：「誰有車子？不管是兩輪、三輪，或者是四輪的！」

一個偵緝隊員道：「吉甫車巳給熊隊長載屍體去醫院了，只剩一輛兩輪的！」

「帶我去！」王森道：「小朱，你再搜查，順便查一查牆頭，我想知凶手及死者是由那裏進來的！」

× × ×

王森踩着自行車，直赴火車站，他直接去敲站長室的門，拿出證明書道明來意。站長道：「五四列車是上午七時半由鄭州開出，到本城是深夜十點半鐘！」

王森想了一下，叫站長拿來全國火車時刻表來，他見那些密密麻麻的數目字，腦門發漲，道：「臘月廿八日下午三點由上海開出的火車，怎樣可以去到鄭州，再在昨晚深夜到達本市？」

站長的頭也有點發大，道：「時間太急吧？除非他乘五二列車到鄭州，過一個晚上再乘五四列車回蘇州！」

「五二列車是幾點開出的？」

站長指一指表上道：「十二點五十分開出，這是去烏魯木齊的，去成都的則是晚上七點半鐘，去西安的是早上七時。」

王森覺得時間都不符合，叫站長找三四點左右由上海開出的火車，而又可以到達鄭州的。站長拿出一張白紙，用紅藍筆，不斷在紙上記下一些數字，王森足足抽了兩根烟，才見他露出笑容：「原來你的設想竟然可以實現，而且只有一條路綫而巳！」

王森興奮地道：「你快說來聽聽！」

「臘月廿八日由上海乘七九列車去昆明，列車四點十七分開出，到衡陽是臘月廿九日的凌晨三點左右，然後乘一四四列車，在臘月卅日上午五時半到達鄭州，再乘七點半開出的五四列車，剛好在大年夜臨終前趕到蘇州！」

王森目光一亮，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道：「多謝你的帮忙！」

「喂，我帮了你什麼忙？」站長未問完，王森已經開門出去。

× × ×

王森再回到留園，朱國明告訴他，最容易攀越圍牆的地方是靠近可亭那一帶。

王森想了一下，荷花池在整座園子中間偏西，可亭在北面，而冠雲峯近冠雲亭，幾乎在最東北角。假如馮俊國由可亭附近入園，他不該在大寒天跑到東北角去，這證明他到那裏是爲了等一個人！

這一點王森非常肯定，因爲假如馮俊國進園只是爲了找個地方睡覺，那麼隨便找座閣樓都行！他等的那個人，本來是合伙人，但却成爲他的殺星！

王森再想了一下，假如火車票是馮俊國的，當他由衡陽到鄭州後，還有兩個鐘頭，足够讓他打個長途電話到蘇州，找他要找的人！

還有一個問題，馮俊國死在冠雲峯，凶手爲什麼要將他拋進荷花池？是爲了毀屍滅跡？

想到此，他立即下令：「派人下荷花池搜索！」那些偵緝隊員都臉有難色。

朱國明道：「只要有薑湯，毛毡我下去！」偵緝隊員連忙張羅起來。王森又派人去買早點回來，請所有的工作人員吃。

× × ×

朱國明在屍體附近下水，只過一陣，便見他露出水面，手上拿着一根白細麻繩，王森目光一亮，道：「引了上來吧！」衆偵緝隊員立即替他裹上毛毡，灌了大碗薑湯。王森問：「你還看到什麼？」

「下面有塊太湖石，繩子在太湖石旁邊！」

王森抓起麻繩一望，兩頭都打着結，他恍然大悟，道：「凶手要毀屍滅跡，奈何太湖石凸凹不平，繩子難以縛緊。本來屍體跟太湖石連在一起，就不會浮上來，但當凶手將屍體推下池中時，繩子便鬆開了，所以屍體在不久便浮上來。」

朱國明穿上衣服，問道：「隊長，下一步怎辦？」

王森吩咐偵緝隊員收隊，然後與朱國明到醫院去找熊長島。

× × ×

熊長島正坐在手術室外面的長椅抽着悶烟，見到王森與朱國明，便道：「還沒有結果。」

大約再過二十分鐘，一個穿白袍的老頭才由手術室出來，道：「死者身上只有一個傷口，深達四寸，死時是凌晨至一點左右。」

王森道：「你看出什麼綫索？」

「傷口極深，而且是由上向下刺的，可以看出兩個特徵。第一，凶手不但臂力異常，而且比死者高大；第二：凶手可能是左撇子，即是慣用左手的！」

「你由那裏看出來？」

「要刺這般深，又是由上向下，必是反握，所以是『戮』，不是『刺』！反握刀子的一般是直『戮』，不會旁『戮』，而且傷口垂直，他中的是右胸，假如凶手是站在他對面的，就是用左手持凶器！」

王森贊成他的見解，但却認爲凶手殺人不一定用他慣用的那隻手，很可能他的右手扯住死者，以左手持刀殺人！

× × ×

中午，他們在飯館吃飯，熊長島道：「馮俊國身上只有幾個大洋和一張火車票，車票是臘月廿九去鄭州的！」

王森幾乎跳了起來，「好極了！那麼這張火車票便是馮俊國的了！」他把檢到火車票的情況和去火車站調查的經過告訴熊長島。

熊長島眉頭一皺。「他是無聊才學小孩子摺紙飛機玩？」

「火車票極小，要摺成一隻整齊的紙飛機，需要很大的耐心，所以我肯定他這樣做是有含意的！換言之，紙飛機可能代表凶手，或者整個事件的幕後主持人！」

朱國明道：「他是誰？」

王森又道：「馮俊國十一點到蘇州，由火車站到留園，只需走半小時，爲什麼却死於凌晨至一點鐘？照說凶手既然知道他回蘇州，又有了約見地點，就該一早去那裏等候，照理該死於凌晨之前！」

朱國明道：「這又是什麼道理？」

「我有個大胆假設，凶手是本城人氏，昨晚他如果不是有約會，便是在家裏吃團年飯，又要等到家人都睡着了，然後才出發，所以去遲了！」王森道：「他這般謹愼，又說明他表面有個顯赫的身份！」

一直在苦思的熊長島身子忽然一抖，道：「老王，你知道蘇局長叫什麼名字嗎？他單名一個飛字！」

王森幾乎跳了起來：「蘇飛！好聰明的馮俊國，多謝你火車票的啓示！」

朱國明緊張地問道：「咱們現在就行動？」

王森冷靜地道：「不，先跟歐陽處長聯絡一下，等他下命令，咱們回飯店！」

老狐狸

王森才推開房門，便聽見房內的電話響聲，他連忙抓起話筒，聽筒傳來孟浩然的「春曉」詩句，王森忙答以李白的「靜夜思」。

那人聲音模糊，似乎以手捂住話筒才說話。「王隊長，我是俞定鈞，緊急！現在請你立即到滄浪亭來，不要帶人來！」

話音一落，電話便收了。

王森十分奇怪，他心念電閃，熊長島問道：「誰來的電話？」

王森當機立斷，道：「老熊你留在這裏，小朱跟我走！」

滄浪亭離蘇州飯店不遠，王森出了飯店立即叫朱國明相持一段距離，再三叮嚀他，他進滄浪亭十分鐘不見出來，他便通知熊長島，帶人衝進去。

滄浪亭是園子的名稱，也是園內一座亭子的名稱，王森入園不見一人，立即提高警惕，悄悄把槍拔了出來。

滄浪亭四周有許多花木假山，但亭內却不見一個人，王森心頭立即一沉，知道那個電話有問題，連忙閃在一座假山後面觀察。

大約過了一分鐘，他便聽見一個樹木晃動聲，下意識地探頭出去！「砰砰」兩槍，子彈幾乎貼着他的臉掠過！王森立即縮回頭，再自另一端探出去，只見一條人影由一棵花樹標向另一棵，邊跑邊開槍！

王森立即扣動食指，「砰砰砰」連發三槍，那人應聲倒地！他等了一陣不見有人，便慢慢走了過去，定睛一看，那人赫然是蘇局長！

他怔了一怔，横地裏飛來一彈，射在他槍上，他手指一麻，手槍立即被擊飛！王森反應雖快，要冲向一棵樹後，那人巳有人喝道：「別動，舉起手來！」

聲音充滿殺機，王森不得不停住，一回頭便見到高市長，只見他手握一柄駁壳槍，哈哈大笑：「你想不到是我吧！」

王森這刹那間，心中湧起無數的念頭和無限的感慨，他嘆了一口氣，道：「你笑聲跟假歐陽處長一樣！」

「不錯，我吩咐接綫生將你的長途電話接給我，誰叫你老在郵電局打電話！」

王森腦海中記憶起他的侍衞長張奇英來，道：「原來馮俊國是張奇英殺的！」

高市長一怔，道：「你怎會知道？」

「他慣用左手，身裁又高大，可惜我不相信醫官的判斷！」

高市長和蘇飛手上都戴着手套，只見他慢慢向蘇飛走去，王森這才發覺蘇飛的手槍是左輪，刹那間他立即明白高市長不一槍殺死自己的原因，他要借蘇飛的槍殺死自己，造成火併之局，把責任全推在死去的蘇飛身上！

好狡猾的一隻老狐狸！

高市長握住蘇飛的槍，臉上的緊張神色一掃而空。「你大概知道我這樣做的原因吧！」

「我當然知道！」王森力持鎮定。「你看看你的背後！」

「不用騙我，朱國明巳有張奇英對付他，而俞定鈞早巳死了！」高市長又哈哈地笑了起來：「他大年初一一早去黃天祥等你，不暴露身份才怪！你是外地客不足爲奇，他家室在蘇州，不在家裏吃開年飯，有這個理由嗎？你們唸詩唸得很好聽呀！可惜都叫躱在茅厠屋頂的張奇英聽見了！現在你該瞑目吧！」

「不，我反正快死，你爲何不讓我死得安心一點？」

「你怎樣才能安心？」

「把你們殺死馮家的原因告訴我！」

「很簡單，我貪污了很多錢，馮俊國那小子年初到上海炒股票賺了一筆，我知道他大姐夫在股票行工作，心想長期貪污不是辦法……」

「所以你便叫他替你炒股票？」

「我把錢交給他，只叫他先買一半，那知道他爲了逞功，全部買了，結果大敗虧輸，我要他賠，他賠不出來，但我本來還給他一年的時間，偏偏他有夢遊症，跟林香莉歡好之後，把秘密揭了，林香莉那妮子叫他到省裏告發，馮俊國被她纏得沒辦法，只好將她殺死！他佈了一個好局，脫身事外，以爲從此高枕無憂，怎知道會鑽出你來……」

王森冷笑道：「殺人的佈局，是你敎他的吧？」

「是蘇飛！他是我的心腹，沒有一個握槍的人做我的左右先鋒，『生意』不穩當！」

「馮俊國也不須立即娶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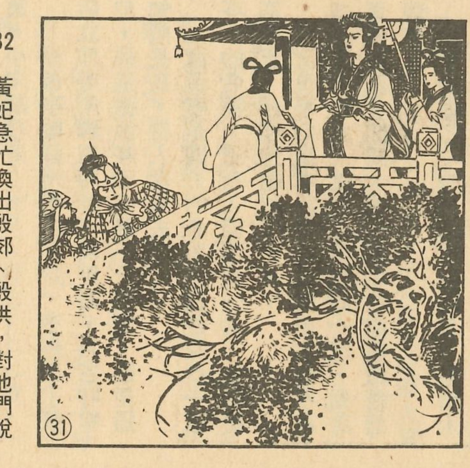
（以下轉入第56頁）

封神榜故事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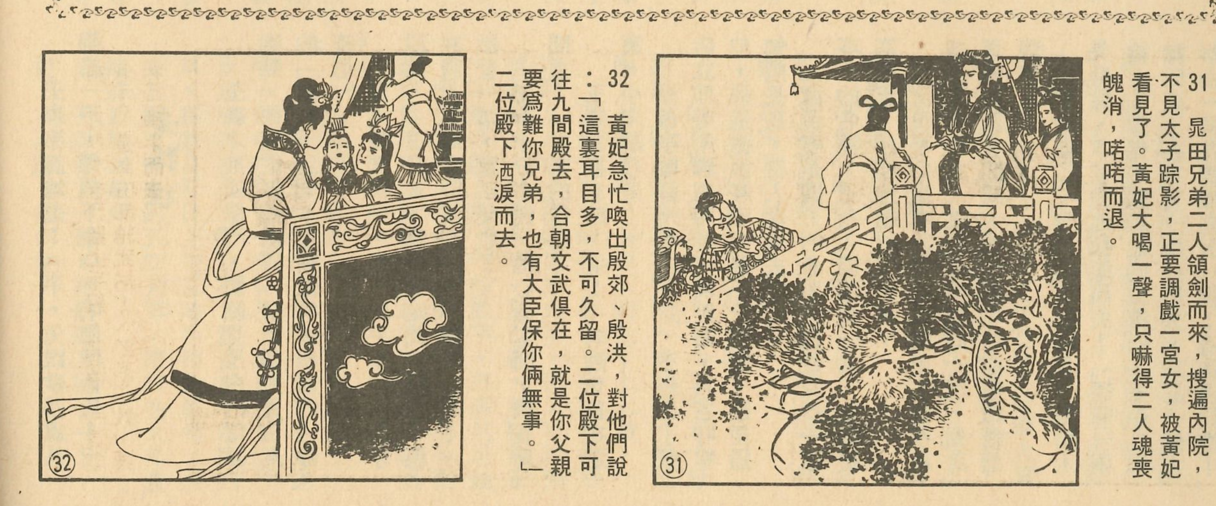
反朝歌

(二)關趙于・編繪

封神榜是中國流傳的一部古典小說，描述仁君周武王與替天行道的姜子牙反抗紂王殘暴行爲……紂王沉迷美色聽信妲己的讒言，對忠良肆意殺虐，誅妻殺子，以致諸侯紛紛起來反抗……

31 晁田兄弟二人領劍而來，搜遍內院，不見太子踪影，正要調戲一宮女，被黃妃看見了。黃妃大喝一聲，只嚇得二人魂喪魄消，喏喏而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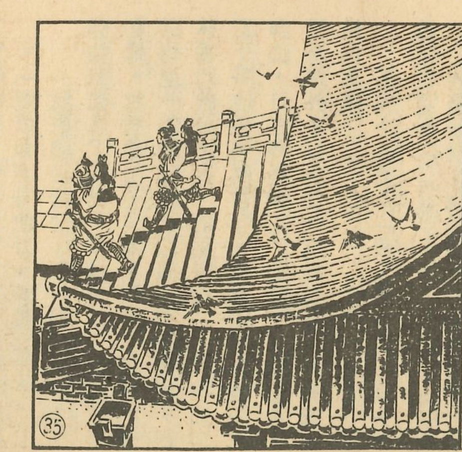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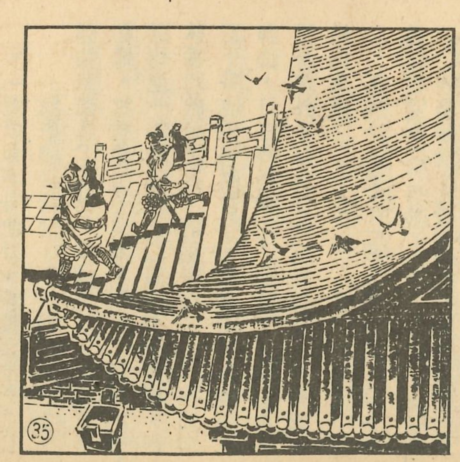
32 黃妃急忙喚出殷郊、殷洪，對他們說：「這裏耳目多，不可久留。二位殿下可往九間殿去，合朝文武俱在，就是你父親要爲難你兄弟，也有大臣保你倆無事。」二位殿下洒淚而去。



33 二位殿下戰戰兢兢來到九間殿。黃妃的哥哥黃飛虎忙迎上去，驚問：「殿下爲何這等慌張？」殷郊頓足大哭：「黃將軍救我兄弟性命！」接着把父王誅妻殺子的經過細講一遍。



34 兩班文武聽了，人人切齒，個個長吁；紛紛議論：請天子上殿，爲皇后洗雪寃枉。方弼、方相兩位鎭殿大將軍含淚說道：「天子失政，殺害忠良，我們趁早反出朝歌，另擇新君！」

35 方弼、方相兄弟二人分開衆人，厲聲高叫：「紂王無道，我們反了！」分別背負二位殿下，徑出朝歌南門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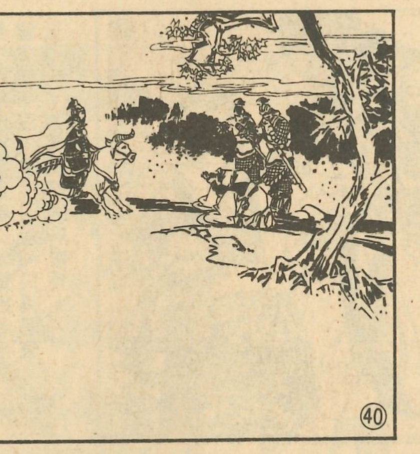
36 文武百官見方家兄弟反了，莫不大驚失色。亞相比干問黃飛虎爲何沉默不語？黃將軍嘆道：「可惜文武之中，竝無一人能與方弼兄弟相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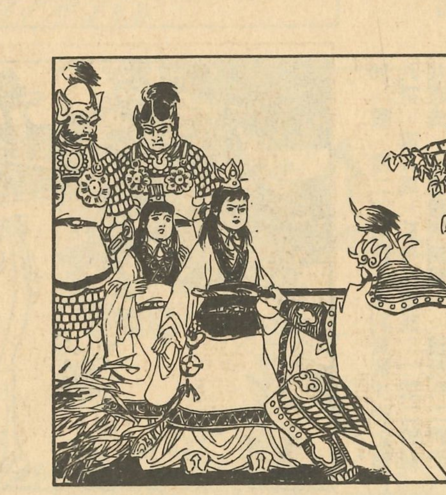
37 正說着，晁田兄弟捧寶劍來捉拿二位殿下。黃飛虎告訴他們，方家兄弟保殷郊、殷洪反出都城，投東伯侯姜桓楚那裏去了。

38 聽說方弼兄弟反了，嚇得晁田二人魂不附體，立刻來見紂王。紂王聞訊大怒，命他二人速去追拿方弼等人。二人齊奏：方弼兄弟力大勇猛，非武成王黃飛虎不能成功，紂王准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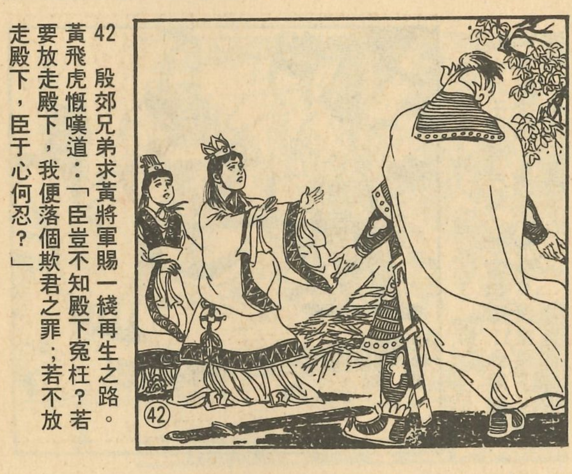
39 黃飛虎接到聖上手詔，笑道：「這副担子，是晁田卸給我的！」即領劍敕，乘五色神牛而去。



40 這神牛一路飛奔，跑了三十里，黃飛虎追上了方弼一行。二位殿下急忙跪下，問道：「黃將軍此來，莫非捉獲我等？」



41 黃飛虎滾下神牛，扶起太子，拿出龍鳳劍來，傳過聖旨，請二位殿下自決。



42 殷郊兄弟求黃將軍賜一綫再生之路。黃飛虎慨嘆道：「臣豈不知殿下寃枉？若要放走殿下，我便落個欺君之罪；若不放走殿下，臣子心何忍？」



43 殷郊沉思良久，提出：請黃將軍割下他的首級去回旨，但求放幼弟殷洪逃往別國。誰知殷洪也讓黃將軍拿他的首級回旨。兄弟二人彼此你推我讓，甚是凄惶。

44 方弼、方相看見這般苦情，二人大叫道：「黃將軍，提了我兄弟的首級回旨去吧！」隨拔劍刎頸。黃飛虎見方家兄弟有這等忠心，心中不忍，急忙上前攔阻。



45 黃飛虎沉思半晌，生出一計。他先吩咐方弼，保殿下往東魯去投奔他們的外公姜桓楚；又打發方相去見南伯侯鄂崇禹，教他調兵來除奸洗冤。臨別時，還送玉玦給他們當路費。

46 黃飛虎回到都城時，百官仍在午門。比干問道：「黃將軍，怎樣了？」黃飛虎回道：「追趕不上，只得回旨。」衆官鬆了口氣，慶幸殿下死裏逃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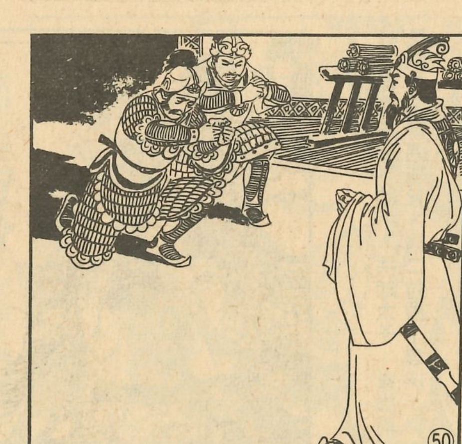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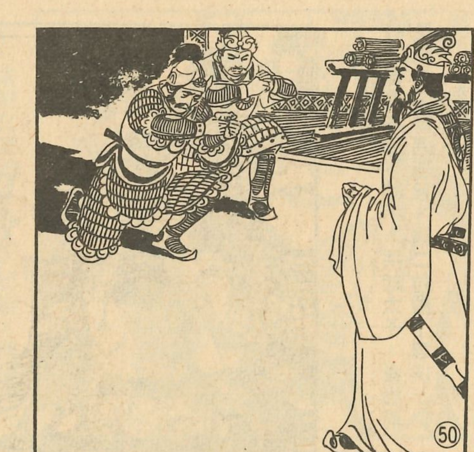
47 黃飛虎進宮稟奏：「追出七十里，不曾拿到。臣恐有誤回旨，只得回來。」紂王不悅，命黃將軍回府候旨。

48 妲己見不曾拿到殷郊兄弟，恐生後患，即刻啟奏紂王火速發兵，星夜擒拿二位殿下，斬草除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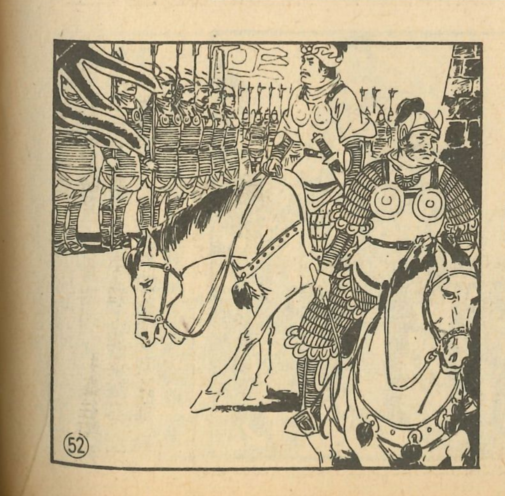
49 紂王沉吟片刻，即傳手詔，命殷破敗、雷開二將，領三千飛騎，速拿殿下、方弼等人，以正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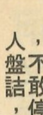


50 殷、雷二將領詔，來到黃飛虎府上領兵符，選兵馬。黃飛虎暗想：「若二將領兵趕去，必拿殿下無疑。」便吩咐二將回去，等明日五更再來領兵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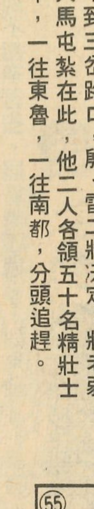
51 殷、雷二將本是黃將軍的麾下，不敢强辯，遵囑而回。黃飛虎深思熟慮，計上心來，暗暗傳令：選出三千老弱疾病士卒，發與殷、雷二將領去。



52 次日五更，殷、雷二將趕到教場，一看都是老弱兵馬，急得無可奈何，只得催動三軍，去追趕殿下。







53 行了三日，才走出百里左右。一日，來到三岔路口，殷、雷二將決定：將老弱兵馬屯紮在此，他二人各領五十名精壯士卒，一往東魯，一往南都，分頭追趕。



54 此時，方弼兄弟保二位殿下日夜兼程，不敢停留。雖然黃飛虎賜有玉玦，但怕人盤詰，不便使用。四人囊橐空虛，飢渴交加，進退兩難。



55 方弼獻計：必須分路各自潛行，方保平安無事。殷郊猶豫道：「我兄弟幼小，不知去路，如何是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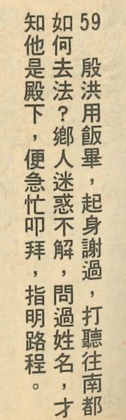
56 方弼指出去東魯和南都的方向，請二位殿下借兵進朝歌；他和方相二人，屆時來作前驅。四人商定，揮淚而別。



57 殷洪年幼，身居宮中，那曉得長途跋涉之苦！一路上凄凄慘慘，愁懷萬縷。見一村舍人家正在吃飯，忍不住上前乞討。

58 鄉人見他身穿紅衣，相貌非凡，忙請殷洪用飯。

59 殷洪用飯畢，起身謝過，打聽往南都如何去法？鄉人迷惑不解，問過姓名，才知他是殿下，便急忙叩拜，指明路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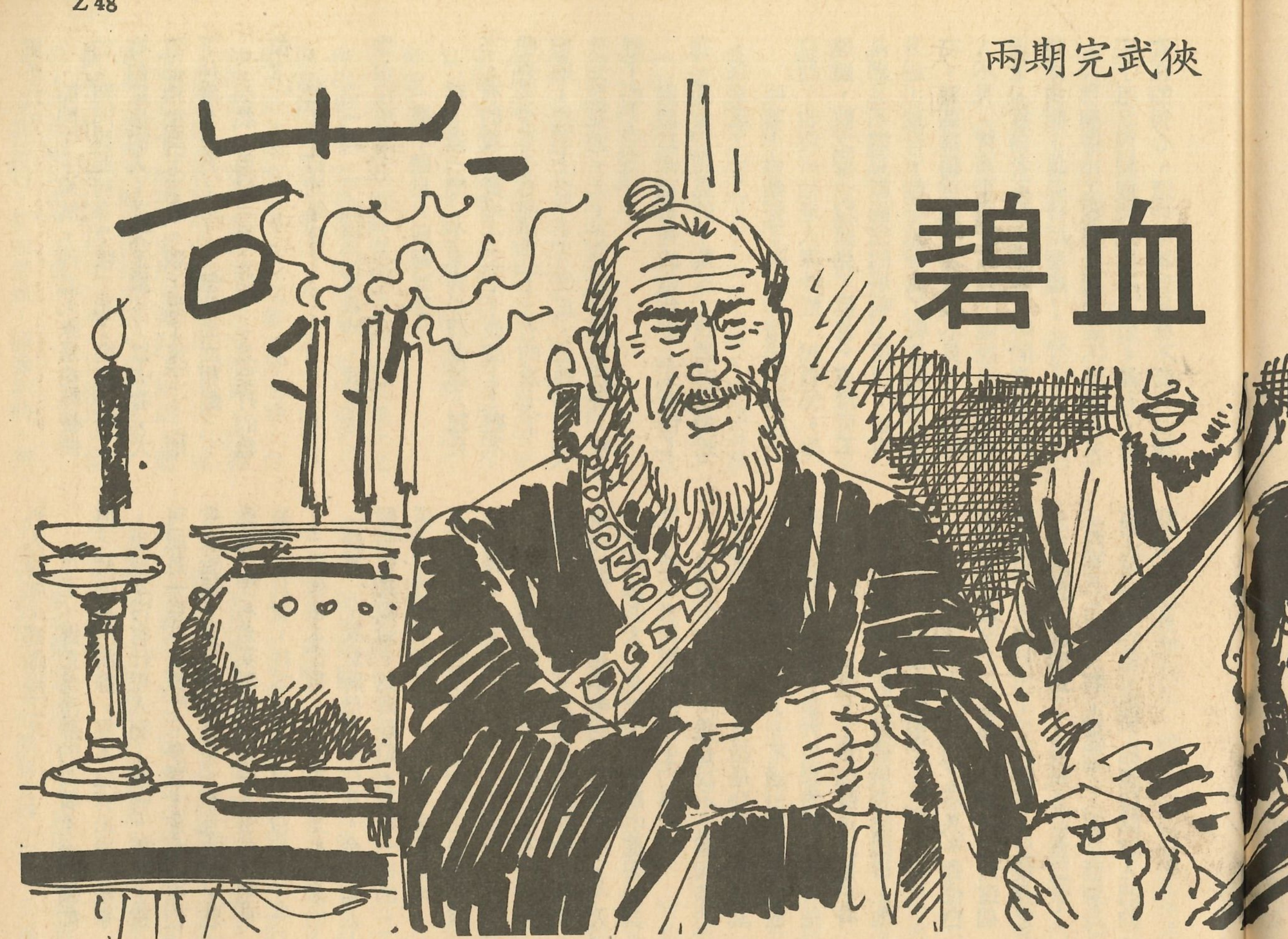
60 殷洪離了村莊，往前趕路。暮色時分，見一座古廟，正可安宿一夜，明日早行。隨即進廟，在聖座下和衣睡倒。（待續）

兩期完武俠故事

鐵翅・文
可飛・圖

碧血魔影（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武林名宿彭時逢七十大壽，賓客盈門，晚宴後，彭時逢和老友洪星嶺叙談，洪星嶺道出金茂、林雄兩家人均在來拜壽之前被人殺死，彭時逢意識地可能有人與他作對，接着來赴宴的金瓚、鄧青也相繼中了毒手，從殺者的慘相，彭時逢忽然想起，難道這是「碧血老魔」所作？彭時逢想起卅五年前的往事，當時彭時逢應峨嵋山修士路窮途之邀遠走西域，到崑崙山的克拉烏拉洞，同行共十人，他們是要去對付一個老魔，老魔已煉得魔經十之七八，所以路窮途要趁早消滅此魔，而彭時逢功勞不小，他們殲滅了老魔……



玄門先天掌　迎戰老血魔

彭老又回過神來了。是的，他不禁苦笑了笑，看了看衆人一眼道：「去睡吧，不論如何，立發警訊！」然後，他對洪星嶺道：「老洪，你是出了名的神行無形啊，能不能辛苦些，照看着四週……如果發現有人，你不必出手，也不能出手……唉，事情，看來得我自己來解決的啊……」

洪星嶺可不服氣啊！什麼？闖盪江湖幾十年，臨到老了，反而怕東怕西！老朋友啊，你這算是損我，還是踹我啊！洪老心中有了氣，不過，老年人，全有股忍勁兒，他不會大呼小叫，他更不會當場出彩，他祇是在暗中較上了勁。要試試自己，眞不成，還是什麼的？總而言之，老洪不甘心被老朋友看低了！

當夜無話，可能，殺人的，他是一日殺幾個，有個數，夠了，他就停了手……

這兒是座廣福禪寺，廟中香火不算太旺，也不算太寂寞。由於離城不算太遠，地方又蠻清靜，所以，時常有些相公仕子來留宿，借居。此地的當家主持是個較清雅的和尚，也不一定拍馬奉承，却也不算故作傲岸，輕不見人。寂月大師是來者不拒，去者不留。想見他面，可得有些眞才實學。他不理你是當朝權貴，閥閱世家。更不理你是王孫公子，富商巨賈。當他發現你是言語乏味，或者銅臭小人，對不起，他不會見。求也不見，拜也不見。相反，有一技一能，或清談可人者，老和尚是會請你留下來，求你留下來。他，就是這樣個怪人。因爲他這樣，所以，廟中和尚，全有股與衆不同的清高之氣。

三年前，此地來了個清貧澈寒的文士。却是巧，剛剛老方丈要出門，拜訪本城的一名善長仁翁，嗨，有緣了，老和尚一見此人，就有股喜歡心。詢問他姓名，來此何幹？此人是誠懇的說道：「敝姓遲，單名個藍。說來慚愧，窮途潦倒，却又不善奔走，幾乎是饔飧不繼……得桓大員外之介，聽說貴寺有律藏一部，抄寫須人，在下，自承勉力可任……故而前來，求一托庇……」

桓大員外是寂月大師想拜會之人啊！那很好，看他面清目秀，祇是有着七分的飢寒相，唉，先招呼入內，然後，也不必問他，反正，常來遊山之人，時時須辦素席，好吧，先請他吃一頓再說！

其實，老和尚是在看相……

好，此人窮雖窮，苦雖苦……老實說，他來的時候，正是午飯剛過，分明，他是餓了肚皮來的。但是，他吃得斯文，素靜，說話更是淡雅，出語清雋，如此佳公子，怎會落魄到如斯地步。

漸漸，問清了，遲藍是既不願奔走權門，又不欲官場升沉。他腹有詩文，他却看不慣爾虞我詐，你擠我兌的勾當。他雲遊天下，反而，他看到了江山多驕，更此引起了丞氏苦辛，他苦笑說道：「我，不能看破紅塵，因爲，我對世間有情，也或者是不敢有辱佛、道兩門。我聞，人之未成爲人，焉敢修佛作聖？可惜，小子淺陋，不能挽扭乾坤，唯有與草木同腐耳！後又聞抄一經卷，可修無量之福慧，或者，借此而修下世福報，而求能有流入我佛門乎？」

寂月大師大爲感動，因此，答允他下榻於此，揀定吉日，請其抄寫經卷。第一日，寂月大師不禁大爲驚駭，遲藍之書法固然佳妙，而且，更可佩者，他是心靜，靜得可敬，這篇經文，竟無一字抄錯、抄漏！

越到後，大師越來越喜愛這個遲君子。經文中有漫缺、脫漏之字，他是先夾籤條，而在籤條上寫列着該補之字，而這該補之字是如此恰當。有幾次更令寂月擊節讚賞！老和尚本想要他在佛前披度，他想收遲藍爲弟子。可是，老和尚不敢提出此議，因爲，他自覺不配爲師了。

遲藍來此三年，桓大員外也來過幾次。帶來了衣物服用之具。遲藍恭敬收下。有錢，他却是佈施了窮困之人。他不喜言笑，但是，看得出，他在此地是十分的滿足，非常的樂意。

最近，大概十天前吧，寂月大師爲桓大員外家請去，據說是得主持一堂佛事，大概有四十九天的躭擱。本來，老和尚久已不做這些媚佛之法事，可是，桓大員外的交情，又加上十數年的佈施，他是祇能勉爲其難的走一次。本想將廟務交託於遲藍，可是遲藍素性喜靜，比老和尚更不善於應付世間俗事。祇好要自己的第三弟子西慧當心。好，老和尚走了不久，當日來了五十開外的文士，帶了個廿來歲的下人。談吐不俗，遊了一會殿，他是十分喜歡此地之清靜，他倆被留下了。

這一對主僕，也可眞是喜靜，日夜關緊了門，有時聽他們在對唸經卷，有時老的，有時小的，出門要素齋，吃完了，他們可眞禮貌，也可能那下人是做慣了事，將盤碟碗筷，全洗得乾乾淨淨的，還給了廟中執廚僧役。

第三日，就傳來了有死人事，有血跡事……

可是，誰也沒看到有屍身。有人說是山獸打架，有人說是山戶打獵。但是，野獸那會走上了人行的山道上？沒人說出個理由來。

當然，有人將這件事傳到了遲藍的耳中……自從寂月大師出門後，他比平常更不願出他的房門一步。也可以說他是埋頭埋腦的在抄寫他的經卷……他，心如止水。他，面上永不顯露一分喜怒哀樂的容色。人言和尚靜，看來，他比和尚更靜多幾分。因此，當他聽完了這件事後，他是不言不語的，抓起了筆，開始抄寫經卷！

可惜，有一晚，廟中出了事……這是件破天荒的事。在天王殿前，發現了個傷者，受傷的人是老人，這是半夜的事。

本來，老人是奄奄一息的，根本沒人能知道，即使要知道，也得在啓明時分，和尚做早課時候，才會發現的。奇就奇在，半夜裏，有人擊動了大殿上的鐘、鼓！將全廟的和尚全吵醒了。他們上殿，可鬼影也不見一個。一路找出來，哈，在天王殿前，發現了受傷老人……這時候的老人已是出氣多而進氣少，看來，不多久，就得死了。死在和尚廟中，說什麼，也得惹上了官司。

西慧和尚可嚇傻了。在這件大事上，不得不將遲藍請了出來。奇怪，平日深更半夜，挑燈抄經的遲藍，今晚他會拍門也不醒。平時他是十分驚醒的人啊，那會這樣的？西慧和尚不知爲什麼，他突然有了個出人意表的念頭。別……他……死了吧！有個重傷者，再多上一具屍身，那可眞好玩了！他主張撞門了！

就在他們將撞未撞之際，裏面有了悉率之聲。又有火石碰擊聲！唉，外面的打門人可幾乎氣糊塗了。大爺，大公子啊，什麼時候了啊！還那麼斯文冷靜的！起身、穿戴，點火……快開門吧，說個明白，再打扮，處理其他雜事吧，何必如此的輕

重不分。

開門了，果然，他老人家是袍帽棱棱的，開門詢問何事？唉，出了大事了啊！有個重傷的人，在天王殿……該去看，大家把他擁到天王殿。哦，見了鬼了……地下什麼也沒有，那……個個面面相覷……

突然，西慧可發了話：「是誰打的鐘鼓？」

對！誰打的鐘鼓？

這一問，可問得你望我時，我望你。誰也沒法講！

「聽不聽見大殿鐘鼓聲？」

噢，這一問，大家異心同聲說，聽見了。有的說：鐘響十二下，鼓聲……聽不明有多少下！有的說八下，有的說十下，有的，說不上口了……反正，這件事是大伙兒聽見的。人，也是為這鐘響鼓聲，吵醒了的！

遲藍却滿面奇怪的容色道：「奇怪！我，那會沒聽見的？難道，我睡得這麼死，這麼沉？」

呵呵！也難怪了啊，那麼樣的拍門，打門，也沒將他老人家吵醒，壓根兒，他連鏡、鼓之聲也沒聽見。但是，事情可不是聽見不聽見就能完的事啊！何況：這事是越出越奇，越奇越怪誕了呢？因為，現在，連個重傷垂斃的老人也不見了，任何人不見，情有可原，並且，還說得出個原因來，重傷者不見，再說，時間實在不算得太長啊！這是什回麼事？

佛廟中出了妖怪？說出去不怕讓人笑歪了咀？西慧這時是說不上來。還有，他實在的担心，這件事稍為風聲不緊，而讓外人得知，那還得了？

可是，遲藍是冷靜的說着：「不論如何，此地佛門清靜，根本沒有出過什麼事，也根本沒有什麼人啊、鐘啊、鼓啊，這可能是一種『夢擾』。夢擾，您們或者沒有聽說過，其實有這種事。相互之間，在你我之間有着某種共通之夢！發生共通的驚覺，其實，根本沒事，根本沒事……」

這個根本沒事，這個可能是他杜撰的「夢擾」，果然將他們鎮住了。令在場人個個似眞似幻，疑眞疑幻，昏頭七冲的，信了。誰也不想多事，誰也不希望此地，這個頗具聲名的佛門禪林，弄出些莫明其妙的禍事來。

此事發生的第二天，唉，也不知是誰洩漏出風聲去的，當地，雙松坪的武林大豪的彭家，也是本寺的大施主之一，今天，竟然由彭大少東出面，到廟中進香。其實，他是來詢問昨夜發生的事。

誰也矢口否認，誰也說不上個圓滿的故事來，事實是，說謊話是决難能自圓其說的。彭慶丕是笑了，不過，在久歷世故的西慧和尚看來，彭大少東的笑，是有些苦意。然後，他走了！當他臨走之前，有意無意的經過了那一對借居者的門口，他面色微變，然後，他走了。

不過，當彭大少東走了不久，那位白衣老人也出來了。他面上有着笑，而這個笑誰也可以看得出，這笑容有着些淒厲之意。然後，他也走了，說是去看看山景：門是外鎖了。啊，那個下人呢？西慧是有了疑心，可惜，他不能擅自開鎖入門的啊！

嗨，更有奇怪的事，三年來，極少出門的遲相公，哈，他今天也出了門。並且，他臨走時說，如果不見他回來，大可不必留飯……說完，揚長而去！西慧和尚他可是能隨便走進遲相公的房中的啊，他走進去後，嗯，桌上經卷攤開，硯台已合，筆架中筆林而立，即使是不寫，可也是井井有條，有條不紊。他，難怪得當家的如此看重。

咦！不對，有一股……呃，極細微的血腥味。嗯，這可是做和尚的好處。至不濟，他們坐修有年，而且，他們少接觸葷腥，因此，稍有一些不對，他可能聞出來了……他循着血味，聞呀聞的。聞到了連間。哦，沒有了，血腥味是讓其他的味兒冲走了。

啊，是香！對，那只小几上，有一只小香爐，爐中香烟裊裊！是極好的沉檀！又是一個奇。憑他那個死樣，有錢也是做他的好事，他那來的錢買這好檀香。難道是偷，不對，廟中可從來沒有這麼好的香。列位看官，這可不是作者之胡說八道，事實是，那些和尚別的沒研究，有關經文梵唄，沉檀迷降之物，他們是心神相通，別有心得。至於香之好壞，他們眞能一嗅便知龍與鳳。還有一個特異之處，廟中有無這種香，香的來歷，他們更有別得之心傳。也因此，西慧他吃準了，香是特好之香，而且，决非本廟所有。他，不得不起了疑心。

他掀開了爐蓋，他聞到了別有的一股藥味，可怪他是莫名其妙的笑了一笑，又打了一個噴嚏，他坐了下來，並且，他就這樣死不死，活不活的坐了那麼三天。

好在，後面沒有人來。還有一件更巧的事，有那麼個香火僧人走過，看見遲相公的房門打開，又看見桌上的經卷啊，抄紙啊的，怕遊廟人胡亂濫闖，他將個門順手帶上了。這也好，至少，沒的再將事弄大，而且，毁了個老人家。

廟中祇缺了個西慧，其他事依然照舊。一個大廟，單缺了個知客，不會有什麼不便。即使師兄弟們發覺，那會少了個人，那也不至於出大事。至少不會大驚小怪。和尚們為求修啊、練啊的，獨善其身的多，不管己事，理它作什？

但是，在雙松坪與廣福禪寺之間的一個鬥揪坪之間，却發生了一場武林間的大血鬥來。

不是說彭大少彭慶丕，他回去了？不想，他的坐騎剛走到半路，背後，突然傳來了嘻嘻的怪笑聲！彭慶丕是有備而來，他根本不當一回來，心中可在想看他如何變？

果然，在面前，來了個滿面蒼白，而雙眼中吐出陰狠而又殘忍的神色的人。奇怪，他在笑，當然，這個笑比哭還難看十倍。

「回去了？」那冷面人冷冷的問。

「該回去了！」彭慶丕冷冷地回答。

「你們可眞有些辦法……找到了咱們的落脚點！」

「那可令你們失望了！」

「嗯！為什麼你會這樣說？」

「至少，你們，無法可以再以嚇唬的手法，令我們人心惶惶，而落入你們的手

中！」

「你以為這樣，我們殺不了你們！說實話，你們這些人，即使你們走到天涯海角，我們依然能找到你們，殺死你們。還有，記住，一個不剩！」

「何必如此殘忍？」

「你們殺人又仁慈了？」

「倒也是，不過，你以為我們能乖乖的，坐以待斃，讓你們來殺了？」

「至少，你們是無人可求，無援可來的！」

彭慶丕是不得不下馬了。而且，看一看，就在他與冷面人對話之時，在他身後，不知甚麼一來，多了三匹馬，三個人。一個是彭老二慶環，和他妻子冷詩娥，還有一個是穆紫貞。

事實上，彭氏兄弟的金光降魔杵，已學得了其父五六成功夫。可惜，兩人之天賦所限，不能將降魔杵之功力，正常的脫體而出。也因此，彭氏兄弟必需借助於兵刄。不能如他父親那麼，隨意流轉，出手擊敵。

須知，金光降魔杵為佛門至高無上之禪學結晶。彭時逢天賦異禀，彭時逢更是深悉靜空眞理，所以，在卅歲上，已悟得體、用之妙而能將本身眞氣由聚而凝，由凝而散。所謂凝而成形，返璞歸眞。然後，眞氣能自然而然的脫體而出。可惜，這一項功夫，說難，果然是難到了極處。而說易，何嘗不能方便到極頂。就如佛學，說難，唉，可以說是前人無一能參透。說易，一個頓悟被成正果——

容我饒舌，譬如佛祖，靜參多時，突然，見明星而開悟。明星，何嘗不在你我眼前出現？非但明星，甚或明月，也不乏常現。可惜，我們又如何？皓月是月，明星是星，我們看了，祇覺其星光燦爛，皓月索魂——有的人作詩塡詞，有的人唱歌歡呼，幾時又悟出些甚麼來？

悟之於人，其實是大有分別。誠如六祖之偈：「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台，佛性常清靜，何處惹塵埃。」我們讀了不少年了！其實，能理解得多少？有的說高，有的說妙，高是口說，妙是口道，與心何涉？也因此，永不能與心同鳴，而有眞正的得益、助力。

彭老何嘗不知，也因此，他決不肯强求其後人鑽在個牛角尖中，出不來。當然，這一百〇八式的降魔杵法，借重於兵刄，依然有它不可思議之威力在。所以，彭慶丕、慶環弟兄是博得了個不乏之聲譽，今晚，他們明知，對手决不是普通之輩。但是，老父授計，不需全力相抗，希望能一了永了。實實在在，彭老有一件事是十分十分的不明白啊。

碧血老魔已是一網被打盡了。自己一行人，即使倒翻了魔宮，還是坐候了七日夜，以免有漏網之魚，事實上，是看不見有其他人出現，現在又來個與碧血神魔的出手，同門同徑：彭老那能不小心處理。

洪星嶺之出事，令老人已發現了老魔後人的落脚點，那很好，他是早已注視着廣福禪寺……他必須掏摸清楚，老魔究竟有多少後人？

也祇有彭老這樣的人，他能由心神無主而控制自己，再由控制安靜之後，反客為主！本來是老魔後人的包圍自己一門，包括了朋友、親戚。一個變化，稍現虛弱之後，立即突圍而出。然後，他，已看出了，老魔後人，其實祇有兩人。他不由心中暗道一聲好。不是讚他們好本領，好計謀，而是讚他倆好胆量。而今，廣福禪寺的虛實已得，他是再不必多言其他……他得對付這一雙老魔後人了。

難道他忘了洪星嶺？不，他不能太過騷擾佛門之地。因為，他自己也是佛門弟子出身啊！何况，當他聞到了這一股沉檀迴龍香，分明，廟中別有高人。分明，洪老已得人救援，性命可以無恙，此事弄清，難道，還會見不到洪老，及那高人——，所以，他暫且撇下了這筆帳，他得解除這殺身滅門之禍事了。

而今，不出其所料，兩個兒子被阻了。老人，他是看得十分注意。這可令他心中有着萬分的驚疑，難道，眞的是他？一個年才廿來歲的少年，能如此張牙舞爪？得看看清，他的身後，到底有多少靠山！

四人對一，戰圍中，彭氏弟兄，妯娌對付一個白衣人。彭氏兄弟一對降魔杵——比平常的降魔杵有着極大的不同，他們的降魔杵宛如禪杖的柄，祇不過多了三對半月形附環。黑沉沉，暗無光華。還有、看來份量不重！照例：降魔杵是重兵刄；現在，大廟中的護法尊者，韋陀塑像手中捧的，或拄的，全有個樣在。而彭氏兄弟今晚出手，乃是輕飄飄，不起眼的兩柄劍不像劍，鈎不像鈎的奇形兵刄。至於兩人的妻子，却是各執一條軟索，嗯，分明剛柔相濟的局面。

降魔杵出手，果然是名家手法，不同凡響。並且，聽來不見有甚大呼大嘯之聲，但是，這兩道暗無光華的杵影，却是伸縮進退，別具方位，擊打掠奪，各有神通。再加上穆、冷兩人的軟鞭相纏，更增加了兩杵的威力玄勁，白衣人看來已被困住了。

奇怪，白衣人不知甚麼一來，他是雙手一環一合，而兩手的中指突出，如此狂風驟雨式的夾擊，他竟然如縷輕烟般，隨起隨落。但也看出，此人的武功，別闢蹊徑，你說他示弱：面上絲毫不見有驚懼之色。你說他別具心機，可惜，他祇像只縮頭的獼猴，東奔西跳……不過，有眼光的人，已可看出，他，分明脚底下的功夫驚人。並且，你無法可以看出來，他走的是何種方步。不可不佩服的是，他的步法之巧妙、飄逸、逍遙……不，實在說：該帶有三分鬼魅之氣。即使如此，無論雙杵雙鞭，疾風如潮，招式如雨，對他來講，根本不受阻折困擾。走東到西，步南躍北，輕輕巧巧的，堪堪的將如此厲害的出手招，消解於無形。

還有可怕的事：他的雙手中指突出，這可决不會無緣無故的吧！這一定是個厲害的殺着。也可以說：不出手則已，出手、必然有人得吃大虧，甚或毁了命也說不定。

這是一場好打，其實，也祇有彭氏兄弟。有眼光的人，誰也該看出來，如果不是彭氏弟兄的降魔杵法，進退閃避，全是嚴絲合縫，守得極密。那麼，說不定，早已中了這白衣人的暗算、出手。非但如此

，彭氏兄弟非但是自顧有裕，更且在幾次危險關頭，搶救了自己的妻子。渡過兇險。而今，白衣人眼光越來越狠，也越來越冷，還有一樁奇事，此君之眼球在變色，哦，變得紅，紅得可怕，紅得幾乎滴出血來……

而四人，也巳開始聞到了一陣陣血腥味，起先是淡淡的，然後，越來越濃，濃得令人想作嘔了！

突然，一聲極凄厲的長笑中，冷詩娥突覺得血腥撲面。當然，冷詩娥決不是個無能之輩，祗是，她無論如何想不到，在各種怪異的門戶中，還有這樣個令人煩厭的門派來！這陣血腥味，極難聞的血腥味，她實在沒碰見過啊！初聞，尚能忍氣吞聲，越來越盛，也越來難忍時，這血腥味竟然撲面來到，試問；她能忍？

其實，二少奶，你可錯了。這陣血腥味，也是對頭門中的手法之一，攝人心神的手法啊！你越是厭煩，好，就算是中了道兒了。冷詩娥還未悟出道理，全身巳爲一道黑影罩住。這才發覺不妙，尚幸半空傳來一聲極清、極亮的叫聲，而左側的勁風又來，正是自己丈夫慶環的降魔杵！那想到，黑影來得快，退得更快。不知是他翻觔斗，還是怪步法的催動下，又加上他的左右出指？兩聲極勁極厲的嗤嗤聲……好個彭慶丕，降魔杵一個「靈山拜佛」式，「登登」兩聲極悶的重物撞擊聲中，彭慶丕巳連退了三步。他總算阻住了對方的雙指。而對頭，巳跳出極遠，也可以說，他是破圍而出了。

「哈哈哈——」對頭在笑，笑得十分歡暢！

這又是爲甚麼？

「你們依然中了計！」

轟的一震，甚麼？中計……

「你們以爲找到了我師徒倆，我這是調虎離山，我師父是去殺人……哈哈，殺你那些個飯桶！」

別說彭氏兄弟，妯娌面無人色，連在一旁冷觀的彭時逢也定了神。啊呀，這可是各有巧計，引君入彀啊！終以爲，此人之師長，不會放心，定得在一邊掠陣！正如自己的不放心兒媳一般。那想到他會出此一計……也怪不得這少年是祇守不攻，分明是在拖延時間。也可以說是引使老魔從容殺人……而自己還在看！看甚麼？老人想出去了，可是，事情巳是如此，悔之巳晚，他那怕是守株待兔，也得等。他不信，老魔不會來此露臉，更不會就此撇下了個門徒，一走了之。

反正這筆帳得總結，不見他，不能結總帳。等，看這老魔，到底是何人變的？

可是，遠處却傳來了一陣極尖急的吹竹聲。嗨，奇怪了，這個白衣少年，如此桀傲怪狠的人，面上除了冷辣毒險之表情外，再也不見有其他表情的人，至少，他是從沒顯示過他的驚，惶、恐、懼之色。而今，一聞這吹竹聲，分明其中是別有涵意。而白衣人是面色大變。再也不說其他，身形動，並且，莫明其妙的，在他身前，突的湧起一陣沙障。彭氏兄弟、妯娌喊聲不好，發現此人要逃，身形動，還想突入沙陣中，背後不知甚麼的，來了一股勁力，將兩彭是拖住了。而且眼前乂是一道人影，倒翻越前，現出一個面清目秀的文士，搖手示意不可追趕。然後，眼睛一瞬，快，乂不知該如何來描述，形容了！總之，他們想再看一眼也不能，此人不見了。也不知他是人，是鬼，是神，是魔。

誰也料不到，彭時逢却巳經暗中綴上了。

彭老是再也不理會自己家門的事了。因爲，他巳看出有不少疑團來。而且，如果不追上這位文士，他相信將會有不少事，難有個答案。還有從文士的身形步法看來，自己依稀認得，可此君業巳仙逝，莫非是此君之後？故人有後，大可欣慰啊！不過，他那會不來見見自己這個老長輩？

追、追、追，追上了橋陵山了。這裏是古墓處處，老人的眼光極靈，看得出，文士是緊盯着兩個人！突然，在禹王窟前，兩個白衣人是哈哈一笑道：「朋友，你不怕我有埋伏。」

「碧血魔頭，誰敢與他訂交？」

「倒也說的是，好啦，你追我倆乂有甚麼企圖？」

「不是企圖，是宗旨！」

「你，盯了我們很久了？」

「三年多！」

「啊！你是誰？」

「對頭剋星！」

「好，有志氣！」

「足下也不算沒志氣啊！可惜，邪魔，始終是邪魔！」

「啊，我認出你了……」

「是嗎？」

「你是牛鼻子弟子！你幾乎死在我的掌下……」

「對，我不聽師言，我自不量力，我來找過你。可惜，我錯了！不過，錯也有個錯着，我可是發現了你在教弟子，你自己說，還需有三四年的時間，他才能助你一臂之力。我雖然吃了你一掌，哈，我總算天不絕我，我讓苗人一祖碰上了。她慨贈苗疆特產千葉一枝花！你那化血掌毒，果然爲此靈藥尅制住了！我修養了半年，一邊走，一邊拖的，走到了此地……我不得不向師門服輸，我埋頭抄經三年，唉，師恩浩深啊，其實，他之要我抄經，其實，是逼我修心養性。還有，讓我苦煉竄登不成的玄門罡炁。在無形中凝成煉實！」

「是這個道理，是這個道理！」老人在狂叫了……這叫聲中，非但夾雜着怨憤，更有極大的後悔。

事實是；遲藍是在四年前，他趕到了崑崙山，因爲，他師父玄門一眞，峨嵋修士路窮途，在晚年悟出一些漏洞。路老實在太老了……本來，他不願收徒，怕收了一個不成材的弟子，辱沒師門事小，爲害武林事大。因此，他是遷延乂遷延，所謂緣之相合，他收了個孤兒遲藍。不錯遲藍爲人生性，全合老道之意，可惜，小遲藍太自恃聰明，也太好動……他担了心。

當老道悟出碧血老魔可能有人漏網時，他不得不將他心中唯一遺事，講給了遲藍聽。當然也講了當年那場苦鬥詳情來。

老道想到了那只血槽，槽中是血，血中有人，是個死人……老道可担了心！因爲，他算來數去，缺了一個。雖說在事後守了七日七夜，以後，也沒人聽說有化血

魔門的人物出現。但是，還有一個人呢？在那只血槽中……可能的啊！化血門是有一種以血化血的功夫！

還有，不見這一部化血魔經，决不能不見，也不能不會毀了……當老道聽說，有門戶中人將經文刺在身上時，他怕了…可能，這經文也在人身上……

目前，不見有人出現，不能說就此絕滅。何況，他眞怕化血門的厲害，會濫殺無辜。自己老了，並且，坐化之期日逼，所以，祗能關照小遲藍，必需找離朱神君啊，武當三劍啊，丐帮啊等的後人，最最重要，不可忘了彭時逢。老道明白，祇有自己的玄門罡炁，彭老的伏魔杵是化血門的尅星……

老道以爲小遲藍一定會找人，他安心坐化，可不料，小遲藍是心高氣傲，還有，他眞想考核考核自己的功力，他竟然獨自的趕到崑崙山……

果然不出師父所料，這個克拉烏拉洞，乂被打開了，其中有一對老小在煉功！

其實，他根本不知老魔的功力深淺，事實上，老魔——當時還是個小弟子呢！因廻功時久，當他再行脫出血槽之時，師父師兄死了巳半月有多，化血門的迴功期爲一月。有幾具屍體巳腐爛。可憐，即使他——木贊喀布是聰慧的，他也無法將巳腐爛之經文補齊！也可以說：化血門的武功，怪詭、可怖、陰險巳打了個折扣。就爲了這個道理，他必需收弟子，在崑崙山區，他找來揀去，祇能選中一個，就是現在的哈乎齊。

木贊喀布是聽得中原俠士的來臨，大戰克拉烏拉洞，不過，他祇記住了路窮途、彭時逢兩人。他一心以爲，找到了兩人，還怕找不到其他人？

就在此時，遲藍出現了。他憑仗師門絕技玄門先天掌，幾乎將個哈乎齊擊死！

小遲藍可就此犯了兵家大忌，得意忘形，賦得個驕字。不想，老魔之不敢外出，是因爲，一，不想太露行藏。二，也實在不知道中原武林的武功深淺。現在，來了個少年，該試試自己弟子的本領。

不想，不試還好，一試，幾乎將個弟子毀了。他在又驚又怒之情形下，他出手了。遲藍以爲，老魔也不過如此，其實錯了，待老魔的身影到，掌影飄渺，而且鼻端聞得一股又一股的血腥味時，他怕了！

老魔呢，因爲弟子的不濟，他是出了全力，一個是因驕而亂，一個是求好太盛，兩個一錯，可憐，遲藍的玄門先天掌，本按八卦神爻之數而立，並且，門戶封得極嚴極密，可是老魔爲求圓滿，竟然用上了「魔影縱橫」，再加碧魔化血大法，强攻强打。好，老魔雖然擊出一掌，却爲小遲百敗中的，揮出救命一招。好，老魔是吃了個啞小虧，小遲藍受傷雖重，却也卸去不少陰炁之勁。人，能勉强的奪圍而去。否則，小遲藍是必死無疑。

老魔是又驚又懼，他不敢追，弟子哈乎齊的詢問：逼得老魔大叫：「還得三年，至少得學三年……」

小遲藍聽見了，他可暗中罸了兕，三年中，如不還你這一掌之報，誓不爲人！

可惜，小遲藍目下却是苦了；口鼻之中的血腥味不退。分明是中了這一掌，令他大受牽累了！他坐定吐納，不成。這血腥味令他無論如何，不能靜下心來！小遲藍怕了，如果這樣下去，非但無法報仇，自己條命也難保全了。他幾乎哭了出來。

現在，他相信了師父，也更記起了師父生前的音容笑顏。師父永不勉强人，該作什麼，該什麼作！但是，你如果依照他的辦法去做，你會受福無窮。反之，吃苦受累在其次，你本人還得後悔無窮。

自己這一次是不聽師父吩咐，好，看來，一條命得送在自己的任性上了。

天，不能說沒個天理。小遲藍爲了一時心急，他救了個身帶殘疾的貧家女。其實，在青海，這種人一天能遇見十個八個。但遲藍是天性好義，他救了她，免了她被人吊，被人打，一個化子様，毫不起眼的女子，手足有殘疾呢，可化了他一升金砂，他是毫不在乎。當時，他有沒有想到自己要死？沒有，事後，他可能會想起來。不過，也無傷大雅……反正，他救人是眞心誠意。

第二天，他見到了那個女子，引來個白髮赤眉的老婆婆來。什麼也沒說，給了他一枚極怪的花。花是爲三片心形的紅葉托住，而花是金黃色的豆子様，遲藍一聞花香，奇怪，血腥味頓時大減……赤眉婆婆可說了：「千葉一枝花，千葉一枝花。」說了二遍，她拖了貧女走了。遲藍可明白，這是稀世珍藥，這是可以補心培氣的靈藥，更說明了，他可以活下去了。

又是師父的教訓，不論如何情況之下，該犧牲自己救別人！是的，該這樣做，不如此，他那會得到如斯奇遇。他煉用了千葉一支花，然後，他來到了廣福禪寺。他埋首抄經，抄了三年。

還是師父的遺訓：如果眞正的發覺自己的功力不足，那麼，由靜中求眞，最佳的習靜之道，抄經……果然，他將自己苦煉而不得的玄門先天罡炁，竟然在自自然然的情形下，煉成了。遲藍哭了，這是眞誠的哭，師父，弟子該怎樣表示心中之哀悼，而自己又辜負了師父多少的心血……

他該去求見彭老，不過，他突然感到自己，有負師門而不敢見前輩之面了……所以，他繼續在廟中抄他的經。他懂得如何來韜光養晦了。

因此，他根本不知彭老七十大壽。更不知，彭老家中出了大事，祇是來了兩個異鄉人……他有些奇怪，照理他該認識他倆的啊，唉，化血門是善於幻容易貌的啊，初初，祇是引起他的奇怪，好在，他三年來，從無令人懷疑之處，更沒有什麼奇形異跡。所以，兩個化血門下，也會忽略了此君，直到洪星嶺的出現，這才引起了遲藍的驚覺。

本來洪星嶺爲老魔化血掌擊中，必死無疑，而老魔反怕彭老的有備，竟然走一險着，逼彭老離家，由哈爾齊纒住彭氏兄弟、妯娌。自己則大肆殺戮。那想到遲藍比他更鬼，用千葉一支花雜入沉檀之中，保住洪老之命，一面是跟了老魔入彭家。

玄門先天罡炁，令化血老魔木贊喀布大爲煩惱。老實說，老魔連打八個游天轉，魔影縱橫，此起彼落，可是，依然無法可以困煞遲藍……老魔怕了，怕彭老歸來，怕雙雙出手，現在，老魔不得不有所悔

恨，不，他該恨自己迴功太遲，恨師門的人！腐爛太快，化血魔經自己無論如何沒法學會，修習成眞……

報仇，必需別出法門。而今必需設法脫出困厄。還有，得帶個弟子走。現在，那怕一個丁點的損失，就會令他變成大損失，所以他走了，他必需命令弟子退……

不想遲藍依然追了上來……

現在，更明白了，他就是自己手下敗將，並且，死中逃生的路窮途之弟子。

「小牛鼻子，今晚看來，你不死是不會退了！」

「嗯，大概如此吧！」

「我成全你！」

「也不知是誰成全誰？」

「我們是兩個！」

「我們何嘗不是兩個？」彭老不能不出來了。

在場人個個大吃一驚。尤其是小遲藍，他自以爲經過崑崙一敗，三年的習靜，他是脫胎換了骨。更可以說，他——在週圍百丈內，誰也無法瞞得過他的耳朵、眼睛，而今，有人在他身後，而且，聽得出，他來此已有一段時間了，他……是誰？

祇見一個身穿古銅色長袍的老人，精神矍鑠，掀髯微笑。一步一步的走來，誰也該看得出，老人的步法，從容之中，別具威嚴，一站，淵停嶽峙，那像個老人，簡直是座仙神之塑像。

小遲藍不得不佩服老人，難怪師父再三關照，必需找到他。如此看來，此老果眞是個不可多得之武學奇才。

「你是誰？」老魔也有些心怯了。

「你不是來找我的嗎？」

「啊，你？彭時逢？」

「對啊！」

突然一聲極淒厲的長號中，一條人影已向彭老捲到。而滿地血腥味中，兩條碧影，已向彭老攔腰捲到。遲藍是看出來了，因爲，他到底與老魔師徒已交過手，他不自禁的大叫：「小心，碧血魔影！」

其實，小遲藍他根本沒看見過，化血門中的最厲害的碧血魔梭，碧血魔影祇不過是憑仗功力，假借暗器而收功。武學中之最上策，是無形無質。暗器非但有形，且有質。饒是魔炁可算無形，但是，仗暗器，就已落下乘。何況；彭老他是連碧魔梭也敢碰擋，而救得同伴無恙！這多年來，他的功力是越發的進入返璞歸眞之玄妙境界，他會畏懼你的暗器……再說，發暗器還是個魔門下三代弟子……

彭老是笑，笑中有意的，雙手一搓一揚，突見一團又一團的碧火升起。又見老人是右手一抓成拳，又是一推一揮，碧火竟然向木贊喀布圍去。小遲藍簡直看了個目瞪口呆。無形掌力，竟然可以團轉如意到如此地步，自己，算什麼？自以爲先天罡炁天下無敵，嗨嗨，遠得很哪……

「老魔，你看如何？」

「你，又算怎樣了？」

「告訴你，你差得遠，我看你的身法，我再見令高徒的出手，分明你們連化血門中的最後一章也無法參悟。那麼，你比你在世的師父尙差一籌。想當年，我們毀了令師一門，他們有多少人？而且，其中有二三個看來比你還強，結果又如何？」

「我——唉——」老魔嘆氣了。「你說吧！你，不至於會有份好心……放我倆走。」

「唉，我是確有此心——」

「爲什麼，師……叔……」小遲藍發急了。

「何不留此一門——」

「他們是魔教！」

「魔教中何嘗無君子啊——」老人黯然的說着。

木贊喀布與弟子哈乎齊可弄不明白了。那會有這好的事？其實，老魔師徒那會看不清楚，一個小遲藍，他是臥薪嘗胆，他即使怕自己師徒兩人，而今，有了個比他更厲害的人助他，他能放過自己師徒？即使哈乎齊是施展百變魔影，而且，將魔宮中藏於血槽中的秘魔射陽弩打出。可爲老人祇是一搓一揚，一抓一揮，化消於無形，至於引其餘勢，反兜自己，祇是讓自己收了，以免毀了一件本門至寶而已！他們，會放手？別說小遲藍不明白，木贊喀布又何嘗明白？

「眞高明，」這三個字宛如梟鳴，小遲藍可有些耳熟，啊，那個小女化子，還有，赤眉婆婆，是她在說話……

「是苗山赤眉教主空無聖母——」

「你不會怕我。可是，我本來也不打算怕你，今晚，我，可有些怕你了……」

「說笑了！」

「不，普天之下，什麼少林、武當、崆峒、馬帮……全不可怕，而你，老彭先生，是眞正值得可怕的人啊，至於你，還有你，走吧……」

木贊喀布還想有所爭辯。唉？可能是一物治一物吧，赤眉婆婆也不知什麼一來，人似陣風般的，一眨眼間，在木贊喀布身前，手掌着地，人倒立的，連按了一百零八個掌印。然後，她冷冷的問：「天煞地罡，魔影縱橫！明白了沒有？」

木贊喀布面現驚喜之容。叩頭，作揖，然後，帶了弟子走了，連那小女化子！

「爲什麼放他們走？」

「我們根本錯殺了他們……」

「啊！」小遲藍怔住了。

「化血門是魔教一門，但是，他們運功奇特，可能還得用人血煉功，可是，他們，殺的全是罪有應得者啊。令師是慈悲心切，忘了化血門永不出山生事之例。殺了，也就殺了，而且令師也上了當，結果，這個讓人上當的朋友自己也死了。」

「你是說玄冥門的黃大師伯。」

「你可知黃方他死在誰的手中？」

小遲藍是搖了搖頭。

「就是那位赤眉婆婆，魔教中第一聖母之手……」唉，該看清了吧，她們可不會胡亂殺人呢！說實話，憑她的能耐，要殺幾個武林名宿，易如翻掌。但是，她沒殺，祇殺了個移禍他人的黃方……

「魔教，有他們的正義在。小朋友，隨我回去，嗯，喝幾盅酒如何？」

小遲藍面紅了。眞眞三年來，他吃素食齋，口中早已淡出鳥來。他也笑了，不過，得先救醒了西慧，帶走了洪老，然後，他算是能再出江湖！

彭老說：「峨嵋修士眞正的有了個後。」是的，這是眞話。

（全文完）



少俠好義　喜得良緣

溯沅江而上湘西一帶山深林密，乾城一帶，萬峯聳翠，雲蒸霞蔚，繼續前行，沿途水木清華，經過蜿蜒曲折的山道，越過奇崖壁立的山脊，眼前豁然開朗，方圓幾十里的山間平原，土地肥沃，綠野平疇，鷄犬相聞，柳暗花明，流水潺潺，花香處處，有一小鎭在焉。

鎭上郝姓人家特多，湯，龍二姓次之，因名爲郝家壩，據說郝姓先母曾爲唐皇朝劍南節度使麾下名將，唐昭宗爲朱溫所簒，改國號爲大梁，遷昭宗於曹州，旣而殺之，唐季淵即位長安至昭帝被廢共傳二十主，歷時二百八十九年，至此唐代遂亡：天下汹汹，驚擾未定，郝家先祖由蜀中翻山越嶺而至湘西崇山峻嶺之間，遂定居於此一處山間盆地，起初只不過是權宜之計，暫作棲身之所耳，不料局勢擾攘不安，經過梁、唐、晉、漢、周五代的輪番更替，五十多年時間荏苒而過，上一代的人已經次第凋零，加以當地氣候適宜，出產豐富，衣食豐足之餘，田園廬舍在經人營之後業已具規模，因此也就不再作遷徙的打算了。

郝、湯、龍三姓，彼此互通婚姻，繁衍綿延，守望相助，迨至宋眞宗大中祥符年間，鎭上於春暖花開之日，大事慶祝遷來此地百年紀念，湘西人士才逐漸知道有郝家壩這麼一個地方，然而由於對外交通不便，且茂密的叢林與怪石嵯峨其中，毒蟲猛獸出沒無常，平時仍然罕有人跡來往，郝家壩仍然保持着與外隔絕的態勢，當外面的世界改朝換代也好，殺伐不息也罷，郝家壩却了無干戈氣息，純樸、寧謐、恬適、安樂，儼然就是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一般無二。

深山之中虎狼肆虐在所難免，除了修築欄柵之外，暮色蒼茫以後，家家戶戶便嚴扃門戶，遇有緩急，約以擊鑼示警，健壯者聞聲而至，執槍操戟，虎狼率皆倉皇逸去，無隙逞其爪牙，偶有犬豕爲之驟啣而去，亦不加窮追，一般人司空見慣，並不放在心上。

但自從有一隻千年異猿出現以後，鎭民奔走相告，惶惶不可終日，山間小鎭於焉籠罩在一片愁雲慘霧之中矣。

根據歷史學家的研究，人類是由猿猴進化而來，億萬年以前，混沌初開，萬物滋生，猿猴在衆多動物之中，是唯一能够手脚並用，而且智慧最高的一種，其後大多數逐漸演化，由穴居野處慢慢進步而成爲文明的人類，極少數仍然停留在深山壑谷之中，身上長滿皮毛，依舊與禽獸爲伍，其間最大的區別是：人類雖然在許多方面有著突破式的變化，但在體能及壽命上却比猿猴退化了許多，跳躍攀援固不及猿猴的十分之一，壽命亦不過百年，而猿猴的壽命大抵皆高達一兩百年不等。

這一隻白猿，不知從何處潛來，有見之者據說其高約七尺許，全身白毛茸茸，金睛烱烱有光，行走如疾風閃電，雖懸崖絕壁亦如履平地，能怒拔巨樹而起，尤好搏獸以爲食，爪牙犀利，猶如刀劍，虎豹望而遠颺，其他山林禽獸，擋之者無不披靡。

單祇是如此，遠不值得郝家壩的居民大驚小怪，更甚於此者是此千年白猿每好蠱惑婦女，時於昏夜潛入家戶爲害，該地稍具姿色之女子，白猿必乘隙而入，受其蹂躪，致神志昏迷，纏綿床笫經月不起，彷彿大病一場，或有因病劇而致死者，因而談猿色變，驚擾不已。

有些人家已扶老携幼，遷至百里以外的平地居住，但大多數的人家，因其先人廬墓及家業田產皆在該地，不能說走就走，因而被迫糾集勇敢大力者數人，組成一支機動隊伍，手執利刃，白晝睡眠，夜裏則往來巡邏，及白猿前來，衆人乘其不備，羣起擊之，以其毛豐皮厚，利刃竟不能刺入，且有折斷刀尖者，白猿輒怒目而視，繼而對衆人吹出一股腥膻邪氣，衆人旋即相繼仆地不起，翌日醒來尙昏昏沉沉，旬日之後始得恢復正常。

有郝志全者是郝家壩上的首富，田連阡陌，驟滿成羣，一大片莊院，且有寬大濠溝圍繞，人口衆多，家道興隆，三子均已成年，一女年已及笄矣，賦性溫婉，尤精女紅，郝家二老旣憐且愛，不肯輕易嫁人，是以已至適婚年齡，但猶待字閨中，春花秋月，樓頭花中，時見其倩影，壩上少年均躍躍欲試，希望能有機會一睹芳容

，冀望得通欵曲，繼而成為郝家的乘龍快婿。

自從白猿出沒以來，郝老夫婦中心惴惴然，深恐其女為妖法覬覦而有所差池，因而格外加以防範，誡勿外出，並以婢媼數人朝夕相伴，夜則與之同榻而眠，以備妖物之驚擾。

雖然如此，仍舊逃不過白猿的魔掌，一夜月黑風高，三更甫過，忽然門戶為重物撞擊而洞開，婢媼一驚乍醒，見一白猿排衆而入，渾身雪白，眼泛綠光，一步一步的接近床幔，衆婢媼毛骨悚然，胆怯者已倒地昏厥，餘則尖聲呼救，堂外家人及長工聞聲而起，霎時間壩上鑼聲四起，紛紛荷械執槍將閨閣團團圍住，高聲鼓噪，驚天動地，白猿為眼前的氣勢所懾，意不敢久留，施施然出戶，環視四周刀槍棍棒及燈籠火把互相輝映，脫走不得，勢將為衆人所擒，於是長嘯一聲，就地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滾翻，但見一隻毛茸茸的大白球，疾如閃電的滾過衆人的脚邊，衆人似覺受到猛力推撞，不由自主的一個個仆倒地上，等到爬起身來，白猿業已滾出重圍從容逸去，衆人四出追逐已不見踪跡矣！

眼看白猿的目標已指向郝女，經過一夜的折騰，衆人已經精疲力竭，郝家饗以酒食，酒足飯飽之後，紛紛於廊下樹蔭蓆地而臥，等待夜來再與白猿一搏。但郝志全却憂心忡忡食不下嚥，心想：這一班壯漢，各人均有其農事工作，不可能一天到晚養足了精神，專門來對付白猿的襲擾，心中惶急，不知究竟如何是好，薄暮時分商之於衆人，衆人咸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聽說百里之外，乾城縣內有一黃生，武藝超羣，力能扛鼎，若得此人相助，庶幾可保無虞！

病急亂投醫，郝翁亦沒了主意，遂答允翌日一早即刻前往聘請，但在黃生未到之前，還請衆人大力維護，衆人沒得話說，於是白晝養精蓄銳，夜晚則敲鑼打鼓，吆喝之聲，不絕於耳，如是者三日，白猿未曾再度前來騷擾。

黃生者名慶倫，先祖曾佐宋太祖趙匡胤權定天下，南征北戰，立下過不少汗馬功勞，旋以征蜀主孟昶因遺誤戎機而獲罪，遂匿居湘西隱姓埋名已歷三世，耕讀傳家，兼習武藝。

黃慶倫生有神力，及長隨父兄練習刀劍已頗具功力，能力敵百數十人，無能近其身者，巨石重數百斤，隻手擊之，徐行數百步，面不發紅，氣不發喘，方圓數百里內，無不知其威名者。

郝志全帶領着一行人等携帶重禮親往乾城，見到了黃慶倫，一五一十的說明了來意，黃生推辭道：「先祖期以儒業以取功名，雅不欲以威技逞強鬥勝，實不敢從命。」

郝志全跪地懇求說：「君子仁人，豈忍坐視弱女危在旦夕而袖手不顧乎？吾夫婦鍾愛此女甚於自己的生命，一旦遭遇不幸，為妖物性凌辱，女既無生理，吾夫婦亦當偕死耳！」

其實黃慶倫雖然武藝出衆，而且對自己的神力亦頗為自負，但却未曾與異物對陣，白猿既然如此兇悍，內心自不免有所忌憚，倘若為其所挫，不但素日威名毀於一旦，恐怕連性命都難保全，本擬加以推卸，無奈郝翁伏地哀懇，若再加以堅持，未免就太過不近人情了，而且黃慶倫正值血氣方剛之年，經不起郝翁的懇求與衆人的激勵，而且他也有心看這一隻白猿到底是一個什麼樣，便硬着頭皮答允了下來。

救人如救火，於是說走就走，黃生匆匆的携帶兩柄利劍，隨着郝翁馬不停蹄的趕到了郝家壩，黃生從容謂郝翁道：「妖物來時，在下一人當之，不必敲鑼打鼓，亦無須衆人助威，人多反足以誤事！」看他這樣胸有成竹的架勢，郝翁自然是一一從命。

黃生在天黑以前首先察看了郝家莊院的四周環境，晚飯過後，正值初秋天氣，上弦月冷冷清清的斜掛在西邊天際，按照黃生的安排是郝女一人獨宿閨房，其他婢媼宿於隣室，外間窗戶緊閉，故意啓開一門，黃生則倚劍危坐於門後，並囑咐婢媼謂：「若妖物來時，禁勿高聲呼叫，以免打草驚蛇。」

一切安排妥當，夜漏三下，萬籟俱寂，俄而一陣腥風颯然襲來，一物昂然而入，黃生瞬間奮起擊之，劍及猿身，若遇堅甲，白猿轉身來，昏暗中露出猙獰面目，伸出兩隻長臂作勢向黃生撲來，黃生以劍揮舞，白猿以臂抵之格格作響。婢媼們沒命的驚呼奔逃，外面已有許多人聞聲簇擁而來，然皆不敢近前，惟遙立狂呼為黃生助威而已。

人猿苦戰良久，雙方均未佔到便宜，及鷄聲初唱，曙光已現，白猿不敢戀戰乃突圍而去，黃生緊追不捨，一劍砍去，觸及猿背咚然有聲，僅斷其白毛數莖而已。

第二天晚上，黃生仍然危坐閨房門後，心中猜想白猿不一定會再來騷擾，乃挑燈展卷以消岑寂，不料夜闌人靜後，忽覺身後有物飛來，急忙反身以劍格之，驟見白猿已現身背後，不知從何處弄來一把鈍銹不璁的鐵劍，覷準了黃生的背脊，躡手躡足的一劍刺來，幸賴黃生警惕性高而未能得逞。

白猿祇是使用蠻力，橫削豎砍而已，談不上什麼招式，黃生雖然屢屢攻其破綻，然而由於白猿仗恃其皮毛堅厚，因而酣戰終宵，仍無法予白猿以致命的攻擊，如是者一連三夜，黃生已經疲憊不堪，而白猿却依舊是精力充沛，如此再要經過幾天，黃生勢必體力不支而為白猿所挫，因而不得不向郝翁提出警告稱：「在下已竭盡所能，始終無法取勝，若長此下去，必將為妖物所傷，黃某死不足惜，然令媛亦危矣！」

實情也的確如此，郝翁見黃生憔悴模樣，非常過意不去，一面交待家人刻意預備一些進補食品，好生侍候黃生，一面火速派人出山，四處張貼告示，謂：「郝家壩白猿肆虐，有高人能除之以安鄉里者，當以千金為酬。」

見者雖心生艷羨此千金重賞，然自忖能力終無人自薦也。

郝翁正在愁緒如麻之際，忽報有一女子登門求見，郝翁連忙出廳相迎，只見一紅妝少女，年紀與己女相若，秀婉輕盈，姍姍而來，舉止嫻雅，猶如凌波仙子，一

見郝翁便說：「聞有妖猿作祟，特來相助，千金之賞，不敢妄冀也。」

郝翁聞言大喜，然以其荏弱之身，安能担此重任，心中狐疑不定，乃請出黃生以詢究竟。

黃生見女貌雖娟好，而眉宇之間，隱隱然有英爽之氣，知為紅綫隱娘之流，因而詰之曰：「何所能乎？」

女答：「薄技遠不逮公子，特為年輕好事，不能自禁，雖不足與妖猿為敵，想終能助公子一臂之力也。」

當天夜裏，黃生仍然佩劍坐門後，女則逡巡窗下及幃側，夜靜風動，白猿掩入，黃生拔劍刺之，女朗聲笑道：「妖猿尚識我否，頸創宛在，而復萌歹念再作孽障耶！」

白猿見女似有所憚，轉身一躍而出，女站在階前連連揮動玉手，只見五道白光颼颼應聲而去，疾如閃電，矯若游龍，尾隨白猿旋轉，白猿瞥見白光大駭驚叫，而白光始終尾隨白猿旋轉不捨，待至白猿跳越濠溝，沒命的落荒而逃，五道白光竟次第返回女子手中，轉謂黃生道：「今夕又為其逃脫矣！」

眼看如此神技，黃生心想此女之武技勝己百倍，殆即劍仙之流矣！因問：「以前曾遇此猿乎？」

女答：「此猿昔居嵩山之側，惑人少女無數，我以柳葉劍擊之，然以皮厚不得入，惟頸項尚留有疤痕在焉，此物惟一可以攻擊之弱點當在咽喉部位也，適才其逃跑時，雙臂緊護頸項，是以始終無隙可乘也。」

黃生囁嚅地道：「柳葉劍可得而一觀乎？」

女稱：「有何不可！」乃把五支柳葉劍一齊交到黃生手上。

但見長不及二寸，狀似柳葉，尾繫紅絲縷寸許，晶瑩如玉，表裏洞澈，實在就是一種劍型的暗器，特別之處是在其能追隨目標物旋轉不已，且能像飛盤似的自動收回耳！

黃生認為這大約就是神奇的劍仙了，女則稱此亦尋常兵器，惟手熟而能隨心所欲罷了。

女收回了柳葉劍，徐謂黃道：「今夕諒無大碍矣，惟此妖猿冥頑特甚，不達目的，至死不休，明晚或當更來，可乘機除之。」女繼續說：「明晚公子可仍坐門後，而我則俯匿幃內，白猿見我不在，定與你搏，我則自側覷隙直取首級，或可成功也。」

果然不出所料，白猿冥不畏死，仍然如期前來，見黃生獨處室中，遂了無顧忌的直撲幃幔，黃生奮力攻擊！白猿根本無動於衷，待至揭開羅幃，女忽一躍而起，五隻柳葉神劍一齊出手，猿頭倏忽斷落地上，蒼黃色的血液大量湧出，腥臭難聞，轉瞬已氣絕矣！

妖猿已除，郝翁欣喜萬分，整個的郝家壩居民莫不額手稱慶，衆人把白猿抬到空場上舉火焚之。

郝翁亦出千金酬女，女謝稱：「誅此妖猿，多賴黃公子之力，且孑身飄泊天涯，向無田廬家室之累，又何須坐擁多金，惟黃公子少年英俊，且任俠好義，誠不愧為不可多得的英雄人物，令媛尚且待字閨中，何不選作東床快婿，閨閣弱女得此偉丈夫，自可勿慮外侮之相侵矣！」

郝翁認為言之有理，心中早已暗自默許，遂頻頻以目注視黃生，黃生尚靦覥遜謝不已，女再强調道：「此乃天作之合也，又何必過於謙辭乎，我願執柯促成好事，不知有此薄面否？」

其實黃生嘆服於俠女之絕技，更甚於娶郝女為妻，乃婉轉說明願隨之學藝的意願。

女慨然謂：「此並行不悖也，俟文定之時，我當以藝技授汝可乎？」

郝家莊院內張燈結綵，黃生亦稟明父母，鼓樂喧天的完成了文定嘉禮。

黃生乞授以技，女謂：「汝有夙根，且所學已有門徑，當不難終底於成也。」於是黃生日夕隨女勤加練習，舉凡拳、脚、刀、矛、劍、鏢之屬，皆一一傾囊相授，不數月間，黃生功力大進，女乃轉而催促其與郝女速成嘉禮。

合巹之夕，女親自勸酒，且雜以諧語，但見郝女荷粉降垂，含情脈脈，女謂黃生曰：「予限不能身為男子也，而以此艷福拱手讓汝。」說罷大笑不止。

夜深各自安歇，說不盡洞房花燭旖旎風光，翌晨起床，俠女已不告而別矣！

據說柳葉神劍，是劍術中的上乘功夫，率皆嬰嬰宛宛之流，憑其錦心巧勁，方能運用自如，非僅憑蠻力所能濟事也，黃生雖然已習得俠女之外家功力，但柳葉神劍之絕技，終無法窺其堂奧也。

（全文完）

凶險的假期

·本文承自第42頁·

「嘿嘿，他準備向他丈人借錢呀！因為他家也因炒股票虧了一大筆，我那筆欵項，一年的限期，他不可能賠得起！李用外表樸實，其實他的財力不輸以前的馮家，因為前幾年米價大漲，他在城外囤了很多米，刮了一大筆！」高市長道：「現在你都清楚了吧？」

王森又問道：「你叫什麼名？」

「高雙翼！你就對閻羅爺說是我殺的吧！」

王森大叫一聲：「原來馮俊國那隻紙飛機暗示的是你！」

紙飛機不是有兩隻翼嗎？

高雙翼在大笑聲中開槍，可是，子彈並沒是發射出來，原來槍膛裏的六顆子彈已全被蘇飛射空！

王森反應極快，立即向旁撲去，高雙翼用駁殼開槍三响都讓王森避開，他檢起地上的槍，閃在樹後只回了一槍，便射中高雙翼的右臂，駁殼槍立即掉在地上……

尾聲

朱國明不但沒有被張奇英解決，而且還解決了他。

高雙翼被押到南京審訊，王森與朱國明是證人，只好也跟着去南京，這宗案子其他的細節都由熊長島處理，王森破了這宗案子，得到一枚勛章，這是無上的光榮，彌補他這凶險假期的損失。（本篇完）



寶劍緣（上）

武俠短篇故事／陳劍飛・文
可飛・圖

謀財想滅口

拯救出生天

傍晚了，太陽已經下山，天空中盡是如鱗片片的錦雲，美極了，片雲與片雲之間還透射出太陽的餘暉，更增加了美感。

天氣很熱，並未因太陽下山而清涼。

「爹，我們在那裏吃飯？」一個少年的聲音由一間小屋子內傳出，從聲音判斷，大約只有十四五歲。

「搬出來吧！阿德呢？還沒回來？」這是坐在一株大龍眼樹下乘凉的老頭回答的話！從語氣可以聽得出，他就是那個少年人的爹！

「德哥還沒有回來！不等他了？」又是少年的聲音。

「別等了，留他一份吧！」老頭回答得十分肯定，由此可以想他平日的為人，諒必也十分果決。可是他回答了兒子之後，又自語道：「奇怪，阿德去了那裏？這幾個月來，他總是去這去那的，到底是為了什麼？該不會是幹什麼壞事吧？看來我得好好跟他談談！他要走，要留，都由他，但絕不能在這裏幹壞事！」

老頭子似乎作出了一個重要的決定，心情比先前開朗了。

「爹，你不是說今晚有雷雨？怎麼還到龍眼樹下吃飯！」

「下雨也不會這麼快呀，我們又不會吃飯吃到半夜！」

「你爹是個神仙，什麼都知，什麼都懂！你信他連粥也喝不成！」

「怎麼，你是這樣敎孩好的？他不信爹的，信誰？」

「我說呀，他該跟阿德學學？阿德就知得比你多，比你沉實！」

「你看你，我幾時不沉實了。」

「你呀，眞是旛竿燈籠，照遠不照近，說別人的都準，就是對自己的事沒一次準？」

「準，準個屁！」

「但你得說出個事實呀！」

「好！我說！你自己想想吧！你跟我成親之前說過什麼？說將來一定要使我過好日好，過得舒服，成親之後又說過多少次？話可眞甜、眞好聽，可是怎樣？我們成親快三十年了，我就沒有一天舒服過！你……」

「好奶奶，算你對，是我不準？」老頭說：「我呀，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妳這老太婆嚕嘛！」

「那也好，你總有怕的時候！」

「是呀，我就只是怕你一個人！」

老太婆笑了！老頭子和兒子也笑了。

老頭子對妻子倒是眞有一點內疚的，他想，假如早年自己不是把她奪過來，她嫁到那個有錢人家去，是會舒服得多的，但她當時不願意嫁那個有錢人，却喜歡他，這說來不是他的錯，但他成親快三十年了，却無法掙多一點錢，無法使她日子過得好一些，舒服一些，這就是他的錯，使他內疚。

少年名虎子，因爲他出生屬虎而得名，他對於爹娘這樣爭辯已經聽得太多了，所以一點也不緊張，不怕他們會眞的吵起架來。

天色已近黃昏，飯也吃完了，老頭子已經放下飯碗，燃上了烟，在吸烟了！

「老頭，你說，怎麼阿德還沒回來？阿珍也該回來啦，天都快黑了！」

「娘，你說姐姐？她不是說今晚表哥生日，她不回來，明天才回來？」

「哎呀，你看娘眞不中用了，早間說過的話，晚上就忘了！」老太婆輕輕打自己的腦袋。

「阿珍年紀不小了，不知你妹妹怎樣？阿珍和福成的婚事，也該辦了！」

「誰說不該？可是妹妹，她眞是個糊塗虫！」

「她怎麼啦？她要反悔？」

「還不至於！但外邊風言風語，說阿德住在我們家……」

「怎麼說？外間有人說阿德與阿珍的閒話？」

「唔！」老太婆點點頭。

「簡直是放屁！」老頭子一拳打在桌子上，「砰」一聲，桌上的筷子碗碟都跳動了！

「你氣什麼呢？只要不是事實，怕什麼人說！」

「我知道得比他們清楚，我自然不怕！可是你妹妹，還有福成！這會影响玉珍一輩子的！」

「你放心，福成才不相信這一套。」

「他不信？為什麼不信？」

「他自然不信！」老婆子說道：「有兩次，玉珍和福成在一起，外人不知道，這時却有人說看到玉珍和阿德都先後從一個地方經過，於是，第二天就傳出阿德與玉珍兩個的風言風語，眞的一樣，可是那兩次，福成與玉珍兩個整天在一起，根本沒分開過，外間的傳說，他們當然不會相信的。」

老夫妻閒話家常，孩子的朋友叫他去洗澡了。

「爹、娘，我去洗澡！」

「老爹，你放心，我會照顧虎子的！」隣家的人與虎子一起走！他們是去河裏洗澡。

河，就在龍眼樹不遠處。

虎子走不到頓飯時光，河邊的人聲嘈吵起來，還有人朝村裏跑，老頭子夫妻給驚動，迎上去，問發生了什麼事。

「老爹，河裏，有兩個人，給人家綑綁着的，還沒死！」來人上氣不接下氣的說。

「我去看看！」老頭斷然說。

其實，這老頭只有五十二歲，女的只有四十六歲，一點也不老，他們那麼叫，不過是表示親熱，叫着玩的。

老頭叫林大明，他走得快，妻子走得慢，他就扶她一把，所以更見親熱。

林大明到達時，那兩個人已給抬到沙灘上，都醒過來了。

有人說他們是奸夫淫婦，不該救他們；有人說還未知什麼人，應該問個明白；有人說不管怎樣，他們是人，就應該救！見死不救，還算得是個人嗎？

說救的，都是年青人，說不救的，多是老年人；他們都是到河裏去洗澡的，只有男人，沒有女人！

他們在爭論，老的倚老賣老，年輕的人多，有一個人高聲說：「剛才不救他們上來，我們可以當作沒有看見，現在救上來了，他們也醒了，誰敢再把他們丟進水裏？那是謀殺呀！」

這句話嚇得許多人都不敢出聲，但如何處置，仍沒有主見。有胆小的更悄悄地離開了。

「林老爹來了，林老爹來了！」

「林老爹，你看，怎麼辦？救不救他們？」

「林老爹，你說救不救？」

各人都看着林老爹，等他說話，林老爹未開腔，林大娘先開腔了，她問：「你們先說，為什麼不救他們？」

「他們是奸夫淫婦，有傷風化，不能救！」

「我們不該救奸夫淫婦！」

幾個人肯定地嚷叫。林大明望向說話人：「你們認識他們？他們是什麼人？」

「我們都不認識他們！」各人爭着說道。

「那麼，你們怎知道他們是奸夫淫婦？問過他們了？他們自己這麼說？」

各人又說沒有。林大明想起人家早年說與妻子的謠言和最近說阿德跟他女兒的謠言，心中起了反感，冷冷地說：「你們既然不認識他們，又未問過他們，憑什麼斷定他們是奸夫淫婦，不該救他們呢？」

早先說不能救，不該救的人都啞口無言了，早先說要救的，都說林大明說得好，在嘈吵中，林大明親自替那兩個人鬆了綁，林大娘是現場唯一的本地女人，她把那個女子扶起來，抱起來，那女子激動得哭了。

這兩個男女是兄妹，是距離林村五十多里外的，白田村的村民，林村中人有一個叫林根和一個叫林茂的人都認識他們，證明他們是兄妹，不是什麼奸夫淫婦。這個事實敎訓了好些人，他使那些自以為是，主張不救這個兄妹的那些人感到慚愧！

不過，不管怎樣，這兩兄妹總算是逃出鬼門關，給救活了。

這兩兄妹就住在林大明家。

天快亮了，林村的狗突然吠起來，給吵醒的人都覺得奇怪，有人爬起身去查看，但那些狗只吠了片刻，又都靜下來。這時候，有一個人正緩緩地走向林大明家去，來到那株龍眼樹下，他坐下了，背靠樹幹，目瞧遠方，靜靜地在想些什麼？

這個人就是阿德，他本姓楊，叫德生，不知為了什麼，他自稱是楊德，到了林家，認了林大明做義父之後，改為楊德，林大明原不叫他改姓的，他說，林村沒有異姓男人，他應該跟義父姓！出到外邊，他會仍姓楊的！林大明見他說得認眞，也不勉強。

阿德在想些什麼，沒有人知道。他在這樹下，這時也沒有人知道！

鷄叫了，更鼓响了，那是五更，天快亮了，阿德挪動了一下身子，似乎想站起來的，但想了想微微一笑，又瞌上眼不動了。

天亮了，林村開始熱鬧起來。林大明

起得早，出門就看到阿德坐在門口掃樹葉，愕然一怔，旋即問他：「你剛回來？昨晚去了那裏？」

「我去找個朋友，約好了的……」

「就一直留在朋友家中？」

「不，朋友不見了，找不到！」

「那你該早回來才是！」

「我不放心！我找了一整天……」

「結果還是找不到，所以你現在才回來！」

「唔！」阿德黯然地點頭。

「你……唉，好端端的一個人，怎會找不到？」林大明本來要責備阿德說謊的，但見他那麼悲苦，又不忍責備，所以改了話語。

「據他隔隣的人說，他家遇刦，人也被刦走！我到遲了一天！」

「嗯，遇刦！連人也給刦了？這就難怪找不到了！你知道是什麼人刦的？」

「不能肯定，他們都不敢說，怕賊人報復！我怕你們掛望，所以先回來……」

「你仍然要去查？」

「唔！我受人之託，不能不去，爹，我不能對不起朋友！」

「你這話也是！做人，最緊要對得起朋友，你辛苦了一日一夜，先回去歇歇，養足精神再去吧！」

「爹，我想馬上就走了？救人如救火，早一時得一時，我……」

「爹，你……嗯，德哥，你回來啦！」虎子由屋內走出來，見到阿德，高興極了。

阿德原想悄悄地回來，悄悄地走的，給虎子一叫，他娘已經聽到，他當然不能悄悄地走了。

「阿德，你回來啦？你昨晚去了那裏，害得你爹整夜睡不瞌眼！」林大娘的聲音由屋裏傳出，人也跟着出現門口！

「娘！是我不好，令你們掛心！」

「你知道就好，以後可別這樣了！」

「娘，我記住了！不過，我……」

「德哥，你也在這裏？」一張新面孔出現在林大娘身邊。阿德一怔，脫口問：「丁公子，你怎會在這裏的？」

阿德與丁昭俊兩個似乎很熟絡，各人都大爲奇怪，目光不斷在他們二人身上飄來飄去。

「德哥，眞是說來話長！你是去找過我吧？」

「找過了！」

「阿德，你剛才說找不着的朋友就是丁公子？」

「是的，想不到我找不到，却在這裏見到！」

「這就太巧了！」林大娘於是把昨晚拯救丁氏兄妹的經過告訴楊德生！

「原來是這樣，怪不得我找不到啦！不過，」楊德生把話題一轉，注目了丁昭俊道：「他們不是跟你說好了日子的，怎麼突然提前鬧事？」

「這個我也不知道，我懷疑他們知道我們的計劃，所以先採取行動！」

「奇怪，他們怎會知道！」楊德生沉思，自語地說。

「德哥，古人有說，變生不測，我過去不信，現在相信了！」

「哥哥，什麼不測，我們是有眼無珠，給人出賣了才眞！我早提醒過你，偏是你不肯相信！」丁姑娘由房中出來，見到阿德，就氣憤憤地說。使德生爲之一怔，也感到不快。

「妹妹，你別說得那麼肯定，你又沒有親眼見到，怎能那麼說！」

「爲什麼不能？我雖沒親眼見到，但我却親耳聽到！他那把聲，不會聽錯的！」她突然轉向德生說：「楊大哥，你說，聽到算不算是證據？」

「見到、聽到都可以算證據，但必須正確，不能靠估靠猜，那會害死人的！」

「我不是靠估靠猜的，其實，我不但聽到，還看到他的背影呢！怎會有錯！」

「姑娘，你是說誰呢？」

「史仲垣！」

「史仲垣？就是在家裏做賬的那個史仲垣？」

「不錯，就是他，楊大哥，我記得你曾叫我哥哥小心提防他的，哥哥沒有，我可提防着，我們被縛着的時候，我就聽得他對什麼人說斬草要除根，千萬不能留後患！」

「丁姑娘，我還有點奇怪，他們爲什麼不先殺你們，却讓你們活着飄流？」

「他們原是要殺死我們的，後來，負責殺我們的人對我們說：『丁公子，丁姑娘，我知道你們是寃枉的，但我不能放你們走，我也不忍殺你們，我把你們丟進水裏，或生或死，要靠你們自己的運氣了！』他還說：『如死了，可別怨我，若能活着，就遠走高飛，練好本事回去報仇！』想不到我們眞能活着！」

「這麼說固然是你們兄妹命運好，那個人可也不壞，將來你們若眞個要報仇，可記得那位恩人，千萬別錯待他才是！」

「德生哥，我担心他們已經得到消息，不待我們報仇就先來找我們了！因此，我準備馬上就離開這裏，找個地方躲起來，也免得連累林伯！」

「這個也好！你們可有地方躲？」

「還沒有！」

「這樣吧！我給你們一封書信，你們按址投遞，他自會安置你兄妹，以後的事，你可以和他們商量，至於他們來這裏找人，你放心，白天他們未必敢來，晚上，我會趕回來的，你們快吃早點，不要客氣，我換過衣服，馬上就送你們一程！」

德生送丁氏兄妹上路的時候，林家的人當然會談論他們的關係，不必細表。

晚飯時候，德生回來了。他不大出聲，心情顯得很是沉重，林玉珍則和他恰巧相反，她顯得非常開心，不斷提到參加表哥生日的經過。

晚飯之後，林大明怕德生會有損身體，便勸他放開心懷，德生仍然不出聲，直至天黑了，他才說：「爹，我想來想去，還是想不到第二個辦法，只好請你和娘他們到河洞去過一夜了！」

「去河洞過夜？爲什麼？」

「我想過了，要殺丁公子的那些人，今天可能已經得到消息，說不定今晚會來報復！」

「你是說，叫我們避開他們？」

「不錯，好漢不吃眼前虧，你們暫時

避開一下，我自有辦法對付他們！」

「你叫我們避，你自己不避？」

「我不能避的，我要好好教訓他們一頓！」

林大明不肯，林大娘也要德生一起躲避。虎子呢，他當然更不肯走了。不過，到最後林大明還是帶着各人到河洞去。

三更過後，林大明看到有一隻小船，船還沒有停泊得好，已經有八九個大漢急不及待的由船上跳下水去，又匆匆上岸，疾朝一個方向走。

林大娘看得惴惴不安，不斷問丈夫怎麼辦，林虎子要去帮助德生，做父母的自然不肯。

河洞距離林家不遠，清楚地聽得連續傳來的慘叫聲。林大明一家都在求菩薩保佑義子楊德生平安。

慘叫聲過後，跟着傳來的是沉重的脚步聲與痛苦的呻吟聲，林虎子探頭到洞外偷看，見到人影幢幢，遠遠而來。他們說：「他們打敗了，有的揹着，有的扶住，十分狼狽，眞好！」

「他們走了，我們可以回去啦！」林玉珍說。她對這個河洞十分討厭，但審愼的林大明反對，不許她出河洞。父女倆正在低聲爭辯，林虎子低聲叫道：「爹，你瞧，又有一艘船來了！」

各人都湊到洞口去，果然看到有一隻船正要靠岸。

船上共有四個人，一個蹲在船上，另三個都一躍而起，飄然上岸，他們顯然比早先那些人是高明得多了。

「爹，我們要不要去帮德哥？」虎子關懷着義兄楊德生，恨不得爹同他一起去。但林大明却斬釘截鐵般叫他不可出聲，大失虎子所望。

那三個人差不多在同一時間來到龍眼樹下，其中一個揚了揚手，一大把暗器打到龍眼樹上，發出一陣聲响，却不見有人露面，那個人便煞有介事地說：「別躲了，快把姓丁的交出來，饒你一死，要是敢於反抗……」

「那又怎樣？」一個聲音响自他們背後，他們驀然回頭，赫然發現身後二丈左右處站着一個少年人，十分陌生，顯然不是姓丁的青年！

這個人悄然出現在來人背後那麼近，假如他不先出聲，先發暗器，他們能否躲避得過，眞不知道呢。但他不先發暗器先發聲，可見他行事光明磊落，與他們的鬼祟行爲不同，這人原來就是楊德生。

三個人都目透兇光，灼灼地瞪視着楊德生。楊德生屹立不動，自有一種凜然不懼的精神，那三個人爲他神威所懾，竟是不敢輕舉妄動。

雙方在對峙中。一邊是三個人，兇光滿目，一邊是神態凜然，手中連武器也沒有，眞難爲他有這個胆，一點怯懼之意也沒有。

雙方對峙片刻之後，來人忍不住了，其中一個擺了擺手，道：「各守方位，別給他跑了！姓丁那小子就落在他身上。」

「是！不能讓他逃了！」

「誰先上？」

「俺先上！臭小子，你叫什麼？從那裏鑽出來的？姓丁的在那裏？」

「你把姓丁的那小子，藏在那裏？快說！」

「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流淚！跟他說，眞是白費！還是動手吧！」

「是！臭小子，別打瞌睡了，接招吧！」一步踏出，刀鋒便朝楊德生砍去。楊德生十分鎭定，對於敵方的進攻，只是注視着，不問也不接，倒把對方嚇了一跳，以爲發生了什麼事，怕上當，未把招用盡，急急撤招後退，又成對峙之局。

「你怎麼不動手？爲什麼？」

「臭小子，看招！」來人二次進攻，攻勢更盛，刀光一閃，雖在黑夜，仍然十分明亮，楊德生略向左閃，身形一斜，猝然拍出左掌，在對方後腰處一插一推，便把對方推得站不住脚，一連衝前了兩步，刀光一凝，火光四射，都沒有受傷，但表情却是尷尬。

三個來人都是手握武器，分站成一個等邊三角形，把楊德生困在中央，由其中一個出手，另兩個守着，假如楊德生接招不退，他們便冷眼旁觀，要是楊德生退避，退向那一方，那一方的人就出手夾攻。這是他們的習慣打法。剛才楊德生便遇上了。但楊德生却機巧地使對方迎頭火併了一招。

「你們是怎麼攪的，怎麼自己打起來？」楊德生挖苦地問上一句。

「你別高興得太快了，臭小子！」

「何洛，你上，白原，你跟我守着方位！」

「好！我收拾他！」何洛毫不推辭，一口答應下來，並且馬上動手！

「劉法，要死的還是活的？」何洛滿有把握地說。

劉法道：「死活都要，活的不成，死的也要！」

「好！」轉口又對楊德生說：「臭小子，想死還是想活，要看你自己了！」

「當然，要死的活的都由我！」楊德生斷然回答。

何洛是用刀的，他不知是什麼門道，出手之前，先把刀向上一抛，然後接住才發招。刀法倒還不錯，迅疾有勁，顯出他的功力也不壞，怪不得劉法叫他先出手，看來他的功力比白原要高出許多。

何洛的刀法，一出手就是連環三招，劈胸膛，掛兩肋，十分兇猛，看他動手，似乎志在必得，不顧對方死活了，但他攻勢雖猛，楊德生却身形飄忽，臉下踏出半步，一閃一晃，已經避了過去。

「臭小子，有本事！」何洛怒叫，再次發招，又是連環出招，刺咽喉，劈胸膛，挑下陰，同樣是毒着！楊德生忽然道：「我讓過你一招，以爲你知所悔悟，不料你竟執迷不悟，出手如此毒辣，我看來是不得不開殺戒了！」楊德生說着話，又閃開了。

「何洛，小心了！」劉法旁觀者清，提醒何洛。

「你放心！諒他活不了多少時間！」何洛還是大言不慚，滿懷信心。

何洛的第三次進攻，使的是一招「吳剛伐桂」堂堂正正的斬過去，因爲他在前兩次發招都那麼陰險狠毒，引起了楊德生注意，所以這一次使用光明正大之招，便

引起楊德生懷疑，並不接招，再次廻避。何洛冷冷一笑。才使到一半，陡然變了方向，原先是由斜向左方下劈的，一變便變成轉向右劈下。方向大變，這是十分可怕的，若果對方是向左廻避，就正好送上門來，被劈個正着。

但是，他陰險，楊德生比他更狡猾，他在後退之際，似乎失足，身子一閃，蹌踉地似乎要塌倒在地，其實却是醉八仙的身法，足尖一點，人去如箭，只一閃已躍到白原跟前。陡然發掌，招式未實，虛中變實，硬生生把白原的刀奪了過去，順手一挺，就用刀柄撞在白原胸上，只聽得白原發出一聲悶「哼」，人便向後倒，蓬一聲跌倒在地了。

「你來得正好！」楊德生猝然轉身反撲，迎上追趕而來的何洛。何洛聽得劉法的聲音焦急地叫：「何洛，小心！」何洛聽是聽到了，但却急忙之間，仍未能夠完全明白，稍爲遲疑了一刹，楊德生的刀光已經閃入眼簾，臉部也覺得森寒了。

何洛是手中握着刀的，本能地予以招架，舉刀一封，先擋對方攻勢。誰知道手才舉起，已失了敵蹤，剛聽得劉法再叫他小心，可是遲了，他來不及察看，後心已經中招，感到一陣劇痛，支持不住，蹌踉地踏兩步，已發覺血向外流，心頭一涼，鬥志全消，跌倒了！

「姓劉的，這一回輪到你啦！你們已是個好朋友，當然少不了你？他們全在地下等你的！」

「臭小子，你跟姓丁的是什麼關係，要替他送死！」

「你要知道嗎？」

「你說吧！」

「好！我說！」楊德生斷然回答：「你到閻王殿上去問閻羅王吧！」

「臭小子，你敢捉弄我！看招！」一聲發招發，一記「猩猩拔樹」，一刀一掌在第一招用了出來，可見其心急與氣忿。楊德生故意激怒他，冷然地回答：「我不止捉弄你，我還要殺掉你呢！你們三個人來，總不好意思薄待你，不把你留下吧！」

楊德生口中說着話，手法步法可一點也不受到影响，他和劉法認眞打在一起。

劉法和白原、何洛三個一起來，白原與何洛都死了，只留下他一個，早已心胆俱寒，失盡鬥志了，他與楊德生動手，是被迫出來的，絕談不到自願，再加上動手之後，不幾招已經自覺技不如人，無法可以獲勝了，因此他祇求支持多一些時間，找到機會便要溜之大吉了。

但是，劉法想溜的心意似已被楊德生看破，處處予以阻攔，不讓他溜的機會，而且着着險、招招狠，直使劉法又驚又急，冷汗暗流，章法也亂了，這情形不僅劉法自己明白，楊德生同樣的感覺到。

劉法越是想溜，心神越是不定，打來更加不濟。他打了好一會，還找不到機會逃走，楊德生則說風涼話道：「你眞不夠朋友，老是想逃走，不把朋友放在心上，死恩怨消，你的朋友都死了，你竟不肯陪他們一會，未免太無情義了！姓劉的，我給你一個機會，你自己動手吧！」

劉法眞給他氣得五內生烟，再也按捺不住，開始使出拚命毒招，似乎已準備豁出性命不要了。他在猛烈反擊中，也着實顯出了眞功夫，使到楊德生也不敢輕視他了。

雙方用出眞功夫，眞打得天昏地暗！星月無光，劉法的劉家刀，在江湖上也頗有名氣，可惜傳到劉法這一代已經式微，他學得不精，無法使出精妙招式，以致處處受制於楊德生，被楊德生佔盡先機，控制大局，使劉法動彈不得，狂攻了一輪之後，連守勢也感到困難了。

「怎樣，是你自己了斷，還是要我動手？」楊德生毫不客氣地說，似乎他眞有此把握，立即可以辦到！劉法當然不甘於自裁，所以他不答，鼓起勇氣再次進攻。

「看來你是不見棺材不流淚的了！好吧，你接得了我十招，就饒你不死！」

「哼，少放臭屁！」劉法聽得對方只限在十招之內殺他，便升起了一綫希望，因爲他自信十招是無論如何都可以接得下的！有了求生希望，精神爲之一振，於是用盡全力接下第一招！雙方武器一交，「嗆」的一聲，聲音是不少，但傳到劉法手中，似乎功力有限，只是手腕微微一震，虎口還沒覺得痛呢！

「好！第一招了！」劉法高聲說，內心興奮，盡在這一言中傳了出來。

「那你就接第二招吧！」招隨聲發，又是平平無奇，一點也不精妙，功力也不見怎麼增加，使劉法感到莫名其妙。不過，很快他就覺察出了，當他擋到第五招，他自己已發不出勁道，覺得手中刀一下子重了幾十倍，似握着一柄大關刀，幾乎舉不起來，接招之後，全身一震，內臟受到極大震蕩，不自禁的退了兩步才穩得住身子，但虎口已經爆裂，刀更跌出幾丈遠了。他知道無望了，把心一橫，咬着牙，猛的撲向楊德生。但身形一動，立即覺得眼前金光亂閃，腹部絞痛無比。他自知命盡，只好認命，倒在地上呻吟。

「你如肯合作，回答我幾個問題，我會叫你死得舒服，要不，你就得挨半個時辰才能斷氣，我不勉强你，你自己好好想吧！」

楊德生冷靜地站在一邊等待劉法回話，自然也是監視劉法的變化。

初時，劉法還要裝英雄，逞好漢，但過不了盞茶時間，他支持不住了。他要求楊德生點他穴道，楊德生說不行，必須他先說，他說得快，便舒服得快，否則，就要多挨點苦！劉法心中恨極，却不能不低頭同意，並催楊德生快問。

「你是受誰指使來的？原老頭還是史仲垣？」

劉法聽得心頭一凜，暗暗想道：「奇怪，他怎麼都知史仲垣是丁家的內奸，並不露面，原老大是王家的花王，更是下人，他們都是沒名沒姓，不見經傳的人，怎麼都被他知道？劉法原打算胡說一通的，此刻也不夠胆，他回答是原老頭派來的。

「王仁道房中那暗道你進入過沒有？就是在衣櫃下入去的那條暗道，你可曾入去過。通到那裏出口？」

王仁道房中有條暗道，劉法並未清楚，但他知道王家有一條可以通向屋外的地下暗道，至於入口處在那裏，出口處又在那裏，他也是不知道的，因此他對於楊德生的精明與熟悉王家內情，更加不敢胡說八道了。

楊德生問清楚之後，出乎劉法意外地解開他的穴道，對他說：「你走吧，王家你是回去不得了，如果王大肚子知道你說了這許多給我聽，他是不會放過你的！原老頭也不會放過你！」

「你眞讓我走？不怕我報仇？」

「報仇？你報不了的！」

「爲什麼？」

「你想想，你今年多大？我多大？今天你贏不了我，以後更休想，你一年一年接近衰老，我一年一年更加壯健，在年齡方面，我佔了便宜，至於武藝你會練，我也會，你有進步，我也會有，但在氣力上，我一定勝過你，所以我不怕你報仇！

「今晚，你們來此的目的不是我，是姓丁的兄妹，你是受人之托而來，是爲朋友！我們本身前此並無寃仇，只是爲朋友，我們已打過一仗，冒過險，對得起朋友了，怎會再尋仇？你走吧，等一會如果王家再有人來，看到你同我有講有笑，對你會十分不利！你走吧，此地不宜……誰！站出來！」

「姓劉的，我以爲你眞是一條好漢，想不到你竟是個吃裏扒外的怕死鬼，姓楊的放你走，我可不能放你走，這是你命中注定，你認命吧！」一個聲音突然由龍眼樹後傳出來。他的話不是針對楊德生，而是針對劉法。劉法聽得全身打顫，仍極長懼。

楊德生道：「你老是什麼人，也來管這閒事。」

「他是王家的總管駱天照，楊兄，這不關你的事，你快走吧！」

「我走，你呢？你不走！」

「我走不了啦！楊兄，你還年輕，將來替我報仇！現在，我求求你快走吧！」

「不，憑你這句話，我就不能走！何況，還有林家幾條性命，你說，我能一走了之嗎？」

「好親切的關懷啊，自己可以不理，却要照顧別人，姓劉的，你眞了不起，居然做起英雄來啦！」駱天照突然哈哈大笑，十分得意，但笑聲忽然停住，轉了另一種語調，道：「你們不用爭了，你們一個都活不了，姓林的人也活不了！」

「駱大總管，你說得這樣有把握？你以爲這是王家，我們一定要聽你的話。」

「姓楊的，你不錯曾打敗了他們三個，可見你也確是有點功夫，但你別忘了，我不是他們，我姓駱，不姓劉！」

「管你姓駱姓馬，都是王家的狗奴才，王家的一條狗，才不在我楊德生眼內呢！有什麼本事就掏出來吧，且看誰活得時間長些……」

楊德生這話，把駱天照激壞了，他不待楊德生把話再說下去，先拔出厚背刀大喝：「小畜牲你找死！」

「楊兄，小心。」劉法也拔出了刀，但沒有出手。

「劉兄請放心好了，就憑王家一條狗能咬得了誰！」楊德生說着話，連避三招，退了三步，趁勢用足尖一挑挑起地下一柄刀，抓在手中，隨手挽個刀花，全身幌動着，便擋住了駱天照的猛烈攻勢，一連傳出了三次碰擊聲，但雙方都沒有後退，似乎都在輕描淡寫地試探，並未用出全力，但是當事人駱天照和楊德生却都心中有數，暗暗爲對方功力高强而吃驚了。

劉法的功力不如駱天照，這是他自己深知的，他曾和駱天照交過手，駱天照的連環招源源不絕，一出手就是連環而發，攻守兼備，十分厲害，劉法和他過招，只擋了三招，第四招便落敗了，有的連第一招也接不下呢。他又與別人聯手，以二對一，三對一和駱天照動手，結果還是敗在他手中，因此，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據駱天照表示，他們三位師兄妹，以老三梅青青的武功最高，也最得師父痛愛，他是老大，老二的功力和他相若，但花巧多，三個當中，他已經是武功最差的一個了，但就是這樣，劉法還是佩服萬分。

這時見他與楊德生只交手了一招，便雙方都停住手，不由的感到奇怪。劉法想：奇怪，他怎麼不乘勝追擊？他的連環快刀是武林一絕呀！劉法實在不明白駱天照何以不繼續進攻？

駱天照何以不繼續進攻？原來他剛才這一招已蘊藏了十招的，但剛使到第三招，已被封死，無法再進，若不收招，可能被對方反擊過來，那就不堪設想，駱天照知己知彼，不求有功，先求無過，這是十分穩重的做法。劉法是旁觀者，非身受，所以不明所以！他怎地知道駱天照已經遇上勁敵？

駱天照撤招注目凝望，楊德生也注目凝望。一刹那後，楊德生道：「不愧爲王家總管，果然身手不凡！佩服！佩服。不過，要想打敗我，還得再拿點眞功夫出來才行。」

「少廢話，接招！」揮刀再攻，出手如電。楊德生向後退出一步。猝然繞向左邊，身子一蹲低，已經進了兩步，刀光如練，斬向對方兩足，駱天照正在進攻，陡然被襲下盤，大出意料，急忙向後退避，同時回刀向下疾劈，阻止楊德生站起身，用心甚爲狠毒。

楊德生眞是藝高人胆大，他在對方刀光霍霍中，突然使出「三花聚頂」，硬拚敵招，向上躍起，同時飛出一脚，「蓬」一聲，足尖踢在對方腹部，把他踢退了幾步。

「怎樣，捨不得把眞功夫用出來？要是這樣，吃虧的是你！」

「臭小子，休要猖狂！看招！」駱天照的刀光又閃向楊德生要害。可是楊德生並不畏懼，他見招接招，「噹」然一聲，便失聲驚叫，同時，他那柄刀也給震飛上了半天，手中再沒有武器了。」

旁觀的劉法見狀也失聲驚叫，惶懼已極，駱天照則大爲開心，趁勢追擊，但楊德生並未逃走，他身向後退，一個蹌踉，跌倒在地，駱天照恰巧追到，這一來，俯下劈斬，一刀劈下，忽地「哎呀」驚叫，倒退不迭，又把劉法嚇了一大跳。看清楚才知道駱天照雙腿出了問題，不，用手背揩擦眼睛，楊德生丟了刀，拔出身上佩劍，疾向駱天照撲去，劍到人到，一連刺了兩下，駱天照中招受傷，再難支持，連退幾步之後，倚在樹幹才能支持得住。

「劉兄，你可以走了！我沒事啦！」

楊德生對劉法說。

「楊兄，他怎麼了？」劉法反問。

「沒什麼，他不會死的，但我已毀了他的武功，他最快也得三年後才能恢復！再說，還得有高手相助才行！」

「你不殺他？留此後患？」

「由他去吧，不必殺他了！」

「將來他的師弟師妹，必要替他報仇的！」

「謝謝你！但我還是不忍再殺他！今天，我已殺得不少了，我不想殺太多，有傷天和！趁他們還沒有來，你快走吧！」

劉法暗暗嘆一口氣，只好告辭。

過了一會，楊德生又叫駱天照走，駱天照恨恨地說：「你別以為這樣會討好我，我不會領你的情的。我一定會報仇，你如果後悔，現在還來得及殺我，要不，縱虎歸山你後悔就遲了！」

「不錯，縱虎歸易擒虎難，但也得看縱的是什麼虎。如果潛藏未露的小虎，牠會長大，牠會强壯，縱牠歸山，當然是一件極爲危險的事，但若果縱的是無用的老虎，那又有什麼了不起？你走吧，你已經是一隻病老虎了，還怕你作甚？」

駱天照本來要抬高自己聲價的，不料給楊德生三言兩語，就氣得駱天照哇哇叫，戟指大罵：「臭小子，你別高興得太快，等一會你就知道了！」

「你還不走？我可要不客氣的了！」

「好，我走，馬上就走！」駱天照說走就走，連他帶來的一個小包袱也不要。

所有敵人都走光了，留下的只是寂靜，楊德生看看死去的屍體不禁喟然長嘆。

忙，固然使人透不過氣，靜，有時一樣令人透不過氣的，此刻的楊德生就感覺如此了。

楊德生不是一個嗜殺的人，他雖然練有一身武功，却不輕易殺人的，想不到這一晚一下子就殺了不止一個人。殺的時候是拚命，你不殺我，我便殺你，在此情形之下，教他如何可以不開殺戒！但此刻回想起早先的凶險惡鬥，還覺得心悸。

早先，王家先後派了好些人來追殺丁氏兄妹，這是什麼？是要斬草除根，還是追索珠寶？他們之間何以有此深仇大恨，竟要滅絕其中一家？這是什麼仇呢？

楊德生無法猜想得透，念頭一轉，不想了，把注意力集中在死者身上，將他們搬出去埋了。

「唉，總算了結！可是一個人，爲什麼要打？爲什麼要殺人？爲什麼不怕死？出生到成年，不容易啊，練功的日子也不容易啊！何以人們總是這樣嗜鬥？這樣重金錢輕生命？」楊德生又感到不解。

「好威風啊！年青人！」一把老人口音突然傳出來，楊德生聽來一愕，急忙循聲望去，却是漆黑一片，無法看到，心頭一凜，馬上予以戒備，又聽對方冷冷說道：「怎麼？這樣大模厮樣的回話也不答一句？」

「對不起，我根本瞧不見你老人家，所以未答，還請老人家原諒！」

「這不像句話！小伙子，我問你，你要好好回答！」

「老人家請問！只要我能回答的，一定回答！」

「你叫什麼？我是說，你的眞實姓名是什麼？」

「楊德生！」

「你和他們有什麼深仇大恨？這樣狠心！」

「那麼，你何以要殺他們？」

「老人家，不是我要殺他們，是他們要殺我！可惜你老人家遲到一步，要不，就能見到一切，可以知道我不是存心殺他們了！」

「你這話當眞？可有證據？」

「早先有一個叫駱天照的人，他曾敗在我手中，他還聲明要來報仇，我也沒有殺他，如果你老人家找到他，他會告訴你的！」

「你以爲我會上當？他不會和你串通的？」

「你老人家這樣說，倒可以不必再問了！」

「爲什麼？」

「你老人家如此不信任我，又何必白費時光呢？」

「你既然和他們無怨無仇，他們爲什麼要殺你？他們總不會無端端要殺你呀，是不是？」

「這倒是眞的！他們雖然不是與我有仇，却與我一個朋友有仇，他們要殺他，我義父救了他，他們追到這裏來，要殺我義父一家，我自然不能袖手旁觀！」

「你既然知道駱天照要來找你報仇，你可知道他還有靠山。爲什麼你斬草不除根？」

「他的靠山是王仁道！這個人，我是不會放過他的，他害的人太多了。而且，還繼續在害人！我不能容許的！他另外還有一個師弟和一個師妹，據說武功都很高，看來一個對一個，我未必會輸給他們，但他們如果聯手，我多半要落敗，但他已經失去武功，我實在不忍再殺他，所以放過了他！」

「唔，你倒回答得幾老實，不算驕傲自滿！你怎會知道他有師弟師妹？他自己說的？」

「不是！別人說的！」

「誰？」

「對不起，我不願說出他是誰，免他有麻煩，請你老人家原諒！」

「你是誰的門下？」

「這一點，我也不能說！我答允過恩師，不把師門告訴任何人！」

「看不出，你倒很守諾言呢！離師門快五年了吧？居然還記得如此清楚，恪遵師命，不露師門！十分難得！」

楊德生心頭一凜，大感奇怪，何以這個人對他似乎知道十分清楚，連告別師門五年也知道！略一沉思，便脫口急問：「你老人家是……」

「你別亂猜，你不曾見過我的！你好好幹你的吧，我找駱天照去問個清楚，你若有半句虛語，我會再找你！」

「老人家你請便，我這就到王家去，不敢久留了！」

老人家本是告別在先的，反而變爲送行了。他看着楊德生走了，才輕輕一嘆道：「知徒莫若師，師兄倒是有識人慧眼，可惜他死得早，看不到！但我却可以放下

心事了！」老人家自言自語，沿着楊德生走去的路也走過去。

楊德生一口氣趕到王家，遠遠就看到王家燈光明亮如晝，他想：他們大約等待駱天照回來慶功吧？哼，讓他們等到天亮吧！

楊德生心是這樣想，脚步可不慢，借物障形，蛇行鼠伏，既小心，又輕快，不一會已摸近了王家。他見前面人影綽綽，便到後門去，翻入後園直趨王家後院。

王仁道這一晚先後派出了三撥人去追殺丁氏兄妹，志在必得，而由他派出去的人來看，也應該是得手的。因此，他在家中擺下慶功宴，只待派出去的人回來，便可以開懷暢飲。

可是等了許久，一個人也未見回來，這倒是奇了，怎麼都不見回？難道全都給人殺了？這是不可能的事，簡直是不可能的事啊！

「這不可能，不可能！」王仁道終於自語了。

「老爺，你說什麼？這是眞的，可能的！」

「不，不可能！不可能。」

「可能！老爺你，你寃枉我！」

「啊，什麼事？五娘，什麼事？誰寃枉你了？」

「你！就是你這個沒有良心的，寃枉我！」

「我？我怎會寃枉你？我怎捨得啊！五娘，你且說來聽聽，我怎樣寃枉你？」

「怎麼？難道你剛才不是在聽我說話？你沒聽到？」

「沒有呀，你說什麼了？」

五娘是王仁道的第五房侍妾，最得寵的一個，就是最近幾個月才娶回來的一個。她聽後，撒嬌地再說了，原來他告訴王仁道，她似乎有喜了！其實她知道，王仁道雖然與她有房事，却不會有孩子的，她這孩子另外有爹爹，這因爲她明白，在王家，如果生有孩子是很有地位的，母憑子貴，如果養得一個可愛的小子，身份便會不同。再說，王仁道已經六十有三了，雖說保養得好，到底是個老人，如何還能滿足只有二十四歲，剛由歡場地方轉過來的女人。因此，不管是爲了自己之需要，還是爲了未來身份，她都要送給王仁道一頂綠帽子作禮物的。但王仁道却懵然不知，以爲眞眞是自己了得，所以聽來大爲開心。這也難怪王仁道不知的，五娘在歡場練來的一身功夫，由外部表情的調情手法，都非她的四位「姐姐」可比，王仁道在另四個老婆處，無法獲得在五娘身上所得到的享受，所以他特別寵愛五娘，也給五娘的表演迫眞所瞞過。

王仁道高興極了，他許下重諾，說將來五娘養下孩子，不管是男是女，他都會隆重慶祝一番！他並不說出剛才自己所說不可能的原因，老夫少妻倒開心地笑。

他們在親熱，樣子叫恰巧看到的楊德生感到臉紅。他認得王仁道，却不認識五娘，也不知道五娘是王仁道的侍妾，因此他心中暗罵：好一對狗男女，眞不要臉！順手折了兩節小樹枝，一彈射入房去，王仁道的手掌正在搓揑五娘的胸部，手背突然給插上一節樹枝，這一突然的痛楚，痛得王仁道厲聲高叫，把正享受愛撫的五娘嚇了一大跳，整個人彈了起來，一怔之後，便大聲罵道：「你，你作死了，這麼大聲……」

「有，有賊！有賊呀！」王仁道揮動着手說。

「來人呀，有人行刺老爺呀！」五娘也看到丈夫的手背插着一枝樹枝，流出鮮血了。

消息外傳，王仁道却由暗道走了。

楊德生發射暗器之後，立即入房去追殺王仁道，可惜給五娘赤着身子一攔，他不想碰在她身上，遲疑了一刹，便給王仁道逃了。

楊德生此來的目的是誅殺王仁道，爲死難者報仇。爲生者除害，不料仇人見面，却給他溜了。對楊德生來說，自然不甘心的，但他已經逃了，不 心又如何？不甘心也沒有辦法的呀，他迅速地找了片刻，找不到機關，只好先行離開去，再作打算。

但是，王家養有不少武師，雖然有一批人調了出去，留守王家的還大有人在，他們正在等待宴飲，一聽有賊，誰不想爭功，楊德生還未衝得出去，已經給王家的武師截來了。

一個鴛鴦眼的漢子揚了揚手中刀，向楊德生一指，冷冷地說：「好小子，年紀輕輕就想死了，讓老子送你上路吧！」言盡招發，一閃身已撲近楊德生，刀光閃閃，疾斬楊德生左脇，身手極快。有人大聲喝采助威，以增聲勢。楊德生屹立着，神態倨傲地瞥了對方一眼，便把目光掃視其他人，似乎對來人的進攻並未留意，這一來可氣壞鴛鴦眼的漢子了。

鴛鴦眼漢子的刀勢用實了，刀鋒快斬到對方的衣服了，陡覺人影一晃，一刀已經走空，因爲在氣頭上，用力過甚，走了空招便給自己的刀勢帶動步法，踏出了一大步，身形更側過一邊。就在這一刹時光，旁觀的已經發出驚叫，鴛鴦眼漢子正自一怔，要迴避時已來不及，見到身子一閃，手中刀已被踢出了幾丈，越過人頭，飛出去了，與此同時，他胸口也中了一脚，被踢翻在地上打滾。楊德生連手也沒有動，只踢出兩脚已把鴛鴦眼漢子踢得爬不起來了。

不過，王家人多勢衆，倒了一個並不重要，倒了一個，却來了兩個呢！他們都是使三節棍，舞動得環節叮叮噹噹，擾人心煩，楊德生朝他們看一眼，咀角微一翹，似有不屑之意，又引起對方憤激，怒吼狂叫，雙棍揮舞，分由前後來攻。

楊德生只想殺王仁道一個人，並不想濫殺無辜，所以他見兩人揮棍夾攻過來，急忙避過，同時喝止道：「住手，我有話說！」

「有話快說，有屁快放！」

「他有什麼好聽的話說，放倒算啦！」

「別聽他放屁，臭死人的！」

七嘴八舌搶着說，不讓楊德生說話，但楊德生仍然說道：「你們聽了，你們都有一身武力，都是英雄好漢，爲什麼要爲虎作倀，協助王仁道作惡，你們都眼明耳靈，當然知道王家是怎樣的人，也知道王家怎樣害人，你們是英雄，不是狗熊呀，

怎麼甘心做狗熊，受王仁道欺騙，受王仁道利用，我與大家無仇無怨，不想和大家拚命，你們又何必爲這樣一個人賣命？值得嗎？」

楊德生這話相當有力，許多人都被說得動容了。

但有人提出反駁：「臭小子，你別想挑撥離間，辦不到！你走不了啦！他是刺客，要害王老爺！王老爺對別人怎樣，我們不理，王老爺對我們很好，都是大家身受的！大家不妨想想，老爺這樣待我們，我們怎能恩將仇報？常言說得好，養兵千日，用在一時！王老爺平日待我們好，現在，有人要殺他，我們能見死不救嗎？我們能聽這小子的話嗎？我們對得起王老爺、對得起自己嗎？」

另一人道：「打呀，誰對我們好，我們就帮誰，王老爺對我們好，我們當然是帮他！」

「我們別上這小子的當，殺呀！殺死他！」

王家的人互相發表意見，打亂了楊德生的計劃，停止了的圍攻，又開始了，楊德生知道再說也沒有用，索性閉上嘴，注視對方，先奪了一根三節棍，就用作武器進擊其他敵人。

楊德生一棍在手，如虎加翼，凜然喝道：「我好言奉告，你們不聽，我只好奉陪了，請吧！」話聲猶未斷，三節棍巳經遞了出去，「噹」一聲震飛了敵人一柄開山刀。乘勢把三節棍向前一送，刺向對方咽喉，又快又準，嚇得對方驚呼疾退。楊德生並不追趕，沉手撤招，一掃一抖，反打出去，攻向別一個敵人。

「大家聽着，蟻多摟死象！我們不是蟻，他也不是象，只要我們齊心合力，可以把他截住，可以把他制服了！朋友們，加油啊！」

「請大家一靜，王老爺有話跟大家說！」有人高聲大叫。

「好！請王老爺說吧，我們都在恭聽呢！」

「王老爺，請說吧，我們聽着呢？」

「這個人是什麼人，我並不認識，他可能是受人主使的，所以，我們最好能把他活擒下來問個明白，如果有人能把他活擒，我賞銀五百両，死的，我也賞賜一百両！」

「王老爺放心，我們一定把他活擒！」爭着表示的人甚多，聲音掩蓋了其他，所謂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這話一點也不錯！楊德生親眼看到，引起無限感慨，同時也起着極大反感。他仰望王仁道，他巳經站在王家最高的閣樓上，憑欄下望，揮手狂叫，要不是隔得太遠，楊德生會上去找他算賬了。

錢財的力量如此之大，王仁道只說出活擒的賞銀五百両，死的也有一百両，於是自認身懷絕技的爭先恐後撲向楊德生，連不懂武功的人也向前湧，他們明知自己不會武功，對方是個高手，決難抓住對方的，亦爲財迷心竅，忘記生命可貴，可知財之爲物，實在擁有無窮力量，能使人爲它終生營役，爲它而生，亦爲它而死。

楊德生漸漸也打定主意，準備應付眼前局勢了。

這時已是四鼓過後，接近五鼓了，楊德生必須在天亮之前離去，不管能否殺死王仁道，都是如此，因此，他想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決不輕饒，他想到對方雖然不是主兇，也是帮兇，手上不知沾有多少血污，這種虎倀，有時比主兇還更可怕可恨呢，他們既不自覺，財迷心竅，不愛惜生命，這是他們自作自受，怪不得我！如此一想之後，他更凝勁以待，留意各方攻勢，有個年約三十的壯漢手執單刀，刀轉如輪般透出一團寒光，在火光反映下，倍見嚇人！楊德生正在注視着，聽得有人大叫：「莫堅，要活的，別殺死他！」

「這傢伙叫莫堅！」楊德生暗暗告訴自己，正當此際，異聲響自背後，他心頭一凜，急忙移步斜掌，巳聽得「叮叮」兩下聲響，原來有兩枚暗器射在莫堅的刀上，給反彈出去，兩聲慘叫便相繼而來，莫堅吃了一驚，楊德生同樣吃了一驚。

這是一個意外，更意外的是在各人驚惶嘩叫中，失神的莫堅巳被機敏的楊德生一把抓住，奪了武器，廢了武功，倒地不起了。

楊德生揚刀大喝：「你們聽清楚了！我只是找王仁道一個人算賬的，與你們無寃無仇，你們快快讓開，讓我者生，擋我者死，刀劍無眼，不要自誤！」說吧，就朝一個方向撲去，他也眞怪，不向人少處走，却向人多處鑽，單刀在前，刀光耀目，在火光中，刀光裏着人影，幾乎是只見刀光，不見人影，所以，所到之處，形似滾湯潑雪，波分浪裂，因此他通過得十分順利。

不過，亦有人挺身而出，加以攔阻的。他憤而冷笑道：「臭小子，你以爲王家無人，可以任你胡作胡爲，不要走，吃老子一劍！」聲到招到，一劍就刺向楊德生的下三路刺去，出手相當陰險，不似正派人物所爲！

「你想建功逞能！還不配！」楊德生沉刀一撞，刀尖向下，先向左右一撥，然後向右上一挑一絞，喝一聲：「撤手！」刀光過處，一縷劍光斜斜飛射如閃電，在劍光凝處傳出慘叫的同時，楊德生的刀尖下也傳出了叫聲，互相厲叫，倍覺驚人，其他人見他舉手投足之間，巳斃了幾個人，有誰還敢和自己的生命開玩笑？就算自負有高強武功的人，也不敢輕試了。

王仁道仍在大叫，以重賞作餌，可惜無人敢以生命冒險，使得金錢的誘惑力也淡薄了。

王仁道目睹各人都貪生怕死，不敢攔阻楊德生，便大爲氣苦，他知道楊德生逃了，此後生命便時刻受到威脅，寢食難安了，因此，他揚聲高叫：「你們大家聽着，不能放他走！攔住他，抓活的賞千両，死的，五百両！聽到沒有？活的一千，死的五百！」

一千両，五百両，在窮鄉僻壤之鄉，這實在是個大數目，有人一輩子連五両重的銀元寶也沒見過呢，五百両就是一百個五両重的銀元寶，一千両更是二百個？這是好大一個數字啊！這是一個好迷人的數字啊！因此，王仁道一嚷，果然引起了一陣哄動，可惜他說得遲了，要不，剛才拚

命的人會只有那幾個，此刻，楊德生巳經去遠，沒入黑幕中，看不見了，不過，反過來看，也好在王仁道說得遲，否則，死傷的人不會那麼少，不過，死得人多也好，少也好，說得快也好，遲也好，都巳經成爲過去，可以不必理會了，還是說說王仁道吧，他見自己的重賞收不到預期效果，終於被楊德生逃了出去，眞是又恨又驚，恨的是自己所豢養的都是一班飯桶，無事時個個都自吹自擂，似是天下無敵，有事了，却數十人也擋不住一個楊德生，實在太可恨了，驚的是楊德生如此厲害，要來就來，要走就走，根本不把王宅的人看在眼內，這太使他難堪了，假如他再來會怎樣？他一次不成功會來兩次，兩次不成功會來三次四次五次，直至成功之後才停止的，這怎麼辦？如何阻止？如何……他不禁呆了！

王仁道想到一個新的問題，這個楊德生是什麼人，他從未見過的，也不會發現有過這樣一個人，爲什麼這個人要行刺自己？爲什麼自己派去追殺丁氏兄妹的人都未見回來？難道都吃了敗仗？難道都敗在此人手中？會不會就是這個刺客救了丁氏兄妹，這麼連想到丁氏兄妹，王仁道便呆住了。

王家與丁家原是遠房表親，當然巳經是很疏的表親了，當時也不是住在相近的，後來，王家窮了，投靠丁家，丁家以親戚關係，且所索不苛，便收留了，後來，還投以資本，使他做生意，賺了不少錢，但回報却少，他把大部份賺的利潤入了私囊，幾年之後事洩，丁家以王氏不可靠，又以自己雖出本，但王氏出勞力，加以自己丁家不愁衣食，所以說了幾句，叫他離開也就算了！

王家這個人是王仁道，丁家則是丁俊昭的祖父，這是幾十年前的事，王仁道恨在心，丁俊昭却一點也不知情，他爹爹死後，王仁道便不斷明明暗暗的侵蝕了丁家家產，後來，他的母親意外死亡，丁家上下都感詫異，但王仁道是知道的，是他派人暗中加害的，這件事，只有王仁道一個人知道，因爲殺害丁大娘那個兇手，在得手之後，巳給王仁道殺死滅口了。

王仁道對這件事一直耿耿於懷的，因爲他心中有鬼，在殺兇滅口之後，曾先後幾次聽到低沉的冷笑，似乎就是被殺者的聲音，他此刻想起往事，固然頗爲愉快，但也甚爲後悔。

王仁道的思緒漸漸轉到林家去了，他恨林家救活了丁俊昭，更恨帮助王家這一個年青人，他不自覺的摸了一下荷包，決定再幹一次！

王仁道的想法，有一部份爲楊德生所料中，他是在逃出王家之後想到的，他悔恨自己不夠冷靜，竟然犯險去王家，假如自己不去，王仁道會怎樣，又假如自己是不是錯射王仁道雙手，而是射向他後心，他不是巳經死了，自己怎麼這樣蠢？

楊德生也在後悔，但他急於解決的不是追悔，是如何保衞林氏一家的安全，他獲得林氏一家照顧，沒有理由恩將仇報，使林家陷於危境的，他想着辦法，而最後的辦法……他突然一拍大腿，斷然說：「對，這是個最好的辦法！」他一招手，作了一個下劈的手勢。

由這一晚決定之後，他就在第三天把武藝敎給林虎子，林虎子爲人精靈，吃得苦，胆子大，正是學武的好材料，過去他不知道楊德生會武，自然沒事，知道了之後，巳在心中盤算了不知多少次了，所以一聽楊德生主動提出敎他武藝，比拾到金牛更爲高興。後來，由虎子更及於村中其他的年青人，只要願意學，就敎他，因此，不到一年，村中的年青一輩都紮好了根基，練得身子結實，胆子也大了。

三年過去了，虎子巳經長得很壯健了，他比他的爹也不低半分呢！玉珍早巳跟表哥結婚，養了一個白胖胖的小子。楊德生還是光棍一條，沒有結婚，村中不少姑娘都喜歡他，但自己無意，林大娘也奈何他不得，他最大的理由是他還有要事，隨時會離去，此去之後，生死難定，也未必有機會再回來，他不願牽累別人，誤人一生，也不想有家室之累，分心家事。林大娘見他如此說，倒不便再迫他。

三年後的一個下午，有一個叫傻豬的小孩子替楊德生送來一封信，他看得凜然變色，急忙把它揉成一團，塞向衣袋。但是，巳經被虎子看到了。他問：「德生哥，什麼事？」

「沒什麼！」

「你剛才明是看一封書的，誰的？說什麼？」

「一個朋友的，他有事找我，我想，你們都學未有成，我去了，對你們不起，不去，又對朋友不起！」

「德生哥，你要去許久？不回來？」

「這個，難說！所以我才爲難。」

「你不去不行？」

「不行！」

「通知他，遲些再去行不行。」

「也不行。」

「爲什麼？」

「因爲他沒有地址，只叫我到一個地方見面，不到時候他是不來的，我去那兒通知他。」

「唔，這就眞難了！」虎子也爲難起來。

當晚，四月十三日的晚上，月亮升得早，天色也不算壞，雖然有雲，却也有風，雲是流動的，不是一直遮住月亮的。

吃過晚飯，楊德生和虎子等一班人到河裏去洗澡，回家之後，虎子就不再見到楊德生，他到楊德生房裏去找，也不見，只看到枱上有一封信，是開口的，他認得幾個字，拿來看，楊德生留給他的，內容大意是說：「我有事，走了，若不回來，不必找！明天才好告訴義父，免他不安，希望我們能很快再見。」

「王家可能會來尋仇！要繼續練武，互相團結，勿中離間毒計，自相殘殺！謹記，謹記，楊德生！」

虎子急極了，但他希望楊德生能很快回來，所以不急於告訴爹爹！

楊德生接到誰的信呢？原來是駱天照給他的挑戰書。署名的還有路天照的師弟駱長安與師妹梅菁菁。本來，駱、路兩個在幾日前巳經到了王家，只因師妹久久未到，所以才不敢動手，早間師妹一到，他們馬上就寫信了。

（下期續完）

新派武俠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天壤一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凌千里爲了避仇，遣散家人，跟隨啓元子到茅山白雲觀學藝三年，做木道長的關門弟子，木道長以負疚的心情，似乎對不住死去的凌千里，沒有好好對他保護，因此對凌千青悉心調教，傾囊傳授絕技，另派門下弟子丹元子去保護雲中鶴管崇墀，幸未被綠衣少婦柳鳳嬌所害，而管崇墀的家裏亦來了一位西席，應徵來教他女兒讀書，自稱姓姜，原來是一位武林高人，暗中抗拒柳鳳嬌，使她無法下手，丹元子將實情回去向師父覆命，木道長見凌千里學成，派他下山復仇，他先回家祭父，遇到住在家裏不相識的聶小香，偸去他的寶劍不辭而去……

鑄劍匠封爐　試劍會贈劍

凌千青暗忖：這如何對得起師父，對得起這把劍託付給師父的天壤一劍。

仔細想來，聶小香的來歷，也大有可疑。

她爲什麼要一個人住在這裏？莫非就是爲自己來的？她住到小樓上來，莫非就是在等候自己？

她，莫非是柳鳳嬌一夥的？知道自己下山了，必然會回來，祭拜爹的墳，因此要她在這裏等候自己，故意用簫聲把自己引來，但她又爲什麼在柳鳳嬌用霸道毒針偸襲自己的時候，又悄悄告訴自己呢？

她如果不是柳鳳嬌一夥的，她又爲什麼要取走自己的寶劍？

武林中人，莫不喜愛名劍，莫非她對自己這柄劍愛不忍釋，遂起了貪念，在取劍之時，又覺得這樣把劍取走，太對不起自己了，所以用她最寶貴的貞操來換取了自己的寶劍！

聶小香，妳這是何苦？

他左思右想，實在想不通聶小香這樣作法，究竟目的何在？他下定決心，一定要找到她的人，找到自己的劍。

他心中盤算着，找人，找劍，要到那裏去找呢？啊！對了，聽聶小香的口音，略帶鄉音，不是鎭江，便是揚州，自己不如先去鎭江，再往揚州，正好是順路。

有了目標，他就匆匆下樓，出門而去了。

鎭江，古名京口，運河和長江，在這裏交叉而過，是南北交通要道，尤其是蘇北貨物，多集此轉運，商業極爲繁榮，幾條大街上，茶樓，酒肆，更是生意鼎盛。

鎭江有「天下第一江山」之稱，南大街的江山樓，蘇揚名點，鎭江佳餚，在城裏的是首屈一指的。

這天午牌時光，凌千青就上了江山樓了。

這時正當中午，樓上酒客，差不多已有九成座頭，人多了，聲音就亂哄哄的，有的人在大聲談笑，旁若無人，有的人在「五奎」「六馬」，拉着嗓門吆喝，反正老子有錢吃喝，誰管得着他？看看座無虛席，正想回身！

酒樓上的酒保，個個眼尖若鼠，客人上來了，豈肯讓你悄悄溜走？這時就有一名酒保滿臉堆笑的迎了上來，招呼着道：

「客官一個人，請到這邊來。」

他抬着手，鞠躬如也。

凌千青倒不好意思回下去了，問道：

「還有位子麼？」

「有，有！」

酒保陪着笑道：「客官一個人，就好商量，那邊桌上，是位年輕相公，生得斯斯文文的，一個人佔了一席，他交代過不准旁人和他同席，但客官也是讀書相公，就沒問題了，客官請隨小的來。」

說完，就領先走了過去。

凌千青只好跟着從坐滿了人的桌子中間，穿行過去。

那是臨窗的桌子，果然倚窗的桌子坐着一個穿淡湖色長衫的少年書生，獨佔一席，一手持杯，頭却看着樓下，似在欣賞街景。

酒保領着凌千青走到桌子橫頭，躬着身陪笑道：「這位相公只有一個人，這時候已經沒有別的座位了，就和相公擠一擠吧！」

那少年書生聽了酒保的話，不禁作色道：「我交代過你……」

他隨着話聲轉過臉來，看到了凌千青，本來已經板下臉孔，大有不悅之色，但目光一對，他發覺酒保領來的並不是傖夫俗客，也是一位少年相公，斯文一表，底下的話，就縮住了，神色一怔，朝凌千青微微點了一下頭道：「沒有關係。」

酒保連忙陪笑的說道：「小的知道相公愛清靜，不喜歡俗客，所以普通酒客，小的不敢領到相公這桌上來，這位客官也是讀書相公，二位可以聊聊，就不會寂寞了。」

一面就在少年書生對面，拉開板櫈，朝凌千青招呼道：「客官請坐。」

凌千青現在看清楚了，這少年書生年齡好像比自己小一兩歲，皮膚白嫩，大大的眼睛，挺直的鼻子，薄薄的嘴唇，當眞眉清目秀，生得很斯文的樣子，一望而知是個出身富貴人家的子弟，只是稍嫌冷傲一點。

凌千青因人家答應同席，連忙含笑拱拱手道：「多謝兄台。」

就在他對面坐了下來。

少年書生冷聲道：「不用客氣。」

又自顧的轉過頭去，看看街景。

酒保等凌千青坐下，巴結的道：「小的給客官沏茶去。」轉身匆匆走了。

一回工夫，那酒保送上一盞香茗，陪笑問道：「客官要吃些什麼？」

凌千青道：「你給我配幾式下酒菜，來一角花雕。」

（江浙一帶酒樓上，用錫製的酒筒，小號謂之一角，裝酒四兩，中號裝半斤，稱爲兩角，也有裝一斤的，就不稱「角」了，這種錫筒，便於放在滾水中燙，和酒壺不同。）

酒保連聲應是，便自退去。

凌千青因少年書生似是不大愛理人的模樣，自然不好和他說話，目光轉動，附近幾張桌子，都是些商賈人，只有右首一張桌子，品字形坐着三個漢子，在他們的空位上，放着兩個長形青布袋，分明是兵刃無疑。

中間一個看樣子是本地人，左右二人則是他的客人，多年好友，路過此地，自然要稍盡地主之誼，因此不住的在勸酒勸菜。

這三人話聲不算太響，但在嘈雜的人聲中，還可隱約聽到他們的談話，中間那個主人姓陸，兩人都稱他陸二哥，左邊一個姓邱，右邊一個姓張，好像是金陵某一鏢局的鏢頭。

因爲他們談的都是些江湖上的事情，凌千青初入江湖，自然就要注意聆聽了。

但聽了一回，他們說的都是些鏢行中事，並無什麼特別之處，正好酒保送來酒菜，也就獨自斟了杯酒，吃喝起來。

忽聽隣席的那位做主人的笑道：「邱兄，張兄這趟鏢既已交了，那就屈留一天，明日再走，午後，咱們遊北固山去。」

只聽姓邱的道：「陸二哥不用客氣，自己兄弟，咱們又時常來，怎好老叨擾你的？」

那陸二哥笑道：「兄弟在鎭江總算有個小小局面，老弟兄來了，喝頓酒又算得了什麼，但二位今天都非留下來不可。」

姓張的道：「怎麼，二哥今晚又要拉咱們上如春坊去了？你不怕嫂子的獅子吼嗎？」

「哈哈，二位有興趣的話，這東道主自然是我兄弟的了。」

陸二哥爽朗一笑，接着說道：「不過兄弟留二位，是因爲今晚北固山有一個盛會。」

「盛會？」

姓邱的問道：「今晚北固山有什麼盛會？」

陸二哥道：「你們總知道從前住在甘露寺下面的鐵匠祝老頭吧，他以善鑄刀劍出名。」

姓張的道：「知道，他鑄的刀劍，比一般鐵舖要好得多，金陵城裏幾家鏢局子用的兵刃，都是到他那裏去定的。」

「對了。」

陸二哥喝了口酒，說道：「祝老頭今年六十，今天正好是他花甲大慶，他因那間小鐵舖，放不下兩張桌子，因此借了甘露寺的東廳，作爲壽堂，聽說還備了素齋，宴請賓客，不論識與不識，他都歡迎光臨。」

「吃素齋？」

姓邱的道：「這有什麼意思？」

「自然有意思。」

陸二哥笑着道：「因爲今晚這個會，叫做試劍會。」

「試劍會？」

姓邱的道：「這名稱倒是新鮮得很，只不知他要試什麼劍？」

凌千青聽到這裏，不覺停下筷來。

只聽陸二哥道：「據說祝老頭做了五十年鐵匠，鑄了上萬件兵刃，從今天起，他要封爐大吉，不再替人鑄兵刃了。」

姓邱的說道：「那怎麼會叫作試劍會呢？」

「邱兄就是急性子！」

陸二哥道：「你聽兄弟說下去，就知道了。」

姓邱的道：「好，好，你說，兄弟洗耳恭聽。」

陸二哥道：「據就祝老頭在這三年之中，鑄製了三件兵刃，這是他一生之中，最得意的精心之作，除了有一件，他要傳給他徒弟的，餘下還有兩件，準備當場贈送；不過他要送給合適的人。」

姓張的說道：「怎麼叫做合適的人選呢？」

「這個兄弟就不清楚了。」

陸二哥道：「但據兄弟想，他這壽筵，既然定名爲『試劍會』，自然要試試身手，再送人了。」

他口氣一頓，續道：「所以兄弟的意思，二位老哥今晚就留下來，下午，咱們去遊北固山，晚上去叨擾他一頓素齋，看個熱鬧，二位有興趣，就當場露他一手，說不定就把祝老頭兩件精心製作的精品帶回去，也好留一個紀念。」

「是意思。」

姓邱的一掌拍在桌上，大笑道：「老張，咱們就留一天，晚上去湊個熱鬧，你看如何？」

他這一掌，拍得很响，笑得也十分粗豪！

少年書生不覺轉過臉去，厭惡的看了他們一眼，鼻中冷冷哼了一聲。

凌千青只覺這少年書生微含怒意的時候，很是好看，不由得多看了他一眼。

少年書生似有所覺，橫過眼來，朝凌千青瞪了一眼，但瞪過之後，臉上又有了輕微的笑意，很快又別過頭去。

凌千青看得暗暗好笑，覺得這位少年書生有些未脫稚氣，一面取起錫筒，倒了一盅酒，喝了一口酒，挾了一塊肴肉，慢慢的吃着，隣桌三人已經站起身往樓下走去。

這一陣功夫，樓上食客，也漸漸的少了，凌千青喝了四兩酒，臉上已經紅得發燒，吃了一碗麵，也就站起身來。

少年書生看他只不過「了一角酒，臉上就紅得像關公一樣，不禁朝他笑了笑。

凌千青又發現他不但臉含薄怒的時候很好看，笑的時候，更有光風霽月之美，心中更不禁起了惺惺相惜之意，也朝他報以微笑，點了點頭，才轉身下樓。

在櫃上付了帳，舉步跨出酒樓大門，踏上大街，心中只是惦念着同桌的書生，覺得自己和他頗爲投緣，後悔方才沒和他說話，失之交臂。

他有些失魂落魄的模樣，一路走着，心中却想到了剛才在酒樓上聽來的話，那個叫祝老頭的鐵匠今天花甲大慶，要在甘露寺舉行試劍會，想來一定會有不少武林中人會到會場上去瞧瞧，自己反正沒事，何不也去湊個熱鬧。

聶小香取了自己的軟劍，會不會在試劍會上湊巧遇上呢？

自己第一次到鎭江來，趁着半天工夫，逛一逛北固山也好，心中想着，這就轉而向北，一路朝北固山而去。

北固山離城北很近，這是一處很出名的名勝古蹟，山分前後兩峯，前峯臨江，懸岩峭壁，氣象萬千，上面有一座古寺，就是甘露寺，三國時代劉備招親，就在這裏。

寺後有一座孫夫人的梳妝樓，又名叫多景樓，樓前有一隻石羊，據說諸葛亮和周瑜兩人曾站在這裏，撫摩這隻石羊，密商破曹大計。

後峯還有太史慈的墓，和鳳凰池，還有劉備、孫權各劈一劍的試劍石，有這許多古蹟，就足够你打發半天的時光了。

凌千青背負着雙手，瀟洒的走在山道上，這時候雖然不是春秋佳日，遊山的人可眞不少，男女老幼，山徑上絡繹不絕，這些人好像都是往後山去的。

凌千青一個人登上山頂，正好有一座小亭，可以憩足，遊目騁懷，眞是江山如畫！

只聽身後有人說道：「就在這裏坐一坐吧！」

另一個道：「這眞是奇事，鳳凰池眞會乾涸了！」

先前一個道：「看來祝老頭這人不簡單，果眞還有些門堂。」

另一個道：「大概是他眼看泉水將涸，所以要封爐了。」

凌千青心中忖道：「鳳凰池乾涸，和祝老頭封爐有什麼相干？」

只聽先前一個又道：「據說祝老頭鑄的刀劍，都是用鳳凰池裏的水，他經常來汲水，水源枯了，他自然知道了。」

凌千青心中暗道：「難怪自己在山前遇上不少人，原來都是到後山去看鳳凰池的了。」

另一個又道：「那你怎麼說他不簡單呢？」

先前一個道：「他在北固山住了將近二十年，大家只知他是個鑄刀劍的鐵匠，大家都叫他祝老頭，除此之外，有人知道他的來歷麼？」

另一個道：「這話倒是不錯，那麼依你看呢？」

先前那人道：「今晚這試劍會，必有緣故，咱們去看了，不就可知道了麼？」

凌千青站在亭外，走了幾步，才回身看去，那兩個說話的人，一看就知練過武的，敢情也是聽到試劍會想來瞧瞧的，只是時光還早，才順道到山頂上來的。

鳳凰池乾涸了，自己倒也該去看看。

心念轉動，正待舉步往後峯行去，驀地裏，只覺眼前一亮，也不由爲之一怔！

因爲正有一個清俊絕俗的美少年朝峯頂上來，是他，正是方才酒樓同席，深憾失之交臂的少年書生。

這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

凌千青和他對面相遇，望着人家發楞，人家一雙黑白分明的眸子只看了凌千青一眼，一張勻紅如玉的臉上，可瞧不出什麼表情來。

凌千青略爲定了定神，立即含笑抱拳道：「眞巧，又和兄台遇上了。」

少年書生淡淡的說道：「兄台也在這裏？」

他依然神色冷淡，一副愛理不理的模樣，顯然有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意思。

凌千青雖覺他冷淡，但却從心裏升起一種惺惺相惜之情，使他雖然碰了一個軟釘子，依然含笑道：「這叫做能得相逢，總是有緣。」

少年書生「唔」了一聲，又沒作聲。

凌千青忍不住道：「在下還沒請教兄台貴姓大名？」

少年書生這一回倒不再拒人於千里之外了，但是聲音還是很冷，說道：「畢雲秋。」

名如其人，也一點不俗！

凌千青連忙拱拱手道：「原來是畢兄，在下凌千青。」

「嗯！」少年書生輕嗯了一聲道：「凌兄，幸會。」

凌千青欣然道：「兄弟能和畢兄在這裏遇上，眞是難得極了，方才在酒樓上，和畢兄失之交臂，兄弟還一直在追悔莫及呢！」

畢雲秋雙目之中閃過一絲異彩，說道：「眞的？」

「自然是眞的了。」

凌千青含笑道：「兄弟對畢兄的文采風流，心裏有着說不出的仰慕之情！」

畢雲秋笑了，他笑得帶些喜悅，望了他一眼，說道：「萍水相逢，凌兄眞覺得和我那麼投緣？」

他笑的時候，就使人有親切之感。

凌千青道：「這大概就是一見如故，我看到了畢兄，就有結交之心，只是在畢兄面前，使我自慚形穢，所以在酒樓上，不敢和畢兄攀談。」

畢雲秋眼中一亮，含笑點頭道：「我知道，其實我也有和凌兄同樣的心情。」

他也吐露了心聲。

凌千青大喜道：「畢兄原來也是性情中人！」

他一時情難自已，一把握住了人家的手。

畢雲秋臉上驀地一紅，但他沒有掙脫，只是情急的道：「凌兄鬆手！」

凌千青急忙鬆手，只這麼一握，他已覺人家的手細嫩纖秀，柔若無骨，但指尖涼涼的，還有點兒輕顫，登時想到自己練過武，沒的把人家握痛了，不禁窘迫一笑，說道：「畢兄，對不起，兄弟練過幾天武，沒把畢兄握痛了？」

畢雲秋兩眼之中，又閃過一絲異彩，凝望着凌千青問道：「凌兄練過武？」

凌千青道：「兄弟只是讀書不成才練劍，練劍也沒有多大的成就。」

畢雲秋似乎很感興趣，笑吟吟的說道：「沒有多大的成就，那就是小小有成就了。」

凌千青說道：「小小有些成就也談不上。」

「這是凌兄自謙。」畢雲秋道：「難怪凌兄要來參加試劍會了。」

凌千青問道：「畢兄也是參加試劍會來的了？」

畢雲秋道：「我只是好奇，酒樓上聽他們這麼說着，所以也想來看看。」

「如此好極了！」

凌千青更是欣喜，說道：「這麼說，咱們就有伴了。」

兩人並肩走進亭子，畢雲秋回頭問道：「凌兄府上還有些什麼人呢？」

不認識他，光看外表，就會覺得此人十分冷傲，但認識之後，就會覺得他坦率而略帶稚氣。

凌千青微微搖頭道：「沒有了，只有我一個人。」

畢雲秋睜大眼睛，問道：「只有凌兄一個？」

凌千青目光望着遠處，黯然道：「父母見背，我又沒有兄弟姐妹，孤劍走天涯，孑然一身而已！」

畢雲秋傍着他的身子，關切的道：「凌兄，小弟不該問的，倒教凌兄惹起傷感來了。」

凌千青一手扶欄，感激的看着他，說道：「畢兄，你是我生平第一個知己，我想……」

畢雲秋霎着一雙明亮的眼睛，說道：「你想什麼呢？說呀，我可不喜歡吞吞吐吐的人。」

「我不會說話。」凌千青急得臉上一紅，說道：「我只是想，我們一見投緣，想和你結爲兄弟，畢兄認爲好麼？」

畢雲秋眸子轉動了一下，笑着道：「凌兄認爲好就好了。」

「你答應了！」凌千青一高興，又緊緊的握住了他的手。

畢雲秋也握住了凌千青的手，只是他的手掌比較小，在凌千青的掌心裏蠕動、顫抖，但却有一種溫馨的感覺，從心底升上來，他柔順的說道：「我認你做大哥才對。」

「畢兄好像是比我小。」凌千青欣喜的道：「我有這麼一個兄弟，眞是高興極了。」

「我今年二十。」畢雲秋緩緩縮回手，臉上有些飛紅，問道：「你呢？」

「哈哈，那我這大哥是做定了。」凌千青大笑道：「我二十一，畢賢弟，不，不要帶姓，你就是我兄弟咯！」

「大哥。」畢雲秋仰起臉道：「你爲什麼要對小弟這麼好呢？」

「我也說不上來。」

兩人從交談到結爲兄弟，前後不到一頓飯的工夫，但他們好像認識了幾十年的老朋友一樣，不，情逾手足！

這無他，古人說的，人之相知，貴在知心，兩人情投意合，結爲兄弟，正是兩人都交出了心來了。

這一陣工夫，天色已經逐漸接近黃昏，一輪夕陽，散出了滿天晚霞。

凌千青望望天色，說道：「兄弟，我們可以去了。」

畢雲秋點點頭，兩人循着山徑，走上山頂。

甘露寺就是古寺，也是名刹，更是名勝。

它從劉備招親之日起，一直成爲人們心目中佳話的勝地，即使是平常日子，也有不少慕名登臨的遊客、香客。

但平常日子，到了黃昏時分，鳥倦飛而知返，人也倦遊而言歸了。

今天可不同，因爲有「試劍會」的關係，山徑上仍有三三兩兩的人影，朝甘露寺而來，這些人，個個步履輕捷，一望而知都是練家子。

本來，鐵匠祝老頭並不是出名的人物，他六十大壽，來的客人，頂多是幾個親朋好友，賣漿販貨之流而已，何況祝老頭

一個人住在北固山，是個連親朋好友都沒有的人。

但他在六十大壽這天，舉行了「試劍會」，這「試劍會」三個字却轟動了鎮江城，不，至少已傳遍了鎮江武林。

鎮江可是個大地方，因爲商業鼎盛，過往的人多，成爲龍蛇雜處之地，光是鎮江城中，鏢局就有五家之多，另外還有幾家武館。

因爲鐵匠祝老頭鑄製的刀劍，比別家精良，二十年來，信譽卓著，會武的人，對兵刃都特別重視，遇上名劍名刀，都不惜重價購買，何況他開這個六十壽辰的「試劍會」，會上又有他精製的三件兵刃，有兩件要當場贈送來賓之言，自然會有許多武林中人不請自來。

甘露寺東廂，是一個大客廳，此時燈火輝煌，左右兩邊，擺起了十張方桌，每張桌上都放了一把白瓷茶壺，和八個茶盅，備來賓飲用。

如今這十張桌子上，差不多全已有人坐着了，大家正在一邊喝茶，一邊高談闊論，人聲嘈雜，這些都是武人，自然聲音洪亮，談笑豪放，但當凌千青和畢雲秋二人連袂跨進東廂的一刹那，人聲忽然間低了下來。

這是因爲走進來的這兩個少年相公，人美如玉，並肩行來，一般的俊逸，一般的瀟洒，鎮江素有「天下第一江山」之譽，好像這「天下第一江山」的靈秀之氣，全讓他們兩人給佔去了。

數十雙眼光，一下全落到了兩人的身上，每個人心中都在暗暗忖道：「這二位公子哥兒，不知是城裏那一家富貴門第出來的子弟，敢情是聽到了『試劍會』，心存好奇而來！」

畢雲秋臉嫩，被人看得有點不好意思，臉上一紅，輕輕拉了一下凌千青的衣袖，說道：「大哥，我們坐到後面去。」

兩人悄悄走到右邊最後一席，桌上已經先有四人坐着，兩個是勁裝大漢，另外兩人一個是禿頂紅顴老者和一個黃蠟臉的年輕人。

兩人剛剛行近，禿頂老者雙目神光充足，望着兩人，就含笑點頭道：「二位小哥請坐，這裏沒人。」

凌千青朝他點頭還禮，說道：「多謝老丈。」

禿頭老者等兩人落坐之後，摸着他一把山羊鬍子，含笑道：「二位小哥，是讀書人，也來參加試劍會？」

凌千青笑了笑道：「我們是好奇，瞧熱鬧來的。」

禿頂老者呵呵笑道：「對，對，試劍會這三個字，確然使年輕人聽了會引起好奇心來，本來老朽也不想來的，是小徒硬聳踴着老朽，非來不可。」

他指指身邊那年輕人。

那年輕人雖然只有十八九歲，却是臉如黃蠟，好似剛生過一場大病一般，但他一雙眼睛，却是烏溜溜的一直打量着凌千青和畢雲秋，捨不得離開！

凌千青說道：「在下還沒請教老丈大號？」

禿頭老者一笑道：「老朽姓龍，字在田，小徒姓田，名中玉，二位小哥呢？」

凌千青拱手道：「原來是龍老丈，在下凌千青，他是……」

畢雲秋沒待他話聲出口，接着道：「我叫凌千雲。」

「啊！」禿頭老者龍在田笑道：「兩位小哥原來是賢昆仲，眞是珠樹成雙，人間聯璧，幸會幸會。」

凌千青謙虛的道：「龍老丈誇獎，在下兄弟愧不敢當。」

畢雲秋取過兩隻茶盅，用茶水略爲洗了一下倒去，然後斟了兩盅茶，把一盅移到凌千青面前，叫道：「大哥，喝茶。」

凌千青知道這位兄弟，不大喜歡和俗人說話，也就借着喝茶，轉過臉朝前面看去。

這時外面天色已黑，後來的人已把十張桌子差不多都坐滿了。

上首中間，只放着一張桌子，那自然是壽翁鐵匠祝老頭的席位了。

現在已有幾個香火和尚從第一席開始，端上素齋。

另外兩個和尚扛來一大桶白飯。

素齋，每桌十盤素菜，做的倒還相當精緻，素火腿、素紅燒獅子頭、素鷄、素鴨、素糖醋排骨，材料雖然都是素的，但做得和眞的一般無二，看來色香味俱佳！

畢雲秋低低的道：「和尚廟裏，端出來的既是素齋，就該青菜豆腐本色，吃素，就要心虔，像這樣假鷄鴨，雖是素的，但心裏就沾上了葷腥，還吃什麼齋，唸什麼佛？如來佛看了，豈不要氣壞肚子？」

那田中玉接口笑道：「是啊！所以佛曰：不可說，不可說。」

畢雲秋沒有理他，凌千青心中暗道：「看不出這黃蠟臉少年，居然熟讀經典，想來他讀過的書倒不少！」

心中想着，不覺回過頭去，朝他笑了笑。

田中玉沒有看他，一雙眼睛却只是盯着畢雲秋的身上。

這時只聽禿頂老者龍在田低低的道：「壽翁出來了！」

凌千青急忙回目朝前看去，果見一個穿着一件半新不舊藍布大褂的瘦小老頭和一個身軀偉岸的白眉老和尚一同走了進來，十桌席上登時有人替壽翁鼓起掌來。

藍褂瘦小老頭朝大家連連抱拳，口中發出尖沙的聲音說道：「多謝諸位光臨，多謝諸位捧場。」

他隨着話聲，和白眉老和尚一同朝中間一席走去。

凌千青細看鐵匠祝老頭尖頭上盤一條像老鼠尾巴似的小辮子，濃眉、小眼、酒糟鼻，嘴唇上留了兩撮鼠鬚，生相猥瑣，活像戲裏的鼓上蚤時遷！

倒是那位老和尚白眉下垂，臉色紅潤，生得方面大耳，一副慈眉善目，生相莊嚴！

龍在田朝他徒弟低低說道：「這老和尚就是甘露寺的方丈法善大師，是一位有道高僧，據說和祝老頭是方外至交，他平日除了每月只講一次經，已經不問塵事，今晚陪同祝老頭出來，算是破例了。」

這時祝老頭已經走到上首站停，向十席來賓拱着手道：「今天是小老兒六十初度，承蒙各位光臨，看得起小老兒，小老

兒萬分榮幸，小老兒到鎮江來，已經整整二十年了，承蒙老禪師不棄，小老兒在老禪師佛光蔭庇之下，平平安安的度過了二十年。」

他說到這裏，回身朝法善大師作了一揖。

「阿彌陀佛。」法善大師雙手合十，回了一禮，道：「祝老施主好說。」

祝老頭接着又道：「小老兒是個鐵匠，家傳的手藝，就是鑄造刀劍，小老兒今年到了花甲之年，古人把刀劍說成凶器，所以從今天起，小老兒就封爐了，而且明天，小老兒將有遠行，人嘛，既然老了，就該落葉歸根……」

他目光一掃全廳來賓，又道：「所以小老兒略備素齋，算是給諸位告別，現在素齋已上，諸位先請用齋，用過素齋之後，就是試劍會開始了……」

說到這裏，一手拿起茶盅，向大家一舉，說道：「小老兒以茶代酒，敬諸位一杯，聊表謝意……」

十席來賓都站了起來，有人大聲道：「大家敬壽星一杯。」

主人和來賓都乾了一盅茶。

祝老頭兩手捧着茶盅，連連作揖，口中說着：「謝謝！謝謝！」

然後他朝法善大師合掌道：「大師請上坐。」

法善大師還了一禮，含笑道：「今日是祝老施主華誕，更何況此地是甘露寺，老衲身爲地主，那有上坐之理？應該祝老施主請上坐方對。」

祝老頭那裏肯坐，兩人謙讓了一陣，法善大師也堅持不肯，祝老頭拗不過他，只好坐了首位，法善大師在旁相陪。

十桌來賓各自裝了一碗白飯，也就吃起素齋來。

甘露寺是全國出了名的大叢林，平日遊客絡繹不絕，到了甘露寺，自然要吃了素齋再走，因此甘露寺的素齋自然也出了名，不但用料上等，製作精美，吃來更是美味可口。

凌千青吃了兩碗，畢雲秋却只吃了淺淺半碗，就放下了碗筷。

凌千青關切的道：「兄弟，你怎麼不吃了？」

畢雲秋微微一笑，道：「我已經吃飽了。」

龍在田笑道：「令弟身子瘦弱，平日一定挑食，素齋自然不對胃口了。」

畢雲秋沒有理他。

龍在田却笑着指指他身邊的田中玉，又道：「小徒也是這樣，飯量比老朽還差呢。」

田中玉微有羞意，說道：「今晚我吃了滿滿一碗呢！」

「一碗就算多了？」龍在田笑了笑道：「你沒見爲師已經六十有七，還吃了三碗呢，素齋嘛，可不是大魚大肉，轉個背肚子就會餓了。」

一回工夫，大家都已吃畢，幾名和尚收過盤碗，抹了桌子，又給大家沏上茶。

龍在田摸着鬍子，低聲道：「現在試劍會開始了。」

只見中間席上的祝老頭果然站了起來，咧嘴一笑道：「諸位來賓，剛才的十席素齋，是本寺方丈法善大師送給小老兒的壽禮，也算是替小老兒餞行，因爲小老兒明日一早就要離開這裏了。小老頭方才向諸位說略備素齋，這是小老兒往自己臉上貼金，素齋既是本寺備的，小老兒不好說粗餚淡飯這些客氣，但小老兒還是要向諸位致謝，謝謝光臨。小老兒今晚舉行『試劍會』，是因爲小老兒在這三年之中，鑄製了兩把長劍，一柄匕首，小老兒是個鐵匠，也是庸庸碌碌的小人物，一生乏善可陳，這幾十年來，小老兒鑄過不少刀劍，這三件是小老兒封爐之前，最後鑄製的三件，說是小老兒一生的精品，那就未免太自誇了，只能說還差强人意罷了！」

他說到這裏，在座之人已經紛紛鼓起掌來。

「謝謝！謝謝！」祝老頭朝大家拱拱手，又道：「小老兒這兩劍一匕，各給它們取了一個名稱，兩柄劍，一名鎮山，一名鎮江，這是小老兒懷念北固山和鎮江的意思，至於匕首，取名紫艾，這是古人詩：『紫艾是吳刀』，也存有懷念小老兒在吳地一躭二十年之意……」

大家又紛紛鼓起掌來。

祝老頭道：「這二劍一匕，除了一柄匕首，小老兒要留贈小徒之外，兩支長劍，小老兒預備今晚當場贈送……」

衆人聽這兩口劍「還差强人意」，那一定是他一生中的精心製作無疑，他說出當場贈送，大家自然又鼓起掌來。

祝老頭嚥了口口水，又道：「只是劍只有兩把，但諸位來賓却有十席之多，這就是小老兒要舉行『試劍會』的原因了，讓大家試試劍……」

他說到這裏，轉身從裏面捧出來了十柄長劍，往中間桌上一放，又轉身往裏行去。

畢雲秋道：「他不是說只有兩劍一匕麼？怎麼捧出十口劍來？」

正說之時，祝老頭又從裏面走出，這回手上捧着的只是兩柄帶鞘長劍，和一柄綠鯊皮的匕首，却放到了上首，然後回身道：「小老兒說的試劍，並非諸位試試小老兒的新劍，却要諸位試試這十柄劍。」

說完，伸手拿起一柄，嗆的一聲抽了出來。這柄劍在燈光之下，內蘊精芒，一看即知也是百煉精鋼的松紋好劍。

祝老頭接着道：「這十柄長劍，也是小老兒所鑄，百煉精鋼……」

他又伸手拿起一柄，掣了出來，這兩柄劍，同一形式，也閃着同樣的光芒，分明是一爐煉出來的了。

祝老頭把兩柄劍放到桌上，又道：「紅粉贈佳人，寶劍送烈士，小老兒鑄的劍，談不上是寶劍，但小老兒却希望送給兩位愛劍而又會使劍的俠士，因此小老兒定了一個規矩，來賓之中，只要有人隨便拿上一把劍，能把另外一把劍削斷三截，小老兒就奉贈鎮山劍，第二個奉贈鎮江劍，現在請來賓上來試劍。」

來賓中有人說道：「祝老丈，你應該先把兩劍一匕給大家看看。」

另一個道：「這兩柄劍一樣的品質，如何削得斷呢？」

另一桌上又有人道：「祝老丈要如何削法，應該削給大家瞧瞧才是。」

祝老頭點點頭道：「是是是，這是應該的，這是應該的。」

他取起放在上首的第一柄長劍，抬目說道：「這口是鎭山劍。」

輕輕一按吞口，但聽「錚」的一聲，抽出劍身，大家都看到劍身呈淡青，有如一泓清水，經燭火照射，鋒芒流閃，一望而知是一柄鋒利無比的好劍！

大家又紛紛給他鼓掌。

祝老頭收劍入匣，又取起第二柄，說道：「這口是鎭江劍。」

也輕輕一按吞口，也同樣聽到「錚」然輕震，抽出來的一柄劍和鎭山劍不同了，鎭山劍色呈純青，鎭江劍却是一片瑩白，如同白鍊一般，大概古代的白虹劍，也不過是這樣的了。

大家不禁又紛紛鼓掌。

祝老頭再次收劍入匣，又取起綠鯊皮鞘的匕首，又道：「這是紫艾。」

匕首出鞘，大家定睛看去，那匕首長約一尺三寸（匕首就是短劍），隱泛紫光，似是比那兩柄長劍還要犀利！

大家又紛紛給他鼓掌。

祝老頭這回沒有把紫艾收起，就朝大家含笑道：「方才有一位來賓提出兩柄劍品質一樣，如何削得斷？關於這點，小老兒才說過，寶劍送烈士，就是要送給善於使劍的人，小老兒這試劍會，就是要用兩柄品質相同的長劍，把一柄削下三截來，這不是憑仗劍的鋒利，而是要把內功貫到劍上，才可以辦得到……」

口氣微頓，接下去又道：「至於另一來賓問小老兒如何削法，小老兒不會使劍，也沒有練過內功，但小老兒可以表演一手給大家瞧瞧。」

他左手隨便取起一支長劍，右手執着紫艾匕，含笑道：「小老兒表演的是削劍，既沒有練過內功，那就要仗着這柄匕首的鋒利，才能把劍削斷了。」

他口中說着，右手匕首隨着話聲往長劍上削去。

大家耳中清晰的可以聽到「唰」「唰」「唰」三聲輕響，紫艾匕毫不用力的就把那口長劍，削下了三截來！

他削劍就像賣甘蔗的削甘蔗一樣，輕鬆得很。這回大家都親眼目覩紫艾匕果然削鐵如泥！

不，削鐵如泥，削的只是鐵而已，他削斷的是百煉精鋼的長劍！

這下看得大家目瞪口呆，全廳都爆起了一片爆竹般的掌聲。

祝老頭放下斷劍，又把紫艾匕收入鞘中，然後朝大家拱拱手道：「小老兒獻醜了，現在請來賓上來試劍了。」

十席來賓大家竊竊私語，沒有一個人上去。

龍在田從腰間取出旱烟管，裝了一袋旱烟，「唰」「唰」的打着火石，吸了一口烟，朝他徒弟田中玉低低的道：「三口都是好劍！」

田中玉道：「依你老人家看，那一口最好呢？」

龍在田噴着烟，笑問道：「如果我老人家有三口好劍，還是傳給你的好，還是送人的好？」

田中玉說道：「那自然是傳給我的好了。」

龍在田呵呵笑道：「這就是了。」

田中玉問道：「你老人家是說那口紫艾匕最好麼？」

龍在田笑道：「這還用問？」

田中玉眨眨眼睛，問道：「紫艾匕好在那裏呢？」

龍在田道：「這三口劍，都是百煉精鋼中的精鋼，千萬件中選一的利器，所謂採五山之精，合六合之英，才能煉得成寶劍，他鑄煉了幾十年刀劍，一點一滴的收集起百煉精英，最後才鑄成這三口寶劍，自然是一爐鑄出來的了。」

田中玉道：「我是問你老人家何以紫艾匕最好呢？」

「是呀！」龍在田吸了口烟，又道：「你聽我慢慢的說，這三口劍，既是一爐鑄出，自然要分先後，火候到了爐火純青之時，火苗就會透出紫氣，這紫氣就是從爐內煉冶的百煉鋼中發出來的，名爲紫苗，也就是這一爐百煉精鋼的精英，精英當然不會太多，它只能鑄一柄匕首，所以只鑄了一柄短劍，劍身隱泛紫光，其性柔韌，鋒能斷金。」

凌千青聽他說得甚是在行，心中暗暗驚異，心中忖道：「看來此老倒是淵博的很！」

田中玉又問道：「那麼，還有兩柄劍呢？」

龍在田道：「他提煉出一柄匕首之後，爐中還有一爐百煉精鋼的精英，再加冶煉，爐中依然純青，他第二次鑄煉出爐的就是鎭山劍，其色純青，柔中有剛，其利切玉。」

田中玉道：「這麼說三劍之中，鎭江劍最差了。」

「那也不然。」龍在田隨答道：「百煉精鋼，愈煉愈精，他雖然取出了紫苗，青苗，但爐中的百煉精鋼精英，經過最後兩次去蕪存精，就現出潔白如玉的光芒，鑄成寶劍，剛中有柔，利斷百鐵，從前的人，認爲白純於青，劍芒以純白爲上品，魏文帝寶劍詞就有『白如積雪，利若秋霜』的說法，白居易古劍詩也有：『白光納日月，紫氣排牛斗』，白色還在紫色之上呢！」

凌千青拱拱手道：「龍老丈淵博，令人不勝欽佩。」

龍在田連忙含笑道：「凌相公好說，老朽也有撫拾舊聞罷了，怎敢當得淵博二字？」

正說之間，只聽前面右首第三張桌子，大家哄然叫了起來，有人大聲道：「易老大是淮南劍術名家，咱們就推舉易老大上去試劍。」

此人話聲一出，全桌的人，都紛紛鼓掌叫好。

另一個人道：「易老大不上去，豈不辜負了大家的美意了？」

接着又有人叫道：「對，對，易老大不用客氣了。」

全廳的人經這幾個人一叫，也紛紛鼓起掌來。

只見從第三桌上徐徐站起一個四十多歲身穿青布袍的中年人，抱拳朝大家拱拱手道：「兄弟易傳淮，練過幾年武，今晚只是慕名參與盛會，在這許多高人面前，本來不敢獻醜，現在蒙諸位老哥愛護，盛情難却，笨鳥先飛，也只是拋磚引玉罷了，試得不成，諸位幸勿見笑。」

他這番話說得極爲得體，大家又報以熱烈掌聲。

易傳淮在掌聲中離座走出來，往上行去。

龍在田又道：「淮南易家倒確是有名的劍術世家，當年有八手劍之譽的易淮德大概是他的祖父輩了。」

他對武林人物掌故，似是極熟，說來如數家珍。

易傳淮走到上首，朝祝老頭拱拱手道：「在下獻醜。」

「歡迎，歡迎。」

祝老頭連忙還禮，說道：「易大俠客氣。」

易傳淮右手取起一支長劍，左手也隨手取起一支，然後正身凝立，緩緩納了一口氣，緩緩擧起右手，大家看他擧劍之時，劍尖起了一陣輕微的顫動，可見他已把內勁運集到劍身之上了！

大廳一時之間，人聲靜極，幾十雙眼睛，全部集中在他的身上。

只聽易傳淮口中開氣吐聲，大喝一聲，右劍疾落，朝左手長劍劍尖上砍去！

「噹！」火星飛濺，響起了一聲清脆的金鐵交鳴，餘音繚繞，嗡嗡不絕。

大家定睛看去，他左手長劍依然絲毫無損！

這一下，易傳淮一張小方臉登時漲得色若豬肝，放下雙劍，朝大家拱拱手道：「兄弟自知不行，當眞獻醜了。」

說完，回身退下，他自知無趣，自然不好再行回座，逕自往門外行去。

龍在田吸着烟，微微搖頭道：「淮南易家的後人，連一口氣都注不上劍，八手劍算是沒有傳人了！」

這自然是行家的話，眞氣若是貫注上劍身，劍尖就不該亂顫的了。

這時又有一個身穿藍袝的漢子起身朝上面行去。

這人凌千青一眼就認出他，正是中午坐在隣桌喝酒的邱姓漢子，他口發狂言，擧手拍着桌子大笑，畢雲秋還瞪了他一眼呢！

那姓邱的漢子走到上面，朝祝老頭拱拱手道：「兄弟邱秉崑，也來試試。」

說完，雙手一撩袖子，露出毛茸茸一雙粗腕，伸手取過兩柄長劍，然後站了一個馬樁，雙手緩緩從臉前提起，左手橫劍在下，右手執劍往下就砍！

劍劍相擊，自然會發出「噹」的一聲金鐵交鳴，光聽他這聲劍鳴，只是金鐵擊撞，就沒有方才易傳淮的清越激鳴之聲，自然更沒有砍斷了。

沒砍斷劍，邱秉崑臉上也當然會紅，但他並沒有放棄希望，右手依然接二連三的連砍了五六下，一陣「噹」「噹」連響之後，劍依然沒斷。

邱秉崑也自知無望了，紅着臉站起，笑道：「祝老丈每一柄劍都是百煉精鋼鑄的好劍，兄弟不成。」

放回雙劍，回身走下，他並沒有走，依然回到座上坐下，只是搖頭，他當然不肯走，要看看誰能眞的把劍削斷。

天下任何事情，只要有人開了頭，就會有人接着上去，不論自問有沒有把握？反正是「試劍會」，試試無傷大雅，碰個運氣也是好的。

何況前面已有兩個人也沒削得斷，削不斷也並不丟臉了。

於是繼邱秉崑之後，接着又上去了三個人，自然沒有一個能削得斷的，這三人也並沒退出，依然回座坐下。

廳上有這五個人先後上去丟了臉回下去，大家的勇氣也隨着消失了，沒有人再敢自不量力。

畢雲秋偏頭望望凌千青，說道：「大哥，你也去試試咯！」

凌千青正因自己失去了青藤劍，手頭沒有適合的兵刄，心中也有些躍躍欲試，一面說道：「我只怕不行。」

龍在田口中咬着烟咀，忽然放下旱烟管，開口笑道：「凌相公去試試有什麼要緊，年輕人要有大無畏的精神，鎭山劍劍中精英，千金難求，老朽相信你可以得彩，快上去吧，老朽給你鼓掌。」

說完，果然拍手鼓起掌來。

田中玉和同席兩個漢子就跟着鼓掌。

全廳的人，正在沉默之際，忽聽後面席上有人鼓掌，大家紛紛轉身過來！

畢雲秋道：「大哥，快站起來呀！走，小弟陪你上去。」

凌千青畢竟臉嫩，臉上一紅，只得站起身來擧步走出。畢雲秋也緊跟着站起。

田中玉也很快站起，朝他師父龍在田道：「我也去。」

龍在田朝他含笑點了點頭。

凌千青擧步朝上面行去，他後面緊隨了畢雲秋和田中玉兩人。

大家眼看這回走上去的竟是一對玉面朱唇，英俊瀟洒的美少年，（田中玉面如黃蠟，大家自然不會去瞧他）瞧他們文緐緐書生模樣的人，也要上去試劍！

天底下，總是面貌英俊的人，會佔到便宜，廳上衆人不但沒有笑他們不配，反而紛紛鼓起掌來，凌千青和畢雲秋經過的幾桌席上，幾乎是掌聲如雷。

祝老頭看到三人同時走了上去，連連拱手道：「歡迎，歡迎！」

凌千青拱手道：「在下凌千青，一時見獵心喜，不揣愚昧，上來一試，只怕學藝不精，也未必能削得動。」

「凌相公好說。」祝老頭含笑，道：「這是試劍會，大家都可以來試，這二位是……」

畢雲秋道：「他是我大哥，我叫凌千雲。」

田中玉也斯文的抱了抱拳道：「我叫田中玉。」

兩人說完，就並肩站到了邊上。

凌千青又朝坐在一旁的老和尙法善大師行了一禮，才伸出雙手，從桌上取起兩柄長劍，隨手拈了拈，就面向大家，含笑說了聲：「獻醜。」

也不運氣作勢，依然面含微笑，擧起右手長劍朝左手執着的劍削去。

廳上衆人看他連運氣都不會，擧劍就削，心中還暗暗竊笑：「這位公子哥兒，也要上去試劍？」

（未完・三）

四大名捕故事／溫涼玉·文　可飛·圖

易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戚少商入主連雲寨，被顧惜朝出賣，身邊弟兄全部喪生，孑然一身逃出，還斷去一臂，找到了四弟穆鳩平，又被傅丞相派來駱駝老爺鮮于仇和冷呼兒追殺，被圍困在石塔附近，適遇四大名捕鐵手經過，也被困在其中，他是追捕另一批匪徒至此，正想避去，却發現是戚少商、穆鳩平二人，見來人雖是官兵，朝廷命官，却受奸相擺佈，陷害刧富濟貧、爲民除害的俠盜，挺身而出，維護正義，先將冷呼兒捉住作爲人質，挾持放人，鮮于仇只有答應，準備伺機出擊，鐵手也不笨，先讓戚少商、穆鳩平帶領弟兄們先走，讓他們去遠，還未放冷呼兒……

化敵爲友　慷慨支援

荒草古塔，殘月如鈎，風景何等凋零落索。

正如人生裏，有很多時候，難免也有這樣悽涼的光景。

戚少商、穆鳩平等一行人的身影消失之後，鐵手猶望着荒草古塔殘景，竟似痴了。

火把拍拍地在燃燒着。

鮮于仇忍不住道：「姓鐵的，你放是不放？」

忽聽一個聲音自灌木叢中響起：「鐵二爺，你這作爲，可失着得很。」

只見火光驟强，東北面一處，走出一行人來，當先一個，頭裏萬字頂頭巾，髮挽太原府紐絲金環，身穿鸚哥綠紵絲戰袍，腰繫文武雙穗絛，足穿嵌金綠襪綠靴，方臉大鼻，環口圓睛，極有威勢，鐵手心中一沉，暗忖，怎麼這狗官也來了，口裏却道：「黃大人也親自出馬麼？」

×　×　×

來的人正是敉亂總指揮黃金鱗。

黃金鱗道：「枉你聰明一世，却糊塗一時，鐵二爺，你可知道這樣做，會使得四大名捕英名掃地，同時也牽累諸葛先生的一世英名！」

鐵手淡淡地說道：「黃大人可能來晚一步，有所不知，我早已解冠棄職，既不是什麼名捕，一切作爲，也與諸葛先生無涉。」

黃金鱗這一出現，在鮮于仇心裏却大是不悅，心道：你既來遲了，何不兜過去截擊戚少商，却來這兒湊熱鬧！

黃金鱗却道：「哦，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誠然是好，但辦案官員可會聽你說說就算？你就算救走了戚少商這股餘孽，但自己可爲自己設想過如何逃走？」

鐵手搖首笑道：「沒有。」

黃金鱗道：「你以爲能在鮮于將軍和下官手上逃得了？」

鐵手道：「如果我要走，只怕你們還是攔不住。」

黃金鱗怪笑道：「那麼說，鐵二捕頭是不準備走了？」他還是故意稱鐵手爲「捕頭」。

鐵手忽長嘆了一聲，雙指迸點，解了冷呼兒身上的穴道，道：「我本就沒打算要走，天子犯法，與民同罪，你們且押我返京吧。」

鐵手這一着，冷呼兒和鮮于仇大出意料，黃金鱗嘿嘿乾笑道：「好，鐵捕頭，有種！不過，你武功超羣，這樣，可不好押，我想，鐵捕頭是明法人，也是明理人，不想要我們爲難罷？」

鐵手深吸一口氣，道：「你要我怎麼樣？」

黃金鱗道：「自古以來，押解犯人，都要扣銬鎖架，何況此返京城，千里長路，鐵二捕頭又武功過人，認識的英雄好漢又遍佈道上……」

鐵手截道：「就算道上好漢看得起我鐵某冒險前來相救，我鐵游夏是自甘伏法，決不潛逃！」

黃金鱗喋喋笑道：「這樣最好，這樣最好……不過，鐵二捕頭就如此跟我們一道走，在法理上，未免有違先例，未免不大……那個……」

鐵手長嘆道：「你說的對。要我束手就縛，也未嘗不可，不過，你得允諾在先，秉公處理，在未返京受審之前，不得濫用私刑。」

黃金鱗哈哈笑道：「鐵捕頭這可小覷了下官！下官若對鐵爺分毫迫逼，絲毫傷害，即卸官解甲，自刎當堂，血濺五步，以謝江湖！」

鐵手、冷呼兒、鮮于仇都沒料到黃金鱗竟說得如許的烈，要知道江湖上最講承諾、信義，黃金鱗這把話說絕了，便決無挽回餘地。

黃金鱗又道：「就算鐵二捕頭還是信不過下官，那這一定會信一個人——」

他眼睛眨了眨，笑笑道：「這個人，跟鐵二捕頭的淵源可深得了，鐵爺就算沒有見過，也一定對他生平耳熟能詳……」

連鐵手也不禁向他問道：「你說的可是——？」

黃金鱗道：「『捕神』劉獨峯。」

鐵手動容道：「捕神……？他，他來了麼？」

黃金鱗道：「敉平連雲寨，緝拿戚少商的案子，聖上有鑑於兩位將軍久戰無功，便着傅丞相另選賢能，劉捕神曾因聽文章文大人之言，懷疑『捕王』李玄衣是死於四大名捕之手，所以借出京之便，順便辦理此案，我把你交給他，該不會再有二話了罷？」

冷呼兒和鮮于仇在旁悶哼一聲，却不敢說什麼。黃金鱗那一番話無疑係指他們攻不下連雲寨，乃奇恥大辱，最後連雲寨得破，還是依仗傅丞相所佈下的伏兵臥底，來個窩裏反，始能奏功。

他們更不敢得罪的，是這個號稱「捕神」的劉獨峯。

原來在「四大名捕」這四個年輕人仍未在江湖上成名之前，武林中就有「三絕神捕」，那是：「捕神」劉獨峯、「捕王」李玄衣、「神捕」柳激烟。

「神捕」柳激烟因公之便，進行暗殺，把「武林五條龍」殘殺殆盡，後被冷血查出而身死。（詳見「四大名捕」故事之三：「凶手」一文）另「捕王」李玄衣爲報子仇，要殺一個相當正直無辜的青年人唐肯，逼得冷血與他發生一場冬夜苦鬥，後飛身追殺另一奸惡無良的小人關小趣，因而喪生冷血劍下。

這「三神捕」裏，武功最高而名頭最響的，要算是「捕神」劉獨峯。

劉獨峯被稱爲「捕神」，不但是因爲他是「捕中之神」，同時他也是這干捕快中身份最高，最養尊處優，家世、學問、官位最顯赫的一個。

他捕抓犯人時也最有神采。

以劉獨峯的輩份而論，可以算是鐵手的前輩，跟諸葛先生來比，可以算是師弟級的人馬，而劉獨峯近年來都在京城裏座鎭，退隱享福，極少出山。

而今，竟連劉獨峯都出動了。

鐵手最担心的正是戚少商等，如果劉獨峯眞的要抓他，他恐怕戚少商以重傷過去，只怕難以逃脫。

黃金鱗道：「我把你交給劉捕神，這總夠公正了罷？」

鐵手嘆了一口氣，伸直雙手，道：「好，你派人來縛我吧。」

黃金鱗左右欲一湧而上，黃金鱗叱道：「誰敢對鐵捕頭無禮！」衆皆止步，垂手而立。

黃金鱗趨前對鐵手道：「二爺乃一條响噹噹的好漢，下官今日敢縛二爺，乃執法行事，二爺休怪！」

鐵手歎口氣道：「你縛吧，我絕不怪你。」

黃金鱗自手下那兒抓了條牛筋繩，正要縛綁鐵手雙臂，才綁了兩個圈，便鬆手退開，鐵手奇道：「怎麼不綁？」

黃金鱗苦笑道：「二爺功力蓋世，只要運力於臂，綑綁又有何濟事？」

鐵手想了想，道：「也罷，我先卸去功力，你用牛筋嵌縛我穴道三分，我便綳不斷了。」

黃金鱗笑道：「好，就這麼辦，二爺，得罪了。」鐵手伸出雙手，黃金鱗毫不客氣，三匝五繞的，紮個結實，驀地，運指如風，迅若閃電，疾點鐵手的「膺窗」、「期門」、「章門」、「天池」四大要穴！

鐵手驟然受襲，而內力已卸下，一時應變不及，穴道受制，他一面想運功破穴，一面怒道：「你……！」

黃金鱗再不打話，電光火石間又一口氣封了鐵手「旋機」、「鳩尾」、「巨闕」、「幽門」、「關元」五大穴，這一連人體九大要穴被封，任是鐵人也抵受不住，鐵手頓失重心，跌倒在地。

黃金鱗趨前笑問：「我可有傷你？」

鐵手倒在地上，瞪視黃金鱗。

黃金鱗笑道：「我那有傷你！我只不過封了你的穴道，你不必盯着我。」

冷呼兒、鮮于仇等這才明白黃金鱗的用意，一起走近，冷呼兒踹了鐵手一脚，揶揄道：「你也有今天！」

鐵手悶哼了一聲，枉自有蓋世內力，但九大穴被封閉，便無發揮之能。黃金鱗笑向他道：「看見沒有，不是我踢你，是冷將軍踹你的。」

鮮于仇眼神一亮，道：「黃大人的意思是——？」

黃金鱗搖首笑道：「我沒有意思。打他殺他傷他辱他，都不是我的意思，我只是捉拿他而已；你知道，江湖上人，最講信義，而我黃某人，也最重言諾的了。」

冷呼兒登時明白了，笑說道：「對，你只不過是擒他而已，至於要把他怎麼個整治法，就完全是我們的事。你也無法阻止。」

黃金鱗故意嘆了一口氣道：「其實，我也阻止不了呀。」

鮮于仇冷冷地道：「當然，如此這般，你好人一人充當，咱們來做惡人了。」

黃金鱗道：「話也不是這樣說，你們要不傷他也可以，不過，押他返京可是長途，這人龍精虎猛，留着總是禍患！」

冷呼兒嘿聲道：「還押他回京？在這兒把他乾淨乾淨，歸塵化灰便了！」說着，又迎着鐵手的臉門踢了一腳。

鐵手硬受了這一脚，幾乎沒有暈死過去。

黃金鱗也不阻止，只說：「別壞了傅丞相的大計。」

鮮于仇目光一閃，陪笑道：「正要請教。」

「不敢。」黃金鱗壓低了聲音，道：「鐵手這次放走戚少商的事，正好可以冠之於勾結流寇，私通强盜，藉公徇私，殺傷公差的罪名，只要把他押回京城，交給傅丞相，就可以在皇上面前大大挫了諸葛一下，而且……」

他陰笑續道：「四大名捕情同手足，鐵手被捕，無情、追命、冷血等一定設法營救，屆時，傅丞相只要請九陰神君佈下天羅地網，就可以一網打盡，不愁他飛上了天！這可是大功一件！」

鮮于仇頷首道：「如此說來，這廝的狗命，倒是活的比死的值錢。」

冷呼兒悻悻然道：「難道就任由他逍遙自在的回京麼？」

鮮于仇和黃金鱗聽了都笑了起來。黃金鱗忍俊道：「逍遙自在麼？倒不見得！給人紮成大花蟹一般，這一路跋涉，也沒什麼逍遙，還有什麼自在，何況……」故意住口不語。

鮮于仇會意，笑着接道：「我們至少也可以給鐵二爺嚐嚐甜頭。」

冷呼兒道：「如此最好。」一拳擊落，打得鐵手牙齦盡是鮮血，又一脚踢去，拍拍二聲，左胸兩根肋骨齊斷，却聽冷呼兒「哇」地一聲，撫足飛退。

鮮于仇登時戒備，黃金鱗問：「怎麼了？」

冷呼兒「哇哇」氣道：「這傢伙，嘿，用內力——」原來他吃鐵手貯存於體內的功力反擊，左足尾二趾竟被震斷。

黃金鱗這才明白過來，向鐵手嘖嘖地搖首道：「鐵捕頭，你這身內力修爲，倒眞是羨煞人了，可惜啊——」

冷呼兒奪過一張刀，一刀往鐵手頭上砍落，鮮于仇一手扣住，怒叱道：「傅丞相的大事，你忘了麼？」冷呼兒頓時不敢妄動。

鮮于仇身子一沉，連戮鐵手身上七處穴道，鐵手頓覺全身虛脫，有如虫行蟻噬，萬蜂齊噬，十分痛苦，每根肌筋都搐抖起來，偏偏身子又不能移動分毫。

鮮于仇冷笑道：「滋味可好受？」

黃金鱗呵呵笑道：「這樣整也可把他整死。」

鮮于仇道：「貓哭耗子假慈悲什麼！不過，劉獨峯如果查起，倒不好交待。」

黃金鱗笑道：「劉獨峯麼？他其實根本還沒來到。就算來了，咱們也可以把姓鐵的藏起來，當沒這回事，再說，劉捕神也是傅丞相派來的，他雖跟諸葛交好，諒不致敢違抗傅丞相的命令。況且……李玄衣是他的至交，而他一直懷疑『捕王』乃『四大名捕』所殺，就衝着這點，這爲養尊處優，身嬌肉貴的劉捕神也未必會管這椿子閑事。」

鮮于仇哈哈笑道：「如此最好，如此最好！」

黃金鱗却道：「不過，再這樣下去，姓鐵的可給你的『六陽陰風手』弄得不大好了。」

「六陽陰風手」原是武林中一種極歹毒的武功，專用以迫供！傷殘對方身體之氣爲主，鐵手重傷後遭這種惡毒手法拑制，宛若在受千刀萬剮，痛苦不堪，饒是他內力精湛，一張臉色巳紫脹如豬，全身顫搐，鮮于仇怕弄出人命，笑着拍開了禁制，又一掌按在鐵手心口上。

這一下要只是拍中，憑鐵手內力，尚可抵禦得住，但鐵手終不能動彈，給他按個正中，而正在血氣翻騰，五內如焚之際，一口血，就噴濺了出來。

鮮于仇笑道：「求饒吧！」

鐵手受制到現在，身負重創，但始終半聲未哼。

冷呼兒有些動容，道：「眞是一條硬漢。」

黃金鱗滿臉笑容地道：「硬漢，剁下他一雙手，看他還硬不硬。」

鮮于仇瞇着眼笑道：「剁下他一雙手，那就聽你吩咐咯！」

黃金鱗忙不迭地道：「嗳，這可不是我的意思，不關我的事。」

鮮于仇冷笑道：「你儘做好人，我也不剁，不過，」揚聲叫道：「來人啊！」

衆人哄地應了一聲，鮮于仇道：「把手上帶着的刑具都拎出來，我倒要一件一件的試。」

這干軍士此趟出來的剿匪，手邊所携的刑具倒是不多，但也有一、二十種，全都是厲害無比，要人心碎身毀的，不過其中有些軍士不忍，又敬鐵手是條好漢，自收藏了些，不拎出來，但提到鮮于仇面前的，總有十一、二具。

鮮于仇咬牙切齒的道：「好，我就一件一件的來，」他心裏懷恨，本來眼看要逮着戚少商好領功，半途却殺出個程咬金，打散了他的昇官夢，弄得給黃金鱗這小人全佔了便宜，他把一肚子怨氣，全發洩在鐵手身上。

他用了四、五種十分厲害的刑具，有的直把人的全身骨骼，都扯得節節裂開，有的要把頸骨和脊骨分割，有的要把十指錘成一團肉坭，有的椎心刺骨之痛，足可把人痛死，鐵手血肉模糊，那五副刑具都給他內力震毀，但他也給這慘無人道的酷

刑，弄得不似人形。

冷呼兒本被鐵手所擒，心懷不忿，但見鐵手如此好漢，心裏也服氣，見鮮于仇猶有未足，又要取刑具，便道：「我看够了。」

鮮于仇用一隻左眼睨着他道：「什麼？你不忍。」

這句話可是冷呼兒萬萬不承認的，但只說：「拏這廝回衙，慢慢再整治，不愁沒功夫。」

鮮于仇想了想，道：「有理，不過這幾下也把他整得你死去活來，可不必有防他逃脫之虞。」

黃金鱗忽低聲道：「你這番當衆施刑，手下的人，可防嘴疏？」

鮮于仇笑道：「這干人，跟我吃的喝的，陞官發財全仗我，他們敢說，怕沒長上兩根舌頭麼？」

黃金鱗笑道：「如此甚好，我知道鮮于將軍怒於這位鐵捕頭，以致抓不到匪首戚少商，非要把他發洩發洩不可。」

鮮于仇悻然道：「是啊，給連雲寨的餘孽逃掉，放虎容易捉虎難！」

黃金鱗笑嘻嘻地道：「這有何難。戚少商壓根兒就逃不掉的。」

鮮于仇不解地道：「哦？」

黃金鱗道：「你道我爲何不去追捕戚少商，却來設計拿下這姓鐵的？西南退路，早教顧公子及連雲寨歸順朝廷的朋友捎上了，戚少商逃不掉的！」

鮮于仇這才明白，恍然道：「哦！」

黃金鱗接道：「顧惜朝顧公子已被傅丞相收爲義子，是這次剿匪的眞正主持，我那有那麼天大的胆子，跟他爭功，何況連雲寨打連雲寨，窩裏反，狗咬狗，咱們隔岸觀火，樂得清閑，還不如擒下狗拿耗子多管閒事的鐵手，可望在傅丞相面前，討一個全新的功。」鮮于仇這才瞭然。

冷呼兒却道：「却不知顧惜朝他們有沒本事拿下戚少商這干悍匪？」

黃金鱗微微笑道：「戚少商早已斷臂負傷，只剩寥寥數卒，乃强弩之末，顧公子智藝雙絕，人强勢衆，決無問題。」他摸摸自己光禿禿的下頜，得意地道：「不過依我估計，顧公子根本不必出手，保存實力，只要把戚少商等再往西南方逼進，戚少商就必死無疑！」

冷呼兒一臉不解之色。

黃金鱗問他道：「你想，西南方有誰稱霸？」

鮮于仇忽動容道：「息大娘！」

黃金鱗眉開眼笑地道：「對！就是碎雲淵上的『毀諾城』！」

冷呼兒道：「毀諾城？碎雲淵？」

黃金鱗笑道：「這裏面有龐大的實力，但一直未犯朝廷，故傅丞相有意招攬，無意摧毀，才維持至今，這『毀諾城』的城主，恨極戚少商當年毀約，故發奮建立『碎雲淵』、『毀諾城』，專門與戚少商作對。」

冷呼兒不禁問：「究竟是誰，把戚少商竟痛恨得那麼厲害。」

黃金鱗道：「一個女子。」

他一字一句地道：「碎雲淵上，毀諾城中，江湖人稱『女關公』，息大娘。」

鐵手這時在地上發出一聲低微的呻吟，他落到這些人手裏，自知已然無望，只是殊不料自己身受屈辱折磨，看來仍換不回來戚少商等人的自由與性命，這想法幾乎令他最後的一絲鬥志，也逐漸消磨。

× × ×

一輪孤清的明月，高掛空中。

寒風颯颯。

草木皆兵。

戚少商和十餘名部屬正迅速地往前推進，在他們浴血斑斑的臉上，流露着愴惶和鬱憤，這些人堅持要活下去，已不只是爲了世間的一切欲望，而是爲了一口氣。

穆鳩平不斷回首盼望，喃喃的道：「鐵二爺怎麼還不來。」

戚少商道：「他不會來了。」

穆鳩平手脚立即似被釘死了，不走，吼聲叫道：「爲什麼？」震起樹上寒鴉無數。

戚少商搖頭，慘笑，望向天邊殘月如鈎。

× × ×

在黑黝的叢林裏，遠遠傳來「爲什麼」一聲呼吼，暗脫口而出：「是老四！」

另一個聲音卽噓道：「小聲！」

第一個失聲說話的人是孟有威，喝止他的是霍亂步。

馮亂虎也在黑暗中，他以一種低沉而謙卑的語調問彷彿巳與黑暗融爲一體的顧惜朝，「我們——？」

顧惜朝人在暗中，眸子却漾着目光，緩緩搖首，道：「我們的連雲寨，以前除了跟官兵爲敵之外，戚少商還有兩個內外夾攻的心腹大患，你們知道是什麼？」

馮亂虎立即答：「是息大姑娘的『毀諾城』和江南雷家。」

顧惜朝點頭道：「可是，息大娘和江南雷家，只能相提，不能並論。」

霍亂步問：「爲什麼只能相提，不能並論？」他問得非常小心，不敢說錯一個字。在顧惜朝的親信中，他自知不比馮亂虎機智乖巧，也比不上宋亂水勇猛剛豪，但他能在顧惜朝麾下活得十分之好，那是因爲他的不够聰明，難以担當大任，故不招顧惜朝之忌。而且，他還懂得在適當時機發問，好讓顧惜朝表現領袖的智慧。

最近霍亂步更是謹愼小心，因爲他親眼看見曾經不以爲意在語言上頂撞過顧惜朝的張亂法，被派入帳篷抓拿阮明正，結果被炸成得血肉模糊。

他只想陞官發財，並不想入枉死城。

顧惜朝立即接道：「息大娘是戚少商是死敵，戚少商早年負了她，她三次行刺無功，發憤自創『毀諾城』，專門對付戚少商，戚少商窮途末路，遇着她，只有死路一條。江南霹靂堂雷家曾是戚少商的戰友，當年，雷家派了三位家屬，沈邊兒由雷捲率領，足有雷家的年輕好手雷捲、雷騰及雷炮，他們意圖在虎尾溪一帶根植霹靂堂的勢力，雷捲看中了戚少商，扶掖他起來，訓練他成爲一流高手，戚少商也的確是個人才……」

霍亂步即道：「嘿，我看，也沒怎麼的！」

馮亂虎眉心一蹙，道：「大當家的眼光，怎會有錯！」

霍亂步即道：「我是說，任他是天王

老子，比起大當家，也不過爾爾。」

馮亂虎還待說話，顧惜朝即微微笑道：「你們兩個不必爭論。戚少商是個非除不可的敵人，非除不可的原因，便是因爲他是個罕見的人才。他在霹靂堂學藝，青出於藍，却不甘於只受一個家族所用，於是乎空手上連雲寨，奪得了大權，覬覦武林，是何等鴻鵠之志！不過，連雲寨的勢力日益張大，江南雷家原本在十一省佈下强兵，取代了日漸衰微的『武林四大世家』，而今却在這一帶吃了虧，連雲寨這麼一鬧，雷捲的實力大大削減，雷家的人對戚少商也大有怨憤……」

霍亂步道：「對呀，戚少商此擧，無疑是『吃碗面，翻碗底』，失去了江湖義氣。」

顧惜朝道：「不過，雷家的雷捲，也是非同小可的人物，他早年睥睨天下，中年以後，神出鬼沒，神秘莫測：對敵往往一擊必殺，即全面撤退，不留痕跡，令人諱莫如深。」

霍亂步道：「可是，雷捲却恨死了戚少商……」

馮亂虎忽道：「兩種可能。」

霍亂步一怔，顧惜朝道：「你說。」

馮亂虎道：「雷捲要是個高手，他就會把握這個時機，全盤毀滅掉連雲寨。」他頓了一頓，目中閃耀銳光：「可是，要是雷捲是個人物，他也可能拯救戚少商，重新重用他，這是個以德報怨能服人心的好機會！」

顧惜朝眼中已流露出嘉許之色：「所以我說，息大娘和雷家五虎將，只能相提，不能並論。」

馮亂虎道：「息大娘是敵人的敵人，敵人的敵人是我們的朋友。雷家五虎將可能是敵人的敵人，也可能是敵人的朋友，所以是我們的似敵似友。」

宋亂水忽插口道：「管他娘的敵人朋友，殺個乾淨再說！」

馮亂虎和霍亂步一齊皺起了眉頭。顧惜朝道：「說起戚少商的朋友，倒有一帮人馬，力量不可忽視。」

霍亂步馬上問：「那一帮？」

馮亂虎搶着答道：「自然就是和連雲寨一向守望相助，戚少商三度發兵解圍的『神威鑣局』了。」

霍亂步仍是問，道：「大當家的看法是……？」

馮亂虎插口道：「『神威鏢局』的高風亮現在已受册封，皇恩浩蕩，諒他……」忽然發覺顧惜朝眼中有不悅之色，忙收住口不說。

顧惜朝微笑道：「很好，說下去。」

馮亂虎澀聲道：「屬下，屬下也沒什麼意見，只是信口胡扯而已。」

顧惜朝慢條斯理的道：「哦？信口胡扯，也頗有見地，看來，你的腦筋倒是越來越精明了。」

馮亂虎忙道：「大當家過獎，大當家過獎，屬下，屬下實在——」不知怎的，顧惜朝雖在讚賞他，他總覺得背脊有一股尖冷的寒意，昇了上來。

顧惜朝只嘿嘿一笑，向霍亂步道：「所以，戚少商現在是：前山有虎，後山有狠，處身之地有陷阱，而大局則由我們控制。」

霍亂步道：「大當家分析的是。」

顧惜朝道：「這既已是雷家的地頭，再過去便是『毀諾城』的重地，要是雷家遲遲不肯發動，咱們就把戚少商的殘兵迫入『碎雲淵』、『毀諾城』！」

霍亂步道：「是。」

宋亂水粗聲道：「多說無謂，咱們現在就去！」

霍亂步冷然道：「你去那裏？沒有大當家發號司令，你急什麼？」

宋亂水楞了一楞，急得只搔頭皮，說道：「如果不快一些，給姓戚那斯蹓掉，可——」

馮亂虎打斷道：「他現在是插翅難飛，能跑去那裏？」

顧惜朝忽道：「亂水，你雖然是急一些，但殺敵心切，很好。」馮亂虎和霍亂步都心裏一怔，只見顧惜朝拍拍宋亂水肩膀，溫聲道：「待會兒攻殺戚少商的行動裏，亂虎和亂步都得要聽你的調度。」

霍亂步和馮亂虎都覺得自己似乎做錯了些什麼，然而他們其實什麼也沒有做，只是多說了幾句話而已。

× × ×

「鐵二爺騙我，鐵二爺爲什麼要騙我？」穆鳩平厲聲悽呼。

戚少商忽然反手一掌，把穆鳩平打飛出去，他仍然血濕長衫，落魄沉哀，然而雙目中燃燒着灼痛的閃光，環視驚愕中的部屬，一字一句地道：「鐵捕頭是騙了我們。他現在，可能活着受罪，可能已經死了，你們誰要讓他死得平白無辜，可以大呼小叫，自戕自殺，悉聽尊便！」

那些傷殘、浴血、受屈、忍痛的連雲寨子弟，用力地執着兵器，咬着唇角，沒有人說一句話。

穆鳩平霍然而起，向戚少商低聲說道：「大哥，我們要在天未亮之前，逃出碎雲淵……」

一名連雲寨子弟道：「可是，息大娘在碎雲淵——」

另一名連雲寨子弟道：「不怕，咱們繞小石山九條河棧道，不經過碎雲淵便就得了。」

穆鳩平忽萌起一條生機，一拍大腿喜道：「對了，咱們繞過碎雲淵，就可以去『神威鏢局』，高風亮高局主他一定不肯坐視——」

一名連雲寨的弟子接道：「是呀，咱們曾三度出兵力助『神威鏢局』，兩年前，『神威鏢局』跟『挑糞帮』的人對峙，要不是戚大哥出兵，『挑糞帮』早就把『神威鏢局』的家當全給搬走了哩！」

一些連雲寨的弟子大喜，連忙爭着道：「對，繞過碎雲淵，投靠神威鏢局！」

戚少商仰天想了一會，忽然道：「可是，神威鏢局在去年，也因失掉官餉之事，幾乎滿門遭刲，最近好不容易才恢復元氣——」

穆鳩平打斷道：「老大，朋友不在危難之時互相帮忙，交朋友來作什麼？我們此時此境，就算是麻煩人，也只好硬着頭皮麻煩這一遭！」

戚少商道：「不過，要到青田鎮的『神威鏢局』，先得經過小石山，九條河，

雷家莊。」

穆鳩平道：「雷家莊又怎麼樣？」

戚少商長嘆道：「此情此境，我實在不想見到他們。」

忽然雙眉一軒，抬高了語音，朗聲道：「那家店舖沒有高樑？樹大可遮蔭。」

月掩浮雲，剩下的連雲寨子弟臉色都有些變動。

戚少商繼續道：「左道旁門，月偏西，草後石旁，都可以重建長城——」

突然厲聲叱道：「殺！」

霎時間，連雲寨子弟十五六把兵器，一齊往西面旁邊一列大樹後的草叢和岩石刺去，這下攻其不備，潛伏在草堆裏及石頭後的人一時猝不及防，至少有七八人登時了賬！

戚少商用預先大家已瞭然的暗語，指示行動，一擊得手，暗夜中長劍似青龍一般，電掣一匝，又有七八人倒地，同時向穆鳩平長矛飛刺，敵人被嚇得胆喪魄飛，逃既不及，擋又無從，瞬息間給他殺了五人。

宋亂水金瓜鎚一揚，喊道：「不要讓戚少商逃了！」話才叫出，發現帶來的二十五名士卒，剩下不到三人，他倒毫不畏懼，挺着金瓜鎚向戚少商奔去。

戚少商刷地向他刺了一劍，宋亂水用金瓜鎚在胸前一格，叮的一聲，那金瓜鎚是用熟銅打造的，戚少商的青龍劍薄細快利，吃百來斤重的金瓜鎚反震，戚少商不禁身形一挫。

戚少商原本這一挫，是藉力卸力，再趁對方大意來襲時，猝然出劍傷敵，不料他左臂已斷，內傷又重，這一側身，幾乎仆倒，宋亂水覷準時機，一鎚砸至！

戚少商身往側倒，但一劍自下的勢子中刺出，這一劍十分突兀，宋亂水人雖魯莽但武功甚好，百忙中挺鎚一封，卜的一聲，戚少商這一劍竟直刺入銅瓜鎚之中。

這一來，戚少商下跌之勢，反而挽住，如果戚少商還有另一隻手，至少在這刹間可以讓宋亂水有十一種不同的死法。

可惜戚少商只有一隻手。

他飛起一脚，把整頭大水牛似的宋亂水踢飛出去，跌入草叢裏。

他的劍上仍拋着金瓜鎚，一甩而去，撞到了一名連雲寨的叛徒。

穆鳩平早已收拾了剩下來的兩名敵人，咆哮一聲，往宋亂水跌落的地方，挺矛追去。

戚少商叱道：「退！」

他此語一出，樹林又出現三四十名敵人，領頭的是馮亂虎。

戚少商即把剩下的子弟集合在一起，正欲往北邊退去，忽聞喊殺四起，霍亂步領了三十多人正殺將過來。

穆鳩平急道：「往東北面走！」

戚少商估計一下道：「顧惜朝一定在東北面。」

穆鳩平道：「他奶奶的，碎雲淵在西南面！」

戚少商臉上出現了毅然之色：「他正是要把我們逼去毀諾城！」

忽聽一陣長笑，南面一名藍衣文士，寬步而出，身邊沒有一兵一卒，正是顧惜朝。

月光下，顧惜朝拱手笑道：「諸位兄弟，別來無恙麼？」

穆鳩平登時紅了眼，咬牙挺矛，要衝上前去，戚少商一手搭住他肩膀，越發顯得他受傷身子强忍痛楚：「承你照顧，還死不了。」

顧惜朝道：「死，有重若泰山，輕若鴻毛，戚大哥——」

戚少商即道：「不敢當。」

顧惜朝道：「大哥栽培小弟之恩，小弟銘感五中，倘若沒有大哥信寵，小弟在連雲寨中，焉有今天的威望？」

戚少商淡淡地道：「我沒有你這樣了不起的兄弟。」

顧惜朝笑道：「大哥何需動氣？」

戚少商道：「我寧可留一口氣。」

顧惜朝道：「戚大哥一向行義不惜犧牲，其實，眼前此刻，只要大哥一點頭，就可挽救這十七八位忠心兄弟的性命。」

戚少商道：「哦？」

顧惜朝笑笑，道：「只要你死了，我對他們，决不再追究。我說過的話，一定算數！」

戚少商笑了：「算數？中秋月圓，歃血爲盟，生死同心，共渡危艱，若有虛言，血洒寨門，私下你也說過，如果沒有我，日子不知怎麼過，眞生不如死，這些若都算數，顧公子再灌上三桶豬血牛血也不够洒了。」

顧惜朝皮笑肉不笑：「哈哈。」

戚少商道：「好笑，好笑。」

顧惜朝道：「這都是時勢逼人，眼看大伙兒跟着你，只有理想志氣，却沒好下場，跟官府作對，豈不是破家難客？朝廷裏有的是功名富貴，你一意孤行，可有照顧到我家兄弟的福祉？」

戚少商淡淡笑道：「俗語有道：成者爲王，敗者爲寇。你高興怎麼說，由你說去。你有大好前程，大可另謀出路，連雲寨拱手相送，全沒碍着你，你千不該，萬不該，把好兄弟的熱血頭顱作爲一己之私的墊脚石，今日我奈不了你何，他日總有天意來收拾你，我也不必慌惶。」

顧惜朝變色道：「好，趁你收拾不了我，讓我先收拾掉你再說。」

忽聽一個聲音道：「不管你們誰收拾誰，姓戚的是我霹靂堂的垃圾，理應由我們自己來收拾。」

說話的人在樹上。

就連戚少商也不曾醒覺樹上有人。

顧惜朝却好整以暇，笑道：「雷大俠，你終於肯出面來主持公道了。」

樹上的人有氣無力地道：「通常，初見面的人叫我做『大俠』，只有兩種用意。」月色映照下，只見樹椏上坐着一人，披了件厚厚的毛裘，顯得身子十分單薄清瘦，孤獨悽涼。

「一種是熟悉我的人，知道我常行善事，所以稱我作大俠；一種是巴結我的人，所以稱我作大俠會教我喜歡，不會有錯。」這時天氣甚熱，這人仍披着厚毛裘，裏面不知道有幾件衣服，而且雙頰火紅，額現青光，像是病得甚重。「可惜你兩種都不是，因爲我根本不做好事，你口裏叫我大俠，心裏等於在諷刺我病貓。」

顧惜朝笑道：「雷大俠說笑了。」心

中暗忖：人說江南『霹靂堂』雷家高手中雷捲是第一號難纏人物，看來此言非虛。

雷捲道：「顧大當家曾五度派人請我來此，恐怕不是爲聽我說這兩句不好聽的笑話如此簡單罷。」

顧惜朝淡淡笑道：「我倒是覺得，雷大俠今晚的第一句話，叫人拍案叫絕。」

雷捲道：「第一句話？今晚第一句話？今晚第一句話我好像是說：吃得好飽！不過，可不是對你說的。」

顧惜朝也不動氣：「是剛才雷大俠在樹上說的第一句話。」

雷捲道：「我窩在樹上已經好久了，我在樹上第一句話，好像是跟邊兒說的，邊兒，我說的是什麼話呀？」

只聽樹裏邊一個聲音豪笑道：「你說：我們倒先依約來了，却不知那干王八兔崽子怎麼還沒來？」喀喇，一陣連响，樹幹爆裂，現出一個大漢，濃黑的眉毛，濃黑的鬍髭，濃黑的鬢毛，把他整張臉孔都籠罩了起來，只剩下高挺的鼻子，瞇成一綫鐵刀般的眼睛。

他自挖空的樹幹甫一立起，整棵大樹立刻潰倒，雷捲摟着毛裘，坐在大漢的臂膀上，猶似未動過一般。

穆鳩平天生神勇，但看到眼前這名漢子的氣概，心中也不禁爲之震懾，聞悉雷捲手下大將沈邊兒是條粗中有細，豪裏有情的好漢，而今，自己負傷不輕，只怕難以應付。

顧惜朝拱拱手道：「原來沈少俠也來了。」

沈邊兒道：「捲哥去那裏，我便去那裏，尤其捉拿『霹靂堂』叛徒，邊兒決不落人之後。」

顧惜朝點頭道：「是的，戚少商有負雷家的事，我亦略有所聞。」

雷捲笑道：「豈止有所聞而已？你派人五度請我出關，目的便是要藉我們之手，除去戚少商。」

顧惜朝正容道：「不過，雷大俠現在當然也看出來：我要剪除戚少商，易如反掌。」

雷捲道：「不過，由你來殺戚少商，你却怕引天下英雄齒冷，由我們來殺，別人沒二話可說，戚少商系出雷門，武林中收拾叛徒，乃天經地義的事。」

顧惜朝嘆道：「難怪人說眞人面前不說假話，在雷大俠面前，造作都是多餘的。只不過……雷家的叛徒就在那邊，雷大俠請。」

雷捲全身都蜷縮在毛裘裏，正向戚少商那兒緩緩轉身。他從出現到此刻，一直都沒有正式望戚少商一眼。戚少商在雷捲出現以後，一直垂直而立顯得十分落拓。

穆鳩平急了，俯近戚少商耳邊低聲道：「老大，還等什麼，我們總不能束手待斃。」

戚少商沒有作聲，穆鳩平倒發現沈邊兒一雙銳利的眼睛向他這邊望來，心中忽地一跳。沈邊兒問道：「戚兄，還認得我嗎？」

戚少商深吸了一口氣道：「沈兄。」

沈邊兒道：「你大概沒想到，我們有一天會這樣子見面罷？」

戚少商淡淡地道：「說實在的，落到這般田地，我並不想見你們。」

沈邊兒豪笑道：「當你離雷門而去，劍震八方，傲視天下之時，我早就知道你會有這麼一天，我早就等在這樣一天和你這樣見面！」

戚少商道：「你終於等到了。」

沈邊兒望定戚少商，長嘆道：「我加入雷家，主要還是戚兄穿針引綫。」

戚少商苦笑道：「那時候，我正蒙捲哥之恩，身在霹靂堂。」

沈邊兒嘆息道：「當時，咱們聯手征東平西，合作無間，承你教誨，讓我學得不少經驗，要不是你，『無艮敎』早就把我拔掉，而不是我鏟平『無艮敎』了。」

戚少商道：「是你學得快。」

沈邊兒道：「是你敎得好。」

戚少商搖首道：「我沒敎你，眞正敎你的是捲兒。」

沈邊兒道：「但你示範給我體會。」

戚少商道：「你是人才，縱沒有我敎，遲早都能體會。」

沈邊兒道：「不過，這些年來，我一直沒忘了你的情義。」

戚少商長吸了一口氣，沈邊兒接下去厲聲道：「但我也沒忘了你不告而別，在『霹靂堂』造成的傷害！」

他雙眼噴出了怒火，一字一句地道：「所以，我無時無刻不想殺了你，我一定要殺了你！」

穆鳩平跨一大步，攔在戚少商身前，大聲道：「要殺戚大哥，先得殺我！」

沈邊兒豪笑道：「先殺了你又何妨！」揮拳痛擊穆鳩平！

穆鳩平大喝一聲：「好！」交臂格去，驀然間，沈邊兒迅如一支倒飛的強矢，那一拳，變得向顧惜朝迎臉擊倒。

顧惜朝猝然受襲，仰天倒下，後腦貼地，沈邊兒一拳擊空，已收拳回勁，雙腳連環踢出！

顧惜朝身子尚未彈起，對方攻勢又到，顧惜朝貼地一滑，竟巧生生地滑開丈餘遠，但沈邊兒一招失誤，却着着搶攻，在不過照面間已攻了十七招，顧惜朝不但連半招都搶攻不回去，連吐氣揚聲的機會也沒有。

宋亂水，馮亂虎，霍亂步一齊大驚失色。馮亂虎反應最快，立即要下令向戚少商進攻。才張開了口，一陣急風逼來，雷捲已到了他的身前。

雷捲身上所穿，十分累贅厚腫，但臉頰十分瘦削，一雙鬼火似的目光，正釘在他臉上。馮亂虎只覺這痴漢身上漫散着一股逼人的煞氣，竟把他剛喊出來的聲音倒迫回喉嚨裏去，馮亂虎反應極快，雙掌一起，已擊在雷捲病懨懨的身軀上。

這兩掌在厚厚的毛裘上，只發出兩聲如擊敗革的悶响，陡然之間，雷捲左手一提，食指已捺在馮亂虎額上。

馮亂虎怪叫一聲，全身已失去了平衡，向後飛了出去！

宋亂水反應當然不比馮亂虎快捷，何況他先前迎着了戚少商一腳了，但他却是第一個衝向沈邊兒的人。

他目的是要制住沈邊兒，好讓顧大當家回一口氣。

但他還沒有衝到沈邊兒和顧惜朝的戰團裏，霍地眼前多了一個人。

一個臉色青白的病人。

宋亂水狂吼一聲，一低頭，苦練三十年連頭髮也練得不長一根的「鐵頭功」直撞而出，別談跟前的是一名風吹得起的病漢，就算是一頭大水牛，給他這一撞，也得骨折肌裂。

他一頭撞過去，只見眼前一黑，整個人被包在一團又軟又暖的物體裏，隨後只覺身上突然飛起，整個人都似浮在雲端裏，往後的事，便失去了知覺。

同這瞬間，沈邊兒大叫一聲，向後倒翻，一道精光自他脅下擦過，直釘入一株樹幹上，是一柄小刀，刀柄兀自晃動。

沈邊兒脅下的青衫激起了一灘血漬，愈漸擴散開來。

顧惜朝手邊却多了一柄銀光熠熠的小斧頭，局面已完全改變過來。

在顧惜朝的銀斧之下，沈邊兒挪移、騰走，翻滾，飛躍，完全是憑着小巧靈活的輕功，閃躲銀斧的攻擊，沈邊兒身形偉岸，比穆鳩平還粗豪萬分，但施展起小巧功夫來，軟若無骨，天衣無縫，使得穆鳩平看得目瞪口呆。

顧惜朝一旦扳回局勢，正要發令，他目觀四面，耳聽八方，爲沈邊兒偸襲所追不過是轉眼工夫，但回佔上風時猛然發現，自己手下三名愛將，馮亂虎、霍亂步、宋亂水全在這片刻間被人打得爬不起來。

出手的人只有一個。

一個人兜截三人。

這人便是雷捲。

而雷捲已到了身前。

顧惜朝抽斧，疾退，雷捲全身突然旋轉起來，隨着他的疾旋，發出了一種極大的勁風，顧惜朝大叫一聲，一齊向身旁一棵大樹砍去！

別看他手持的僅是一面巴掌大的小斧頭，這一斧砍去，腰粗的大樹應聲而倒，就倒在雷捲的發出的罡氣上！

却聽劈劈啪啪尖銳响聲，却撕裂耳膜，那株勒木在勁氣旋轉中被直條撕成七八爿，碎葉木屑，漫天噴濺，這刹那之間，顧惜朝引巨木挫雷捲所使出的罡氣，同時已找出了對方的破綻之處，

這破綻如同白駒過隙，一瞬而滅！

顧惜朝却把握了這電光火石的刹間。

他左手姆食二指一彈，疾地一道白光打出！

「奪」地飛刀射中雷捲的小腹。

刀刺在毛裘上，反彈倒射，刀柄射入一名連雲寨叛將胸口，再穿出嵌進一株樹幹裏。

雷捲的旋勢陡停，一指彈在顧惜朝臉上。

顧惜朝連忙低頭一偏，「卜」地一聲，鼻樑折斷，鼻骨刺入臉肉，鮮血濺湧而出。

雷捲還待再攻，忽張口吐了一口血，顧惜朝那一刀，雖穿不破他的毛裘，但內勁已攻入他的五臟六脈，所受的傷決不比顧惜朝輕。

顧惜朝一退三丈，掩鼻哼道：「好指力！」

雷捲道：「好刀法！」

顧惜朝揚手道：「殺！」手下這才如大夢初覺，一湧而上。

沈邊兒和穆鳩平一左一右，兩條鐵柱般的大漢，攔在雷捲和戚少商的身前。

穆鳩平這才回過神來，把大姆指往沈邊兒身前一翹，道：「好！」

沈邊兒道：「你還能不能打？」

穆鳩平把胸一挺，道：「能！再一兩百個，我不在乎！」

沈邊兒道：「你能不能跑？」

穆鳩平一楞，答不上來，沈邊兒道：「扯着你的老大，有那麼快跑那麼快，有那麼遠逃那麼遠！」

穆鳩平驚道：「你們——」

沈邊兒道：「這兒有我們！」

穆鳩平怒道：「原來你們跟鐵手一樣，全是騙人的！」

沈邊兒倒沒聽明白他何指，不明所以，一愕道：「什麼，鐵手他來了——？」

顧惜朝冷笑道：「你們逃不了的，這兒已給我們重重包圍了。」他手腕一掣，呼地彈出一枝訊號烟花，片刻間，樹林裏外，影影綽綽，孟有威和游天龍已領了近百人，包圍住戚少商、雷捲、沈邊兒、穆鳩平及十餘殘兵。

雷捲仍蜷縮在厚衣裏，毛裘上血跡斑斑，份外奪目，忽道：「你以爲只有你能帶人來嗎？」

顧惜朝一怔，失聲的道：「雷家五虎將……？」

只聽有人豪邁地笑道：「還有『神威鏢局』！」

顧惜朝回首只見一個紅臉銀鬚的矍鑠老者，後面跟了三、四十人，以無堅不摧的陣式，突破了孟有威、游天龍的伏下的包圍，闊步走入陣中。

顧惜朝道：「你……」

老人豪笑道：「老夫是『神威鏢局』的老不死，高風亮是也！」

他的大手往身後三個青年人一引道：「這三位才是『雷家五虎將』的三虎。」

高瘦的青年抱拳道：「在下雷騰。」

矮壯的青年拱手道：「在下雷炮。」

一個神情傲慢的青年一揖道：「在下雷損。」

顧惜朝仍捂住鼻子，連苦笑都笑不出來，只有說：「雷家五虎將都到齊了，我還有什麼話說。你們想怎樣？」

游天龍和孟有威面面相覷，已露出恐慌之色。

雷捲淡淡地道：「這要問戚少商才知道。」他始終正眼沒瞧過戚少商。

戚少商語音已完全哽咽：「我……」

沈邊兒站過去，拍拍戚少商的肩膀，道：「捲哥問你怎麼辦？」

戚少商道：「你告訴捲哥，過去我戚少商脫離霹靂堂曾讓他很下不了台，在武林中很爲難，在江湖上很尷尬，我……」

沈邊兒轉首望向雷捲。

雷捲仍窩在毛裘裏，向沈邊兒道：「你去告訴姓戚的，他出去，沒丟了霹靂堂的顏面，一切作爲，都是雷家的榮耀，雷家沒有他姓戚的，一樣可以發揚光大，教他記住，霹靂堂不管姓戚的是友是敵，雷家的敵人或朋友決不能給江湖無情無義之輩，宵小卑鄙之徒所凌辱！」

（未完・三）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計神工帶着豹娘子等一批人通過「不大不小廳」，來到一條地道，地道中漆黑如墨，常掛珠取來燈籠走在前頭，在地道中走了足有整個時辰，終於來到一座大殿，一個金黃袍蒙面人，一個藍衣蒙面人坐在殿內，原來這大殿正是桃源驛，也就是桃源金殿的前哨，豹娘子看出不對，大家以爲是李不不存心陷害，忽然李不不的人頭從地道中飛過去，接着另一批人在紅衣女郎帶領下出現，這紅衣女子正是銀月夫人，而金黃袍蒙面人正是恨帝，雙方展開一塲混戰，銀月夫人的銀玉尺急攻計神工，但計神工一直在閃避，覷準有利時機準備出擊！

雙方有傷亡　計神工慘死

恨帝的眼在頭罩下睜開了一絲窄縫。

他的聲音聽來懶洋洋的，但眼神却如厲電，他對計神工說：「你想不想知道一個秘密？」

計神工冷笑道：「什麼秘密？」

恨帝道：「我的破綻。」

計神工說道：「你是說，你武功的破綻？」

恨帝道：「不錯，正是這個意思。」

計神工道：「你會向我說出來嗎？」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岳小玉傳

恨帝道：「當然不會說，但你可以自己親自去看破！」

計神工說道：「有甚麼辦法可以看得破？」

恨帝道：「當然有，只要你現在出手就行了。」

計神工道：「但我認爲這是不必要的，絕對絕對不必要。」

恨帝的眼神有點訝異：「爲甚麼？」

計神工道：「因爲你不說，我也知道你的破綻在甚麼地方。」

恨帝的眼收窄得更緊，聲音中充滿疑惑和不相信的意味：「有這個可能嗎？」

計神工道：「這不是可能與不可能的問題，而是事情根本就是這樣。」

恨帝笑了，他的笑聲聽來淡淡的，但却已隱藏着極可怕的殺機：「那麼，你說說看，我的破綻到底在甚麼地方？」

計神工面上露出了狡黠的笑容：「任何武功都有破綻，問題只在於多或少。」

恨帝又發出他那種充滿殺機的笑聲：「依你看，我的武功破綻在甚麼地方？」

他已第二次重覆着這個問題。

計神工悠然一笑，道：「三十六大穴，七十二小穴，還有頭骨、肩胛甲、胸骨以至脚骨，都是你的破綻！」

恨帝又笑了，他這次發出的是大笑：「原來是這樣！」

計神工淡淡道：「本來就是這樣！」

恨帝笑聲倏止，冷冷地說：「你根本就不知道我的武功破綻在甚麼地方！」

說到這時，他早已運聚了全身內力，終於發出了石破天驚的一擊。

這一擊去勢不快，但却在霎眼間把計神工整個人籠罩在刀鋒之下！

恨帝用的仍然只是那柄短小的飛刀，但這一次，他的飛刀並沒有飛射出去，只是當作兵刃一般使用。

兵器之道，一寸長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險。

能用越短兵刃的人，他的武功也一定越是非同凡响。

恨帝的武功，當然是非同凡响之極了，所以，她手裏的刀雖然又短又小，但殺將下來的氣勢，却是有如重若萬鈞。

他一出手已把計大師「封住來打」！

但就在這時，他身邊忽然响起了一陣風聲。

風聲簌簌，一閃即過。

計神工已在他眼前不見了。

恨帝猛然回首，終於他反手甩射出飛刀！

他射出的飛刀並不只是一柄，而是二十一柄！

誰也想不到他身上有這許多柄飛刀，更想不到他忽然一出手就同時射出了二十一柄飛刀之多。

飛刀如網，計大師的人已在網中。

沒有人能從這種網裏逃脫，除非那人可以變出妖法，把自己變成一陣風。

風可以從網眼裏穿過，但即使如此，在這刀網背後，還有另一堵牆。

這一堵牆，是由恨帝畢生功力所凝聚出來的，雖然它無形無影，但却能阻擋人，也能毁滅人，即使來的人是一陣風，也得被這一堵牆阻住。

在這刹那間，恨帝已敢肯定，這個年劭德高的「鬼斧大師」計神工，這一次已到了非死不可的境地。

在他心目中，凡是自己一口肯定的事，結果都一定必如他自己所料。

他從來也不認爲自己錯過一次。

所以，計大師這次必然非死不可。

可是，計神工沒有死，而且還在恨帝的耳朵邊輕輕嘆了口氣。

恨帝的所有一切動作，也在這一刹那間全部停止！

×　×

飛刀如網，除了風之外，誰都不可能從這刀網裏穿過。

計大師是人，他不是風，他當然也穿不過這張刀網。

但他却有能力把這刀網毁掉！

——當那二十一柄飛刀所形成的刀網向他直罩過來之際，他立刻以極迅速的手法，從自己身上取出了一塊又圓又滑的彩石。

彩石很漂亮，石面上浮現着瑰麗有如晨彩的色澤，使人看來有着神爲之奪，目爲之眩之感。

但更令人奪神眩目的，却還是計大師破滅刀網的手法。

——恨帝所發出的二十一柄飛刀，每一柄都已貫注着他畢生精血所凝聚的力量，就算是拳頭般大小的石塊和這些刀鋒相撞，被撞毁被擊碎的也一定是石塊，而不是這二十一柄飛刀。

但計大師手裏這一塊彩石，却極邪門極邪門！

他竟然用一塊美麗但却笨拙的石頭把每一柄飛刀都震跌開去。

當這些飛刀「叮叮」連聲跌落在地上的時候，每一柄飛刀都已折斷，分成四十二截，零星地散落在階磚之上。

但恨帝沒有看見這些已被折毁了的飛刀。

他只是「看見」由自己畢生內力所形成的「鐵牆」，就在這一彈指之間給計神工完全「擊碎」。

恨帝沒有時間可以再發動抵擋，但即使有時間，他也無法可以抵擋得住。

「江湖四大師」之首的「鬼斧大師」計神工，果然不是泛泛之輩可以比擬。

在別人的眼裏，計神工只是輕飄飄地在恨極的身邊掠過，只有極少數極少數武功深厚兼且目光銳利之輩，才會看得出，恨帝已給計神工的內勁摧毁了五臟六腑！

就在這時候，藍衣蒙面人的聲音响起來。

他輕輕嘆息了一聲，說道：「計大師，你果然眞的已經老了，老了，太老太老了……」

而恨帝就在他說完這兩三句話之後，頹然地緩緩地倒了下去。

恨帝死了。

這消息若傳了開去，除了天恨中人不算，對於整個武林來說，都會是一個極好極好的好消息。

現在，雖然消息並未傳揚開去，但在桃源驛裏親眼目睹恨帝倒下去的人，都爲之興奮不已。

但計大師並不如此。

他只是淡淡的嘆了口氣，說道：「恨帝？你們相信不相信他就是天恨帮裏的恨帝？」

常掛珠首先叫了起來，大聲道：「他當然就是恨帝！」

飽正行却反問：「老大，你怎知道他一定就是恨帝？」

常掛珠道：「這死了的王八傢伙自己承認是恨帝，當然就是恨帝了。」

飽正行眼珠子骨碌地一轉，道：「他若說自己是『密底算盤』，那麼他是否一定就是常掛珠？」

「胡說！」常掛珠大皺眉頭，「俺在這裏，他怎會是你們的老大常掛珠？」

飽正行桀桀一笑，道：「那也很難說的。」

常掛珠一楞：「甚麼很難說？」

飽正行道：「說不定你這個常老大是假的，那麼這個蒙頭蒙臉的傢伙反而可能眞的就是常掛珠了。」他一面說，一面嘻嘻怪笑，冷不防給敵人一刀砍了下來，登時背上劃破了一道口子，鮮血汩汩直冒不已。

那人見一擊得手，又想第二刀直刺過來，却給豹娘子從橫裏一杖殺出，把他的腰骨打得粉碎，立時慘嚎一聲，身如軟絮地倒了下去。

岳小玉見飽正行受傷，不禁大是緊張，道：「飽五老兄，這番又怎麼了？」

飽正行捂着鼻子，笑道：「死不了的。」他笑得輕鬆說得爽神俐落，但臉色却已一片蒼白。

豹娘子立刻靠近過去，又取出了一瓶金創藥，爲飽正行療傷。

這時候，桃源驛中戰鬥暫時停止，大多數人的目光集中在計神工和那個藍衣蒙面人身上。

而計神工的目光，却也驀地與藍衣蒙面人的目光相撞在一起。

「你們是誰？」計神工忽然問出了這麼一句。

藍衣蒙面人乾笑着，聲音怪異而難聽：「你認爲我們是誰？」

計神工目瞳收縮，從地上拾起了半截飛刀。

他把這半截飛刀仔細端詳了片刻，才道：「這是沈伯譚的飛刀。」

「沈伯譚？」豹娘子臉色陡地一變，叫道：「使這飛刀的人，就是祁連山八曲洞的『青爐老叟』沈伯譚麼？」

計神工搖搖頭，說道：「他不是沈伯譚。」

豹娘子道：「不是沈伯譚又是誰？」

計神工道：「沈伯譚也算是個鑄鍊兵器的高手了，在五年前，他曾經爲一個付得出三萬兩銀子的人，鑄造了三十二把飛刀。」

沈必理動容道：「三十二把怎樣的飛刀？」

計神工把手裏斷折了的飛刀幌了幌，道：「就是這一種。」

沈必理吸了一口氣，道：「是誰這麼大手筆？」

計神工搖搖頭，道：「叫他鑄造飛刀的人，絕不是個闊綽的武林豪客，而是一個一毛不拔的吝嗇鬼。」

沈必理奇怪地道：「若是一個這樣的人，又怎捨得花幾萬兩銀子來鑄造這些飛刀？」

計神工道：「這人雖然付給了沈伯譚三萬兩銀子，但等到他得到飛刀之後，却把沈伯譚滿門老幼都一併殺了。」

沈必理悚然道：「爲甚麼要把沈伯譚滿門老幼誅殺？」

計神工道：「爲了一隻價值無從估計的『鑄鐵青火爐』、六萬二千兩銀子、還有無數奇珍異寶。」

沈必理睜圓了眼：「這豈不是强盜所爲了？」

計神工說道：「這人從來不承認自己是個强盜，也沒有甚麼人知道他是個强盜，但他却是個比强盜還更不是人的卑鄙狗賊！」

常掛珠怒聲叫道：「說了大半天，這狗雜種到底是甚麼人？」

計神工乾咳了一聲，緩緩道：「這人姓詹，詹木葉。」

羣豪都是大爲驚訝，豹娘子更是臉色森冷蒼白得可怕。

只見她怒眉上揚，一雙已沒有了眼珠子的眼眶用力地睜大，聲音更是顫抖得很厲害很厲害。

她忽然拉住了小惡女的手，嘶聲叫道：「快帶我到那惡賊的身邊！」

小惡女道：「他……他已死了……」

豹娘子叱道：「別管他是死是活，先把我帶到他身邊再說！」

小惡女只得依了，但銀月夫人却以銀玉尺阻擋住，冷笑道：「人都已經死了，還有甚麼好看的！」

飽正行雖然剛給人砍了一刀，但嗓子却還是又粗又响：「老妖婆，這烏龜豬卵臭烏蛋蒙頭蒙臉，就算死了也得看看他奶奶的尊容！」

銀月夫人才二十出頭，兼且姿色撩人，但在飽正行這張嘴裏，却變成了難聽之極的「老妖婆」，衆人聽了雖是大不以爲然，但却也不禁爲之一陣失笑。

銀月夫人給他這麼一說，當然是臉色煞白，登時爲之恨得牙癢癢的。

舒一照見飽正行說得興起，自然也是不甘落後，聞言立刻緊接着說：「想那銀月妖王醜陋不堪，他這個押寨夫人當然也漂亮不到甚麼地方去，唉，白三哥呀白三哥，到現在你大概應該知道呂足金這個『江東老娘』實在不算怎麼差勁了？」

銀月夫人更怒，「刷」地一聲，銀玉尺挾着勁風向飽正行和舒一照疾射過來。

但只聽「叮」一聲响，一把寶劍已把銀玉尺擋了開去。

那是沈必理的倚馬神劍。

銀月夫人憤然更怒，銀玉尺招式一展，轉身改向沈必理急劃了過去，這兩人昔才已交手逾百招，此際又再酣戰得難分難解。

小惡女却也機伶，趨勢上前把「恨帝」的頭罩一手扯開。

豹娘子急問：「蝶蝶，妳看見這人的樣子沒有？」

小惡女點點頭，說：「看見了。」

豹娘子道：「在他右耳之下，是不是有兩塊尾指般大小的青記？」

小惡女看了片刻，又更用力地點了點頭，說：「是的！是的！」

豹娘子愴聲叫道：「詹木葉啊詹木葉，報應終於來了！」

計神工沉聲接着說道：「這奸賊害人無算，合該有這個令人拍掌稱快的慘淡收場！」

小惡女瞧着詹木葉臉上充滿驚駭，但却已完全僵硬的表情，她瞧了很久很久，才恨聲咬牙道：「是他害了我爹！」

豹娘子悲聲道：「不錯，就是他！就是他這個喪心病狂的冷血禽獸！」

藍衣蒙面人却在這時淡淡一笑，說道：「人，已給計大師宰了，你們是否要把老詹的屍體抬出去鞭屍三百，方洩心頭之恨？」

計神工不等任何人開口，已首先截然說道：「人一死，一切仇怨皆化輕烟，詹木葉是冷血禽獸，但我們不是！」

他說得斬釘截鐵，沒有任何人可以反駁他。

藍衣蒙面人「唔」一聲，道：「老詹向來自視極高，而且自作主張冒認武林天帝，可說是罪有應得，該死之極。」他口中所說的「武林天帝」，也就是天恨帮帮主恨帝。

計神工乾咳着，緩緩地說道：「詹木葉背叛慕容老人，那才是眞正罪有應得之處，想不到金殿桃源給他毀了之後，這奸賊仍然不肯就此罷休，還要連桃源金殿也想一併挑了，眞是窮凶極惡，咄咄逼人的很。」

藍衣蒙面人冷然道：「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換上是我，也必然會繼續窮追猛打，決不肯稍有半點放鬆！」

計神工道：「尊駕似乎也是詹木葉那一夥的人？」

藍衣蒙面人說道：「詹木葉是我的朋友。」

計神工道：「既然是你的朋友，爲何見死不救？」

藍衣蒙面人不明的道：「何以見死不救？」

計神工道：「你應該知道，憑他的身手，無論如何都無法把我擊敗。」

藍衣蒙面人淡淡道：「勝負本來就是兵家常事。」

計神工道：「但你也一定知道，這一戰他若敗了，也就一定會性命不保！」

藍衣蒙面人的聲音聽來更是漫不經心：「無論是誰，總會有死亡的一天，他今天就算還可以活下去，遲早還是難免一死的。」

計神工冷冷一笑：「詹木葉交着一個你這樣的朋友，眞是前生修來的福氣。」

藍衣蒙面人淡淡道：「但更有福氣的人却還是計大師。」

計神工哼一聲：「我又有甚麼福氣可言了？」

藍衣蒙面人道：「你最大的福氣，就是能夠死在這裏！」說到這時，緩緩遞出右手。

他的右手有刀，刀柄很長，足有二尺，但刀鋒却才只有一尺六寸。

刀鋒彎彎，刀光青青淡淡，彷彿帶着一種令人感到蒼涼的感覺。

計神工目光倏地大亮，失聲道：「這……這是甚麼刀？」

藍衣蒙面人道：「你應該知道的。」

計神工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默然良久才迸出了一句令人感到莫名其妙的說話：「老祖葬在甚麼地方？」

全場人都弄不懂他這句話的意思，但藍衣蒙面人顯然是例外的一個，他淡淡的回答着說：「湖底！」

計神工呆住了半晌，才喃喃地說道：「很好，這是他五十年前的心願……哈哈，那時候我們還很年輕，才只不過四十多歲……」

藍衣蒙面人說道：「你說知道我是誰了？」

計神工嘆息了一聲，道：「現在當然知道了，我上次看你的時候，老祖正在用鞭子打你的小屁股……」

岳小獨聽到這裏，不禁大是奇怪，忖道：「這蒙面人是誰？那『老祖』又是誰？」正當他想得入神之際，計神工的手已纏住了藍衣蒙面人！

計神工有一種絕技，叫做「大力折腰手」。

這是近距離貼身肉搏招式，一般武林高手根本不屑使用。

但計大師從來不理會別人的看法怎樣，他做事只求實際，武功也是一樣。

這一下「大力折腰手」，看是不怎麼好看的，最少有幾分市井流氓纏鬥打架的意味，但在計神工手裏施展出來，它的威力却是匪夷所思，更是莫能抵禦的。

只見他身形一飄，一手摟前，不到眨眼間工夫已把藍衣蒙面人纏制住。

計神工出手的姿勢異常怪異，藍衣蒙面人雖然手持長柄彎刀，却還是給他欺身攻了進去。

誰都想不到，計大師會用這種單刀直入的手法向藍衣蒙面人進攻，但更令人竟想不到的事情，却還在後頭。

計神工一手摟住藍衣蒙面人之後，全身衣衫突然高高隆脹而起。

藍衣蒙面人雖然手裏有刀，但他這柄怪異的彎刀却一直沒有移動過。

他的兩條腿似在地上生了根，他的手臂更像是完全僵硬了一樣。

這算是怎麼樣的一位高手，

× × ×

計大師和藍衣蒙面人的身子幾乎有一大半以上的緊貼着的。

「大力折腰手」這一門功夫，計大師已使用過了無數次。

而他每次使出這一招的結果，都大有一個可能性。

——從來沒有人能躲得開他這一擊，也沒有人能抵擋住得這一擊。

但計大師也有他自己的一套原則。

他的原則是：絕不向任何女子使用這一招。

即使不用這一招，他也絕少與女子動手，除非是在逼不得已的情況下，那才自當別論。

但這一次，他雖然已使出了拿手絕技「大力折腰手」，但藍衣蒙面人的腰骨並未立刻被折斷。

他沒有閃避，但却立刻全身運凝內力

，來抗拒計大師這麼一摟。

「一摟即折」這種必然會發生的情況，今次弗靈。

計神工知道勁敵來了，而且自己已陷入騎虎難下的險境。

只見計神工臉色脹得通紅，摟着藍衣蒙面人的右手粗了差不多一倍，桃源驛內所有的人，不禁爲之看得眼睛發直。

過了片刻，藍衣蒙面人的瞳孔，居然散出了陣陣淡淡的白霧。

岳小玉睹狀，不禁大感奇怪，忖道：「我練習內功之時，偶然也會練得頭壳出烟，師父說這是內力充份發揮所致，但這蒙臉烏龜王八更加厲害，居然連眼睛也出烟了！眞是他媽的挺夠厲害之至！」

他再想深一點，却又覺得不是這樣，「常聽人說女人的眼睛有如汪汪春水，那也只是眼睛出水而已，决不會雙目生烟嚇死情郎者也，這蒙臉倒路屍雜種破壳烏龜王九蛋準是頭頂出烟，但却因爲頭有罩子遮着散發不出去，所以才會從眼睛附近透散出來。」

他這種想法若直說出來，大多數人必然會認爲無稽兼荒誕，但却原來偏偏給他猜中了。

只見計神工的衣衫越來越是高高漲起，而藍衣蒙面人眼睛附近也有更濃更密的白霧散發出來。

這眞是一幕奇景。

驀地，計神工的衣衫，「必必剝剝」地爆裂開來。

而藍衣蒙面人却雙足直陷青磚之內。

岳小玉心中卜卜亂跳，心想：「上蒼一定要千保佑萬保佑，保佑計大師內力源源不絕，越戰越强，把這個蒙面奸賊活活纏死才好——」

心念未已，藍衣蒙面人突然「啊呀」一聲直叫出來，身子接着向後凌空倒退，一直倒撞在石牆之上！

岳小玉心中大喜，叫道：「計老前輩果然神功蓋世，厲害！厲害！」

計神工仍然站在原處，聽見岳小玉這麼說，不由咧嘴一笑。

他這一笑，起初看來似乎十分愉快。

但接着，一幕令人驚愕，恐怖萬分的事情發生了。

計神工這一笑，是名副其實的「裂嘴一笑」。

只見他嘴角裂開一笑之後，就一直向左右兩邊分裂開去。

然後，刺目的鮮血就從他裂開的面頰肌肉裏汩汩地流了出來！

但計神工臉上的表情，看來仍然是在笑着。

他不是吐血，而是給藍衣蒙面人的內功把面頰肌肉硬生生的震裂了。

岳小玉不由深深地抽了一口冷氣。

他從來也沒有見過如此詭異可怖的情景。

不但他沒有見過，在場的每一個人都沒有見過。

——衣衫爆裂，那是不怎麼重要的，但肌肉爆裂，而且還裂得如此深如此闊，那就十分十分可怕了。

但更可怕的事，還繼續出現在衆人的眼前。

當計神工的嘴巴裂得比平時大一倍之後，他的脖子也相繼地裂開了，那情形就像是有一團炸藥藏在他的咽喉裏，突然爆炸開來一樣。

岳小玉看得連眼都直了。

他差點連站都沒法子站得穩，而小惡女更是花容失色，當塲暈迷過去。

岳小玉急忙將她扶住，同時疊疊叫道：「小惡女姊姊，小惡女姊姊……」

小惡女本來的確是暈迷了一陣的，但聽見岳小玉的呼喚，很快便又悠悠轉醒。

岳小玉扶着她之際，只覺得一種如蘭似麝的香味，直撲入鼻，聞着了登時爲之渾身舒泰，直如走入了神仙境界一般。

但他這種感覺只是一閃即逝，他的目光很快又回轉到計神工身上。

計神工已倒下，上半截身子肌膚，最少有一大半裂開，銀眉白髯處處沾滿了血漬。

沈必理陡地發出一聲狂吼，悲憤若狂地舉劍向藍衣蒙面人刺去。

一刹那間，劍氣如虹，這一擊似是具有玉石俱焚般的氣勢。

但銀月夫人又倏地出手，把沈必理這一擊接下。

這兩人已三度交手，一直打得難分軒輊，但這一次却是形勢忽變。

沈必理目睹計大師慘死，心中悲憤莫名，這一下出劍追擊藍衣蒙面人，可說是用盡了全力。

那是驚天動地的一劍，想阻擋它絕對不是一件易事。

但是銀月夫人還是不顧一切的撲前擋住。

她身形靈巧，武功極高反應極快，照看應該可以把沈必理的劍擋住。

可是，突見半空之中精芒離合，沈必理手裏的劍忽然向後折了回來。

這是詭異的一劍，也是憤怒的一劍。

這更是至剛至陽，無堅不摧的一劍。

銀月夫人但覺沈必理這一劍破空生風，銳厲非常，但她手中的銀玉尺也已貫足了勁力，在這間不容髮的搏鬥裏，實在不容她稍有半點怯畏之意的。

只要她稍有半點怯懼，倚馬神劍就勢必長驅直進，把她斬殺於劍鋒之下。

兩人終於硬拚了一招。

但這一招硬拚的結果，還是銀月夫人敗了。

她的銀玉尺再也抵擋不住這一劍之威，齊中給劍鋒硬生生的劈開。

銀玉尺從中一分爲二，銀月夫人的眉心也同時裂開了一道口子。

這一道口子並不長，只有三寸。

但殺人的武功，有時候根本不必在敵人的身上留下任何傷痕。

所以，這一道只有三寸長的口子，已絕對足夠奪走銀月夫人的性命。

×　×　×

銀月夫人死了，她至死也不肯相信，自己的銀玉尺會給人齊中削開，自己的武功最後還是敵不過這粗漢子憤怒的一劍。

沈必理實在極憤怒、極憤怒！

計神工絕不是他的甚麼親人，也不是他的長輩，但沈必理尊敬他，甚至是崇拜他。

計大師並不是個神，也不是個完全完美的人，但他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開始關心沈必理這個小孩子。

當沈必理還只有七八歲的時候，計大師已認識了他。

沈必理從計大師那裏學到的第一件本領，並不是鑄刀煉劍，也不是巧製工藝陶瓷，而是爬樹。

世間上很多人都會羡慕飛鳥。

鳥之所以會被人羡慕，是因爲鳥能飛，人却不能。

但在七八歲時候的沈必理，却並不羡慕飛鳥，他羡慕的是猴子。

他羡慕猴子可以在樹梢之間跳躍自如，更羡慕猴子可以隨隨便便一伸手便抓到了又熟又香甜的野果，所以，他决心要學會爬樹。

但他自己學爬樹，並不成功。

直至有一天，他遇上了一個鬚髮灰白的老人，他才知道爬樹的技巧是怎樣的。

那已是幾十年前的事情了。

唉，往事如烟，幾十年前的小孩子，現在也已經兩鬢微白，經歷過無數風霜和險惡的波浪了。

老人直至在今天不久之前，他仍然活着，而且看來活得比任何人都更好。

但忽然間，這老人死了，他是江湖四大師之首的計神工，也是沈必理最尊敬的長者。

沈必理焉能不憤怒，他現在所發出的劍招又焉可跟剛才的劍招相比？

但銀月夫人並不瞭解，所以，她只好敗了，也只好死了。

江湖上的爭殺，本來就是這樣無情，說敗就敗，說死就死，當結果產生出來之後，就連神仙也無法再加以任何些微的改變。

×　×　×

沈必理在狂怒中殺死了銀月夫人，但却只是在她的眉心上劃破一道三寸長的口子。

口子不長，但却比任何人想像中還要深，

深深的一劍，切斷了銀月夫人所有的生機，即使華陀再世以最快捷的時間加以搶救，也是絕對無法可以起死回生的。

但沈必理要殺的人，並不單只這個女子。

他再挺倚馬神劍，人劍合一形成筆直之勢，全力怒襲藍衣蒙面人。

這一劍勁力更兇悍，簡直可說是有如雷行電閃，勢無可匹。

藍衣蒙面人却在這一刹那間笑了。

沒有人知道他這一笑的意思。

也沒有人看見他怎樣從沈必理的手裏，把倚馬神劍奪了過來。

沈必理只覺眼前一空，藍衣蒙面人不見了，自己手裏的倚馬神劍也不見了。

然後，他就覺得臉龐有點痕癢。

他這一驚，着實非同小可。

他立刻用左手摸向自己的臉龐，而他這一摸之下，很快就在臉上摸着了幾根細如牛毛的刺針。

這些刺針，當然就是淬上了劇毒的暗器！

就在這時，地道出口處忽然射出了一條灰色的影子。

影子來得極快。

那是一個灰衣老人，他來勢極快極急，出手也是有如閃電一般。

豹娘子乍聞風聲掠動，早已喝了一句：「甚麼人？」

那人沒有回答，只是閃電般出手，刹那間已點住沈必理七大穴道。

他點的是曲池、尺澤、地機、金律、魚腰、內關及靈台諸穴。

岳小玉忽然驚喜地大叫一聲：「義父，我在這裏！」

×　×　×

岳小玉的義父，上天下地直至目前爲止，只有一個，那便是江湖中人見人怕，鬼見鬼愁的「茹毛飲血鬼獨夫」、「六親不認斷腸人」練驚虹！

練驚虹把血花宮交給了公孫我劍師徒後，便離開飲血峯東闖西蕩，過着遊俠般的生活。

絕少人知道他近來的行踪。

即使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明天會在甚麼地方。

×　×　×

練驚虹一出手，就已點住了沈必理七大穴道，但他此舉並非是傷人，而是要救人。

——沈必理怒擊藍衣蒙面人，他這一擊換來的結果是：傷不了人，反而給藍衣蒙面人用毒針暗算了一把！

斯時，練驚虹正從地道出口處衝出，剛好目睹這一擊和沈必理面上被暗器打入時的情形。

沒有多少人能清清楚楚地看見沈必理如何被暗器射中。

但這情況，却已盡入練驚虹的眼裏。

這時，常掛珠也已掩護而至，叫道：「沈總調度，你的臉怎樣？」

沈必理的臉已變成淡金之色，但他還在乾笑着，嘿嘿的說：「只要不是唐門的毒針，就很難毒得死俺這一種人！」

常掛珠立時道：「這當然不是唐門的毒針。」

練驚虹却冷冷道：「你說錯了，沈將軍臂上的五枚毒針，名爲『唐斷氣』，正是唐門十七種歹毒暗器之一！」

常掛珠臉色倏變，接着額上大汗涔涔而下，彷彿中了毒針的人就是他自己。

豹娘子聞言，也是爲之神情大變，不由顫聲喝問：「這人是誰？」

練驚虹却冷冷道：「唐門暗器高手雖多，但懂得使用『唐斷氣』這種暗器的人，近三十年來只有兩個。」

豹娘子吸一口氣，道：「這兩人又是誰？」

練驚虹道：「第一個是唐門外三堡的總管『九手鐵衣』唐孤雁。」

豹娘子道：「另一個人又是誰？」

「另一個就是我！」那藍衣蒙面人忽然含笑着開口：「我是『蕭索震天手』唐莫旋。」

「唐莫旋！」常掛珠怒吼一聲：「你爲甚麼要陷害咱們？」

練驚虹沉聲道：「這個你們不必問，因爲他根本就不是唐莫旋！」

衆皆一愕。

藍衣蒙面人乾笑一聲，道：「你怎知道我不是唐莫旋？」

練驚虹靜靜地道：「我知道你一定不是唐莫旋，因爲這位唐二十三少爺已在上月給人殺了。」

藍衣蒙面人道：「是誰殺了唐二十三少爺？」

練驚虹說道：「是一個神秘的蒙面殺手。」

他緩慢地接着說下去：「唐莫旋是唐門近二十年以來，武功最不可思議，手段也最可怕的年青高手，他生性沉默，身材短小，但却胸懷大志，一直都想把唐門勢力向外擴展，所以，他一出道江湖，首先就擊潰了金枝寨、拜月堂、十六連環塢和中州東方世家第六代至第八代的高手。」

沈必理道：「唐莫旋這個人的名字屬下也曾有所聞，這人的確遠遠超乎他的同儕，連唐老太爺也對他另眼相看。」

唐老太爺就是唐門主人，有人說他已經死了，但也有人說他不但活着，而且武功越練越高，其厲害程度已不在長白山太乙眞人之下。

更有一說，謂唐老太爺這二十年來，一直苦苦研創唐門新一代的武功，只要一旦大功告成，必將可無敵於天下！

亦有一說，謂唐老太爺雖然仍然活着，但却已心力交瘁，對武功之事再也沒有興趣，反而朝夕敲經唸佛，就只差在沒有出家做和尙。

凡此種種傳聞，不勝枚擧，其中當然是謠傳者多，眞實者少。

但無論怎樣，唐老太爺是當今武林中最神秘人物之一，乃是事實。

然而，不管如何，唐莫旋在蜀中唐門的地位，必然是十分重要的，否則，若單憑他的輩份而論資格，又幾時輪到他來發號施令，帶領唐門高手去擊潰金枝寨、拜月堂等江湖組合。

但練驚虹却說：「唐莫旋死了，他是死在一個蒙面殺手手下的。」

他接着又說：「唐莫旋死了之後，身上所有的暗器、毒藥和解藥，都已給人盜走！」

藍衣蒙面人聽到這裏，便「噫」一聲笑了出來。

「眞是很有趣，」他目光四轉，顧盼了很久才繼續說下去：「你們聽見了沒有，練驚虹居然變成了一個偉大的說書先生，不過這種無聊的故事，就算是白痴也不會相信的。」

練驚虹瞳孔收縮，忽然伸手大喝：「把解藥拿來！」

藍衣蒙面人嘿嘿冷笑，道：「甚麼解藥？」

練驚虹道：「『唐斷氣』的解藥！」

藍衣蒙面人道：「既叫『唐斷氣』，這種暗器又怎會有解藥？」

練驚虹冷冷道：「唐門暗器，的確有幾種是沒有解藥的，但『唐斷氣』並不是那麼幾種。」

藍衣蒙面人說道：「你倒知道得很清楚。」

練驚虹道：「我若連這點事都不知道，只怕早已活不下去。」

藍衣蒙面人道：「實不相瞞，在我身上，也許會有『唐斷氣』的解藥，但却連我也不知道那一瓶是解藥，而那一瓶却是見血封喉的毒藥。」說到這裏，從懷裏取出十幾隻細小的瓷瓶子，在練驚虹面前幌了幌。

練驚虹兩眼一瞪，道：「這都是你從唐二十三少爺身上取得的藥瓶？」

藍衣蒙面人悠然道：「不錯。」

練驚虹「唔」一聲，道：「不管是毒藥還是解藥，都給我拿來！」

藍衣蒙面人冷冷道：「憑甚麼？」

練驚虹道：「不憑甚麼，就只憑練驚虹這三個字。」

藍衣蒙面人格格一笑，說道：「練驚虹，你這三個字可以嚇倒別人，却還嚇不倒我。」

練驚虹道：「我爲甚麼要嚇你？」接着隨即注視藍衣蒙面人手裏的長柄彎刀。

藍衣蒙面人問道：「你見過我的刀沒有？」

練驚虹道：「從沒見過，但却曾聽人提起過一柄這樣的刀。」

藍衣蒙面人道：「這是甚麼刀？」

練驚虹道：「這柄刀的名字，是『冠王鎭山刀』，它原來的主人，是『死水湖老祖』秋火眉。」

豹娘子、沈必理聽到這裏，都是爲之驚訝不已。

「死水湖老祖」秋火眉是甚麼人？

岳小玉不知道，小惡女和游出海也同樣不知道。

即使是「江東五傑」，也只有常掛珠常老大才聽過「死水湖老祖」秋火眉從前的事蹟……

× × ×

秋火眉現在若還活着，他最少已超過一百二十歲。

計神工在年輕時，曾與秋火眉一起闖蕩江湖，更曾在一條幾乎把秋火眉脖子掛斷的繩索下，把秋火眉救了出來。

那一次，秋火眉是不想活了。

當年他不想活的原因有三。

第一：給朋友出賣，使他自創的帮會陷於崩潰境地。

第二：妻子一聲不响，挾帶私逃。

第三：活膩了，所以不想再活下去。

但結果他死不了，而且自此之後，「活膩了」的心情完全改變，變成「我要繼續活下去」。

到了後來，秋火眉找到了一個令他自己感到很滿意的地方住了下來，那便是江湖上最神秘的一座湖泊——「死水湖」。

——古老相傳，說死水湖從前是一對神仙居住的地方。

——這對神仙一男一女，男的瀟洒俊逸，女的眉月如畫，美麗得就像是畫上的美人兒一樣。

——這對神仙，本來一直過着恬靜悠閒的生活，但有一個晚上，天宮上界忽然降下了兩個比他們最少老了三千年的老神仙，說非要把這一男一女神仙分開不可。

——但那一對年青的神仙誓死不從，於是便和上界派遣下來的一對老神仙發生衝突。

——這一次衝突，兩個老神仙把年輕的女神仙帶走了，但才上到半天，雲層裏忽然殺出了一條蛟龍。

——這條蛟龍，原來就是年青的男神仙所變，他用盡法寶，無論如何都要把女神仙搶回來。

——結果，這對年青的神仙，終於戰勝了道行比他們高深得多的老神仙，但那男的神仙已筋疲力竭，而且受了極嚴重的創傷。

——不久，年青的男神仙沉進了湖底，他不再是法力無邊的仙人，而女神仙也陪着他一起沉進湖底，有人說他們直到現在仍然活着，但也有人說他們已葬身在湖底之下，所以就把這一座美麗而恬靜的湖泊叫做死水湖。

× × ×

那一段神仙故事，既美麗又愴凉，但那終究只是虛無飄渺的傳說而已。

但死水湖有一個「死水湖老祖」秋火眉，却是一件絕對眞實的事實。

秋火眉，不是甚麼江湖名俠，甚至有許多人都不知道他這個人，或者是早已忘記了江湖上有這麼一個人存在。

但計神工認識這個人，却是超過了七十年以前的事。

練驚虹也沒見過「死水湖老祖」秋火眉，但却總算知道江湖上有這麼一個人存在。

秋火眉已經死了，這並不是一件令人感到意外的事。

他畢竟已超逾了一百歲。

練驚虹也沒有見過那柄長柄的彎刀。

「冠王鎭山刀」並不是一柄削鐵如泥的寶刀，但它有它的特殊威力和殺氣，當年秋火眉一直很少使用它，就是嫌它太凶、太鋒芒畢露。

但如今，「死水湖老祖」顯然眞的已經死了。

他臨死之前的遺言，只有一個：「把我葬入湖底裏！」

他只有一個弟子。

這弟子沒有讓他失望，老祖死後，果然被葬入湖底裏，但從此以後，就再也沒有任何人可以拑制得住他這個弟子了。

× × ×

藍衣幪面人終於把套在臉上的頭罩緩緩地除下。

沈必理陡地儍住。

小惡女看見他這副樣子，便問：「沈總調度，你認識這個人？」

沈必理面上的神情又驚異又憤怒，他望着這張奸猾的臉孔，過了很久很久才說：「鍾南超！是你！竟然是你！」

豹娘子聽見這幾句說話之後，差點脚步都站立不穩！

× × ×

有人以爲鍾南超死」，也有人以爲鍾南超給仇家逼得走投無路躲藏起來。

但眞實的情況，却不是這樣的。

鍾南超沒有死，也不是給仇家逼得走投無路，而是他出賣了金殿主人——慕容老人！

——計神工是知道「死水湖老祖」秋火眉有一個弟子，但却一直不知道，這個弟子居然就是有「小臉老俠」之稱的鍾南超。

「冠王鎭山刀」是秋火眉的刀，秋火眉死後，這把刀也就成爲了鍾南超的刀。

但又有誰想得到，鍾南超會潛入這裏，而且一出手就把計神工那樣的絕世高手殺了？

練驚虹目光收縮，忽然長嘆一聲，緩緩地問道：「秋老祖的絕藝，你學會了幾種？」

鍾南超傲然道：「你問得太多了，我根本不必回答。」

練驚虹道：「你以爲已很足夠了？」

鍾南超冷冷道：「足夠不足夠，那是沒有人可以作出正確結論的，總之，你們這一次有死無生，也就是了。」

練驚虹軒眉，道：「連我也有死無生嗎？」

鍾南超道：「自然並不例外。」

練驚虹緩緩地伸出了右手，冷然道：「你很有自信，但你若要得償所願，最少要先過得了我這一關。」

這兩三句話，若是別人說的，大家可能只會當他正在放屁。

但這兩三句話出自練驚虹那樣的人口中，份量自然是大大的不相同。

只見他的手五指併伸，看來就像是刀鋒一樣。

鍾南超盯着這手掌，就像是盯着一條可怕的毒蛇。

每一個人都在屛息以待，想看看這兩大高手怎樣比拚。

但就在這時，鍾南超眉毛一挑，說：「你是不是個小人？」

練驚虹沒有正面回答，只是冷冷地說：「我從來都不是一個正人君子。」

鍾南超道：「不是君子，並非等於就是小人。」

練驚虹雙目冷冷的瞅着他：「你到底想說些甚麼？」

鍾南超道：「只要不是小人，就決不會乘人之危。」

練驚虹不理會的道：「我不懂這是甚麼意思。」

鍾南超道：「我已跟計大師比拚了一場，如今功力大大的打了一個折扣。」

練驚虹道：「所以，你不想打了？」

沈必理立時怒聲道：「不能放過這奸賊。」

練驚虹沒有作聲，鍾南超却淡淡地說道：「『唐斷氣』的解藥，你們還想不想要？」

「不要不要，」沈必理大叫：「俺只想要你的腦！——」說到這裏，忽然作聲不得，原來已給練驚虹點了啞穴。

練驚虹望定了鍾南超，聲音平靜地說：「不管你爲人如何，你能夠在我面前這樣說話，已經是相當難得。」

鍾南超狡獪地一笑，道：「謬獎！謬獎！」

練驚虹道：「其實，我沒有一定要殺你的理由，而且爲了沈總調度的性命着想，我更加非要順着你的意思去做不可。」

鍾南超淡淡地說：「練老宮主若眞的跟我較量，鍾某也自然唯有捨命相陪。」

「不！」練驚虹道：「我怎會跟你動手？」

鍾南超道：「爲了解藥，你忍讓一點，那是相當明智的。」（未完・十六）

雙鷹神捕 後傳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宮廷風雲

保駕進京師 皇上得解救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沈鷹在衞國公府裏被楚雲等人圍攻，因寡不敵衆被擒，寧王吩咐將他監禁，困在地窖內，地窖內皇甫雪亦在裏面，等候寧王造反成功之後再發落。另外管一見等人在潼關郊外古墓內找尋皇上，中了機關，跌落地道石室，無意中找到皇上，正想救駕出險，撞上「兩極仙翁」雙怪，管一見用言語游說他們歸降，皇上以利祿打動他們，雙怪雖然心動答允，怕管一見使詐，把他留在古墓，只帶皇上回朝……在京城佟維雄見沈鷹去了衞國公府久久未回，便入城找梅國舅，在內堂晉謁譚王，共襄對付之策，將邀請雙鷹神捕下山協助細述一遍……

「『天威行動』，唉，天威難測呀！」蘇振邦忽然又長嘆起來。

楚雲輕聲的問道：「大人可是心生後悔？」

「今日愚兄才比較了解……他……看來他比昏君還難侍候！」

楚雲道：「如今後悔已來不及，咱們都已騎上虎背！」

「你不曾為官，又怎會知道伴君如伴虎的難處！他喜怒無常，今日咱們替他打江山，說不定他日他坐上龍椅，便來個翻臉不認人，咱們可就……」

楚雲道：「大人，這種話，你以後千萬莫再說！」

蘇振邦一驚，道：「這個當然，老弟自然也不會說出去！」一頓又問：「看老弟滿懷信心，難道你有萬全之策？須知捉拿昏君之行動，由咱們負責，事成之後，他大可能會來個殺人滅口！」

楚雲雙手把玩着桌上的油燈，仰頭望着橫樑，道：「那是以後的事，小弟絕不担心，我只担心他坐不上龍椅！」他目光忽然落在蘇振邦臉上，壯志凌雲地接下去：「大丈夫生于世，理該立一番功業，不能傳芳百世，也該遺臭萬年，方不負父母養育之恩！人誰無死？只要達到此一願望，事後被斬被殺，又有何妨？大人認為我此言有理否？」

蘇振邦臉色微微一變，但隨即臉露笑容，伸手在楚雲肩上輕拍一下，道：「老弟壯志凌霄，氣吞牛斗，使愚兄敬佩萬分，以老弟之出世奇才，將來必是朝廷棟樑！屆時還請老弟多多提携！」

× × ×

午飯時，寧王不在座，羣臣紛紛向衞國公出謀獻策，衞國公不斷點頭，並立即分配人手。「陳大人，佟維雄手下的九門守軍便交由你負責，請楚壯士協助之！」

飯後各組人員分開回房，再商量細節。楚雲自然與陳子滿同房商量。陳子滿道：「楚壯士，你底下的人，除了一位江副指揮外，餘者下官都不認識，可否請您介紹一下？」

楚雲立即令手下扯下蒙面巾，逐一介紹，其中一位赫然是黃新泰。楚雲道：「陳大人手上可有名單？」

陳子滿故裝不懂地問道：「楚壯士指的是什麼名單？」

「佟維雄手下那些效忠舊主的人！」

陳子滿道：「這個問題不大。下官有位朋友在九門守軍裏當書記，等下下官便去找他，一問即知！」

楚雲道：「事不宜遲，陳大人何不立即去？有了名單，才查得到他們的住址，詳細的計劃才擬得出來！」

陳子滿道：「楚壯士說得有理，下官這就去！」

江浩浪道：「陳大人，待卑職保護你吧！」

陳子滿略一沉吟，便點頭答應，楚雲又派了一位手下跟江浩浪去。房內都是他手下，楚雲毫無顧忌地道：「老實說，楚某根本無興趣為官，大事成功之後，諸位如果要留在朝廷當官的，某家絕不反對，否則便都跟着某家，包管前程遠大！」

黃新泰問道：「楚大哥，你辛苦數月，苦苦經營，才有今日的局面，為何不想當官？」

楚雲冷笑一聲，道：「你們懂得什麼？咱們清楚寧王的底細，為寧王所忌！古人云：飛鳥盡，良弓藏，這道理你們都明白麼？」

黃新泰道：「難道大哥另有打算？」

「我想當一位御賜的武林盟主，這是空前的壯舉！將來不但御史要記下這一筆，武林史上也留下這頁光采！」楚雲道：「我成為武林盟主之後，你們的好處也少不到那裏去！」

一個老者道：「楚大哥是盟主，咱們也可分到一個分盟主，屆時可就榮宗耀祖了！」

楚雲道：「咱們不在朝為官，不但不會引起皇帝忌憚，而且還可以利用咱們在野的關係，暗中替他辦事，而咱們既可以消除皇帝的顧慮，又可達到目的，有利而無一害，何樂而不為？」

那老者又問，「大哥肯定寧王會答應你的請求？」

「我正想徵求你們的意見，然後再去求他，相信成功機會極大！」

黃新泰道：「最好叫他先寫封信，將來也有個憑據！」

楚雲道：「我還有一件事放心不下，就是管一見與沈鷹！假如他倆還未死，對咱們將來必有影响……」

老者又道：「但現在管一見已死，沈鷹也落在咱們手中，已不足懼！」

「可是沈鷹還未死，此人詭計多端，加上朝野都有朋友，我深怕他會逃脫！」

黃新泰問道：「大哥有何打算？」

楚雲陰惻惻地道：「此人越早死越好，黃老弟，這件事便交給你辦吧！」

黃新泰為難地道：「只怕小弟混不進去！」

楚雲笑道：「犯人也要吃飯！」

黃新泰點點頭，道：「小弟試一試，只是身上沒有毒藥！」

那老頭道：「偌大的一座衞國公府邸，難道找不到一包毒藥？何況殺人也不一定需要毒藥！」

× × ×

黃新泰到灶房去，找到送飯到地窖的一位小厮，塞了一塊碎銀給他，接過他的食籃，那小厮跟他走出灶房，問道：「這位大哥，你為何給我錢？」

「我聞沈鷹之名已久，可惜未曾見過，想借個機會看一看他到底是不是三頭六臂的！」

小厮道：「你替我送飯也行，但不許你做什麼手脚，否則出了事，我可負責不了！」

黃新泰笑道：「一個關在密不通風的地窖裏，還會出現什麼事？」

小厮一想，覺得有理，也就放心了，道：「也好，我樂得去找小翠姐聊天！」

「地窖在什麼地方？」

「你去到後花園便有人指引！」

黃新泰提着竹籃來至後花園，那兩位侍衞又出來，黃新泰道：「小三子肚子痛，叫我代他送飯！」

那馬臉侍衞推開假山讓他下去，下面那兩位姓孔的老頭聽見聲音，便迎了上來。黃新泰說道：「我是代小三子來送飯來的！」

年紀較老的道：「跟老夫來！」他取出一條鑰匙，將鐵柵打開，黃新泰謝了一聲，正想進去，不料背後那位年紀較大的卻道：「且慢！放下竹籃！」

黃新泰邊放下竹籃，邊問：「兩位大叔，有何指教？」

「將手舉起來，咱們要搜身，這是規矩！」

黃新泰只好乖乖舉起手來，讓那兩個死老頭搜身，心中却暗暗叫苦，原來衛國公生怕手下下毒，所以底下的人，都沒有毒藥，而黃新泰又不敢向衛國公要求，沒奈何只得悄悄帶了一柄匕首，一把透骨針，準備相機行事。

忽然他身子一震，痲穴竟被人制住。他吃了一驚，急道：「兩位大叔這是什麼意思？」

那年紀大的叫孔忠，另一位是他堂弟叫孔義。當下孔忠將匕首和透骨釘拿到黃新泰臉前，問道：「這是什麼？」

黃新泰鎭靜地道：「這是晚輩用來防身用的，別無他意！」

孔義接問：「你學過武功？」

「小時候在鄉內跟一位老拳師學過幾年三脚貓的拳脚，只爲防身健體！」

孔忠冷笑一聲：「你在衛國公府內也需要用這種東西來防身麼？」

「這些東西自小便帶在小的身上！」

孔義忽然伸掌摑了黃新泰一巴掌，黃新泰怒道：「你我同爲衛國公辦事，地位平等，你有何資格打我？」

孔忠冷哼一聲：「何止要打你？」他伸起一脚，踢在黃新泰的屁股上，黃新泰如皮毬般飛進牢裏，只聽背後「蓬」的一聲，鐵柵已被關上！

黃新泰痲穴受制，爬不起來，却大聲嚷道：「快放我出去，要不任總管知道之後，可有你們瞧的！」

孔義道：「大哥，讓我進去跟他『玩玩』！」他打開鐵柵，走了進去，在黃新泰腰上踢了一脚，黃新泰身子在地一滾，前身向上。

「你們兩個要造反麼？」

孔義又在他小腹上踩了一脚，冷笑道：「老夫不把話說清楚，料你死也不瞑目！告訴你，府內有規定，除了咱們兩兄弟之外，任何人進來都不許帶利器！」

黃新泰兀自分辯：「我是代替小三子送飯的，不知道規矩，有何奇怪？」

「你這比驢還笨的蠢才，要混進來，也得先打探清楚！衛國公府裏有個規定，在灶房工作的人，不許學過武功，不許學過草藥病理，你這小子竟然敢公然謂學過武功，分明是由外面混進來，準備救沈鷹的！」

黃新泰暗暗叫苦，悔恨自己孟浪，沒先調查清楚，當下只好說道：「我可沒說是在灶房工作的！我……我是在柴房工作的！」

孔義哈哈笑道：「小子，你是越描越黑了，不在灶房送飯，根本不能進來此處，你乖乖受死吧！」

「喂，我眞的不是奸細，快放我出去吧！」

孔義將門重新鎖上，道：「是不是奸細，老夫一查便清楚！快報上名來！」

黃新泰只好將名字報出。「倆位如果不相信的話，請去問楚雲！」

「楚雲是什麼人？」

「是他帶我進府的，咱們跟蘇振邦蘇大人一起來的！」

沈鷹與皇甫雪聽得雙眼神采連閃，但孔義却不爲所動，道：「你別嚷，是眞是僞，很快便有答覆，就請你『委屈』一下吧！」言畢與乃兄離開。

牢裏一片沉默，黃新泰心中忽然害怕起來，良久沈鷹才輕聲問道：「你來此處有何目的！」

黃新泰想了一下，道：「沒有目的，只是久聞你的大名，故意來見你一面！」

沈鷹冷冷一笑：「眞人面前不說假話！蘇振邦跟楚雲是什麼貨色，老夫清楚得很！」

黃新泰無話可答，便索性緊閉嘴巴，剛才他進來時，已經看清楚沈鷹與皇甫雪的手脚都套着鐵鍊，而鐵鍊的另一端却連着石壁，因此有恃無恐。

皇甫雪道：「黃新泰，你別以爲咱們不清楚你的底細！」他見對方仍無反應，便繼續說下去：「你是隴西『劍派』的掌門弟子，串謀楚雲與韓亭芳二人殺死沙逸志！」

沈鷹道：「不是串謀，而是一早便有計劃利用沙逸志！」

黃新泰忍不住的說道：「我利用他什麼？」

「利用他的怡香院，擄走皇上！」

黃新泰登時閉嘴，皇甫雪忽又開腔：「你有一位妹妹叫黃鶯，她還來中原四處找你！」

黃新泰身子一震，急問：「你們怎會知道？」

「你父親已仙逝，你那些師兄弟正四處找你回去當掌門！」

「爹他……你胡說！」

沈鷹冷笑一聲：「你被人利用還不知道，笨蛋！」

黃新泰不悅地道：「誰說我被人利用，由頭至尾都是我自願的，當個『劍派』掌門有什麼稀奇？我要光宗耀祖！」

皇甫雪道：「你以爲你們成事之後，寧王會封你做大官？」

「不錯！咱們家鄉周圍數十里，原來未有人當過大官，假如我……哼哼！」

沈鷹笑一笑，道：「有一件事，不知你知否？咱們在怡香院老闆家裏找到一柄『屠龍劍』，而且劍柄上還鑄有劍派兩個篆字！」

皇甫雪接道：「他們利用你們劍派的兵器，進行插贓嫁禍之技，這不是你自願的吧？」

黃新泰目光連變，但仍强辯：「這是別人弄的，那柄劍也不是咱們的！」

皇甫雪道：「不，令妹已看過，認定那柄劍是你的，我就不知道你的劍，爲何會落在別人手中！」

黃新泰目光大變，半晌作聲不得，沈鷹知道這幾句話已擊中其要害，是以續道：「寧王專横驕傲，不會得人心的，即使他坐上龍椅，江山也不穩，你們替他賣命，得到的可能只是悲慘的下場！」

皇甫雪冷笑道：「最無辜的是令妹，她爲了找你，不幸遇上楚雲及韓亭芳，結果被韓亭芳窮追……」

黃新泰急問：「舍妹被他如何？」

「在下被楚雲抓來，也不知結果，韓亭芳的德性如何，你自然比在下更加清楚，只盼她莫被他追上！楚雲沒將此事告訴你麼？有機會你大可以問他！」

沈鷹道：「正面問他，只怕會引起他

之不快，你自己瞧着辦吧！」

黃新泰久久都答不出話來，沈鷹道：「楚雲只是利用你，你該爲你自己和家人留一條路！」

黃新泰呻吟似的道：「你們胡說，舍妹怎曾來中原找我……」

皇甫雪冷冷地道：「何止來中原，她聽說你好女色，還混進妓院，希望能碰到你！皇甫雪若有一句話騙你的，便教我五馬分屍而亡！」

黃新泰臉色再一變，就在此刻，外面傳來脚步聲，接着鐵柵又打開，孔忠道：「小子，算你命大，現在且放你出去，以後進來時，可別再帶利器！」他伸手解開黃新泰的痲穴。「趕快餵他們吃飯，然後滾蛋！」

黃新泰舒一舒四肢，乖乖餵沈鷹及皇甫雪吃飯。飯菜雖然不好，但又比想像中爲佳，沈鷹與皇甫雪吃得津津有味。孔忠與孔義大概也在吃飯，沒在旁邊。沈鷹忍不住問道：「你可知道管一見是否眞的落在蘇振邦手中？」

「應該是確實的，不過咱們離開時，他們已被困在地窖內！」

皇甫雪冷笑道：「一座地窖怎困得住咱頭兒！」

「問題是打開地窖的機關是在外面，而四周的石壁又十分堅硬，何況蘇振邦臨走時又下令毀壞開啓的機關！縱使管一見有三頭六臂之能，也不能不吃飯喝水！」

皇甫雪不由語塞，轉頭望向沈鷹，希望能得到一點安慰，不料沈鷹只不斷地咀嚼着，不吭一聲。

孔忠的聲音又傳來道：「餵完了飯就走！」

孔義送黃新泰出去，孔忠走了過來，將鐵柵鎖上，凌厲的目光自縫隙中射進來，鋒利如同刀刃！

× × ×

管一見在石床上躺了頓飯工夫，忽又聞石門開動聲，他反應極快，立即由石床上跳下，只見北極仙翁有神沒氣地道：「管一見，你運氣來了，老夫准你離開！」

管一見抑制住心頭之狂喜，冷冷地問道：「閣下心意善變，這次是否已考慮清楚？」

北極仙翁悻悻然地說道：「老夫已經說過，這是你的運氣，離不離開，悉從尊便！」

管一見立即隨他走出石室，只見小仙子笑哈哈地站在通道裏，管一見心頭一跳，忖道：「一定是她重施故技！」

果然小仙子道：「管叔叔，你何不問我？」

管一見道：「老夫早料到是你！」

「你想不想知道，我用的是什麼手法呢？」

「自然是毒！」

小仙子笑嘻嘻地道：「姪女一切都瞞不過您的一雙利眼！」

說着南極仙翁已帶着端木盛及夏雷等人出來。南極仙翁身後還跟着天子，只見南極仙翁怒氣冲冲地道：「小妖女，解藥在那裏？」

小仙子笑道：「解藥在地面，到了上面自然會給你們，這一點咱們剛才已談妥了的！」

南極仙翁那張紅臉漲得更紅。「你若敢騙老夫，老夫拚着死，也要將你碎屍萬段！」

管一見心中暗暗冷笑：「連老夫也着了她的道兒，何況是你們兩個蠢貨！只是不知道這小妮子將毒藥藏在那裏！」

北極仙翁悻悻然地道：「都跟老夫來吧！」他首先登上石級，管一見示意端木盛和黃柏志跟着他，他與天子和小仙子在中間，接着是夏雷等人，最後才是南極仙翁。

北極仙翁帶他們走上石室，伸手在牆上一按，一堵石牆忽然露出一道門來，北極仙翁自懷中掏出一根小火把來，用火點上，發出一團綠幽幽的光芒。

這地方正是剛才端木盛被捕的地方，北極仙翁再打開一道石門，便現出一道長長的石梯，衆人拾級而上。那道石梯竟有百餘級，上面又是一座大廳，廳中既有石椅，尚有石桌，管一見心中暗嘆道：「不知死者是誰，一座墳墓也建得如斯豪華宏偉！」

北極仙翁身上中毒，不敢怠慢，走得頗快，他不斷打通出口，走出大廳，經過一條通道，再到另一座較小的廳堂，又至一石室，然後才見到一道鐵門。鐵門打開之後，便是那條長長的通道，也就是韓亭芳帶路走過的那條甬道！

管一見忖道：「眞是天助我也，若非陷于機關內，直達古墓心臟，也不知要歷多少風險！」

當北極仙翁推開頭頂上的石仲翁，日光照了進來，衆人才放下心頭大石，北極仙翁跳上地面，便見到兩男一女。管一見走上去，見到崔一山、古逸飄和黃鶯時，恍如隔世。

古逸飄性急問道：「老管，老朽見你們進去這許久，還以爲不妙了，想不到竟然大功告成！」

小仙子笑嘻嘻地道：「有我在，自然能大功告成！」

南極仙翁道：「小妖女，你的解藥呢？快拿來！」

小仙子道：「你急什麼！」她拉着管一見走到一邊，天子則一直跟着管一見。

「管叔叔，你意下若何？」

天子問道：「管卿家，如今你已有辦法制服他們了吧？」

管一見道：「帶他們到京師，這是人證！而且在關外可能還有他們的勢力！」

天子連連點頭：「卿家說得有理，這就由你決定吧！」

管一見道：「兩極仙翁，你們富貴榮華的日子來了！」他把天子交給崔一山和古逸飄，向前走去。

南極仙翁道：「咱們現在還有什麼富貴的日子？」

北極仙翁却說道：「咱們如今只要解藥！」

管一見轉頭問道：「小妞兒，你的毒要多久才發作？」

「常人大概十天便要毒發身斃！但兩位老爺子內功深厚，大概可以多挨一兩天的！」

南極仙翁怒道：「你剛才又說一對時

便會發作。」

小仙子笑嘻嘻地道：「如果不是這樣說，你們會這般聽話麼？」

管一見揮手止住她。道：「兩位送咱們一程如何？」

天子接答道：「朕不但不會怪罪你們，而且假如你們肯跟朕回京，指證寧王等罪行，朕還另有賞賜！」

北極仙翁道：「皇上寬宏大量，不怪臣罪，臣等感恩不盡，但可否請皇上先賜解藥，使臣等無後顧之慮？」

天子笑道：「卿家不必驚慌，只要沿途小心保護朕，朕還要你倆回京作人證，又怎會不給你倆解藥？」

北極仙翁此刻受制于人，心中雖然不願意，但也沒奈何，只好道：「希望皇上記着自己說過的話！」

天子把臉一沉，不悅地道：「君無戲言？管卿家，請即安排行程！」

管一見道：「請問兩位仙翁，附近可有馬車否？」

南極仙翁道：「要到咸陽才有！」管一見扶天子上馬鞍，衆人立即乘馬前進，兩極仙翁沒有坐騎，只好跟在後面。由于他們體內有毒，所以不敢妄動眞力，跟得十分辛苦，心中恨不得一口把小仙子生啖下肚去。

小仙子也怕兩極仙翁會報仇，因此與管一見並轡而馳，管一見忍不住問道：「小妞，你的毒藥及解藥藏在那裏？」

小仙子笑嘻嘻地道：「連鼎鼎大名的管一見也搜不出來，實在令人高興，要我告訴你也行，你賞什麼給我？」

天子逃出生天，龍心大悅，問道：「是次朕能安全離開魔窟，你出力不少，朕也該有所賞賜，你喜歡什麼？」

「君無戲言！」小仙子笑道：「我有兩個要求，第一，等皇上回朝，清除亂黨之後，請准我到皇宮裏遊玩幾天！」

天子笑說道：「此點朕那有不答應之理！」

「第二，希望你對楚大哥從輕發落，他待我很好！」

「你的楚大哥是誰？」

管一見代答道：「他叫楚雲，是此次叛亂的重要角色之一！」

天子道：「朕向來賞罰分明，你有功自該賞賜，他既然是叛黨要角，又豈能從輕發落，否則朕以後如何服衆？」

小仙子忙道：「那我不要您的賞賜，只求你免他一死如何？」

天子忖道：「那姓楚的，大概也只是個武夫而已，不殺他，把他放在天牢裏，還不是死路一條？」當下嘆了一口氣，道：「想不到你一個小姑娘也懂得情義、友愛，朕那些……咳咳，好吧，朕便答應你，免他一死吧！」

小仙子又道：「到了京師之後，我可不要拋頭露面，要不見到楚大哥，可難以自處！」

管一見道：「老夫也不想你參與這場風暴！如今老夫知道你的毒藥藏在那裏了！」他看看小仙子那高聳的髮髻，笑道：「除了頭髮之中，再無別處好藏！」

小仙子道：「又讓他猜中了！跟你在一起眞有趣，跟那些蠢蛋就不好玩了！」

天子又問道：「不知京師如今情況如何？」

管一見道：「最好盡早趕去！皇上，我扶你乘馬，你支持得住麼？」

天子心中大喜，却道：「朕却怕你支持不住！」

管一見道：「皇上不必難過，我早已向你表明過心跡！」

「如此朕便由你決定吧！」天子見他仍把社稷和百姓放在他之上，心中頗覺不快。

管一見見如此便加快速度向咸陽進發，他心急如焚，恨不得立即脅生雙翼，飛至京師。到咸陽城剛好午時，管一見下令進食，然後又買了許多健馬，準備在路上更換之用。

管一見最担心的是在關外，恐外夷得到消息來襲，但不知是蒼生有幸，還是天子福厚，竟一路平安地進入潼關。

× × ×

黃新泰走上後花園，心境難以平靜。他那柄劍是交給楚雲的，當時楚雲對他說，假如他使用獨門兵器，很容易讓人偵破身份，因此代他保管，料不到他却借自己的佩劍，故佈疑雲！

沈鷹沒有說錯，這是利用！假如皇甫雪所說的也是事實，那麼，楚雲與韓亭芳就更不將自己放在眼內，他不禁替胞妹担心。

黃新泰吸了口氣，平復一下激動的情緒，將竹籃交給小三子，便去向楚雲報告。他雖然耿直，但並不愚鈍，當楚雲問他的結果，他只告訴他，地牢裏的規矩是不能帶武器進去的，其他的事便一字不提。

由于陳子滿已取到名單，楚雲一心放在暗殺計劃上，只輕責了幾句，便與陳子滿商量。

楚雲的計劃雖然詳盡，但有一點他竟料不到的，他事先料不到佟維雄那些黨羽，事前都好像有了準備，雖然他們成功地刺殺了兩個將領，但手下傷亡情況也頗爲嚴重。

黃新泰當然也厠身其中，不過他心中有了疙瘩，賣命程度大爲減低，而且他是有意讓自己受了點傷。

當他們提着首級返回衛國公府邸時，黃新泰忍不住道：「可惜韓二哥不在，要不便輕鬆得多了！」

楚雲冷哼一聲：「那小子重色輕義，不要再提他！」

「大哥爲何說他重色輕義？」

楚雲冷冷地道：「他是爲了女人而離開咱們的！以後就當沒有這個人！」

回到衛國公府邸，其他各路人馬也紛紛回來，他們所遇到的情況跟楚雲這組人差不多。寧王皺眉道：「想不到那些混賬的東西，居然有準備，但無論如何，明晚還得繼續執行任務！」

楚雲建議，道：「千歲，草民有個提議……」

寧王看了他一眼，道：「楚卿家有話但說無妨！」

「他們今晚既然有準備，明晚也必定有準備，是以草民提議明天上午動手，如此可以收攻其不備之效！」

寧王大喜：「楚卿家此議正合孤王心

意，諸位卿家無人反對吧？就這樣決定！」他用肯定的語氣詢問，在座的人全是在官場打滾的，自然是聞弦音而知雅意，都一致贊成。

楚雲的這個建議，果然收到一定的效果，寧王大悅，吩咐設宴慶祝。

但另一邊的梅國舅可就緊張了，尤其是佟維雄，眼看一批忠心耿耿的手下，被人偷襲殺死，更是悲憤，他忍不住去見譚王。「千歲，對方已經發動攻勢，咱們不能再守了，不管皇上能不能回來，咱們都不能束手待斃！」

譚王笑道：「他們人多勢衆，咱們人少，宜守不宜攻，佟卿家不用焦急！」

佟維雄道：「千歲不是同意先下手爲强麼？」

「既然對方比咱們更早，咱們只好採取以不變應萬變之策！」

佟維雄道：「千歲，再如此發展下去，不用多久，咱們更無將可用了！」

譚王向後一靠，含笑問道：「以卿家之見又如何？」

「立即調動五軍營的兵將，集中起來固守，提防對方再來襲！」

譚王笑道：「佟卿家雖然帶兵多年，但近來大概少讀兵書吧？他們採取的是偷襲，經過這兩次，明知咱們必有準備，他們會再來麼？再說假如咱們調動五軍營，他們一定會調動神機營和三千營，屆時，局勢就更加不利了！」

佟維雄道：「難道就繼續如此……」

譚王笑問道：「除了五軍營之外，難道完全沒有別的人可供調動？」

佟維雄揣摸他的意思，道：「臣可以請沈鷹的手下協助！」

「好，就派他們去保護張向將軍，要是連張向也……九門守軍便不堪再用了！」

「臣現在立即去找他們！」

沈鷹至今尚未回來，葛根生等人都十分担心，司馬城屢次催促梅國舅派人向衛國公要人，但衛國公的答覆十分豈有此理：沈鷹與陳子滿並無到舍下！

司馬城心急如焚，估計沈鷹若非被殺，也被困在裏面，便與手下商量。商衛道：「咱們求佟大人，叫他給一隊官兵讓咱們指揮，殺去衛國公府邸吧！」

司馬城不斷在房內踱步：「沒有作用！衛國公府內能人極多，又有官兵把守，不容易打進去！」

葛根生道：「除此之外，尚有何良策？總不能袖手旁觀！」

「我也想不到什麼好辦法……」司馬城嘆了一口氣。「更要命的是連蕭大哥也不知所踪！」

商衛道：「司馬四哥，會不會連蕭大哥也被他們抓去？」

葛根生道：「有可能！」

司馬城連忙安慰他們：「蕭大哥經驗豐富，頭腦又冷靜，絕對不會讓他們抓去，大概他……去討救兵！」

「城內有什麼救兵好討的？」商衛跺足道：「顧二哥跟雲三姐又留在山上！咱們以前辦事，一向順利，只有這次這般窩囊！」

話音剛落，房門忽被敲响，葛根生將門打開，喜道：「佟大人，咱們正想去找你！」

司馬城走前道：「佟大人，咱們頭兒陷在衛國公府內已超過一日一夜，再不想辦法，可來不及了！」

佟維雄道：「下官跟你們一樣焦急，可是現在又有何辦法？」

「打進衛國公府內，順便把寧王殺了！」商衛道：「佟大人你借些兵馬給咱們吧！」

「咱們一調動人馬，對方大軍便會發動攻勢，屆時就更加不妙了！」

葛根生冷笑一聲：「咱們頭兒眞是瞎了眼，他不應該重出江湖！」

佟維雄忙道：「你們以爲沈鷹下山是爲了老朽麼？錯了，他是爲了社稷的安全和不忍見蒼生遭受戰火洗刦！古往今來，爲國損軀者不計其數，也是大丈夫所應爲之事，你們緊張什麼？」

葛根生冷笑一聲：「敢情佟維雄大人如今是打算爲國捐軀了？」

佟維雄正色道：「若有此需要的話，老朽絕不退縮！如今老朽有一事求你們，相信就算沈鷹在此，他也會贊成！」

司馬城道：「佟大人請說！」

佟維雄將譚王的意思轉述一遍。「老朽也認爲如今最重要的是這件事！」他從懷中掏出一封信來，交給司馬城：「請你將此信交給張向，他便知道你們的身份和任務！」

司馬城接過信後，問道：「佟大人，在下想問您一句話，譚千歲採取以不變應萬變之法，是他另有所恃，還是在等待援兵？」

佟維雄嘆了一口氣，道：「這一點，老朽也百思不得其解！諸位且先去找張將軍吧，沈鷹的事，老朽不會不聞不問，一有消息，必定會派人去通知你們！」

× × ×

蕭穆正如司馬城所描述的一樣，他到衛國公府邸附近，遠遠便見到那裏森嚴壁壘，便留在遠處觀察。他等了很久，才見到兩個侍衛走了過來。

蕭穆迅速地作了決定，立即匿在牆後。俄頃，那兩個侍衛走了過來，蕭穆倏地現身，一指戮倒一個侍衛。另一位侍衛立即抽出佩刀來，可是蕭穆比他更快！

只見他金劍一閃，劍刃已指在對方的喉頭上！「不許高聲張叫，否則送你下黃泉！」

那侍衛心頭震驚，但仍强自鎭定，道：「這裏靠近衛國公府邸，你敢殺人？」

蕭穆冷冷地道：「衛國公這些日子來，間接殺的人還不少？他敢背叛朝廷，勾結外夷，我殺死他幾個黨羽，乃替天行道，天下人若知道，只怕都要大聲讚好！」

那人臉色一變再變，澀聲問道：「你準備如何？」

「問你幾句話，你要照實說！」蕭穆道：「沈鷹是不是被你們抓住？」

「是的……聽說是困在地牢裏，他只受皮外傷……寧千歲好像還不想殺他！」

「地牢在那裏？」

「在後園裏，除了少數人可以去那個角落之外，其他人都不能去，裏面有人把守，你們刦獄是不會成功的！」

蕭穆冷笑道：「你的信心倒很大！」

那侍衛忙道：「因爲出口受機關控制，裏面還有兩位高手，不過詳細情況我也不清楚！」

「府內還有什麼高手？」

「咱們只負責外面的防禦，裏面的情況不清楚！」那侍衛恐怕蕭穆不相信，連忙又道：「是眞的，俺可發下毒誓！」

蕭穆還想繼續盤問，可是遠處已傳來脚步聲，蕭穆只好封住對方的痲穴，躍上屋脊離開。

蕭穆年紀較大，他在江湖上闖盪了好些年頭才跟沈鷹查案，因此論到與武林人物的交情和關係，數他最深最廣。在北京城內，他有一位朋友姓倫名從威，此人以前也在江湖混過，後來成親之後便在城內營商。

蕭穆依稀還記得他家住址，當他拍開一棟四合院大門時，開門的赫然便是倫從威。只是十年人事幾番新，兩人臉上都留下不少歲月的痕跡，兩人互相瞪了幾眼，都一齊叫了起來，接着緊緊地握住對方手掌！

倫從威關上大門之後，問道：「蕭兄，今日是什麼風把你吹來的！」

蕭穆道：「有事來京師，想起了你，順道來看看，你歡迎小弟否？」

「問這樣子的話，理該罸十杯！」

「倫兄不用開店麼？」

「小弟不是做生意的料子，店務大都由舍弟打理，我也樂得偷懶！」

「嫂夫人跟令郎呢？待小弟先去拜見一下！」蕭穆擺擺雙手。「只是小弟來得匆忙，忘帶禮物，實在有失禮數！」

倫從威苦笑一聲，道：「蕭兄要拜見他們，只能到八寶山墳上去了！」

蕭穆吃了一驚，倫從威又道：「內子在去年前因難產已過世了！」

「原來如此，倫兄沒再娶？」

倫從威笑道：「每天練武，一個人樂得逍遙自在，也沒想到這個問題！他瞥了蕭穆一眼，說道：「嗯，近來城內許多風雨，你在這個時候進城，敢情是爲此而來的？」

「不敢瞞倫兄，正是如此！」

「聽說你與沈鷹已歸隱，怎地又理起朝廷的事來着？沒的自討煩惱！」

蕭穆嘆了一口氣，說道：「此事說來話長……」

倫從威道：「城內風聲緊，你又注目，咱們就在家裏吃飯吧！」他引蕭穆進廳，又吩咐一位老婦燒水泡茶，到外面買些酒食回來，他怕蕭穆誤會。「我跟舍弟都未有家室，僱個人燒水洗衣服！嗯，還是說你的吧！」

蕭穆便將情況扼要地向他說了一遍。「如今敝上陷在衛國公府內，眞是令人担憂！」

倫從威道：「你打算刦獄？」

「確有此意，但力量不足！」

倫從威道：「小弟在城內也有八個知己朋友，不過靠咱們這八個人還是成不了事的，除非佟大人肯撥兵進攻，咱們才有機會乘機混進去！」

蕭穆道：「小弟也想過這個問題，但考慮到動用官兵，有很多不便之處，再說將來對敝上的聲譽也有影响！」

倫從威道：「假如蕭兄堅持打進去，小弟可以奉陪，但其他朋友，小弟可就不敢保證了！」

蕭穆道：「因小弟的事要驚動到貴友，小弟心裏難安！」

「假如不能患難與共，還能叫朋友麼？你放心，今晚小弟去請他們來吃飯，屆時再慢慢商量！」

× × ×

倫從威請來的朋友有五個，這些人都沒有家室之累，平日都到倫從威家吃喝，平日只好揮棒弄棍，游手好閑，但這種人有可取之處，便是義薄雲天，一聽了倫從威的話，便一致表示願意同往。

蕭穆忙道：「衛國公府邸有如龍潭虎穴，此去危險之極，諸位的好意在下心領了……」

一個叫白虎的小伙子一拍胸膛，說道：「蕭大哥，你這樣說便不當我們是朋友了！」

「不敢，在下不敢連累你們！」

倫從威也道：「這件事非同小可，咱們也得詳細計劃一下，萬萬不能輕舉妄動，以免丟了自己的生命，還可能連累了沈神捕的命！換言之，是次刦獄，只准成功，不准失敗！」

另一位白面漢子叫古柳橋的，比較冷靜，接道：「倫大哥說得對，咱們不能意氣用事，要仔細計劃一番，不過憑咱們七個人，力量的確單薄一點！」

蕭穆道：「不是單薄一點，而是相懸殊！」

一個黑臉的漢子說道：「古二哥，你不是有個表親在衛國公府裏辦事麼？不如叫他裏應外合，這樣成功的機會便會大增了！」

古柳橋道：「愚兄明天先跟他商量一下，然後再決定！」他舉杯道：「蕭大哥，小弟先敬你一杯，預祝你順利救出沈神捕！」

蕭穆連忙回敬一杯，由於城內晚上戒嚴，古柳橋等人便在倫家過夜。晚上蕭穆與倫從威同床共眠，他忍不住問道：「倫兄，貴友們的武功如何？」

倫從威道：「他們的武功都過得去，只比小弟略差一點而已！不過他們打鬥的經驗却相當豐富！」

蕭穆心中忖道：「他十年前的武功已比我差，而他們……看來對付府內的侍衛還可以，要是有高手在場，便成不了大事了！」

倫從威自然知道他心中想些什麼，當下忙安慰他：「蕭兄不必担心，也許古老二的表親可以帮咱們一個大忙！」

蕭穆長嘆一聲：「但願如此！」

「蕭兄要不要小弟派人先去梅府送個訊？」

「暫時不必，待咱們決定了之後，再通知他們！」蕭穆嘆息道：「可惜咱們請不到武林高手！」

「天子脚下誰敢造反？京師內的高手，大都有家有業，這將來會招來連誅九族的災難，咱們也不能驚動他們！」倫從威道：「到京師外去請高手，反而比較容易！嗯，沈神捕爲武林人士做了不少事，他交遊廣闊，難道沒有要好的朋友麼？」

「當然有，可惜遠水救不了近火！」蕭穆心頭一動，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倫兄，快馬去邯鄲要多久？」

倫從威道：「快馬來回，大概要四五天！邯鄲城有什麼高手？」

「邯鄲城內有位年輕好義的好手，叫卓湛的，不知倫兄知道否？」

倫從威吃吃一笑，道：「可是雲燕十八騎麼？小弟跟他們也有點交情哩！不過他們的武功好不了古老二他們多少！」

「高手也非沒有，比喻『鐵掌金刀』趙容國，再遠一點便是少林的高僧，但這些人不敢正面跟朝廷作對，其他的又不夠交情！唉，還是得靠咱們！」

「沈神捕本人跟雲燕十八騎的關係如何？」

「曾替卓湛查了一件案子，對他們有恩！」

「咱們刦獄也不是一兩日間的事，那就請他們來助一臂之力吧！」

× ×

寧王的偷襲計劃，在第三天的收穫雖少，楚雲又獻計。「千歲，咱們明天偃旗息鼓，以痲痹敵人！」

寧王道：「孤王決定明天行動，打進皇宮！」

衛國公道：「內宮有御林軍，不容易得手……」

寧王接道：「那就立即調動神機營和三千營的兵將，你們想升官發財，難道還會害怕打仗麼？」

衛國公道：「如今保皇黨以譚王及梅國舅爲首，假如先解決了他們，御林軍軍心立即渙散，屆時不攻自破，就是神機營的兵將也不敢妄動，此方是上策！」

寧王道：「此話有理，孤王如今便給你們兩天的時間準備，然後揮軍直襲梅府，不勝無歸！」他言畢又返回內室尋歡作樂。

寧王去後，陳子滿道：「兩三天的時間似乎太匆促一點！」

楚雲冷笑一聲：「陳大人，這叫做攻其不備，寧千歲與譚王那天在金鑾殿上不是有半個月之約麼？三天之後，離半月之約只有兩天，那時動手，他們一定沒有提防！」

蘇振邦也說道：「寧千歲說得不錯，要辦大事，又豈能學婦人之仁，還要怕打仗，在快刀斬亂痲之下，造成事實之後，只要不禍及百姓，縱有人反對也成不了氣候！」

衛國公點頭，道：「如今先將梅府的人手分佈弄清楚，再定下計劃，招集人馬，兩三天的時間已頗足夠！」

楚雲忽然道：「草民有個提議，由現在起，任何人離府都要得到批准，而且也不能單獨行事！」

蘇振邦道：「府內的人全不准回家，免得走漏一點風聲！」

陳子滿冷笑道：「蘇大人家眷不在京師，自然可以不回家！」

「非蘇某因此而提出此議，實是以大局爲重！」

「難道咱們便非爲大局着想？試問府內的人突然不許離開，這不是更加引人思疑麼？」

楚雲道：「即使引人思疑，也好過將寧千歲的秘密洩漏出去！」

「楚壯士懷疑那位不忠貞？」

「楚某不敢懷疑任何人，但辦事小心一點是好的，不但如此，在行動之前也不許讓其他人知道，換而言之，這個消息，除了寧千歲外，只有在座的十七個人知道！如果秘密有所洩漏，便是出了奸細！」

陳子滿問道：「不許離府，那麼如何去了解梅府內的情況？」

楚雲道：「相信衛千歲有辦法！」

衛國公早安排了奸細去梅府之內，當下頷首道：「楚壯士之提議，正合吾議，此事便由吾負責，待弄清楚對方的情況，再跟諸位大人商量！」

散會之後，衛國公又跟楚雲密談了一陣，命令他跟手下，暗中留意諸大臣的舉止。

且說黃新泰自從由地牢回來後，便心生後悔，偏在此刻又不便向楚雲提出離開，一個人悶悶不樂，蘇振邦十分仔細，便喚他到房中。

「黃壯士近來似乎滿懷心事！」

黃新泰心頭一震，說道：「在下並無心事！」

蘇振邦道：「你瞞不過老夫的一對眼睛的，是不是想半途而廢，老夫辦事素來不勉强別人，只要你有此心意，老夫必令你如願！」

黃新泰沉吟不語，蘇振邦又道：「黃壯士是害怕寧千歲登不了基？」

「不是……千歲一定可以做萬歲，不過在下却無心當官！」

蘇振邦執着他的手，道：「黃壯士，老夫跟你有緣，你有什麼困難和要求，大可以告訴我！」

黃新泰鼓起勇氣，道：「管一見有一位手下叫皇甫雪的，大人大概認識他？」

「見過數面，也稱得上認識，聽說他在地牢裏，還受了傷！」

「那天在下送飯去，他說見過在下之胞妹，還說家父已仙遊，在下想再到地牢問一問他！」

蘇振邦暗暗笑道：「原來是這件事，老夫替你向總管求個人情，准你再下地牢問清楚！」

「多謝大人！」

「見到沈鷹請代老夫向他問安，咱們雖然各爲其主，但他到底對老夫有恩！」蘇振邦忽然開門，道：「你在這裏等等老夫！」

他找到衛國公府的龍總管，告訴出沈鷹對他有恩，他要請他吃八個好菜，當年沈鷹和管一見爲蘇振邦解除危難的事，傳遍朝野，龍總管自然也知道，當下笑道：「蘇大人眞是有情有義，也罷，反正他離死不久，便請他吃一頓好的吧！」

蘇振邦道：「多謝大總管，老夫還想派個手下親自送飯！」

「是不是那個黃新泰？」龍總管道：「請蘇大人提醒他一下，叫他不要再帶武器下去，要不出了紕漏，龍某可沒法交代的！」

「這個自然，若出了事，便由老夫承担，請大總管放心！」

（未完・十）



俠情中篇故事

七星翡翠

蕭逸・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談倫追那來報警訊的少女，却不知道她是冷幽蘭，追至森林把她截住，彼此才看清楚來人是誰，一對昔日戀人再次相見，一個以爲人死才嫁給段小侯爺，餘情雖未了，却悔恨難續未了緣；一個仍憐香惜玉，天妒紅顏，造化弄人，如斯遺恨，對段小侯爺的陰險毒辣，破壞自己的姻緣，還暗中加害，二人訴說一番，談倫囑言約段一鵬在放鶴亭相會，目的和他談談心事，而段小侯爺仍不放過機會，想拔刀加害，談倫迫得出手，將其手骨揑碎，正想結果他的性命，冷幽蘭突然出現喊出刀下留人，談倫留情道聲珍重而去，冷幽蘭面對非人，引劍自刎了却殘生……

如意聯心盟　陣勢强無敵

從戚楓的滿懷信心的說話中，敢情他這裏還有俘虜——兩個人。

一個黑不溜丢的矮胖和尚，一個直眉豎眼的青衣小子，兩個人俱是五花大綁，身上都帶着傷。

「啓稟大人，問過了，什麼都不說。也用了刑，沒用！」

說話的是「旗總」王功，一面用手裏的刀背，狠狠地在和尚背上砸了一下，先時雙方交手，大概吃過他的虧，這時自是放他不過。

那和尚正是來自歸雲寺「至青方丈」的得力手下「龍尊者」，一身武功頗是了得，想不到失手被擒。

青衣小子乃啞僮「烏雷」，却與「龍尊者」落了個相同命運，只因他天生來的啞巴，敵人不知，却當他裝聾作啞，平白吃了許多冤枉。

「戚剝皮」打量着這兩個人，冷森森的笑着：「出家人也來趟這個混水？你二人聽着，祇要據實回答，本座網開一面，放你們回去，要是有一字虛言，哼哼……可就也用不着我費話了，你們心裏有數——」

微微一頓，他睜大了眼睛道：「銀鈴公主藏在什麼地方？嘿嘿，固然她是非現身不可，本座爲息事寧人着想，却也不願多造殺孽，和尚你說！」

龍尊者長長的喧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和尚祇知吃齋唸佛，什麼也不知道，喃嘸阿彌陀佛——」

說了這句話，他隨卽閉目不言，分明無視於眼前任何人的存在。

戚楓目光隨轉向啞僮烏雷：「你說——」

烏雷搖搖頭，面現忿色，樣子更爲不屑。

「這小子裝聾作啞，半天了，一個字也不說——」王功在一旁忽然作色：「大人，依卑職看不如就地正法，把兩夥人頭給梢進去，就當是給巴老頭子的見面禮吧！」

「那倒不必！」戚楓冷冷的說：「把他們兩個給我吊起來，下架烈火，不大不小，給我慢慢的燒。」

王功抱拳道了聲：「遵命！」立刻押着二人步出。

這當兒，祇聽見人聲沸騰，一陣子亂嚣，敢情冷月畫軒抗不住烈火攻勢，兩扇緊閉着、燃有大火的高大門扉，呼啦啦敞了開來。

兩名武弁在大門方敞的一霎，率先攻入，可是進的快出來的也快——碰碰……兩聲，皮球也似的竟敎人給拋了出來，手勁兒特强，頭下脚上，來了個倒栽葱，一像伙就完蛋了事。

方才那一陣子亂嚣沸騰之聲，正是因此而起。

亭子裏各人乍驚未已，對方大隊人馬巳自「明火執杖」緩緩步出。

說是大隊人馬，像似略爲誇大，其實一共是男女老少僧俗七人——却是冷月畫軒當今所有居住的人了，甚至於包括了「此一事件」中的主角，「銀鈴公主」朱蕊與「此一事件」之外的另一病者談倫在內。

這老少僧俗七人的乍然出現，頓時使得現場各人爲之一驚，每個人的目光俱都直直地向前逼視着——隨着戚楓示意的一揮手，亭子裏的人全數起身步出，只有孫殿一位副指揮使連同他本人依然坐在椅子上不曾移動。

事實上官方精鋭，在對方一行七人出現之始早巳自兩側方偎了上來，陳列出鉗形的一個陣勢，死死的看住了他們。

走在最前的是冷月軒主巴壺公，一襲藍衫，背繫長劍，大敵當先，再加上焚家破屋之恨，他却偏偏不顯出一些兒浮躁不安，白淨的臉上一派斯文，更不見一些兒忿恚怒容，一派自然，令人望之生敬。

緊緊跟隨在他身後左右的是一個藍衣壯叟，一個體態婀娜剛健的高大婦人，二人兵刄在手，氣勢昂昂，前者手持着一口光華燦爛，活動亂顫的緬刀，後者一口龍泉寶劍，正是當年內廷「神武將軍」馮元與「女官」史桂枝，比較起來，他二人可沒有巴軒主那般涵養，臉上憤然作色，一副隨時準備拚命模樣。

跟在二人後面，頭戴鳳冠，身披紫緞披風的長身少女，不用說正是「銀鈴公主」朱蕊了。

再後面是兩個高大的和尚，一個持「方便鏟」，一個持鑌鐵雙拐，連同前面的馮元史大娘，四個人事實上各佔一角，緊緊把公主朱蕊看守居中。

談倫走在最後，長衣飄飄，神色間一派瀟洒，也同於爲首的巴壺公一般模樣，看不出絲毫焦燥不安，白晳的臉上儘管溫文嫻雅，却難以掩飾憔悴的病容。

一行七人這般忽然的現身，就其前後貫穿排列秩序，分明是經過事先一番商量安排。

以戚楓與兩位副指揮使來說，功力俱有相當造詣，面對着對方這般陣仗，一上來却也猜它不透。

啞僮烏雷與龍尊者，在王功押送之下，原待赴死，乍然看見了巴壺公一行，由不住精神爲之一振。

啞僮烏雷首先叫了一聲，突地掙脫身邊押解之人，直向當前巴壺公奔去。

巴壺公呆了一呆道：「不可——」

話方出口巳是晚了一步，即爲身後王功一刀劈下，正中後背，這一刀勁猛力足，烏雷竟是無能閃躲，咿呀

！一聲，登時倒臥血泊，死於非命。

巴壺公等一行，目睹之下，俱都大吃一驚，無奈眼前這一行走陣勢，乃是巴壺公與至青方丈苦心部署，牽一髮而動全局，眼前情形，儼然是以公主朱蕊爲重，自不宜爲啞僮烏雷而分神，旁出枝節。

巴壺公目睹之下，呆了一呆，一時痛澈心肺，因事發突然，簡直不知如何應付才好。

更爲驚險的場面，緊接着又自發生。

王功一刀劈死了烏雷，却沒有料到身後的那個和尚，原來龍尊者乍見至青方丈一行來到，不禁生心會合，却沒有料到烏雷個性過急，因以喪生，心裏既怒又驚，一聲喝叱，整個身子倏地飛躍當空，施了一招，「雲裏雙龍」，叭！叭！兩脚，俱都踏在了王功背上。

這兩脚勁猛力足，王功怎麼也沒有想到身後五花大綁的和尚，居然也會向自己出手，龍尊者這一雙飛脚，足能力碎石碑，王功如何承受得住？當場慘呼一聲，整個身子飛出了丈許以外，一頭扎向地面，登時悶了過去。也就在此一霎間，亭子裏官居副指揮使之一的殷千里一聲叱道：「大胆！」

空中人影一閃，挾帶着殷氏猝然拔起的身影，驚鴻一瞥，已自來到了龍尊者身後上空。

龍尊者雖說一身武功了得，無奈除雙腿尚稱靈活之外，全身俱爲繩索結實綁住，行動自是大受拘束，偏偏這位殷副使，一身功夫了得，居高而下，一掌直向龍尊者當頭劈落下來，其力萬鈞，猛銳之極。

眼看着龍尊者萬難閃開，猛可裏一人怒叱道：「打！」

一串飛星，起自「至青和尚」手上，一經出手，即行分向七個不同部位，直向空中的殷千里全身上下包抄過去。

至青方丈這一掌「沙門七寶珠」，不啻是救了龍尊者一時之急，眼看着空中的殷千里猝然一個滾翻，長披掄處，叮噹響聲裏，已自把來犯的一天暗器，全數都捲落在內。

一切事情發展得都那麼快，殷副使一招失勢，猛可裏另兩條人影，一左一右同時直向着龍尊者身邊攻到。

現身的二人，一個手持長劍，一個持刀，不謀而合，直向着龍尊者身上雙雙招呼下來。無巧不巧，却迎着了以巴壺公爲首的七人前進之勢。

巴壺公早已看穿了今日之勢，烏雷之死，「冷月畫軒」又遭火焚，這番仇恨，已是不能排解，心中忿恚，溶爲無比戰志，脚下快踏三步，正自迎上了前進的龍尊者，左手前伸，以劈空掌力發出一掌，直向左面來人擊去，同時右手長劍翻處，一點銀芒，直向對方右面來人咽喉間點去。

這一手雙手發招，堪稱厲害之至，來犯的二人不得不趕緊抽招換式，左邊那人先自爲這股凌厲的劈空掌力，震得一連後退了三步。右面那人幾乎閃身不及，吃對方長劍在臂肩間劃下了半尺許長短的一道血槽，痛呼一聲，踉蹌着向後閃了開來。

龍尊者一時大喜，慌不迭放步前奔，滿以爲一脚踏入自己隊列，即可保住安全，却沒有料到，直此一瞬，陡然祇覺得一絲尖風，直襲向後腦部位，容得他覺出不妙，爲時已晚，先是後腦上一凉，緊接着眼前一陣發黑，噗通！直仆而墜，當場一命嗚呼，可就再也爬不起來。

這番情景，不啻爆出冷門，大大出乎眼前各人意外。

似乎也只有走在最前面的巴壺公才注意到是怎麼回事——就是龍尊者身軀前倒的一刹那之間，他看見亭子裏正襟危坐的戚楓，正自把一隻拉起的手，緩緩放下來，神色間，滿是不屑。

雖然這祇是極不惹眼的一個小小動作，可是却瞞不過巴壺公這般身手的老行家，不用說，是戚老頭的暗器所以致之了，以他這麼輕微的動作上判來，多半是一種藏在指甲之內的細小物什，江湖上有所謂的「彈指飛針」一類暗器傳說，看來必是此物了。

「冷月軒主」巴壺公冷冷的應了一聲，一雙眸子，直向着亭子裏的戚楓逼視過去。

「戚大人，你的出手，未免太毒了一點吧？」說話的當兒，再看倒地的龍尊者，整個頭臉俱已變成了紫黑顏色，顯然劇毒所致。

「無量佛——喃無阿彌陀佛——」

至青方丈咀裏喃喃的說了一句，同着身邊的「虎尊者」，向死者一併合十而揖，原本慈祥的兩張臉上，俱都由不住現出了殺機。

各人目注之下，這才見亭子裏的戚楓；由座位上站起，緩緩向外步出。

「巴壺公，」戚楓冷笑着定下了脚步：「我知道你一身功夫不錯，今日之勢難道你還看不出來？本座既已親自出來，已無緩和餘地，你且把公主獻出，萬事皆好商量，要不然，哼哼哼……眼前這個地方，便是你等一行斷魂之處，如何，本座祇待你一句痛快的回答了！」

話聲出口，右手向着空中揮了一揮，一時間四方人影幢幢，隱約之間，現出了無數持弓甲卒，敢情在此週圍附近，早已佈好了極爲嚴謹的弓箭陣勢——此時此刻，敵暗我明，一聲令下，萬箭齊發，一行七人即使防範再嚴，若思全身而退，簡直迹近幻想。

巴壺公看在眼裏，冷冷一笑道：「戚大人這是在玩什麼把戲？哼哼，銀鈴公主殿下在此，百無禁忌，我就不信誰敢造次！失陪了，我們走！」

後面這句，却是向自己一行所發——話聲出口，再不遲疑，大步向前踏進，身後六人像是早經商量，立時跟上，快慢一致，倒也有趣。

戚楓雖奉命緝拿朱蕊歸案，但這位公主非比等閑，即不以當日「公主」論尊，亦是本朝皇帝近親一系，未經奉命，誰敢傷其性命？他那弓箭陣，原是對付巴壺公等局外人所用，想不到公主朱蕊偏偏混身其中，察情度勢，戚楓倒是不敢造次了，這番心機偏偏爲對方看穿，實在可恨。

惱羞成怒，戚大人一人喝叱道：「給我拿下來！」

拿蛇拿頭，誰都看得出來，眼前情形，祇要制服了爲首的巴壺公，對方一行便似不攻而破。

隨着戚楓的一聲令下，兩條人影率先直向巴壺公攻到，爲首駝背長人，正是前此受創的賴長慶，身後一個黑衣大漢，手持大刀，姓金名永亮，官居「旗總」，亦是對方陣營內健者之一。

賴、金二人因久來無功，早已受斥，不得不特別賣命，將功贖罪。

賴長慶一身武功頗是了得，無奈表功心切，竟自上來失察，身子方一欺近，猛可裏祇見巴壺公一劍當頭直下，賴長慶舉刀以迎，「嗆啷」一聲大響，火星四濺裏，掌中長刀竟在對方無比巨力裏脫手震落，巴壺公這一劍力道萬鈞，其勢未已，順勢直下落未少停，賴長慶慘叫一聲，怒血飛濺裏，一顆人頭，竟然被劈成了兩半。

戚楓與殷孫二位副使看得十分清楚，在巴壺公舉劍揮下的一霎，站立在壺公身後左右的史大娘與馮元，各出一掌，抵向巴壺公後肩部位，不用說巴壺公那一劍，乃是集三人之力而揮出去的了，怪道那般凌厲，無堅不摧——戚楓早年在武林黑道已是一方梟首霸主，非但武功絕高，閱歷亦極豐碩。

由於巴壺公的出劍，以及對方眼前排列的奇特方式，頓時使他憶起了傳說中的一個厲害聯手陣勢——「如意聯心盟」。

傳說中這個「如意聯心盟」，乃是由兩個所謂的「鐵三角」六人組合而成，一經動手，採三三聯手，四面封殺，無論其中任何一人出手，另外兩人必以功力接濟，以聚三人之力于一身，自是可觀。由是走在頭尾二人，亦爲進退之首，必得極見傑出者方克勝任。

巴壺公此人，戚楓是早已知道的了，怪在對方那個殿後的持燈俊秀青年，又是何許人物？一時却是猜測不透。

思念之中，咀皮略動，已把心意，用傳音入秘之術，分別指示了殷千里、孫元二人，後者二人頓時茅塞頓開，一聲呼嘯，捨棄爲首的巴壺公，直向第二列的馮元，史大娘攻去。

巴壺公心裏一驚，才知道敵人厲害，自己苦心設計的聯手陣勢，一上來竟吃對方看穿——照說這陣勢功力斷不祇此，無奈除己之外，唯一知曉運用這一聯手陣法的談倫，却由於病勢緣故，萬萬不能發揮功力，非不到萬不得已境況，决計不容許他有所施展，這樣一來，便大大削弱了此一聯手陣勢功效。

孫、殷二副使功力俱稱一流，一經進攻，立時給與了馮元、史大娘極大威脅，首度交鋒裏，史大娘側肩即中劍負傷，血流如注，馮元亦休想能佔上半點便宜。

巴壺公正待與史大娘以援手，猛可裏一人居中而上，手中的尺半鋼鎗，迎頭就擊，進身之快速，恰恰迎住了巴壺公的出手。

祇聽得戚楓一聲狂笑道：「巴老兒，你的苦心白費了！」

他顯然成竹在胸，臨時差調一干手下，作了必要安排，話聲一綴，無數條人影，同時拔身縱起，直向「如意聯心盟」各人攻到。

巴壺公心中一急，長劍力透劍鋒，「噗！」一劍，刺倒了正面的金永祥，却吃另一名大內衞士一雙鐵筆架住了劍鋒。

空中紅影一閃，長虹掠波般地飛墜下一人，却是戚楓本人攻到。

他顯然早經盤算妥當，右手「太歲鈎」施展全力，劃出了一道奇光，神龍捲尾般，把意圖近身的巴壺公，至青方丈雙雙逼退，於此同時，左腕擲處，匹練般發出了一蓬銀絲，竟是一面設計靈巧的如意「飛網」，祇一下已把公主朱蕊網於其內。

隨着這面飛網的向後一收，連帶着戚楓一落即起的騰身之勢，瞬息消逝無形之間。

× × ×

喊殺震天，戰況激烈的殊死之戰猶自持續未已，戚楓却已帶領着公主朱蕊來到了另一番天地裏。

此刻，朱蕊倒翦雙臂，被安置在一匹座馬上，出乎意料之外，她竟然顯現得那麼堅强，鎮定，沒有哭泣，甚至於連一滴眼淚也沒有，只是用無比仇恨的眼睛，狠狠地向戚楓注視着。

猶記得方才被擒的一霎間之前，她原待撲向談倫。後者那一雙充滿了關愛柔情的眼睛，即使在激烈的戰況之間，亦每每能讓她有所體會，整個的戰況既呈現這般不利，給人的印象，彷彿大勢已去，直覺的感覺就怕是性命不保，既是非死不可，就當死在心愛者的身邊、懷中。她當時確是存有這般心思，却是沒有想到一霎間變化無比離奇，竟然會落在了戚楓的「飛網」之中，仍不免落入賊手，接下來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

眞正是人生最大悲哀之事了。

她想哭，偏偏沒有眼淚。想死，亦無能爲力——因爲兩隻手已爲對方緊緊倒剪身後。剩下的便只是無比悲哀與遺憾了。

同樣的是「死」，死在心愛人的懷中與仇人的刀下；甚至於自己的雙手，差別竟是無比之大。

她瞭解到自己將要被送進京，面見那個「叔祖」皇帝，可悲可恥的遭遇，眞恨不能死了算了，偏偏對方早已防到了她會有此一手，想死——談何容易？

「戚楓，你一個小小錦衣衞指揮使，竟敢對我無禮？還不爲我鬆綁！我可要罵你了！」

這句話出之她口，頓顯湧洶氣勢，鏗鏘有力。

戚楓正待翻身上馬，聆聽之下，不由頓了一頓，却把插在鞍邊的「走馬風燈」舉高了，映照着公主的臉——那是一塊他生平僅見絕色美艷的臉，以他素喜漁色的個性，實難望不加以染指，祇是格於對方至尊至貴的那般氣勢，在初初一見之始，便警惕着他的不敢造次。

這幾句話眞像有相當的份量，逼使他不得不認眞的加以考慮。

「這個——」微微笑了一下，戚楓吶吶的道：「此去江邊不足十里，那裏有專人接待，一上了大船，保管爲妳鬆綁，一切自由，也就好了——」

朱蕊道：「你鬆開我，我跟着你走就是了，我的手都疼了！你太放肆！」

末後四字，更是習見的官場口吻，也是戚楓素日的口頭禪，今夜出自對方一個弱女子嘴裏，竟然別具威儀，大有王者君威，一時多使得他爲之吞聲，有心頂撞兩

句，偏偏無詞以對。

「妳說的可是眞的？」

「我從不說謊！快放開我！」

戚楓想了想，也覺得好笑，憑對方一個弱女子，在自己眼皮底下，還能作什麼怪？不如索興放得漂亮一點，日後留待幾分見面之緣，未嘗不是好事。

「好吧！妳是公主的身份，當是言而有信，我就爲妳鬆開雙腕……祇是……」冷笑了笑，戚楓接下去道：「如果妳心存別念，意圖逃跑，我迫於無奈，可就祇有點了妳身上穴道，那個苦，可就不是妳忍受得住的了。」

說時身形輕閃，疾若飄風的已到了朱蕊身後，擧手之間，已扭斷了她身後繩索。有意無意，却趁機在對方玉腕上輕扭了一下。

「哈哈！」一笑道：「對不起，讓妳受苦！」

猛可裏，他接觸到對方眼睛裏傳出的怒火，襯着她凜然不可侵犯的神色儀容，不禁然使得他爲之慄然一驚，這種感觸頗同於面侍君王的咫尺天威，一霎間滋生出無限惶恐。

面前公主，果然已降其盛怒，玉掌翻處「叭！」一聲，正正的在他臉上賞了一記。

令人驚訝的是，戚楓那等神出鬼沒身手，居然未能躲開。這一掌錯在朱蕊的不識武功；或是手上沒有一把刀，否則情形自當別論。

這一掌自然不能給戚楓任何傷害，却勾起了他的無邊怒火，從而滋生出一些警覺。

正當他把心一橫，待向朱蕊施出隔空點穴手法的當兒，正面燈光閃處，一個持燈修長的人影，已現身當前。

「戚大人你的金蟬脫殼並不高明，還是被我找到了！」

說話的人，一手持燈，一手持劍，儼然正是對方「如意聯心盟」七人陣勢中殿後的那個長身青年。

老實說，戚楓實在對他沒有什麼很深刻的印象，方才動手厮殺之間，尤其不見他有什麼傑出的表現，甚至於根本就沒有看見他的出手，自己的金蟬脫殼，單騎刦美，甚至於連手下的兩位副座都行瞞過，却獨獨未能逃過他的追踪，祇此一端，也就足足可以證明對方的「非比尋常」。

戚楓幾乎爲之驚愕了——燈光下，打量着對方這人，他發出了冷森森的一陣子笑聲。

「小子，你是活得不耐煩了！戚大人手下不死無名之輩，報上你的名來！」

說時，他右手攀向身後，握住了「太歲鈎」的鈎柄，左手似指又揮，一連向對方發出了數枚「彈指飛針」。

這類細小毒惡暗器，原來已是防不勝防，更何況黑夜之中施展。當受者設非具有極爲傑出的暗器聽風訓練，兼帶精確的目光分辨，簡直萬難防範。

持燈人祇是運施了一下他右手的長劍，「叮叮——」細響聲中，已自格開了這被認爲「不可思議」的毒惡暗器。

他的臉看來更加憔悴，燈光下一片蒼白，絲毫不着血色，長衣上血迹斑斑，顯然經歷過一番生死大刦，猶自餘勇可賈，不可輕視。

「我姓談——」微微一頓，他苦笑着道：「有個不太好的消息告訴你，你的兩位副使，俱都作了我劍下之鬼……這一趟你的出擊看來是徹底失敗了……」

說到這裏，他頓了一頓，以袖遮口，輕輕發出了幾聲咳嗽，寒風裏顯示着幾許凄涼。祇是在他再一次抬頭視向戚楓時，目光裏却交熾着灼灼逼人的神采，在在顯示着他「逼人」的超然風範。

戚楓憑着他一生閱人的經歷，直覺的感覺出，也許是他生平僅遇的一個大敵到了……

「倫哥哥……」

目睹着談倫的出現，朱蕊有無比的喜悅，却也有無邊痛惜與傷懷。親暱的呼喚一聲，兩汪清淚，早已忍俊不住，點點滴滴順着兩腮滑落下來。

她已經知道，爲了救自己，談倫將不免與眼前的大敵戚楓一戰，這對他的病情，將大爲不利。觀諸他眼前形象，分明他已經破除武戒，這樣使朱蕊大爲焦急，暗中爲他捏着一把冷汗。

然而，眼前之勢，她已無能爲力，祇有默默爲他哀求着上蒼，祝福他的平安無恙。

「出招吧，戚大人——」

說了這句話，談倫就手拋起了左手的燈籠，這盞燈籠不偏不倚正好懸掛在頭頂的竹梢上，居高下照，將此兩丈方圓內外，照得十分清晰。

戚楓再一次發出了笑聲，笑聲掩不住他凌厲的殺機。隨着右手翻處，那把銀光燦爛的「太歲鈎」已握在手中。

冷風嗖嗖，遍地竹葉沙沙作响，高懸在空中的那盞燈籠，滴溜溜一個勁的打着轉兒。映照在雙方臉上的光度，時明又晦，因而有了迥異……

在一聲嘹亮的鈎劍交鋒裏，雙方的勢子幾乎是同樣的快——俱都向後面拉了開來。

也許是他們雙方存着同樣的心思，搶先着施展下一次的殺着。

怒劍如電，鈎似長虹。

驟雷疾雨的二度交合裏，談倫的身勢，緊擦着戚楓的肩頭，直向前面倒了下去——這一劍他險險乎沒有傷着戚楓，倒似爲戚楓所傷——祇是當後者迫不及待，以勝利者的姿態，待將第二次揮落長鈎時，談倫已經倒下的身子，蛇也似的反捲而起，那一口銀光燦爛的長劍，幾乎是貼着頸項向外刺出。「噗嗤！」正中對方喉頭，由於力道過猛，竟自貫穿前後。

鮮紅的血，順着劍鋒汩汩的淌下來，須臾間染紅了談倫那隻持劍的手。

油紙風燈，仍然在空中滴溜溜地轉着，映照着死者戚楓那張蠟黃的臉，煞是可怖。

那是一張十分陌生的臉，却是他生平罕見的一個最大勁敵。

× × ×

一連服下了兩包藥，才似乎止住了他那劇烈的咳嗽，他曾不止一次的嘔吐着鮮血。

「大刀溪」的溪水在月光下燦爛如銀，自此前眺，像一把長長彎刀，一逕迤邐而下，終點即是著名的「瀾滄江」，大刀溪不過是它的小小一道支流而已。

談倫、朱蕊親暱的依偎着，在這棵張開着巨傘的松樹下，他們已厮守了漫長一夜，「丑」時已過，「寅」時未巳，眼看着天不久就要亮了。

兩個人緊緊的依偎着，刦後餘生的凄涼，混合着生死的戀情，祇要他們活着，相信這個世界上，再也沒有什麼力量能使他們分開來。

爲談倫，美麗的公主，曾不止一次的賺下了熱淚……然而當他服藥稍事恢復之後，隨即又帶給了她無邊的遠景與希望，一直就是這樣，笑一陣，哭一陣，哭一陣又笑一陣……總是要有個美好的希望，人才能活下去。朱蕊的心裏一直就存着個「美好」的希望。

每一回，當她移動手指時，看見那一顆亮晶晶的七星翡翠時，她的信心便會油然昇起，從而憧憬着未來的美夢……這時候，她便由衷的笑了。

「你的病會好的！」朱蕊含着微笑說：「巴老爺子答應過我，這一次回去碧梧山莊，我會留住他，一直到你的病好才放他走。」

一絲微笑，綻現在談倫慘白的臉上，他用親切充滿了慈愛的目光，表達了他的感激。他沒有回答朱蕊的話，那是因爲開口說話，這個時候對他來說，已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了。

他親切的目光，再一次掠向朱蕊的臉，那麼默默地含有情意，却似並無遺恨．平靜得一如當頭明月，溪邊流水……祇有內心充滿了仁慈與博愛的人，才會有那種平和的眼神與表情。

之後，他的眼睛又移向當前溪水——期待着搖櫓而來的故人——這便是他們斷守在此的原因了。

坐正了身子，朱蕊分出雙手來，爲他小心的理着散亂的頭髮，理出了那張蒼白色的俊臉來。爲了迎接她的濃濃密情，這張臉始終是含着微微的笑，即使是在極度的痛苦之中。

然而，當寒冷的西風再一次貼着溪面襲臨時，那張微笑着的臉，終不禁泛出了苦澀的表情，微微的起了一陣顫抖。

朱蕊警覺的摸了一下他的臉，慌不迭脫下了身上斗篷爲他蓋在身上。

空中的燈籠兀自在滴溜溜打轉着，遙遠的天邊泛着灰濛濛地的那種魚肚白色。黎明前的寒風，眞像刀子般的鋒利，冷酷無情！

驀地，燈熄了。在朱蕊警覺着待將站起時，身邊的談倫正自掙扎着，嚥下了最後一口氣，他死了……

「倫……哥……哥……」

像是夢囈，充滿了離奇，難以置信的幻覺……她冰冷的手指，輕輕在談倫臉上滑過，那張灰白色的臉上，事實上却已失去了她所熟悉的微笑……

「倫哥哥……」聲聲斷腸呼喚裏，驚飛了宿鳥滿天。在閃爍着銀光的大刀溪水上，正有來船泊近。

一縷天光打在半天昇起來，天可是亮了。

（全文完）

奇俠司馬洛故事

金鏢客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阿梅從夜總會出來，被黃老板的手下脅持，要她把李毛的行踪向他們報告，隨後放她回家，阿梅來到家中，李毛已在家中等她，兩人舊情復熾，次日，李毛偷偷離去……李毛打電話到張小娟養母家中，相約晚上十時去找她，當時黃老板的手下已在老太婆家中，所以李毛的電話他們也聽到了，黃老板立即派出大量手下到老太婆家去，以爲可以制服李毛，至等到晚上十時，李毛不去老太婆家，却在黃老板的辦公室出現，李毛輕易制住了黃老板，强逼他說出張小娟的死因，黃老板無可奈何，只得將眞相道出……

調虎離山

「這也不行！」李毛說。

「當然不行。」黃老板嘆了一口氣，又說：「她問夠了之後，就忽然翻臉！她說如果我再逼她，她就會向警方揭露我這些秘密！」

「她這樣做？」李毛的眼睛閃閃有光：「這却是我猜不到的！她向來沒有做這種事情的胆量！」

「也許她是很想等你回來吧。」黃老板說：「那時，我也急得差點把她當塲殺死了！她倒是眞眞正正捉住了我的痛脚！我再想清楚，就叫她回家，我覺得還是由那個老虔婆來處理這件事情好一點，她懂得怎樣對付她！」

推卸責任

「以後呢？」

「這更糟了！」黃老板說：「她在家裏，也不知道是怎樣逼小娟的，小娟不但沒有屈服，她還反抗得更厲害。她打電話給其中一個我告訴過她的人，她對那人說，如果我還逼她，她就會不客氣了！」

李毛不禁笑了起來：「哈！她幹得眞好！」

「她這樣做並不好。」黃老板說：「我是可以容忍的，但是他們就不同了。他們來逼我了！」

「他們來叫你放手嗎？」

「如果這樣就好了！」黃老板說：「他們叫我殺掉她！」

「你殺了她？」

「我巳經說過了，不是我！」黃老板又連忙爲自己辯護：「我還對他們求情，我說盡了不知道多少好話，我答應不再逼小娟，小娟的事就此算數，那小娟就不會做甚麼了，但是不行！」

「爲甚麼不行？」

「他們不高興他們的秘密洩漏了出去。」黃老板說：「他們一定要解决她！我生氣起來了，我說如果一定要的話，他們就去幹好了，我可不幹！」

「他們去幹了？」

「幾天之後，小娟就死了！」

「他們把她推了下樓！」

「總之小娟是死了，不是我幹的！」

黃老板一攤兩手。

「那麼是誰？」李毛叫道：「是誰幹的！」他的拳頭又揮動了一下，威脅着要擊到黃老板的臉上。

「我不知道！」黃老板叫道。

「怎會不知道？」

「小娟死了，事情就完結了！」黃老板說：「如果她是自殺的，那就最好了，如果她是給人殺掉了的，你以爲我應該查問嗎？」

「如果你問呢？」

「我也不相信他們會告訴我。」黃老板說：「而且，我也不會問的！」

「我這邊呢？」李毛說：「有人誣陷我械刦，如果罪名成立，我會坐十年牢的。這一件事又是誰幹的？」

「我不知道？」

「又是不知道。」李毛吼道：「你沒有理由甚麼都不知道的！」

「我不知道。」黃老板說：「如果是他們殺死了小娟，他們當然也會設法對付你，他們也不想你回來鬧事！」

「但現在我回來了。」李毛說：「却是你要殺死我的！這是爲甚麼呢？」

「我——怕你會找到我的身上來。」黃老板苦着臉：「我不能不先下手爲强！我是被逼如此的！」

「你不肯殺小娟，却不怕殺我？」

「他們——他們叫我這樣的。」黃老板苦着臉：「眞的是這樣！你一出了獄，他們就通知我！他們叫我準備對付你！我自然反對，你知道，我也不想這樣的！你知道，我一向對你都有好感——」

「我知道你一向最愛放屁！」李毛不屑地道：「但現在別再放屁了！」

「總之——我叫他們派人去解决好了，不要攪我。」黃老板說：「但是他們却說，派人去，不如等你回來，這裏是我們的勢力，不如等你自投羅網更好！他們知道你是一定會回來的！」

「你倒很有頭腦。」李毛微笑：「你以爲我一定會帶槍來的，祇要把我的槍搜出來，我就可以坐幾年牢了！」

「我是這樣想。」黃老板說：「我實在不想殺人的，我也祇是打算，把你關一兩年。但是——」

「但是我却沒有帶槍！」

「這樣，我的計劃就是行不通了，我逼得——呀！對了，阿毛哥，你是怎麼攪的，我們都不知道你懂拳脚，還有這枚金鏢——」

李毛得意地微笑：「這本來是我的一個秘密，現在告訴你也無妨了！我的拳脚，是我的家傳秘技，你也許不知道，我的老頭子是當敎練吧？事實上，我們歷代都是武術界中人！」

「哦！」黃老板恍然道。

「好了。」李毛說：「現在再談我們的問題吧！你那幾個朋友是誰？」

「我——我不能說的！」黃老板驚恐地答道。

李毛冷冷地微笑：「哼，你這個人眞是！死到臨頭，你還忠心甚麼？」

「死——你要殺我？」黃老板禁不住又哭了起來：「我告訴了你這許多，你還要殺我嗎？」

「也許不會殺你。」李毛夷然地微笑着：「不過，這就要看你的表現如何了！如果你能賺得我的歡心，我當然是不願意殺你的，但，你一定要死硬下去，那就沒有辦法了！」

「好——好吧！」黃老板吶吶着：「我告訴你！但你得答應不殺我！」

「我不會答應你甚麼的。」李毛冷冷地說：「現在，你根本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總之，你有甚麼就說甚麼，然後由我决定！」

黃老板考慮了一下。他的確是沒有選擇餘地的。於是他說了出來：「四個人！」他說。他把四個人名告訴了李毛。

「很有趣。」李毛露出了一個豺狼般的微笑：「這樣有地位的四個人，原來是幹這種生意的！有一個還是開銀行的！不過想起來也有些道理，如果不是有財有勢，又怎能幹這種生意呢？幹了這種生意，他們是更加有財有勢了！看來，你也不過祇是他們手下的一隻卒子而已！」

「是呀。」黃老板這一次是樂於承認了：「我根本是身不由主的！他們要我幹甚麼，我就祇好幹甚麼了！」

「他們之中，是那一個殺死了小娟的？」李毛問。

「我不知道！」黃老板說。

「那麼，我就算是他們四個人了！」李毛說：「他們四個人殺了小娟，我就把他們四個人殺掉！」

「你瘋了！」黃老板叫道：「你不能殺死他們四個的！你知道他們四個是甚麼人嗎？」

「不知道才怪呢！」李毛說。

「那麼你應該知道他們的手下有多少人在保護着他們！」黃老板說。

「我有我的辦法！」李毛微笑着說：「當初，如果我說我要殺死你，你也不會相信的，但是現在，我不是可以殺死你了嗎？」

「殺死我——你答應過不殺我的！」

「我說過我沒有答應你甚麼！」李毛大聲地說。

「不，救命！」黃老板跳了起來，慌亂地叫着，向李毛揮拳亂打：「救命！」

李毛一脚踢中了他的胃部，把他踢開了。

「救命！」黃老板被踢到了窗前，坐在那地上，仍然在叫着。如果可以打開窗子的話，他說不定會推開窗子逃出去的。但是那窗子却是密封的，這寫字間大厦全部是用空氣調節，窗子打不開的，所以他也逃不出去了。

李毛舉起了手中的最後一隻金幣說：

「你逃吧，我給你一個機會逃走！」

「你不要殺我！我可以帮你的！」黃老板尖叫着：「你要殺死他們，我可以帮你！」

「如果有你帮忙，那是很好的。」李毛說道：「就可惜我信不過你！我一放了你的話，你就不會帮我了！你會去帮他們的！」

黃老板又跳了起來，這一次，他是逃向門口了。雖然明知道逃不掉，他也不能不試一試了。

李毛等他逃到門口的時候，手才一揮，金光一閃，黃老板就定住在那裏，兩隻手按住了門框。他後腦上的白色頭髮慢慢地變成了紅色。那是血正在冒出來。那枚金幣巳經進入了他的後腦。

他在那裏靜了好一陣，就像一個大力士，在企圖把那門框推倒似的。結果，那門框沒有給推倒，他自己却倒了下來了。慢慢地，他沿着那門框倒了下來，便仆在地上，不動了。

李毛吃吃笑：「好了，現在，再去找那個老妖精算帳！」

不過李毛却不是直接去找那老妖精，因爲那裏是佈滿了黃老板的打手的。這一點他早巳知道了，他當然不會自投羅網地去闖進一個陷阱的。

他首先用手帕隔着自己的手掌，然後拿起聽筒來，打了一個電話。這個電話，就是打到張小娟那位養母的家裏去的。聽電話的，自然就是老妖精本人了。

這個婦人聽見電話响，就慌張地跑過去接聽，由於時間已經過了不少了，而李毛還不見出現。

李毛用手指揑着鼻子說話：「叫阿寶聽電話！」

這婦人聽不出是李毛的聲音，就很自然地把聽筒交給身邊那正在緊張地等着的阿寶。阿寶也不假思索地接聽了，他情急地對聽筒裏說：「啊？」

李毛哈哈大笑起來，這一笑，笑得阿寶爲之毛骨悚然。他憤怒地叫道：「你是誰？」

「我是誰？」李毛還是笑着：「你等了我這樣久，你還不知道我是誰？」

「你──」阿寶恐懼地深呼吸起來：「你在那裏？」

「就在你的老板身邊！」

「我不相信！」

「不相信也沒辦法。」李毛說：「我也不能叫你的老板跟你講，因爲他已經死了！」

「你──」

「用不着等我了。」李毛又說：「我不會來的！」說着，李毛就收了綫。

那邊的阿寶拿着聽筒，在那裏一陣發呆。這時那個老妖精，也知道情形是有點不對了，連忙問道：「有甚麼事嗎？」

阿寶已沒有空回答她了，他連忙攪撥號碼，回一個電話到黃老板的寫字間。馬上就有人接聽了，又是阿毛的聲音。

「你怎麼了？」阿毛喝道：「我早跟你說過的，他已經死了，怎能接你的電話？」說完又把聽筒摔下。

這一次，是不由阿寶不相信了。他放下了電話，對他的同伴們揮揮手：「我們走！」

這一下，又使那老妖精着慌起來了：「你們不能走的！」她攔住阿寶：「你們走了之後，他來的話，那怎麼辦呢？」

「那是你的事了！滾開！」阿寶用力一推，把她推得跌倒在一張沙發上，倒在那裏，目定口呆的。

「我們快走！」阿寶說。

他們一窩蜂似地走了，不但留守在那妖精家中的人全部走掉，而且連在街上分佈埋伏着的那些打手們也全召走了。他們要回到老板的身邊去增援。

當他們趕到黃老板身邊的時候，李毛自然已經不在那裏了。看着黃老板的屍體，他們也不知道該怎辦。報警似乎不是一個辦法，然而假如不報警，也是不行的。他們聚在一起商量着，大家都提出不同的主意，結果還是決定報警。不過，他們也決定不把眞相告訴警方。他們祇能夠說他們是完全不知情的，不知道是誰殺死黃老板，也不知道究竟是爲了甚麼。他們絕對不能提到李毛的名字的。

而另一方面，李毛却已經到達了那個婦人的家了。他並沒有去按門鈴。

他祇是從身上取出了一片薄薄的鐵片，插進了鎖舌與門鎖之間，用力一推。「嘩啦」一聲，那度門就給他推開了。

這一下，那門鎖也可能給他弄得半壞了。總之，他是已經推開了門，就這樣衝進屋內。那度門是擋他不住的。

那婦人就在廳中，手中拿着一把刀。

那是一把菜刀，顯然是從厨房裏拿出來的。大概，阿寶他們走了之後，她徬徨無計，就祇好拿這把刀出來自衞了。

李毛用脚把門踢上，對她微笑道：「對不起，媽媽，我來遲了！」

「別叫我媽媽！」

「天下間想再找到你這樣一位好媽媽也難了。」李毛微笑：「送羊入虎口的好媽媽！」

「不要過來！」那婦人兇狠地擧着菜刀，現在，她那張尖利的咀巴，也再說不出甚麼討便宜的話了。

「你已經沒有了女兒，如果把我劈死了，那豈不是連兒子也沒有了！」

「李毛，你快點走！」她惶急地說：「他們──他們知道你來！他們快要來這裏捉你了！快走！」她完全不知道黃老板那邊發生了甚麼事，阿寶並沒有告訴她，李毛也懶得告訴她。

「謝謝你的關心。」李毛嬉皮笑臉地：「不過，你可以替我放心，我知道他們已經走了！他們走了我才來！」

「李毛，你究竟想怎樣？」她擧着刀子，不斷後退着，直退到了牆邊，無可再退了。

「我已經說過了。」李毛說：「我是來跟你談談的，我想知道張小娟是怎樣死的，而你還沒有告訴我！」

「這不關我的事。」她說：「這都是黃老板幹的好事，是黃老板逼死他的！」

「說得詳細一點。」李毛說道：「我現在有的是時間，我們可以詳細地談一談的！」

那婦人連忙把經過說出來，但是說得不及黃老板所說的那麼詳細，她祇是說，是黃老板以老華僑的身份出現，要把張小娟嫁過去。後來她說道：「我祇是爲了想要一筆錢！黃老板也不是想娶她，他不過是想玩玩，玩完之後就丟掉，小娟還是你的！」

「唔，玩完了才給我，眞有我心！」李毛冷笑：「但你的算盤却打不响呀！以後呢？以後又如何了？」

「我──也不知道他們怎麼攪的。」那婦人吶吶着：「黃老板叫我勸勸小娟，說甚麼小娟要揭發他的秘密！黃老板也答應不再逼她了，但小娟還是死掉！」

「張小娟怎麼會死的？」

「我也不知道。」她說道：「死了就是死了！」

「你的女兒死了，你也不想追究？」

「人已經死了，追也追不回了，何苦呢？」她嘆一口氣：「總之我的命太苦就是了！」

「我看你實在也不是因爲人死了就追不回。」李毛說：「而是因爲黃老板補了一筆錢給你！」

「他倒是很講道理的，他也補回了一筆錢給我！」

「唔，錢，有錢就甚麼都行了！」李毛冷笑着，伸手進袋裏一掏，掏出了一枚金幣，在手中拋着：「這是金子，也是錢，你要不要？」金幣一上一落，耀着她的眼睛。

「我是不會要你的錢的！」

「你也知道小娟不是自殺的！」李毛

說。

「人已死了，追究甚麼？總之，這也不關我的事，你要追去追黃老板好了！」

「我已追過他，他已經死了！」

「甚麼？」那婦人的眼睛睜得大大的，在這一刹間，她就像要暈過去了似的。

「黃先生已經死了。」李毛再說一次：「所以你用不着担心他了！」接着忽然用手掩住咀巴：「噢，糟了，這是我的秘密，本來我是不應該告訴任何人的，我却告訴了你！現在，你知道我是一個殺人兇手了！」

「你放心！」那婦人連忙奉承地說：「我──我是不會洩露你的秘密的！」

「你眞好。」李毛說：「不過，我却不放心，認識了你這樣久，你就從來沒有對我好過的！」

「這──這一次不同了。」那婦人吶吶着：「這──這一次，我會──我一定會爲你守秘密的！我──已經悔改了！」

李毛冷笑：「如果你也死了，我不是更睡得安心了嗎？」

「不要殺我！」那婦人哀求着，但是，看李毛的眼色，她就知道，她的哀求是無效的，於是她又把刀子擧了起來，瞪着眼睛喝道：「你──不要過來！我不客氣的！」跟着她又尖聲大叫：「救命！救命！殺人呀！」

這一叫，却等於是加速她的死亡了，因爲她這裏是有鄰居的。還好，爲了對付李毛，窗簾都已拉上了。

李毛的手一揮。金光一閃，她的身子打了一個轉，倒到一張桌子後面，看不見了。祇有她的雙腿在桌子旁邊伸了出來，一搐一搐地撑動着，就像一隻剛剛被宰了的鷄，仍然有一點氣。

李毛繞到桌子後面，低頭看看她：「唔，也好。」他自言自語地說：「喉嚨斷掉了，那你就到閻王那裏去報到的時候，也沒有那麼多話說了！你從來最令人討厭的就是那張咀巴！」他轉身走到門口，拉開門，出去了，又把門關上，慢慢地拾級下樓，一面自言自語着：「現在，我該到那裏去好呢？」

× × ×

另一方面，阿梅正在離開夜總會。又是像上次一樣，換上了便裝，手中提着那隻化粧箱子。

經過停車場的時候，她又看見了有一部車子停在停車場中，馬達開着，車中坐着三個人。像昨天晚上一樣。

阿梅一時窒住了步子，心裏有點慌了。因爲昨夜她曾和李毛睡在一起，現在，她是沒有那麼理直氣壯了。

那部車子的門打開了，除了司機之外的兩個人下了車，向她走過來。這就是二個黃老板手下的打手。黃老板手下的打手，她差不多都認得的。有時，黃老板到夜總會來捧場時，他手下的這些打手，就坐滿了一桌子。

「阿梅。」其中一個臉上有點痳皮的嬉皮笑臉地道：「怎麼今天晚上這麼早就下班了？我們想捧場也都趕不上了！」

「明天吧。」阿梅說：「我今天晚上有點不舒服！」

「讓我們送你回去好了。」另一個說：「送大歌星回家，也是一種光榮！」

「我不要你送！」

「來吧，阿梅！」痳臉的一個說着，執住了她的手腕，另一個則摟住她的腰。

「我嚴重警告你們──」

一件尖尖的東西抵住了她的肚子，痳臉的一個警告地說：「你最好別跟我們惹麻煩，否則，白的進去，紅的出來！」

「你們究竟有甚麼事？」阿梅問。在刀子的威脅之下，她不敢掙扎了。

「有個人要跟你談談。」

「誰──要跟我談？」阿梅顫着聲音問那人。阿寶警告她，如果見到李毛而不做聲，會用刀片對付的，也許，他們現在就是打算用刀片來對付她了。

「上車再說吧！」那人道。

「我警告你們。」阿梅說：「今晚有一個警司約了我宵夜，如果你亂來──」

那人笑了起來：「嚇，警司！眞够威風！不過也不要緊的，跟我們談過了之後，你再去跟你這位寶貝警司談好了！上車吧！」

「好──吧！」阿梅祇好點點頭，跟着他們上了車。在上車前，她絕望地四面望望，停車場中却沒有任何人在着，沒有人看見她上了這部車子。

車子一開出了停車場，那拿刀的人就伸手到阿梅的胸前，在她的乳房上揑了一下。

阿梅「哇」的叫了起來，手掌一揮，就在他的臉上摑了一掌。那人咒罵一聲，也在阿梅的臉上還了一掌，阿梅那一掌打得不太重，他這一掌，却把阿梅打得發暈，臉頰上也留下了五個怒紅的指印。

「你以爲你是甚麼貨色？你以爲你比妓女好很多嗎？」

另一邊的一個，把手伸進了她的裙下，有所探索，那一掌便使阿梅仍然在發暈，因此她也不會把腿子合上。那人探到了他要探的東西。一隻手指也差不多進去了，阿梅才恢復過來，她連忙哭叫着掙扎起來，便奮力把那隻手推開，緊緊地把腿子合了起來。

那人的手又改向她的胸部襲擊，阿梅連忙撑拒，第二個也來了，兩個人共有四隻手，阿梅祇有兩隻手，她推得開兩隻手，又有兩隻手到達目的地。而且到達目的地的手是毫不留情的，揑得很用力，阿梅大聲地哭了起來。

開車那一個說：「喂，你們來開車好不好，讓我也來湊湊興！」

「你停車過來好了！」其中一個後座的打手吃吃笑。

「不要停車！」另一個反對：「到了她家再慢慢來也不遲！」

「對了。」在慌張之中，阿梅在那慌張中連忙作緩兵之計：「先──先到我家吧，到了那裏我給你們……我會好好的對你們！」

「一言爲定，不要反悔，你答應了的！」那人吃吃笑着。

「我……我答應你們！」

兩個人都停了手。

「你們……你們爲甚麼這樣做？」阿梅淚流滿面地：「我究竟有甚麼地方對你們不起？」

沒有人回答她，車子如飛地馳行着。

「黃老板呢？」阿梅說：「讓我跟他談談吧！」

「你有機會跟他談的。」拿刀子的那個打手得意地吃吃笑着：「不過，你對他投訴也沒有用，我可以保證，黃老板不會罵我們的！」

「我……究竟有甚麼對你們不起？」阿梅哭得更傷心了，心慌意亂，使她的手脚也變成冰冷。

沒有人向她解釋。

車子以高速飛馳着，不過又不高到超過法律限制的程度，因此阿梅希望有交通警察來干涉，但這個希望也不能實現。

車子終於到達了她的家，但是沒有停車，因爲行人路上有一雙男女正在步行着。車子再兜了一個圈回來，那雙男女不在了，街上已沒有人，車子在她的家門口停了下來。

「小心點。」那把刀子又抵住了她的腰間：「你不要亂叫！要不然……」

阿梅飲泣着點頭。在她的旁邊，接近行人路那一個打手首先推開門下了車，伸出手扶她下去。阿梅一下了車，他就伸出手去，緊緊地摟着阿梅的腰。另一邊那一個也跟着下來了，刀子已抵着她的腰，阿梅根本就沒有逃走或者呼救的機會。

「小心一點！」那拿刀的人警告着：「現在乖乖地上去！」

很可惜，阿梅住的並不是那些現代化的大廈，而是那種半舊式的四層高樓宇，樓梯是獨立的，一梯兩伙，請不起管理員，阿梅也無法向管理員求救了。

開車的那個打手跟着下來。他那二個同伴一左一右地押着阿梅上樓去，他就跟在後面，不斷地用手在阿梅的屁股上摸着。他也不肯吃虧的。他那兩個同伴老早已經得到了甜頭，現在他也要得回一些。

阿梅心慌意亂，祇是在想着辦法脫身，也隨他摸去了。

但是怎樣脫身？樓梯沒有人，如果進了屋，她是更加有如一塊俎上之肉了。可是，刀子正抵在背上，也不由得她不開步走的。

他們很快就到達了阿梅的門口。

「開門！」

阿梅盡可能多花時間在手袋裏找鎖匙。可是機會是太微了，她住在頂樓，樓下的人不會上來，她唯一的希望，就是她隣家的人會在此時開門出來。但是這希望也不大，她知道隣家的人大清早就要上班，睡覺時間在她來說雖然還早，對隣家的人來說，則是已經很遲了。

右邊的人不耐煩地把她的手袋奪了過去，找出鎖匙來。匙串上祇有三條鎖匙，試到第二條就把門開了。他們進入了屋中，大門關上，阿梅的一切希望，都告斷絕了。

「不要開燈！」開門的人命令：「先去把窗簾拉上！」

開車的去把窗簾拉上了，電燈開亮，三個人就像餓狼看着一隻兔子似的看着阿梅。

「你們……究竟想怎樣？」阿梅又流淚起來了。

「我們想怎樣？在車上不是已經說好了，而且你也已經答應了的嗎？」

「不要吧。」阿梅梨花帶雨地：「如果你們要錢的話，我可以給你！」

「我們不要你的錢，我們祇是要你像對李毛一樣來對付我們，你要錢的話，我們反而可以給你的！」三個人哈哈大笑起來。

「喂，先把她剝光呀！」開車的一個舐着唇皮，說道：「我倒要看看，這個沒有人能弄到手的聖潔貞女，究竟有着一些怎樣特別的本錢！」

「脫下來！」拿刀的人擺擺手上的刀子。

「不要。」阿梅哀求着說：「請你不要開玩笑！黃老板有甚麼誤會，讓我來跟他解釋好了！」

「你有機會跟他解釋的。」那人說：「黃老板晚一點就來了，不過，他命令我們把你剝光了等他的，如果我們不照辦，那他就會對我們有所誤會了！」

「跟她瞎扯甚麼？她不肯脫，讓我來替她脫好了！」開車的一個把衣袖拉起來，向阿梅走過去。阿梅慌忙地退後，走廊是一個空檔，沒有人攔阻，她就轉身逃了進去，那人叫着：「讓我來！」也跟着追了進去。

「剝光了再帶她出來！」廳中那二個人哈哈笑着。

那人進去了。

在廳中那二個人聽見掙扎的聲音，而且掙扎得很厲害，同時，還有拳頭砰砰地打在身上的聲音。

「喂！」廳中那二個人叫道：「別打得太重，這是一個女人，不是沙包！」

房內「隆」的一聲，有人跌倒在地上的聲音，跟着就是寂然。

「喂，不要亂來！我們是叫你把她剝光拉了出來，老板未到之前，你不能亂來的！」

再沉默了一下，兩個人忍不住了，站起來，正要向房裏走進去，阿梅就出現在房門口。她囁嚅地說：「他——他已經死了！」

「他甚麼？」兩個人震驚地叫道，衝進走廊。他們經過了阿梅的身邊，直向房門口裏衝了進去。

第一個人剛一踏進門，那個開車的就飛了出來。一霎眼間，這人祇看得到，他這個開車的同伴是已經頭青臉腫，嘴角流着血的，一隻眼圈已經瘀黑了。這人是飛出來，而不是撲出來的，就像他已經暈了過去了，而房間裏有人把他提了起來，向外一丟！下一霎間，他們已經迎面撞了個正着，額頭撞額頭，鼻子撞鼻子，而且飛出來的人，一隻膝蓋還湊巧撞中了他的胯下。兩個人一起在地上倒了下來。

這一撞，直把那最先踏進房門的打手撞得昏天黑地，痛不可當，一倒下了，就再也爬不起身了。

第二個人窒了一窒，房裏就跳出來了一個大漢。這是一個英俊而高大的男人，身上的西服穿得很漂亮，新欵而畢挺的，那張臉英俊之中，也帶點粗獷的氣味，充滿了男兒本色的，並不是那種小白臉型的英俊。

這個人說：「你們眞沒規矩！小姐的

房間，怎能夠亂闖？」

「司馬洛！」阿梅興奮地叫着：「打他！打！打！」

這個人看見勢色不對，就向司馬洛揮出了一拳，司馬洛不慌不忙，一側身閃過了，一手搭住了那隻拳頭，順勢一拖，那人失去平衡，收不住去勢，就直向前面仆了出去。

他半跑半跌地直衝到了走廊的末端，撲面撞在那牆壁上，又給牆壁彈了回來，已經撞得半昏的了。

但他仍然勇猛地再撲向司馬洛，兩隻拳頭伸在前面。

司馬洛仍然不與他作正面衝突，祇是一側身，又讓他衝過了，但是在下盤却伸出了一隻脚，在那人的脚上一絆。那人又失去了平衡，向走廊的另一頭仆過去，這一次則是仆出了客廳中了。

他更加暈上加暈，掙扎着要爬起身：「蓬！」一隻脚蹬中了他的背心，他又仆了下去，這一次，就是連爬起身也有點麻煩了。

阿梅拍起掌來：「打得好，司馬洛，打得好！」她實在痛恨這幾個人，她的身上，也幾乎給他們摸得瘀了，有人來替她大大地出氣，那當然是一件好事。

三個人都倒在地上爬不起來了，司馬洛却還是氣定神閒的，連衣服也沒有皺。他轉問阿梅：「這幾個傢伙，應該怎樣處置呢？把他們交給警察嗎？」

「不！」阿梅連忙反對：「把他們趕出門外好了！」

司馬洛也遵從她的吩咐，把他們逐個抓起來，打開大門，推出門外，推下樓梯，然後再關上了門。

「司馬洛，怎麼你這樣早就來了？」阿梅拉着他的手。

「我是來早了一點！」司馬洛說：「你打電話給我，說有要緊事，我當然要趕着來了。」

「怎麼你不到夜總會來找我？」

「對不起，你知道，我不愛聽那種歌的！」

「是的。」阿梅吸着嘴：「我知道我的歌是唱得不大好的！」

「實在不是你的歌唱得不好。」司馬洛說：「祇是我不喜歡聽你那種時代曲，老是情情愛愛的！」

「有甚麼歌不是情情愛愛的？」阿梅說。

「但起碼該變得出一些新花樣來呀。」司馬洛說：「你們呢，却是甚麼新花樣都沒有！」

「這倒是眞的！」阿梅有點慚愧地。

「現在，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司馬洛說：「你告訴我吧！」

阿梅說：「你坐下來吧，我們慢慢地說，你要不要吃點甚麼？」

「我在飛機上已經吃過了。」司馬洛說：「你說好了！」

阿梅還是去斟來了一杯酒：「你是最愛喝這個的，是不是？」

「對了。」司馬洛點頭：「你的記性倒是不壞的！」

「這樣一位好哥哥的愛好，我當然不會忘記。」阿梅聳聳肩：「剛才你也果然做了一位好哥哥應該做的事！」

「這是輕而易擧的事。」司馬洛說：「你甚麼時候需要我，我都會來的！」

阿梅聳聳肩道：「這件事，是和李毛有關的！」

「李毛？」司馬洛說道：「哦，我聽說張小娟已經死了，那麼，李毛已是你的了！」

「別這樣說。」阿梅黯然低着頭：「李毛這一次闖了大禍，我看祇有你可以帮忙他！」

「告訴我吧！」

阿梅告訴了他，是盡她所知的告訴了他。當然，她還不知道李毛已經闖了更大的禍，已經殺掉了兩個人。

司馬洛聽她說完了之後，拿出香烟來，阿梅替他點上了，他深深地吸起來。終於，他說：「你是要我帮助他把仇人找出來嗎？」

「不。」阿梅說：「我是叫你勸勸他！他一定會去亂殺人！他不能這樣做的！祇有你的話，他也許會聽！你和他的爸爸有很深的交情呀！」

司馬洛苦笑起來：「好像你還不了解這個人似的。李毛這個人，連他自己的爸爸的話也不聽，他會聽我的？」

「但你帮過他不少忙！」

「他現在究竟在那裏呢？」

「我不知道！」阿梅徬徨地搖頭。

「你也不知道到那裏才可以找到他。」司馬洛說：「照這樣看來，他是暫時不會回來找你的，除非他已經殺盡了那些人，或者是給人殺掉了！」

「你去找他！」阿梅說。

司馬洛又深吸着烟：「這麼大一座城市，到那裏去找？」

「他一定會去找黃老板的！」阿梅說道。

「難道我到黃老板那裏去說，我是來帮他的，就坐在黃老板的身邊去等他出現嗎？」

「你可以另外想辦法呀！」

「如果他沒有來過這裏，那麼我會在這裏等他。」司馬洛說：「這裏是他一定會到的地方！但是，他却已經來過了！」

阿梅徬徨地在屋裏轉來轉去，無法安心地坐下來。

「你知道還有甚麼地方他會去的嗎？」司馬洛吸着烟問。

阿梅又是搖搖頭。

「我看祇好在這裏等一等了。」司馬洛說：「現在你也有點麻煩了，我替你打了黃老板幾個手下，他們一定會再來找你的！」

「你害怕嗎？」

「我並不害怕。」司馬洛說：「但除非我等在你的身邊，否則你是會有很大麻煩的！」

「我也不怕他們！」阿梅盛氣地說。

「別傻吧。」司馬洛道：「你是絕對鬥不過他們的！」

「那你認爲應該怎辦？」阿梅問。

司馬洛一時也回答不出來；目前的情形，似乎不是他的能力所能控制的，多給他一點時間，也許他可以想出一個辦法來，但現在則是太匆忙了。

就在他想到一個辦法之前，門鈴也就響了起來了。阿梅向門口瞥了一眼，猶疑地看着司馬洛。她說：「他們又來了。」

司馬洛搖搖頭：「他們來，是不會按門鈴那麼斯文的！不過，還是讓我去開門吧！」

他走到大門前面去，從門洞向外面張了一張，就把門開了。進來的不是別人，正是李毛了。

「李毛！」阿梅驚喜地叫了起來。

李毛沒有看阿梅，他首先是拉後一隻拳頭，準備擊向司馬洛，因爲他沒有料到，屋裏會有一個男人在着的。

接着他也認出了這個是誰人，不禁詫異地叫了起來：「司馬洛，是你！」

司馬洛微笑：「幾年不見你，你的氣色還不錯呀！」

「你怎會在這裏的？」李毛皺起了眉頭。

「我叫他來的！」阿梅說。

「爲甚麼？」李毛問。

司馬洛聳聳肩：「阿梅認爲我能夠帮你的忙呢！」

李毛仍然不悅地皺着眉頭：「我不需要甚麼人帮我的忙，這件事，我自己能夠解決！」

「你不知道他們剛才來過嗎？」阿梅焦急地說道：「剛才，如果不是司馬洛在這裏——」

李毛的眼光迅速地移到了阿梅的身上，關心地打量了她一遍問道：「他們有沒有——？」

「好在司馬洛已經來了。」阿梅猶有餘悸地：「昨夜的事，黃老板知道了，他叫他們來侮辱我！他們還會再來的！你敵不過他們！你這樣大模斯樣地上來按門鈴，他們一定知道！你以爲他們會不派人繼續在這附近監視着嗎？」

李毛得意地微笑着：「他們不會再來了！今天晚上，有兩個人死了！」

「你……」

「你的黃老板，還有那個老妖精，他們都是死得應有此報的！」

「你殺了他們？」阿梅打着冷顫。

「總之他們是死了。」李毛說：「黃老板的人，再也不會來麻煩你了！」

「因此。」司馬洛說：「這件事情，是巳經結束了！」

「還沒有結束。」李毛搖頭：「黃老板祇是一個，還有四個，我不能讓他們逍遙法外。」

「你剛才究竟去做過甚麼？」司馬洛問。

「我去找黃老板。」李毛說：「開心見誠地和他談了一遍。他也很合作，他把一切都告訴了我！」他把黃老板告訴他的內幕，對司馬洛和阿梅覆述了一次。

「原來是這樣的。」阿梅感嘆地：「原來你沒有猜錯！」

「於是，」司馬洛說道：「你就殺死了黃老板，而且還跑去把他的繼母也殺掉了！」

「如果換了是你，你又會怎樣做呢？」李毛說。

「還有那四個人，你也一樣要去把他們殺掉？」司馬洛說。

「你會這樣做？」李毛問。

「李毛，你不能這樣。」阿梅說：「即使你把他們殺光了，你會成爲殺人犯，殺人犯要問吊的，你不替我着想，我以後的日子怎樣過呢？」

「不！有些事情是非做不可的！」李毛說。

「如果你問我的意見，」司馬洛說：「我也贊成你別幹下去了！這四個人，我雖然很少在本地混，我也聽過他們的名字了，我也知道，他們是不好惹的！」

「你也是這樣說？」李毛詫異地看着他：「如果換了是你，你也是會一樣幹的！別告訴我，你就從來沒有殺過人！」

「我和你是不同的，」司馬洛說：「我並沒有太太，亦從來不打算娶妻，我不需要爲我的家室顧慮，你却是一直都打算成家立室！正如阿梅所說，如果你成爲了殺人犯而被問吊，那阿梅怎辦？」

阿梅掩着臉，哭了起來。李毛走過去，輕輕地擁着她，無限難過地說：「對不起，阿梅，但我認爲你應該了解我！」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阿梅躲在他的懷中，哭泣着。

「你也知道我和張小娟的事吧？」李毛對司馬洛說：「她那個養母！如果不是我在保護着小娟，她巳經把小娟賣去作妓女了！我一直盡了我的能力供她需索，我供給小娟的伙食，供給小娟的教育費！我花了這許多心血，使小娟好好地長大了，使她成爲一個正常的，有希望的人。現在，小娟死了，而且她是爲了我而死的。如果她向黃老板屈服，那她現在是仍然會活着的，但她不肯屈服，她死了，如果我不替她復仇，她不是死得太寃枉了？」

李毛長篇大論地在說着，而他也說得很有道理。不錯，有些事情，是非做不可的。

「但你巳經替她殺死了黃老板。」司馬洛說道：「你巳經殺死了她的養母，那巳經很够了，實在，這兩個人才是禍首。另外的那四個人，他們可以說是逼不得巳的！」

「你是在同情他們嗎？」

「我並不同情那種人。」司馬洛說：「我祇是在替你和阿梅兩人着想！」

「不行！」李毛堅決地揮着拳頭說道：「我一定要殺死他們！我一定要殺死他們，我一定要！」

司馬洛聳聳肩：「我仍然懇求你考慮清楚。你還有一個做法的，那就是帶了阿梅，到另一個地方去，過新的生活。這一點，我可以爲你安排！」

「現在似乎巳經太遲一點了。」李毛說：「正如你所說，那四個人也不是善類，黃老板巳經死了，他們一定知道，下一步，我也會去找他們！他們不會逃走的，而他們也不會捨得丟下一切逃走！剩下來的辦法，就是先把我殺掉！他們是不會放過我的！」

阿梅是仍然贊成司馬洛的提議的，她說：「也許，我們離開了這裏之後——」

李毛搖搖頭：「他們不會放心的。黃老板不逼張小娟，張小娟是應該是不會去對付他們的了，他們還是不放心！何況是我！」

「你說得有點道理。」司馬洛說：「但是，假如你們逃到一個他們找不到的地方——」

「這樣就永遠要生活在恐懼中了！」李毛說：「我們永遠要提防他們找到來的！」搖搖頭：「不行！」

司馬洛一攤兩手：「我是巳經盡了我的能力了！你考慮清楚吧！」

李毛點點頭道：「我考慮吧！我相信總有一兩天時間考慮的。」

司馬洛打了一個呵欠：「我也要休息了！讓我去找一間酒店。」

「你住在這裏吧，司馬洛！」阿梅熱心而好客。

「不，」司馬洛笑了起來：「我不想在這裏碍手碍脚，有些場合，是連老朋友也不受歡迎的，這一點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我們哪裏還有心情攪這個？」阿梅嘆了一口氣。

但，她雖然是這樣說，實情却不是這樣的。半個鐘頭之後，當司馬洛打電話回來，告訴阿梅他住在哪一間酒店，以及酒店的電話號碼與房間號碼的時候，她和李毛，又巳經相擁一起躺在床上了。

阿梅從被子裏伸出一隻手來聽電話，司馬洛也是很識時務的，他並不多說，祇是把要點說了出來，就收了綫。

阿梅也把電話掛回了，那隻手臂又縮回了被窩之內，那被窩動了起來，床褥也在吱吱地響着。

阿梅的呻吟聲從被窩內傳出來，銷魂的呻吟聲，而被子仍然在繼續動着，這種劇烈的運動，使得被子不容易維持在原位了。被子漸漸地滑開，有兩條裸着的腿露了出來，其中一條腿是屬於阿梅的，這條腿的膝蓋是朝上的，而這條腿，一掙一掙的。

最後，這條腿高高地舉了起來，抽搐着，脚掌向着天空。然後，她長嘆了一聲，這條腿便放鬆了，慢慢地放回下來。

這時候，阿梅才有空伸出手來，把被子拉正了。那張被子又把他們兩個蓋住了。他們現在靜了下來，一動也不動，好久也沒有做聲。銷魂之後那一刻，是無聲勝有聲的。

最後，又是阿梅首先開口的。阿梅幽幽地說：「李毛，我眞快活，我相信，我這一生，是不會再有別個男人的了！」

李毛祇是苦笑：「我也覺得很對不起你，阿梅，但，這是命運的安排！」

「我眞希望能够和你一起逃到一個沒有人找得到我們的地方。」阿梅說：「但是，我不會影响你的決定！你決定要做什麼，你就決定好了！我會永遠記着這兩夜，因爲這兩夜，你眞正是屬於我的！」她好像在唸出文藝小說的對白，年輕女人對這一件事的看法，總是很羅曼蒂克的。

「我還沒有決定我要做什麼。」李毛說：「你也知道的，我還在考慮！」

阿梅祇是擁着他，好像一隻八爪魚一般似的緊緊纏着他，閉上了眼睛。

× × ×

阿梅第二天晚上並沒有上班，她祇是躲在家裏和李毛在一起。現在上班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了，李毛才是最重要的。

李毛在接近午夜的時候暫時離開了她，到街上去散散步。他說他要獨自一個人，去把這件事情想得清楚一點。

他這一次的散步，後來却是使他十分之後悔的。

阿梅所住的那一條街是很僻靜的，轉出了這條街，隣街是更加僻靜了，而且那邊的燈光很暗。

李毛轉進了隣街的時候，有一個女人正在街的末端獨行着，手裏拿着一隻報紙的包裹。

忽然，事情就發生了，發生得很突然，很快。一個大漢霍的從一個巷口的陰影裏跳了出來，一手就把那女人手中的包裹搶了過去，轉身就跑。那個女人尖聲大叫起來：「搶東西！搶東西！」

李毛的反應是本能的。他喝一聲：「不要走！」就拔步追去。

那個大漢跑得相當快，但是李毛追得更快。轉瞬之間，兩個人巳經跑了一條街，而李毛這時巳經追得很近了。

那大漢眼看着逃不脫了，便把那隻包裹丟下了。很自然地，李毛就停下來，拾起了那隻包裹。在這個情形之下，捉賊是並不重要的，最重要還是物歸原主。

這一停止，那個大漢便閃進了黑暗中，不見了。李毛拿着那隻包裹，向着來時的方向走回去，準備交還那個女人。照道理，那個女人是應該也跟隨着他逃走的方向找來的。他們又沒有跑很遠，也沒有轉彎，大家應該不至於散失的。

可是很奇怪，李毛並沒有看見那個女人，而當他回到了原處時，那個女人巳經不見了，好像空氣一般地消失無踪了。

李毛不禁呆在那裏。現在怎辦好呢？這個包裹又不是他的東西，找不到原主，他沒有理由拿走的。看來，他還是在這裏等一等的好，等了一段時間，如果那個女人仍不出現，他就祇好去報案，把這隻包裹交給警方去處理了。

他在心裏嘆息着。本來他是想到這外面來清靜一下的，却想不到又惹了這種麻煩，比較躲在阿梅的家裏更不得清靜了。

他像一個儍瓜似的呆呆地站在那裏，等了幾分鐘，他沒有看見那個物主出現，正遲疑着時，就有一部車子轉了街口。那是一部巡邏的警車。

這正好了。

李毛上前一步，那警車到了他的面前，幾個警察匆匆地跳下來，如狠似虎地包圍着他！

「別動，搜身！」

「我正在要找你們——」李毛遞出那隻包裹，說着。

「別多說，轉過去！」二個警察不由分說地捉着他，把他推轉身，搜起身來，另外二個警察則巳接過了那個包裹。

身上搜不出甚麼，那接包裹的一個說：「這包是甚麼？」

「這包東西不是我的——」

「別多咀！」那個警察說着，就和他的同事動手把那隻包裹拆開來。

這個時候，李毛就知道他是惹了很大的麻煩了，比他料想中更大得多的麻煩，但是現在知道巳經太遲了，警察圍着他，他要逃走也不行的。（未完・三）

武林羣雄束手無策，葉楚雄毅然決定停開壽宴，決前往苗疆一行，當面向毒龍索取解藥。

座中忽響一聲佛號，道：「葉檀越不可造次，老衲認為葉檀越必定見不到毒龍，徒勞跋涉猶自小事，而且遠水救不了近火。」

羣雄轉眼望去，見是五台高僧超空禪師。

葉楚雄不禁一怔，道：「老禪師必有所知，何妨見告，請示愚昧。」

超空禪師合掌答道：「老衲認為毒龍必隱身雙燕堡近處，丘少施主雖有凶而無險，莫非他也志在返魂珠！」

「什麼？」九指雷神桓齊詫道：「返魂珠與丘少俠有何關連？」

超空禪師高喧了一聲「阿彌陀佛！」道：「桓施主，你誤會了老衲之意，老衲來此途中耳聞一項傳說，當年葉堡主無意獲得一粒返魂珠，恐惹來殺身之禍，乃什襲珍藏秘不外洩，也許毒龍此舉意在逼使葉堡主取出返魂珠救治丘少施主。」

葉楚雄暗中心神一震，苦笑說道：「此乃無中生有之事，葉某何來返魂珠，迄至如今，葉某尚未見過返魂珠是什麼形狀的？」

超空禪師合掌道：「老衲嘵舌罪過，還望葉檀越見諒！」

九指雷神道：「老朽亦耳聞其事！」

葉楚雄道：「桓山主，難道令嫒染疾在身，非返魂珠不治，我會眞個吝嗇不借與麼？」

桓齊道：「來此之前，桓某尚有所疑，如今已是釋然，但其中道理仍然難解，唉，如不找到燕雲三梟甚難水落石出！」

葉楚雄道：「葉某已遣出人手打探三梟行踪，迄未見回報。」他自覺有生以來尚未遇上如此棘手之事。

須臾，忽見內巡總管菊雲疾奔而來，說道：「稟堡主，屬下接獲飛鴿傳書，發現燕雲三梟行跡，落在百里外象埔大羅山中。」

葉楚雄不禁精神大振。

葉玉蓉道：「爹，女兒意欲前往將燕雲三梟擒來！」

立時鄧雅飛、金獨白亦趨前請令。

葉玉蓉似對鄧雅飛、金獨白並無好感，心底泛起一股無名厭惡，拉着程映雪道：「我們走！」蓮步如飛離去。

九指雷神桓齊道：「老朽願助一臂之力，兩位少俠願否與老朽同行。」

鄧雅飛、金獨白還有什麼不應允之理，向葉楚雄告辭隨着九指雷神桓齊疾奔而出。

二女出得宅院，程映雪嗔道：「蓉姐，九指雷神桓山主對燕雲三梟恨之入骨，決難坐視，妳我何必多此一舉。」

葉玉蓉正容道：「爲爹分憂，何出此言！」

「心腹之患却在苗疆毒龍，你我不在堡內維護安全，反而捨本逐末迢迢趕向象埔，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只怕苗疆毒龍門下緊躡在後，他們絕不容燕雲三梟落在你我手中。」程映雪忽回頭望了一眼，接道：「蓉姐，九指雷神桓山主、鄧雅飛、金獨白他們也來了！」

葉玉蓉道：「惹厭！」

程映雪道：「讓他們去，你我不如託言不去了。」

葉玉蓉搖首道：「這不好，我們快走吧！」

帶着兩婢六衞疾向堡外離去。

才出得堡外約莫四五里遙，進入山林小徑，忽聞去路傳來陰寒如冰笑道：「兩位姑娘何往？」

黃影疾閃，三丈開外現出六個面目深沉的黃衣漢子，爲首是一枯瘦如柴，雙掌泛青老者。

葉玉蓉叱道：「你等必是苗疆毒龍門下，阻住去路爲何？想找死麼！」

老者陰陰一笑道：「找死的恐是兩位姑娘，再要前進一丈，恐二位姑娘如丘象賢一般，死活難能。」

二女不禁花容失色，一想起丘象賢慘狀，不由怒得胆顫神搖。

這時，九指雷神桓齊及鄧雅飛、金獨白等飛奔而至。

仇人相見，分外眼紅，九指雷神桓齊揚手發出一蓬暗器，電漩星飛，滿天花雨般向六黃衣人打去。

× × ×

桓齊打出的手法極高，勁勢又疾，黃衣老者六人怎麼也沒想到九指雷神桓齊啞口猝然出手。

那蓬暗器影數又多，半空中相互激撞，爆裂一片烈火赤焰，沿着葉枝更爲火上加油，蔓延迅速。

苗疆毒龍門下六人紛紛騰空逃竄，遠離火勢之外。

轉眼之間，桓齊暗器所及之處燒成一片焦土，火勢立即熄滅，但空氣中除焦臭外尚有刺鼻腥味，不言而知那苗疆毒龍門下所撒佈的奇毒焚燬殆盡。

桓齊宏聲大笑道：「你等逃得了這一次，老夫還讓你有再次活命的機會麼？」

黃衣老者冷笑道：「桓山主，你那霹靂子雖然厲害，却難防我等奇毒，從此刻起，桓山主隨時隨地都有生命之危。」言畢六人身形紛閃疾杳。

九指雷神桓齊怒極，厲聲道：「老夫倘懼無形奇毒，怎配立足江湖！兩位姑娘咱們走，老夫保證二位毫髮無損。」

二女不敢失禮，襝袵一福道：「晚輩遵命！」

當先率領六衞二婢疾掠而出。

俟九指雷神桓齊一行奔出數十丈外，林木深處又閃出六黃衣人。

黃衣老者目凝遠處九指雷神桓齊等即將消失的身形，陰惻惻地冷笑道：「總有一天，必將你這老兒死在老朽無形奇毒之下！」

「尊駕錯了，你殺不了桓齊，更殺不得！」

語聲起自苗疆毒龍門下身後，黃衣六毒大驚，轉面望去，只見一金面人負手立在約五丈開外遠處。

黃衣老者面色一變，問道：「閣下為何說老朽錯了？又爲何殺不了他，殺不得他？」

金面人道：「苗疆毒龍所製百毒，雖與衆不同，厲害無比，但並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何況武林人之內，儘多不畏奇

珠緣佛劫龍鳳配

三梟得玉佛　難查幕後人

武陵客・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雙燕堡因翡翠古佛傳遍了江湖，四方豪傑紛紛至沓來，賀客絡繹不絕於途，堡內茶樓酒館、客棧更有人滿之患，衆豪俠的來意，想知道玉佛和返魂珠的眞相，九指雷神桓齊也來參加賀喜，先派門人婁敬龍前來，桓齊來賀喜有原因的，見到堡主葉楚雄問及返魂珠，傳說堡主借得該珠佔爲己有，是以有人命燕雲三梟帶呈玉佛呈獻堡主索還寶珠，因玉佛慧眼本是藏珠之器云云。而葉楚雄却否認有此事，苗疆毒龍亦派人送一紅漆木盒和書信，索取返魂珠，紅盒內盛着婁敬龍首級，因該珠是他鎮山之寶，婁敬龍參預此事，故殺之以儆愚頑，葉楚雄急請羣雄撤出大廳，清除書信毒粉，急謀對策……

老夫人道：「娘昔年未皈隱佛門之前，與你爹闖盪江湖時，無意結識一位苗疆高手，閒談中曾語及苗疆毒龍其人，似是姓郝，隱居在烟瘴瀰漫毒谷中，四外均是崇山峻嶺，深林榛莽，亘古未有人行，蛇豸橫行，凡人一入其地屍骨無存，幸他自成化外，不問外事亦不露面，其門下倆人已然出谷，採辦應用雜物食糧，付完銀錢後，掉首就走，從不與陌生人晤談，有次苗疆市集有一不良惡徒認爲毒龍門下好欺，無事生非，結果化爲血水而亡，自此苗疆毒龍之名不脛而走，見其門下無不畏之如虎。」

「如此說來，武林中只聞其名不見其人！」葉一龍道：「爲何此次苗疆毒龍竟遣門下出山爲惡不仁？」

老夫人道：「倘娘所料不差，那毒珠確爲他鎮山之寶，不知何故失去或另有原因，遣人四出查探甚久，竟如石沉大海杳無信息，此次燕雲三梟翡翠玉佛之事傳遍了天南，也許雙燕堡早有毒龍門下潛跡，目覩玉佛眼中紅珠，似是鎮山故物，即飛訊禀與毒龍知情，那知一步之差，玉佛璧還，三梟逐之離堡！」

葉一龍輕輕哦了一聲道：「那毒龍函中似有意責成爹與桓山主追出燕雲三梟的下落尋回失珠！」

老夫人頷首答道：「不錯，毒龍之意即是如此！」

葉玉蓉道：「娘，丘少俠身罹之毒除了返魂珠外就無法可解麼？」

「萬物相去相尅，或有他物可治，不過我等不知道罷了，人之受命於天，丘少俠如命不該絕，定可逢凶化吉。」老夫人靄然一笑，說道：「蓉兒，丘少俠人品如何？」

葉玉蓉面色冷若冰霜，嗔道：「江南三英表裏相連，虛有其表，在女兒眼中均不屑一顧！」

葉一龍不禁朗笑道：「表裏相連，虛有其表，實是二而一，一而二，蓉姐爲何重複使用。」

葉玉蓉霞泛雙靨，站起扭着葉一龍便要打下。

老夫人佯怒，說道：「蓉兒不要淘氣了。」

葉玉蓉把手放開，嗔道：「娘，妳也太偏心了！娘不知龍弟多氣人，每次和他說話，不是愛理不理，就是頂撞得女兒體無完膚。」

程映雪抿嘴笑道：「看來蓉姐妳是受傷不輕，皮青肉腫了。」

葉玉蓉一聽，直氣得連瞪白眼，牙齒癢癢地。

葉一龍不禁展齒微笑，伸掌執着葉玉蓉纖手，道：「蓉姐請坐，娘在此也敢橫眉豎目，當心嫁不出去。」

葉玉蓉被其弟執住右手，頓感觸電般，不禁心跳臉紅，嗔道：「暫且饒了你這一遭！」

忽見一使女匆匆進入，禀道：「擁翠山莊丘少俠在賓舍內妄自主張服下解毒之藥，立即發作起來，神態駭人，堡主急得熱鍋上螞蟻般不停地亂轉，飛訊報與擁翠山莊丘老爺子知道。」

葉玉蓉忙道：「龍弟，雪妹，你我速去瞧瞧。」也不掙開手掌與老夫人告辭離去。

× × ×

丘象賢擅使淬毒暗器，配製毒器解藥均有獨到之處，不然年歲輕輕，何能揚名江湖？

但善泳者必溺於水，聰明反被聰明誤，獨自去堡內藥肆選了十數味藥草研成粉末服下。

他這一自作聰明，藥入腹中，只覺內腑宛如千百條毒蛇，如入沸油般滾躍翻騰，熱毒直沖腦門，面如火焚，大叫一聲跌翻在地，兩眼發直，如痴如呆，桓齊忽伸指疾點了丘象賢數處穴道，丘象賢立時仰面倒地。

毒之人，若盲目施展，恐弄巧成拙，貴門主志在找回毒珠，尊駕恐還不知桓齊等一行此去為了何故？」

黃衣老者道：「望請明告！」暗感金面人所言不無道理。

金面人道：「燕雲三梟行踪已現，此乃桓齊一行目的，若毒珠為桓齊得手，尊駕六位必死無葬身之地！」

黃衣老者面色一變，道：「閣下可是眞話？」

「信與不信，就端憑尊駕了！」

「閣下為何要相告老朽，難道閣下對毒珠無動於衷麼？」

金面人道：「我不畏奇毒，是以對毒珠却不屑一顧，我志在返魂珠，煩請轉告貴門主，毒珠找回，請立即轉返苗疆，不然莫怨我反臉無情！」

黃衣老者身後撲出一人，大喝道：「狂言不慚，在下不信你就不畏奇毒。」說時雙掌一翻猛推出去。

金面人不閃不避，待來掌距胸前不足兩尺之處，右臂迅如電光石火飛出，叭的一聲，雙掌接實。

苗疆門下忽目露悸容，面現痛苦之色，渾身震撼顫抖不止。

金面人冷冷說道：「我方才說過，武林之內儘多百毒不侵高手，諸位若倚仗用毒之能，恐金錢谷即是諸位葬身之地。」掌力猛吐，苗疆毒龍門下怪叫一聲，人被震飛出去三兩丈外。

只見金面人一鶴沖天拔起，身形如鳥般落入翳蔽參天密林中不見。

黃衣老者大驚，掠身震飛落地在同門面前，發現同門已是心脈震斷，氣絕身亡，不由駭然猛凜，聯手胡亂掘了一個坑落土掩埋。

天際遙處忽隨風送來一聲尖銳長嘯，黃衣老者面色一變，道：「殿主嘯聲相召，我們速走。」聯袂望嘯聲傳來方向疾掠如飛而去。

×　×　×

雙燕堡內居民仍是興高采烈等待堡主花甲壽慶，但葉楚雄羣雄似眼前籠罩着一片陰霾，窒壓心胸，只覺喘不過氣來。

丘象賢被送至一間密室，鐵柵防護，兩眼發直，不言不語，神態駭人似一頭猛獸般失去神智，隨時隨地都會擇人而噬。

葉一龍只覺理不可解，獨自離開家中向堡外行去，忽見白眉神駝莫潛閃身而現，躬身道：「公子意欲何往？」

葉一龍雙眉微皺，道：「為何江湖中事如此混亂，又為何發生在雙燕堡？這些本不關自已的事，但為人子者却不能不憂心，是以我要回到寶林寺靜思片刻，莫老不用相隨，自去與三兩知己喝上兩盅。」

「不！」莫潛道：「老奴奉命有責，不敢稍離須臾。」

葉一龍深知莫潛忠心耿耿，固執倔強，微微一笑道：「好，不過我要在軒內靜思，決難容人打擾，你只能守在牆外。」

莫潛道：「老奴遵命！堡外魍魅魍魎頻頻現踪，心懷叵測，老奴知一僻徑，可通寶林寺，不虞為人發現，公子請隨定老奴。」

葉一龍詫道：「還有秘徑，為何我迄未知情？」

莫潛笑笑道：「有許多事以不知為宜，生也有涯，知也無涯，這些瑣事無須公子預聞！」

葉一龍哈哈一笑，隨着莫潛走向一條僻巷，進入一幢破屋，屋周數畦菜蔬，碧綠青翠，悅目清新。

屋主係一雙老年菜農夫婦，見着葉一龍、莫潛入來，恭敬無比。

莫潛說道：「老奴須領公子取秘徑而行。」

老農忙領着葉一龍繞屋外柴房入去。

柴房內堆放着木柴、甘薯、山芋及畚箕、蘿担、耙鋤工具，零亂污穢不堪。

老農搬出一行堆積柴薪，地面現出一木板，積塵甚厚，任誰也無法發現。

莫潛揭開木板，只見石級階梯，道：「公子請隨定老奴下去。」拾級而下。

葉一龍詫道：「莫老，你何能知之，那一雙老農又係何人？」

莫潛取出一把夜行火摺，啪噠聲響過處，一道熊熊火焰升起，答道：「公子一定要問，老奴僅能回答這條秘徑僅有老奴及老農夫婦知情，堡主也矇然無知，事關重大，公子千萬不可洩漏。」

葉一龍雖暗感納罕，但知莫潛從不妄言，點點頭道：「我不說就是了！」

一路行去，只覺這條秘徑曲折坎坷，寬狹不一，草草鋤掘，並未修整，出得秘隧，原來是一片墳崗，黃坯青塚，宛如星羅棋布，佔佈了整座小山，墳崗外林木葱龍。

葉一龍發現這座墳崗小山就在寶林寺後，不禁大感詫異，張口欲言，莫潛封閉出口墓碑後似有所覺，面色微變，示意噤聲。

忽地，一叢林木內冉冉現出兩個青袍人，面上塗繪着五顏六色油彩，猙獰恐怖，與其說他們是鬼，毋寧說是飄浮，宛如紙鳶凌風，看似緩慢，其實迅疾無比，眨眼即至，相距三丈開外停住。

葉一龍活到這麼大，尚未見過如此活鬼，心中異常駭異，不禁望了莫潛一眼。

一雙青袍人悶聲不響，却兩道眼神逼注在葉一龍莫潛面上，似利刄般令人胆寒魂飛。

莫潛低聲道：「公子與老奴佯裝轉身圖逃，誘其追來，老奴才可一併誅之。」說着右臂迅疾無倫拉着葉一龍喝道：「走！」轉面凌空掠起。

果然——

一雙青袍人喉中發出刺耳怪笑，身如離弦之弩般電射追出。

莫潛帶着葉一龍身在凌空尚未下墜之際，實鬆手身形輪轉，彈腿迎向一雙青袍人撲去。

一雙青袍人大出意料之外，雙方撲勢勁急，距離又近，回撤已是不及，只覺一片如山潛罡襲來，四掌如迎堅鐵，驚呼之聲尚未出口，便已心脈震斷，叭噠墜屍在地，眼耳口鼻內鮮血齊噴。

莫潛忙取出一瓶，撒滿黃色藥末在屍體上，轉眼化成一灘黃水。

葉一龍立在丈遠處，面現驚詫之色，只見莫潛躍身而立，道：「公子什麼話也不要問，速去寶林寺內！」

主僕二人迅快到達寺牆之外，翻身入

內，葉一龍說道：「莫老，讓我靜思一兩個時辰，或可悟解雙燕堡為何面臨如此危厄！」

莫潛道：「老奴遵命，凡事不離因果二字，公子不明因果，恐難悟出其中的道理！」

葉一龍詫道：「莫非莫老知道麼？」

莫潛搖首道：「老奴不知！」

葉一龍望了莫潛一眼，道：「紙難包火，終須水落石出。」說着轉身走入靜悟軒。

×　×　×

書房內，巧手翻天衞童、無名叟及葉一龍三人低聲互談。

葉一龍將雙燕堡發生之事及此來相遇和盤托出。

巧手翻天衞童長嘆一聲道：「此乃一件武林懸疑，老朽兩人久在江湖，也不勝困惑，或許令尊已久有所知，却別有難言隱衷，即使令堂也未必知情。」

「家父莫非確藏有返魂珠麼？」

巧手翻天衞童略一沉吟，搖首答道：「未必。」接着太息道：「老朽只能是知返魂珠來龍去脈，數十年前有一雙武林高手，垂暮之年聯袂遍遊天下名山，偶經天山絕頂發現一座洞府，聞係前輩仙眞在此修練羽化飛昇之處。洞府深邃，禁制重重，一雙武林名宿嘗盡艱辛才到達修練丹室，發現壁上留有鐫言謂他留有一顆返魂珠及一卷秘笈留贈有緣，祗須揭開十六句偈語，方能取得。」

葉一龍問道：「十六句偈語寫的是什麼？」

衞童道：「事過境遷，這些却無關宏旨，那一雙武林名宿留在洞府三日並無所得，又無食物，只得記下地形偈句各自返回家中潛心推悟其意，武林中人均是血肉之軀，既非聖賢。更非神佛，貪饞愛欲之念怎能勘破，獨自潛往數次天山，但却空手而回，緣其未得偈語其解。如此一來那一雙武林高手只覺獨力難任，各自求人參悟，於是風聲漸傳遍開來……」

葉一龍道：「那一雙武林高手是正是邪？」

無名叟忽微笑道：「善惡正邪端在一念方寸間，凡晚節不終，令名不保，皆病在性為欲泊，心為物動之故，其後天山之行，刼殺紛生，屍填溝壑，那一雙武林名宿賫恨而終。」

衞童道：「不瞞公子，老朽兩人亦曾參與天山之行，當然還有其他武林高手先後登臨，一步之差，所需之物竟為人得手取去，洞內洞外積屍多具，血肉模糊，面目難辨。」

葉一龍道：「兩位前輩均已悟透偈語了麼？」

衞童搖首答道：「一知半解，碰碰運氣而已，無名老友並非同路，而且比老朽早去了一天。」

無名叟黯然嘆息道：「老朽只能告知公子，趕往天山洞府竟遇上一場慘烈搏殺，發現所求之物已為別人得去，而且分置三處。一藏玉佛，另兩處則分藏返魂珠及秘笈，到手之人顯然逃之已遠，而搏鬥之人均為幪面，不明身分來歷，老朽不欲捲入急急逃離，掠出洞外之際，忽遇一捧着翡翠玉佛幪面老者猝施毒手，老朽猝不及防，為此人震傷內腑墜向百丈絕崖之下，倖而不死，苟延至今。」

「認出此人麼？」

無名叟搖首答道：「未曾，事後聽聞甚多武林精英均喪身在天山之行，但三物却杳不知下落！」

衞童道：「話到此處，老朽此刻才明白當年天山之役，令尊或許亦參與其事，燕雲三梟身後主使，諒係當年掌傷無名老友手捧翡翠玉佛之人！」

葉一龍詫道：「怎麼我爹迄未提及，未必參與天山奪寶之行！」

衞童道：「老朽只是猜測之詞，並未肯定。」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

「屈指算來已有十六個年頭了。」

十六年不算太短，也不算長，斗轉星移，其中經過了多少滄桑，衞童神情似是不堪回首，長長嘆息一聲道：「無名老友，小弟不知那玉佛慧眼中却是苗疆毒龍鎭山之寶毒珠，看來事情竟是愈來愈離奇幻變，老友，你空有一身絕學才華，却已是無用之軀，心餘力絀，為之奈何？」

無名叟黯然地答道：「小弟並不希冀什麼武功秘笈及返魂珠，只是追查小弟恩人夫婦是喪生毒手，謀害在何人之手？並尋獲恩人子嗣下落，如心願得償，死又何憾？」

巧手翻天衞童不由哈哈一笑道：「老友，你莫非在痴人說夢麼？非返魂珠無法治好你那傷勢，兄弟獨力難任，看來此生無望了。」

無名叟不禁黯然神傷，凄然苦笑着不語。

葉一龍對無名叟有種強烈親切之感，心中着實替無名叟難過，道：「返魂珠誰也未見過，傳說中妙用未必不言過其實，言人人殊，晚輩却不信別無靈藥可治？」

衞童道：「公子之言甚是，須知世有靈藥，但可遇而不可求，只有一法可達成老友心願。」

「什麼方法？」

「覓一根骨秉賦上乘，心性品德絕佳的弟子，無名老友將一身絕學悉以相授，有事弟子服其勞，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病榻上無名叟笑笑道：「你又在寬慰小弟了！」

衞童正色道：「眼前葉公子正是極好人選，恕老朽直言無忌，雙燕堡目前正是多事之秋，葉堡主恐無法獨善其身，此後必刼殺綿綿，凶危難免，葉公子雖欲置身事外也不可能，就拿丘象賢而言，不測風雲旦夕禍福非我等所可逆料！」

葉一龍心中一動，道：「兩位前輩莫非是指雙燕堡刼運難免麼？」

衞童徐徐答道：「老朽臆測之詞不可盡信，風起蘋末却信而有徵。」

葉一龍略一沉吟，道：「晚輩請示家母後再作決定如何？」

無名叟忙搖首道：「公子不可請示令堂，老朽片刻之後便要離去！」

葉一龍不禁一怔，道：「前輩莫非不悅晚輩藉詞推托，其實……」

無名叟忙道：「公子不可誤會，老朽留此，若不愼被仇家發覺，恐為雙燕堡帶

來一塲滔天大禍，實非老朽初願，請公子見諒。」

葉一龍與無名叟一見投緣，搖首道：「前輩無須遽言離去，晚輩前已應允守秘，既然如此，容晚輩……」

言猶未了，忽示意噤聲，似有所覺，凝耳傾聽，只聽門外起了剝啄敲聲，葉一龍朗聲道：「莫老麼？」

莫潛應聲答道：「主母已至，請公子出見！」

葉一龍低聲詫異的道：「家母爲何來此，晚輩去去就來，兩位前輩務必等候晚輩！」

無名叟揮了揮手，頷首默允。

葉一龍抱拳躬身一揖，轉身啓門而出，帶上房門鎖上，只見莫潛立在花徑中相候。

莫潛道：「主母發現公子失踪才匆匆找來。」

葉一龍只微微一笑，轉過花徑，步入前軒，步上石階，即見老夫人獨自一人端坐室內，忙高聲道：「娘！」

老夫人面色微愠，道：「龍兒，你爲何不留下片言隻字回至寶林寺，害得爲娘命人四處尋找。」

葉一龍陪笑道：「娘，孩兒也這麼大了，又不是三歲孩童，何況又有莫老相隨，還怕孩兒走失不成？」

老夫人道：「胡說，若在平日又當別論，眼前雙燕堡大禍臨頭，災變迭生，萬一有甚失閃，爲娘怎能獨活，倘非發覺莫潛亦失去踪跡，娘才想到你們兩人取道秘徑而行，才匆匆趕來，你來此途中有否遇上阻攔？」

葉一龍遂將遇上一雙面塗油彩怪人之事說出。

老夫人面上立變陰沉，思忖良久，嘆息道：「雙燕堡已非靜居之地，你爹必重入江湖捲入是非漩渦，爲娘也要另擇清修之處，龍兒，娘並不希望你涉身江湖，但日後恐有不能．莫潛一身武功卓絕，勤加討敎俾能自保，娘也好安心。」

葉一龍吃了一驚道：「娘要離開雙燕堡麼？」

老夫人靄然笑道：「孩子，娘要離去還會不讓你知道麼？雙燕堡內上萬人烟，如遭池魚之殃，爲娘於心何忍，是以你爹和娘勢必離開麼？至於你避居在寶林寺亦僅暫時而已！」

葉一龍道：「娘，妳老人家對返魂珠之事知道多少？」

老夫人心神一震，和顏悅色道：「爲娘絲毫不知，或許你爹略知一二！」

葉一龍內心不信，道：「也許娘諱莫如深罷了！」

老夫人微微一笑，道：「好，爲娘要回堡去了，你今天不回去了麼？」

葉一龍道：「有秘徑之便，孩子隨時均可回堡，」說時面向窗外高聲喚道：「莫老！」

莫潛應聲而入，躬身道：「公子有何吩咐？」

葉一龍道：「老夫人回堡，有勞莫老護送！」

莫潛道：「老奴遵命！」

葉一龍恭送其母至月洞門外，不禁跌入一片沉思中，只覺其母似有難言之隱，對來歷似謎的塗繪油彩的一雙怪人及返魂珠來龍去脈雖不置一詞，却從其母眼神中必知道不少，更知燕雲三梟翡翠玉佛之事決非偶然，勢必燎原，波及整個武林，不禁暗嘆了一聲，急返回軒中，只見莫潛已邁身入內，問道：「莫老，娘已經回去了麼？」

莫潛答道：「主母一踏入秘徑，即命奴返回！」

莊一龍點點頭道：「方才查錄典籍未竟其事，傍晚時分你我再回去吧！」言畢重回書室，與無名叟及巧手翻天衞童相見。衞童兩人正細敘當年往事，回首前塵，不禁慨嘆唏噓。

葉一龍趨前恭敬長施一揖道：「晚輩欲行拜師之禮，望兩位前輩不吝收錄！」

衞童手指無名叟笑道：「公子請拜在無名老友座下！」

他們兩人均係武林異人，一身所學超凡入聖，悉心指點，傾囊相授，造就一朶武林奇葩。

此後，白眉神駝莫潛似有所知，却隱忍不言，也不多問，偶發現葉一龍花間演練武功迅疾避開暗中守護。

× × ×

葉玉蓉等一行到達象埔集外，即有雙燕堡手下奔來晋見，手指東南重巒叠嶂，禀道：「燕雲三梟逃往山中，却發現兩三撥不明來歷江湖人物似亦追踪三梟撲入山中！」

九指雷神桓齊面色一變，喝道：「我們快走！」率先領着門下飛掠而去。

鄧雅飛微微一笑道：「桓山主心切一雙門下之仇，未免太心急了一點，要知燕雲三梟亦並非易與之輩，我等此行未必就能可將燕雲三梟生擒活捉！」

程映雪道：「鄧少俠與桓山主同來，怎不急急趕去？」

鄧雅飛面無忤色，說道：「堡主大壽，在下奉命來此祝賀，忝屬子姪，理應效命！」

葉玉蓉嬌笑一聲，與程映雪六衞二婢望前途飛掠而出。

金獨白見狀，唉聲嘆氣道：「葉姑娘恨在下入骨，不想鄧兄竟遭池魚之殃。」

鄧雅飛道：「此時此地不要說爲好，走！」

雙雙疾掠而出，望二女一行人身後追去。

山谷中樹林茂密，四外忽起刺耳長嘯，相互應和。

九指雷神桓齊似有所覺，面色一變道：「我等似陷身重圍，此必是苗疆毒龍門下，不願三梟爲我等所擒！」

突聞一聲陰惻惻冷笑道：「桓山主委實睿智，不錯，燕雲三梟豈能落在你等之手！」

九指雷神桓齊宏聲大笑道：「就憑你等也能活捉燕雲三梟麼？」

只聽一聲冷笑傳來道：「三梟已是甕中之鼈，不勞桓山主憂心。」

桓齊目中怒燄暴射，喝道：「燕雲三梟身懷貴門鎭山之寶『毒珠』，不畏奇毒，恐尊駕無法得逞！」

「此乃苗疆的事！」

桓齊厲聲道：「老夫兩名門下慘死及擁翠山莊丘少俠身罹劇毒，此刻仍在昏迷不醒，又是誰的事？」

「桓山主倘心懷不忿，不妨請去金錢谷，敝門主無不接着，但此刻決不容桓山主插手干與！」

桓齊大怒，暴喝如雷道：「你等如再不知進退，可別怨老夫心黑手辣！」

「桓山主也別忘了丘象賢前車之鑒，再進一步，恐身化濃血慘死！」

話聲未落，鄧雅飛肩上飛芒錘忽離地飛出，循聲疾如雷霆打去。

叭的一聲巨響，擊實在一株樹幹上，枝葉簌簌飛落如雨。

突聞四外草叢中起了一片沙沙瞿瞿之聲，程映雪發出一聲驚呼道：「蓉姐瞧那是什麼？」

只見草叢中探出無數蛇首，均是罕見的毒蛇，紅信伸縮不停，腥臭之氣中人欲嘔。

但聞那人冷笑道：「奉勸桓山主諸位，不如撤回雙燕堡，兄弟如擒住燕雲三梟尋回毒珠，丘少俠身罹之毒必代治癒。」

金獨白忽朗聲道：「尊駕盒送婁敬龍首級眞正用意是……」

「無他，需找出燕雲三梟的下落，下落既得，也無需諸位了。」

金獨白宏聲狂笑道：「尊駕未免過橋抽板得意太早，燕雲三梟亦非易與之輩，何況他們有毒珠在手，倘三梟在你等手中逃去，哼哼，自有人將金銀谷夷爲平地，鷄犬不留！」

久久並無答聲。

山谷內此起彼落刺耳嘯聲逐漸遠去，叢草中羣蛇忽倏然隱去不見。

羅刹二女寒着一張臉不出一聲。

九指雷神桓齊說道：「看來，苗疆毒龍門下已撤出，莫非燕雲三梟遭了他們毒手？」

鄧雅飛似知二女心意，此行雖以她們爲首，却又多了九指雷神桓齊，論理桓齊乃武林前輩，未便發號施令，索興一言不發，遂微微一笑道：「桓山主，現在又該如何？」

金獨白道：「這還要問，桓山主如不將三梟活捉，豈肯走回頭路！」

九指雷神桓齊不禁氣在心裏，揣手入懷取出一把霹靂子打出，連聲爆音，火光疾閃過處，草叢中冒出熊熊烈火，刹那間風助火苗，竟蔓延開來，大喝一聲道：「走！」

率領四個門下高手宛如飛鳥般騰起，掠越火燄，撲向山谷深處。

程映雪道：「鄧少俠，桓齊此人心地狹窄，睚眦必報，禍從口出，少俠日後必需留神一、二。」

鄧雅飛道：「多謝程姑娘提醒，不過澄波鄧府未必懼怕九指雷神。」

葉玉蓉道：「但願如此！」素手一牽程映雪飛越火勢，二婢六衞亦跟着騰起，金獨白、鄧雅飛接踵而去……

× × ×

燕雲三梟玉面狼杜奎，穿山鼠勞品，赤煞金剛雷九雲奔往山中之際，便已發覺身後遠處有甚多可疑身影追踪，由于山勢險峻廣袤，林樹綿密深翳，僅需擇一隱秘之處匿藏，即可避開追踪。

穿山鼠勞品眼尖，發現一處石壁崖腰藤蘿濃密翳蔽其外，山風過處似有裂隙可資藏身，忙示意兩人疾如電閃魚貫穿入，發現此乃一座天然山洞，寬廣約莫三丈，只是幽暗似漆。

雷九雲切齒頓足道：「我燕雲三梟也非無名小卒，怎料成了喪家之犬，雷某委實嚥不下這口怨氣。」

杜奎道：「雷兄莫說賭氣狠話，江湖風險，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燕雲三梟豈是怕死之人，只是死也要死得清楚明白，究竟是誰偷去了翡翠玉佛移禍東吳？我等身後門主究竟是何人物？翠翡玉佛送獻葉楚雄眞正用意是何？玉佛慧眼中紅珠爲何又是苗疆毒龍鎭門之寶毒珠？這些均非查個水落石出不可，否則在下死不瞑目。」

勞品冷笑道：「說得容易，欲查明其事恐難于登天。」

杜奎道：「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說着解下肩背包袱，接道：「在下意欲將此玉佛留此埋藏，不祥之物，誰人携有恐罹殺身之禍，我等三人只有逃出追踪，易容換裝，即可從容查明其事。」

勞品，雷九雲欣然應允。

此刻，縱然翡翠玉佛價値連城，三梟也淡然於懷。

杜奎在壁角掘成一坑後，便要將木盒埋下。

雷九雲忽道：「慢着！」

杜奎不禁一怔，回頭問道：「雷兄還有何事？」

雷九雲道：「雷某只覺把毒珠埋藏未免可惜，風聞毒珠亦能拒毒，百毒不侵，如可隨身携帶，日後若遇上苗疆毒龍門下亦無所畏懼。」

杜奎道：「話雖不錯，雷兄似忘懷了廖鐵獅如何死的，倘未練成無形罡炁，伸指抓起毒珠之前發出玄罡，逼住珠毒不發，才可攫爲己有。」

雷九雲廢然太息一聲。

杜奎並未揭啓木盒尋視一眼，不然當可發現盒內並非玉佛，只是一具尋常瓷像而已，迅即放落坑內推土掩埋不留下一絲可疑痕跡。

勞品道：「我等可以脫身了吧！」

洞外忽傳起數聲尖銳長嘯，聲播雲空谷鳴迴應不絕，入耳心驚。

燕雲三梟暗暗心驚，立在洞口撥開藤隙外望，只見十數身影來回搜覓。

這十數人似非同道，半數爲苗疆毒龍的門下，另外却是臉上塗以五顏六色油彩，獰惡似鬼怪人。

但見一苗疆門下詫道：「這就奇怪了，燕雲三梟逃至此處爲何不見形踪？」

一面繪油彩怪人道：「尊駕準能確定他們沒有逃去吧！」

「江湖道上朋友已在此山佈下天羅地網，莫說是人，就是一隻飛鳥也難逃過眼目之下。」

「既然如此，那麼你我雙方仔細搜覓吧。」

雷九雲心神暗驚道：「如不趁機逃出洞外，你我無異甕中之鼈！」

杜奎搖首道：「雷兄千萬不要輕舉妄動，事關你我生死，務必愼謀而斷。」

勞品目光凝視洞外，詫道：「那面繪油彩的那些怪人是何來歷？」

杜奎道：「在下曾聞及江湖道上朋友見告，康滇邊陲有一妖邪帮派名爲惡鬼門，面繪油彩，從未在江湖露面，即使偶而因事外出，亦多爲夜行晝伏，足跡極少逾越三百里方圓以外，莫非他們就是惡鬼門下麼？」

雷九雲詫道：「惡鬼門！雷某從未聽說過，與杜兄所言晝行夜伏，足跡未嘗逾越三百里外大相違悖！」

杜奎雙眉濃皺，暗道：「雷九雲此人爲何如此夾纏不清！」

忽地，發現數條惡鬼門人漸近石壁之下，三梟猛地心往下沉。

杜奎忽心生一計，忙向勞品、雷九雲低聲商議。

勞品輾眉一笑道：「此計甚妙，事不宜遲，我等速依計施爲！」

杜奎疾抓了一把砂土揉搓其面，髮髻鬆散披拂面額，緊抓藤蔓後慢慢滑落崖下，伏身於草叢中不動。

須臾，果見一惡鬼門下手持一柄鋸齒刀快步掠來，仰面巡望，突感胸後一冷，情知不妙，但已不及，一陣天暈地轉倒了下來。

身後突現出玉面狼杜奎迅疾右臂一把撈住，將事先準備好的一支山藤把惡鬼門下揹束于後，不忘帶着鋸齒刀，一溜輕烟般掠至崖下。

勞品、雷九雲兩人在洞口懸掛一根山藤，引拉杜奎揉上崖來，掠入洞室。

三梟互不出聲，雷九雲煽燃夜行火摺，杜奎把惡鬼門下平放在地，搜覓其身，在其單囊內取出易容油彩。

不到片刻，杜奎已易身爲惡鬼門下，竟是一模一樣，與勞品、雷九雲兩人先後攀藤滑下崖去。

這時——

山谷內嘯聲仍是此起彼落，相互應和，似傳遞訊息。

勞品、雷九雲伏身崖下不遠草叢中，杜奎一人手握鋸齒刀在林木深處裝模作樣來回搜覓。

玉面狼杜奎狡滑機智，心細無比，有數次發現苗疆毒龍門下遠處現踪，立即隱身藏去，待影踪消失後才現身。

不久，杜奎發現一雙惡鬼門下高矮極似勞品、雷九雲身材，略一沉吟，立即長身迎上前去。

一雙惡鬼門下發現杜奎掠來，立時停身不前，張口欲問。

杜奎忙打一手式噤聲，右手一招示意隨來，轉身飛掠而去。

那一雙惡鬼門下認是同黨已發現燕雲三梟藏身之處，急急趕上，豈料勞品、雷九雲猝然撲出，掌指如電輕而易舉點倒被制。

崖洞內勞品、雷九雲二人亦易身一變爲惡鬼門下。

杜奎道：「初步之策已竟，眼下欲尋脫身之策。」說着解開一惡鬼門下穴道，迅即又點了數處陰穴。

那惡鬼門下雖睜目醒來，但却體內宛如千百條毒蛇噬咬，更酸筋蝕骨，涕泗橫流，喉間呃呃慘嗥出聲，猛然發現面前立着與自己一模一樣形像，不禁胆寒魂飛，知遇上什麼人了。

杜奎冷冷一笑道：「朋友，你我無怨無仇，在下可饒你一次，不過朋友須從實見告，用何種嘯聲引開苗疆毒龍門下及貴門弟子！」

突然雷九雲手中火摺子煽開，勞品抓起那惡鬼門下，洞中景物及橫陳兩具軀體入眼清晰，此人已知是怎麼一回事了。

火光倏的熄去，只聽杜奎沉聲道：「朋友被點了九陰穴道，如不說實話，朋友身受之慘，不須在下言明。」

那惡鬼門下痛苦難禁，只求速死，耳聞自己被點了九陰穴脈，不禁心胆皆寒，要知九陰手法惡毒無比，不但受盡七日七夜絞筋蝕骨之苦，而且陰火焚身，非熬至油枯髓竭才能人死燈滅。

此情此景之下何求不得，惡鬼從實相告。

杜奎沉聲道：「好，我燕雲三梟言出必踐，在下立即出外引開朋友同道，倘是虛言，朋友準死定了。」

勞品急道：「慢着！不如再問另一人，兩相對證之下便知眞假！」

杜奎搖首道：「不好，如另一人又是一套說詞，則猶豫難決，費時費神，我等志在爭取時間，在下速去速回！」身形疾閃而出。

約莫一頓飯光景，玉面狼杜奎疾掠而入，笑道：「此計收效，我等立即離開。」說時疾如電光石火伸掌將三惡鬼門下一一震斷心脈氣絕，一人帶着一具屍體掠入崖去，藏在樹穴內離去。

× × ×

苗疆毒龍門下爲杜奎嘯聲誘開望南追去，但追之甚遠並未發現燕雲三梟影踪，知已受愚，受邀而來相助的惡鬼門下及其他凶邪亦紛紛趕至聚商，認定是三梟施展聲東擊西，乘機逃去。

接着九指雷神桓齊與鄧雅飛、金獨白及羅刹二女葉玉蓉，程映雪二女亦已趕至，見狀不由胸中雪亮，出言譏誚苗疆門下無能。

一個黃衣老者陰惻惻冷笑道：「桓山主有何得意，燕雲三梟若不生擒活捉，你桓山主及雙燕堡亦無法安寧。」

桓齊勃然大怒，厲聲道：「尊駕出言狂妄，不怕老夫殺了你！」右掌緩緩伸了出來。

只見桓齊一隻右掌倏地轉赤如火焚，熱氣炙人。

黃衣老者大喝道：「桓山主不想令嬡活命了麼？」

此話如一支利劍，刺入桓齊心坎，似一隻乍受創傷的猛獸般，面色慘變，目中威稜烱然暴射，獰聲叫道：「尊駕在說什麼？」

黃衣老者冷冷答道：「令嬡之疾除了返魂珠外，非毒珠不治，返魂珠事屬虛無飄渺，誰也未曾目睹，而毒珠却並非子虛烏有，更以珠療治令嬡非敝上莫屬，不明療法適得其反，請桓山主權衡輕重，再說我等如施展奇毒之襲，就算桓山主不懼，其他之人又當如何？」

桓齊不禁怔住。

鄧雅飛、金獨白及羅刹二女一行亦皆面色大變。

桓齊說道：「老夫怎知尊駕說的是實話？」

黃衣老者道：「苗疆之人篤守承諾，說話算話，桓山主不信也得相信，燕雲三梟與雙燕堡息息相關，三梟逃失，雙燕堡亦必從此不得安寧。」言畢右掌一揮，率衆轉身飛掠而去。

九指雷神桓齊面色猛然一變，回首目注向葉玉蓉急道：「賢侄女，恐雙燕堡有變，快走！」

葉玉蓉聞言大驚失色，急急率衆撤回去。

× × ×

大廳內停着丘象賢軀體，雖然一息尚存，却如停放一具屍體沒有什麼兩樣。

暮色籠罩下，大廳內幽暗無比，誰也不敢走近一步，當然也無人敢點燃燈燭，懼怕沾上奇毒，倒是外面懸了多盞燈籠，堡丁們執刀握槍來回巡護。

偏廳內葉楚雄坐立不安，愁眉難舒，只來回踱步，長吁短嘆，一籌莫展。

武林羣雄一個不見，均讓葉楚雄安寧片刻，辭回賓舍相聚商議如何排難解憂。

葉楚雄忽高喚：「來人呀！」

廳外菊雲疾掠而入躬身道：「堡主有何吩咐？」

葉楚雄道：「小姐尚未返回麼？」

菊雲道：「屬下已先後派出四人，尚未獲回訊，依屬下所料不差，此行必然撲空，小姐與桓山主也該回堡了！」

葉楚雄呆得一呆，詫道：「你是說燕雲三梟已逃之夭夭了麼？」

菊雲道：「恕屬下冒昧直言，堡主似忘懷了燕雲三梟身後還有主使人，那主使人心意未遂，怎可讓燕雲三梟落在堡主手內！」

葉楚雄聞言目中冷射威稜，沉聲說道：「不錯，燕雲三梟狡猾如狐，未必落網，菊雲，你久隨葉某，事無鉅細，葉某毫不隱瞞，難道你也懷疑葉某有什麼隱秘不成？」

菊雲面現惶恐之色，忙道：「屬下不敢，但無風不起浪，凡事必有因。」

葉楚雄道：「葉某始終想不出一絲端倪，返魂珠與葉某委實風馬牛毫不相關，唉，總不成葉某爲了一顆返魂珠不惜用身家性命相殉麼？」

菊雲說道：「堡主說得極是，邇來江湖間的風風雨雨，屬下不過爲堡主憂心而已！」

葉楚雄點了點頭，道：「葉某自必查個水落石出不可！」

菊雲先後派出四人陸續返回報知小姐一行深入山谷搜覓燕雲三梟下落，尚未知爲何究竟，却探出苗疆毒龍凶邪亦在山中搜捕三梟。

葉楚雄冷笑道：「消息眞傳得快。」

菊雲道：「雙燕堡內羣英畢集，人多嘴雜，未必內中沒有他們的人混跡在內，何況紙畢竟難包着火。」

說時，葉玉蓉及九指雷神桓齊一行返回堡內跨入偏廳與葉楚雄相見。

桓齊將此行經過詳情敍明。

葉楚雄長嘆一聲道：「桓山主辛勞跋踄，葉某歉疚難安，不過就算將燕雲三梟擒獲，亦一無所得！」

桓山主詫問其故。

葉楚雄道：「象以齒焚身，三梟雖愚亦不致帶着玉佛毒珠形跡暴露，招來殺身之禍，他們可能應約而去！」

葉玉蓉詫道：「三梟應何人之約？」

葉楚雄道：「別忘了三梟身後尚有主使人，此人用意難明，爲父與返魂珠之事毫扯不上關係，莫非此人聲東擊西，用此策意在誘出他那對頭强敵不成？」說着微微一笑道：「故而爲父言說三梟應約而去，不然怎可在天羅地網之下能安然逃走無跡可循。」

桓齊頷首道：「葉兄之言極是……」

話猶未了，忽見一壯漢猝入，禀道：「宅外有一人自稱苗疆毒龍郝南鴻拜謁堡主！」

葉楚雄不禁一怔，道：「就說老朽出迎。」示意葉玉蓉，程映雪二女避開，偕同九指雷神桓齊及鄧雅飛、金獨白趨出相迎。

苗疆毒龍郝南鴻不過是未逾三旬少年，穿着一襲錦黃長衫，嵌鑲雪白雲肩，頸懸一塊玉珮，垂曳及胸，肩披一柄長劍，嘴角含笑，可稱英氣挺拔，不遜鄧雅飛、金獨白兩人。

葉楚雄也未料到苗疆毒龍竟如此年少，快步趨前抱拳相迎道：「不知郝門主駕臨，有失遠迎，望乞海涵。」

郝南鴻道：「好說，你我久仰，却未謀面，可否入內容在下敍出來意？」

葉楚雄立即肅容入廳，分賓主落坐，一一爲之引見。

郝南鴻連稱幸會，揭盅品嚐一口香茗後，徐徐說道：「在下相告雙燕堡主、桓山主二位，殺害廖鐵獅，婁敬龍兩人，並非苗疆弟子所爲，那送來木盒之人更非苗疆門下。」

九指雷神桓齊立卽問道：「那是何人所爲？」

郝南鴻道：「這就是在下趕來雙燕堡眞正目的了，那封信函中自稱老夫，殊不知先嚴已在三月前與世長辭，毒珠就在去歲中秋之夜不翼而飛，遣人四出查訪均莫知下落，苗疆門下無意探知扶風嶺上廖鐵獅觸珠身亡，方知玉佛眼內竟是本門失去之毒珠，是以飛訊報與在下。」

九指雷神愕然道：「如此說來，確非郝門主所爲了，不過，方才老朽在象埔集大羅嶺上相遇貴山門下是否爲眞？」

「不錯，確是苗疆弟子。」

「爲何當時不向老朽說明？」

郝南鴻微微一笑道：「桓山主當時你能相信麼？」

桓齊想想，暗道：「那黃衣老者縱然舌粲蓮花，桓某無論如何也不會置信。」頷首笑道：「老朽自然不信！」

郝南鴻太息一聲，道：「眼前桓山主還是疑信參半，這也難怪，設身處地，在下亦是如此，不過在下只要取回毒珠，令嬡之疾倘毒珠可治，在下當無拒不施治之理。」

桓齊聞言大喜，抱拳致謝。

葉楚雄道：「擁翠山莊丘少俠不慎罹受暗算，是否能伸手施治？」

（未完・三）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藍田玉・文　可飛・圖

鬼谷天魔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武家騏被卜算子擄至虛幻仙府，醒來時見一青衣少女立在床前，跟住有一少婦走入，自認是他妻子，相隔已卅年，武家騏不信，再看看自己的容貌，已年近五十，不由不信，又說還要爲他治療迷幻病，說完她和婢女退出。跟住又來一位少婦，自稱是斷魂羅刹，說出剛才的少婦是綠蕚妖姬，鄭璜、蕭雲英是被她用「攝魂迷心大法」蠱惑，忘了本來面目，再帶他去觀看攝魂術，要求互相合作偵查天魔教的總壇，追查失落的神龍寶玦。武家騏答應合作，目的是找尋妹妹和武林人物失踪的下落，詐作被魔法攝魂，跟隨卜算子將攝魂的人去總壇……

原計劃告吹　另尋別途徑

爲首一人，年約七旬，紫臉長鬚，腰際斜插一支卵蛋粗的判官筆。

在紫臉老人左右也是兩個五旬老者，一着白衣，揹長劍，一着葛衫，對襟赤花馬褂，雙肩却套着兩隻風磨紫銅圈。

靠最右邊却是一位徐娘半老，淡紅勁裝，年約四十餘的女子，一雙秀眸，威稜微現，肩上却是一柄薄刄柳葉刀。

這四個人的神態，都極嚴肅而微帶煞氣，武家騏目光一掃看清後，心中頓時一緊。

因爲他對這些人雖不全部認識，却認識那紫臉老人正是以一支鐵筆，打遍三湘無敵手，在江湖上威名極盛的三湘大俠——「鐵筆靈官」冀正。

同時由葛衫馬褂老者肩頭那對紫銅圈上，他已知道必是被譽爲黑道剋星，譽滿二河的「鴛鴦追命雙圈」方榮。

由於知道這兩人的名號身分，武家麒也頓時明白了鐵筆靈官等人的來意。

自然他也覺得自己以前對同車而行的冀命身世全猜對了。

——冀命除了是冀大俠的獨子外，看來還會是誰？

由於明白眼前的情形，他心中更加緊張起來，他深深覺得冀正一行四人的出現，勢必影響他內心籌劃構思準備好的查探計劃。

可是眼前又無法通知，只能呆呆望着局勢發展。

果然，在鐵算子趙暨五發話後，三湘大俠冀正已微微一抱拳說道：「老朽三湘冀正同一干友好同事，有事向閣下詢問，先請問三位是那一道上的朋友，賜告名號，也好稱呼！」

鐵算子冷冷道：「冀大俠好說，在下很少與武林中朋友交往，姓名說出來，大俠等也不會知道，還是免了，只是請問四位攔住行車，有什麼事相詢？」

三湘大俠冀正神色微怒，道：「閣下既不願說出名號，老夫自然不便勉强，請問閣下去何處？」

鐵算子很簡單地回答，說道：「太行山。」

冀正鼻中一哼，方自說道：「請問閣下，車中載的是人是貨？」

鐵算子冷笑一聲道：「四位盤查得這麼清楚幹什麼？」

那紅衣女子接口，嬌叱道：「冀大俠問你什麼，你回答什麼，咱們有盤查的理由。」

鐵算子長笑一聲道：「朗朗乾坤，無故攔路盤問也沒有這種問法，在下還沒有請教大娘姓名！」

那葛衣老人「鴛鴦追命雙圈」方榮却淡淡一笑，接口說道：「朋友，這位就是馳名東三省的『紅娘子』寇女俠，我看你還是坦白一點吧，咱們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决不會無故找你麻煩！」

鐵算子哦了一聲，冷冷道：「原來各位都是盛名俠士，在下倒是失敬了，但咱們素昧生平，平白遭受盤問，這不是麻煩是什麼？」

語聲一頓冷笑一聲，又道：「車中有五人，都是敝主人的弟子，在下已經回答，四位也該讓路了！」

冀正等人互相施了一個眼色，紅娘子已開口道：「閣下能否把車中的人都叫下來看看！」

武家騏暗竊到這裏，心中益發緊張起來，情勢發展至此，這位三湘大俠發覺兒子確是在車中，結果將會怎麼呢？

一場腥風血雨，似乎已無法避免，同時他想起淮南金家堡前鄭璜殺父的慘劇似乎又要重演。

這刹那，武家騏覺得必須把眼前緊張的情勢消弭下來，這不但是爲了方便自己查探天魔教的根底，也避免可能發生的悲劇。

於是他想飄出車外，以自己的身世姓名，代那鐵算子敷衍一陣。

這是萬全之策，可是當他目光一瞥車中這些受了蠱惑的同伴，見他們每個人雖在傾聽，却沒有擧動的神態，不由又猶疑起來。

他心想：若把冀大俠等人敷衍過去，自己的僞裝却露出了馬脚，這豈非得不償失。

就在這陣猶疑中，却聽得鐵算子厲聲叱道：「憑什麼？」

只聽得另一個白衣老者縱聲長笑道：「就憑你這個胡亂撒謊的匪徒，我白老大就有查查你的必要。」

鐵算子神色一變，冷笑道：「在下撒什麼謊？」

那白衣老者厲聲道：「近半年來，名門弟子在江湖上不知失踪了多少，黑白兩道，决定聯手徹查，如今大江南北，偵騎密佈，這點想必你已經極爲清楚。」

鐵算子冷笑道：「這事與在下有什麼關聯？」

白衣老者「嘿嘿」笑道：「當然有關聯，最近據冀大俠與我白老大派出去的眼綫密報，聽說有一輛神秘的馬車突然出現於廬州道上。車中雖載着人，却從未下過車，一路除了深夜投店，清晨鷄鳴即離去，車中人物，不露一面，但朋友你雖然謹慎小心，却料不到咱們仍能看清楚車上的人，除了三名年輕人外，還有一個正是冀大俠的獨生愛子冀命，還有寇女俠的掌上明珠寇香珠在車上，朋友，我白老大說錯了沒有？」

武家騏本來尙懷疑這些俠義同道怎麼能找得到躡踪而來此的，此刻一聽，完全明白過來，原來江湖中爲了失踪人口，已鬧得天翻地覆，聯手佈下偵騎。

鐵算子臉色這時也變得更加難看，倏然縱身一躍，輕如一溜烟地飄下車轅。

這一動，車上另兩名黑衣大漢也立刻飄身下車，嗆地一聲，兩柄長劍出鞘，抱劍仗勢，守在篷車兩旁，意似一面護車，一面替鐵算子掠陣。

冀大俠等見狀，神色微微一懍，蓋鐵算子下車這一手輕功，表現出的身手，出乎他們所想像的那般高。

只見鐵算子目露煞氣，獰笑着道：「無事找岔，以爲在下可以任人欺侮，各位可算看走了眼，只要勝了區區，你們看什麼都可以——」

三湘大俠冀正長笑一聲，方自說道：「朋友，老夫知道你會來這一手，你圖窮七現，其實早該這麼辦了！」

說話中，一擧手就取出成名的兵器——追魂鐵筆，邁上兩步，側首對「鴛鴦追命雙圈」方榮等人說道：「方兄，白大俠及寇女俠，老夫就先陪這位朋友走幾招，三位順便查查車中，把犬子及寇姑娘叫出來！」

鐵算子冷冷笑道：「若令郎及寇姑娘在車中，聽各位嚷叫了半天，還有不出來之理，我看各位是在鷄蛋裏找骨頭了！」

此言一出，正要動手的三湘大俠頓時呆了一呆。

此刻他們才想起，自己兒子女兒若在車中，早該出來了，怎會沒有一絲動靜。

就在這一怔之下，「鴛鴦追命雙圈」方榮倏然厲喝道：「莫非冀公子及寇姑娘已被你們做了手脚？」

鐵算子冷冷笑道：「方大俠是妄亂猜測，其實並非不能讓各位看，只是趙某不服這口氣！」

要知道這些在場的都是名震江湖道的俠義人物，一聽鐵算子這番話，全不由怒色大增，只見冀正一撩袍角，厲笑道：「好，朋友，衝着你這句話，老夫就非試試你身手不可，白大俠，你就上後面車子看一看！」

話聲一落，身形一動，刷地一聲，卵蛋般粗，烏光發亮的判官筆，已遞到鐵算子胸前，筆尖突然一圈，幻出五點烏光，所襲之處，竟把鐵算子前胸中大死穴，完全罩定。

筆沉勢勁，這位名滿三湘的大俠，出手就是「無常散花七十二筆」中的絕招，盛譽之下果然不虛，看得在車中探首張望的武家騏暗暗驚嘆不已。

可是出於人意外的是，鐵算子竟紋風不動，待筆尖沾上衣衫，突然半側身，呼地一聲，右手抖袖一撩，噹地一聲暴響，空中閃出一溜火星，只見三湘大俠冀正哼了一聲，身形竟被震退三步。

原來在這刹那之間，鐵算子手中已多了兩塊「報君知」，這使人眼花撩亂的一招，不但擋得精彩絕倫，而且也使四位俠

義道高手神色皆爲之一凜。

冀正更是驚怒交迸，他手中一支鐵筆，敗過無數盛名高手，想不到今天一招之間，竟吃了暗虧，這刹那，只見他大喝一聲：「好身法，朋友就再試試老夫的『散花絕命式』！」

鐵筆一圈，銳嘯刺空，刷刷刷，連攻三招。刹那之間，滿空烏光大盛，招招不離鐵算子要穴。

武家騏在車中看得心驚魄動，他深深被鐵算子所顯示的功力所震驚，可是他腦中却思念奔騰，爲眼前的情形所困惱。

情勢已到這般地步，他思索自己目前是否不動聲色地任令局勢發展下去呢？

但是那位名震東北的「紅娘子」却並沒有閑着，一見三湘大俠與鐵算子動上了手，打得驚險無倫，反手抽出插在肩頭的「柳葉霜刄」，小足一墊，身形如飛，就向車子撲來。

左邊的抱劍黑衣大漢猛然一橫長劍，刷地一聲，就向紅娘子腰際掃去，口中冷喝道：「退回去！」出手劍勢，竟然奇詭已極。

紅娘子一聲嬌叱：「不見得！」腰身一擰，白如霜雪的刀光，却呼呼圈出三朶刀花，直襲黑衣大漢上中下三路。

倏見「追命雙圈」雙臂一抖，風磨紫銅鴛鴦圈，分握手中，大聲道：「寇女俠，妳過去，這傢伙交給我了！」

雙圈一擺，飛撲而上，却被另一邊站着的黑衣大漢擋住。

那自稱白老大的白衣老人長笑道：「我白老大也湊上一份，看你攔不攔得住寇女俠！」反手出劍，也撲身搶進，劍光連掃，接住與紅娘子動手的黑衣大漢。

紅娘子立刻撤刀退出戰圈，就在這時，只見鐵算子口中發出一聲奇異的長嘯，「報君知」一抖，連攻三湘大俠三招。這三招撩東撥西竟然招招煞着，凌厲無倫。

鐵筆靈官神色一緊，以爲鐵算子要逼退自己去攔紅娘子，牙一咬，鐵筆連展，以同歸於盡的打法，忘命搶攻，纏住鐵算子四週，不離寸步。

那知鐵算子這一聲奇異長嘯，却使車篷中的幾位受蠱惑的年輕人有了反應，紅娘子撲到車篷，一舉柳葉刀，剛撩開車篷，尚未看清車裏面的人，一道掌風，却已穿帘而出。

武家騏知道再不設法透露點眞象給冀正等這批人知曉的話，結果必定不堪設想，方縮首回頭一看，恰好看到車中同伴個個臉露煞氣，躍躍欲動，而點蒼弟子李志揚，已一掌擊出。他才發覺鐵算子的嘯聲，是對車中這些已受蠱的人的暗示，眼見李志揚出手突襲唯恐傷了車外的紅娘子，立刻低喝道：「李兄讓開，讓兄弟來！」

右臂疾伸，却拉了李志揚一把。

車外的紅娘子驟覺掌風撲面，她本早有戒備，急忙退後三尺，接着一條身形竄出車外，却是一位英氣勃勃的少年，不由呆了一呆，喝道：「你是誰？」

出車的正是武家騏，微微一笑，報出姓名。

紅娘子方自一怔，車中嗖嗖連響，冀命、寇香珠等人已一湧而出，立刻把紅娘子包圍在當中。

武家騏一見這種情形，暗暗一嘆，他本想趁與對方動手之際，透露口風，示意紅娘子等人先行退走，現在見這些忘去本來身分的名門子弟都下了車，知道要糟。

果然，只見紅娘子一見自己的女兒赫然站在眼前，臉色一陣驚喜，急呼道：「珠兒，妳怎麼現在才下車！」

說着話已盈盈走近寇香珠身前。

那知寇香珠陡地嬌叱一聲道：「誰認識你，吃我一掌！」

纖纖玉掌，急如閃電，就向紅娘子前胸印去。這一招不但辛辣，而且疾速無倫，正是紅娘子一門的「無形織錦十八式」中一招「天女織錦」。

紅娘子料不到自己女兒竟會出手殺她，呆驚之下，竟忘了躲避，其實在猝不及防之下，她也無法避開。

這情形却在武家騏意料之中，就在寇香珠出手刹那，也一聲大喝：「看掌！」右掌一推，迅速掃出，擊向紅娘子。

但他用的是柔勁，明是出手，暗中却用一股柔力，推開紅娘子。

「拍」地一聲，紅娘子被武家騏推出六步，恰好避過寇香珠那一掌。

却見寇香珠嬌笑一聲道：「武兄，你是愈帮愈糟，還是我來！」

嬌軀一晃，竟再向她母親撲去。

紅娘子却已被武家麒這一掌打得清醒過來，見狀忙一閃身，臉色氣得發青，厲叱道：「珠兒，妳怎麼不認識娘了，竟跟娘動起手來？」

寇香珠怒道：「笑話，誰認識妳，看掌！」

又是一招「玉女投梭」。

紅娘子渾身一顫，柳葉刀一橫，斜挑而起，抖身道：「好，好，好，娘千辛萬苦養妳十九年，妳竟敢犯上起來……」

寇香珠避過紅娘子一刀，冷笑道：「瘋婆子，妳再討我便宜，我就非宰了妳不可！」

話聲方落，車邊倏然響起一聲淒厲的慘嗥。

這聲慘嗥，聽得雙方動手的人，皆是一驚，方要再度欺身出手的寇香珠，似乎受驚身形一頓，側首向慘叫方向望去，原來與白衣老人的黑衣大漢，已硬生生被白衣老人長劍劈掉一條手臂，正帶着一身鮮血，踉蹌後退。

白衣老人重傷黑衣大漢後，已看清武家騏這邊形勢，目光一掃，踴身一彈，急掠而至，大聲叫道：「寇女俠，那不是令媛麼？」

那知半空中倏響起一聲大喝：「你們還不動手，把這些老傢伙都殺了！」

武家騏目光一轉，却把鐵算子越車凌空急落，神色一片焦急，並且隱含陰森的獰笑。身後追踪而來的，還有三湘大俠冀正。

原來鐵算子一看情形不對，急急擺脫了冀正，來與武家騏這些人會合。

他這一發出命令，這些尚未動手的年輕少俠，果然紛紛出手，向白衣老人及紅娘子攻去。

這時的武家騏，在鐵算子的眼前，要想不動手也不行，事情未到絕望的地步，他只有僞裝下去，隨着人潮，向白衣老人

等攻去。

這時却聽到三湘大俠冀正驚呼道：「命兒，那是與爲父同來的寇嬸嬸，你怎麼帮着人家打起自己人來了！」

却聽得鐵算子接口冷笑道：「冀命，你且過來把這位三湘大俠攔住，教訓他一頓，看他還敢不敢冒充你的老子？」

武家騏虛劃假攻，目光一瞥，果見冀命一反身，呼呼兩掌，就向三湘大俠劈去，口中怒叱道：「誰是你兒子，老匹夫，吃我兩掌！」

三湘大俠冀正却驚呆了，被兒子攻得連連後退，鐵筆只封住胸前，動手不是不動手也不是。

其實，任何人在這種情形下，都會有這種進退不是的表情。

却聽得白衣老人大聲道：「冀兄，這是怎麼回事，莫非你們認錯了人？」

三湘大俠威嚴的臉色，一陣蠕動，鐵筆連揮，擋住自己兒子攻勢，大聲道：「胡說，自己的兒子怎麼會認錯！」

白衣老人長劍連揮，身形飛旋，在武家騏等這一羣人中左衝右突，口中却道：「那就奇了，令郎怎不認識你，反而辣手相對？」

鐵算子此刻却對紅娘子連出兩記煞手，接口冷笑道：「天下同姓同名，容貌相同的極多，你們早該知道認錯人了！」

冀正大喝道：「呸，同姓又同名，還要同一容貌，天下那有這種巧合的事，根本其中有鬼！」

那知冀命却哈哈大笑道：「老兒，你才有鬼哩，你那裏不可以去找兒子，却硬說我是你兒子，是不是認爲小爺好欺侮，嘿！再吃我一記『雙沓手』！」

冀正一哼，反手刷刷兩筆點向兒子攻出的雙掌，却聽到白衣老人却大叫道：「反了！反了！」

叫聲未落，車那邊又是一聲慘叫，只見「追命雙圈」方榮身形已如蒼鷹掠空，飛掠而來，口中也驚叫道：「這是怎麼回事，怎麼父子動上了手？」

鐵算子瞥見另一個手下皆已喪命，神色一緊，口中接連兩聲異嘯，嘯聲中，轉身截住「追命雙圈」猛攻。

嘯聲一入冀正等耳中，以爲鐵算子要拚命了，可是武家麒知道這必是一種特別的暗示，果然，冀命、李志揚在這陣嘯聲一起，身手倏然加緊，一副忘命相拚的樣子。這是一場情勢複雜的混戰，鐵算子的功力，似比這些俠義道高手厲害一點。可是三湘大俠那邊有四個人，自然是相形見絀。

然而加上心神受感的李志揚一干人，才勉强扯平。可是認眞說來，久戰下去，難免要吃虧。

但是三湘大俠這邊，雖然個個身手不凡，威名赫著，這番搏鬥，却打得有點縛手縛脚，一招有時對鐵算子正好夠上部位，傷得了他，却適時插進一個冀命，或寇香珠，不得不撤招讓開。

因爲他們雖驚怒交加，但兒子女兒到底是親骨肉，何况心中迷團太多，所以不得不避。

「追命雙圈」方榮及白衣老人一見紅娘子及三湘大俠出手的情形，心中明白，自然也有同樣的顧忌起來。

於是這變成了一場膠着的搏鬥。

由於雙方皆有弱點，一時之間，九人打做一團，難分勝負。

武家騏在其中，表面雖在動手，却等於在兩面帮忙，他內心實不願任何一方再有人受傷。是以見那一個招架露出破綻，有了險機，就暗中出手扯腿，由於他的機智，掩護得極爲巧妙，竟使雙方都沒有發覺。

因爲鐵算子只剩了一人，若他再一死，無異綫索中斷，破壞了他千辛萬苦盤算好的計劃。

至於李志揚等人，心神已被迷心攝魂大法所蠱，若有損傷，實在是無辜。

再說三湘大俠等一干人，個個是行俠仗義之士，以武家騏的稟性，自然更不願他們有所傷害。

可是他知道目前的戰勢，決無法維持長久，任何一方，心理起了變化，都是對自己的計劃不利。

他心念連轉，覺得只有先引開冀正等四人中一人，詳細說出其中情形，讓他們自動引退。

心念一決，目光一轉，他就近看中了那位白衣老人，於是他搶身而近，施出家傳「旋風掌式」，向白衣老人，攻出一招「風動萬物」。

招式一出，脚下却不進反退，漸漸向戰圈外移。

白衣老人一見武家騏攻勢凌厲，鼻中一哼，長劍圈出，一道精芒，直挑武家騏的右腕。

這位白衣老人也打得心頭火起，見不能傷冀命及寇香珠兩個子姪，而那鐵算子又極狡猾，此刻同武家騏對上了手，不由把滿腔怒火，發洩在武家騏頭上，決定先殺一個再慢慢解決其他問題。

這一來，也正好中了武家騏心計，他雙掌勢屬雖急，人却在慢慢斜退。

那知方離開戰圈三尺，他再也外移不動，蓋因脫離了混戰，這白衣老人在毫無顧忌下，劍勢突變凌厲，滿空寒光大增，竟把武家騏困入劍圈之中。

武家騏家傳絕學雖然不弱，無奈對方是劍術中的高手，更何况手中沒有兵器，千鈞壓力下，他不由急出一身冷汗，暗忖道：「我是有心引他出來解釋，但對方却不這樣想，若眞傷在對方劍下，那才是寃枉透頂！」

一急之下，側眼倏瞥見遠遠馬車邊，黑衣大漢的屍體旁，正有一柄長劍，心念不由一動，倏然滾地，脚尖一墊，嗖地一聲，身形貼地平竄出劍圈，刹眼之間，已到車邊拾起地上長劍，翻身迎風屹立。

這一着躲得也眞險，等白衣老人追到，武家騏已仗劍亮開門戶。

白衣老人臉露殺機，鼻中一哼，刷地一朶斗大劍花中，精芒三點就向武家騏腰際刺到。口中冷笑道：「你以爲用劍就能勝過老夫麼？嘿嘿！今天老夫若不叫你棄劍，就枉負『劍中雙奇』之譽！」

一聽白衣老人報出「劍中雙奇」名號，武家騏暗暗大震。

他此刻方知道這位白衣老人就是被譽爲劍道上絕頂好手的「劍中雙奇」老大白

凝山，而且與自己的父親在世時，交誼頗篤。

但這刹那，白凝山的劍勢巳不容他再多想，迫得以家傳「十八路神風劍法」中的一招「風偃荒草」，封架出去。

一招方出，白凝山立露驚意，訝呼一聲，收劍躍退兩尺，口中喝道：「噫！這是江南武家的獨門神風劍法，小伙子，你叫什麼名子？」

「哈哈哈，在下就是武家騏！」

武家騏回答着，爲了與混戰圈子距離太近，避免讓鐵算子起疑，又攻出一招「狂風颼颼」。

白凝山表情又驚又怒，又縮身退了兩尺，大聲道：「武家騏……武家騏，莫非少俠是江南世家武尚義之子。」

剛才因爲混戰，注意力分散，故這位劍中雙奇老大並沒有看出武家騏招式路子，此刻他心中却迷惑萬端起來。

武家騏微微一笑，却沒有作答，因爲白凝山問話的聲音太大了。

不過，在心念一轉，他覺得這是最好的暗示機會，手中長劍再演一招「薰風炎炎」，欺身而近，眼色却連連示意白凝山左方。

動手的地方正是在黃河南岸，離孟津渡不到一里的荒坡上，背後是滔滔黃河，左邊離河岸不遠，却是一片荒林。

白凝山目光一瞥，眉頭一皺，倏見武家騏大叫一聲，人却向左邊荒林縱去。

這種情形却使白凝山更加惑然。

但這位劍中雙奇老大巳確定這少年就是昔年故交之子後，自然益發要把事情弄清楚，見武家騏不戰而走，大喝一聲：「你慢跑……」

身形如箭激射而起，向武家騏追去。

刹那之間，只見武家騏身巳穿林而入，白凝山心頭一急，眞元倒轉十二重樓，橫劍護胸，加速疾掠而入，武家騏入林尚未回過身來，他巳撲到，劍勢如電，猛向武家騏背心電掣般刺去，口中大聲道：「你再不停步答話，休怪劍下無情！」

武家騏老料不到白凝山追得這麼急，心頭一驚，慌忙反手一劍，施了一招「逆風穿穴」口中急急道：「白老前輩，快請住手，晚輩故意引你來此，是有緊要之事相告。」

但劍在語先，兩支長劍巳碰在一起，叮地一聲，武家騏發覺白凝山的劍上眞力並不重，再見白凝山神色怔了一怔，方要收劍退身施禮，說明原委，却見白凝山身軀倏地踰踉後退。

武家騏愕然撤劍，叫道：「白老前輩，你怎麼啦？」

話聲未落，只見白凝山砰地仰倒在一棵樹幹邊，長劍噗地一聲，巳掉在草叢之中。

武家騏大驚失色，一個縱步，彎腰一看，只見這位父執巳目露憤恨餘光，奄奄一息。

武家騏完全被這突然的變化嚇呆了，心忖：「難道剛才自己擋的那一劍把他震傷了？」

他自覺並沒有出全力，而且以白凝山的功力，他相信就是自己全力施爲，也無法傷得了對方，那末這位劍道高手，怎會突然受傷呢？

他心中一片迷惑，正想探手查查對方傷勢，陡見白凝山一聲大吼：「好狠的鬼計，老夫死也不會饒你……」

武家騏又氣又急，口中急急的說了一半，探手扶正白凝山的身軀，一望之下，頓時涼遍了全身。

白凝山巳經死了，自己的話，他再也無法聽見。

最可嘆的，這位未見一面的父執，是在怨恨中死去，而自己却揹上了一個無法辯白解釋的罪過。

武家騏想到這裏，心頭一陣悲憤，忖道：「是什麼原因會使這位俠義高手突然暴斃呢？」

他正想俯身查看屍體上的致命傷在何處，驀地，頭頂上風聲微動，一條人影，輕若落葉飄落。

武家騏心中又是一驚，慌忙撤身、橫劍、蓄勢，目光一瞥，失聲道：「原來是妳——」

是誰？不用說，正是密計追查天魔敎的斷魂羅刹戚沉香。

此刻的戚沉香，一身黑緞勁裝，臉蒙一方黑紗，只露出一雙稜光四射圓而大的眼睛，自面巾後響起一聲悅耳的輕笑，嬌聲道：「想不到吧！這一路我始終未離開你們馬車左右。」

武家騏心中驀地一動，沉聲道：「這位白大俠突然暴斃，莫非是妳暗中下的毒手？」

斷魂羅刹點點頭道：「不錯，我看你形勢危急，怕他傷了你，故而送了他一顆獨門『斷魂七煞珠』！」

一聽這番話，武家騏大怒，心腔幾乎快要爆炸了，神色變得悽厲怖人，厲聲道：「妳爲什麼在下手前不先出聲警告？」

斷魂羅刹又笑道：「在那種情形下，救你唯恐不及，我怎麼能警告！」

語聲一頓，急急道：「武少俠，你別狗咬呂洞賓，還是快回到原來的地方去，別露出馬脚而不自知。」

武家騏這時再也控制不住悲憤激動的情緒，長劍驟揮，猛揮向斷魂羅刹，口中厲喝道：「殺人償命來！」

這一劍又猝又疾，但劍勢方出，斷魂羅刹巳閃身斜退，沉聲喝叱道：「住手，我好意的救你，你怎地反而以劍相向起來了？」

武家騏厲聲道：「誰要你救我，我故意誘白大俠入林，就因有話同他商量，他怎會殺我！」

說着仗劍又欲撲去。

斷魂羅劍搖搖手，急喝道：「雖然在你知道白凝山不會殺你，但當時的情形下，我這局外人怎能明瞭，就算我下錯了手，也是一場誤會，情有可原！」

武家騏鼻中一哼，道：「我不相信妳是因誤會而下毒手，我向白大俠說話在先，妳出手在後，若你僅只是恐我受傷而出手，也必會待白大俠有了回答以後，再下殺手不遲，豈會搶先施出暗算！」

這番分析，是武家騏再三思考後，用以試探的。

果然，只見斷魂羅刹語氣立變森寒，冷笑一聲道：「既然你巳明白，我也不必否認，不錯，無論白凝山是否能傷你，我早巳存下了殺他之心。」

武家騏見她反而直認無諱，不由驚怒交加，厲聲道：「爲什麼？」

斷魂羅刹道：「凡事以全盤大局爲重，你我千辛萬苦設計好查探天魔敎秘窟的謀算，豈能容別人破壞。」

武家騏聽了這番話，才明白她眞正的心意，不由怒道：「但是白大俠等並不知道……」

斷魂羅刹截住他語聲說道：「我不管他知不知道，反正白凝山這批人都該死，武家騏，人巳死了，而令妹尚在魔窟中等待救援，我希望你用點理智，不要太感情衝動，一切應該爲活着的人打算！」

一提起妹妹，武家騏不由呆了一呆，滿腔欲發洩的怒火，頓時冷了一半，呆視着地上白凝山的屍體時，心頭激起無數的矛盾。

難道我能永遠頂着殺這位父親至交的罪名嗎？像她這種只求目的，不擇手段的人，我還能與她合作下去嗎？但是不合作，又怎麼救自己的妹妹呢？

他恨透了斷魂羅刹，但目前情勢，却又不能不忍這口氣，在反覆思量下，只見斷魂羅刹用柔和的語氣道：「武家騏，你現在應該快回到原來的地方去了，大功即將告成，不能再功虧一簣！」

武家騏突然感到一股屈辱，他倏覺不該受這個名滿江湖的女煞星指揮，難道除了用這手段外，就無別法查到天魔敎的秘窟麼？

一股正義的感情衝動，使他立刻厲聲道：「不，戚沉香，從現在起，我們之間的合作巳經作廢，今後妳幹妳的，我幹我的，我不信除了用僞裝的辦法，不能找到魔窟，同時，這筆血債，將來我還是要向妳討還的！」

話聲一落，人如疾箭一般，向林外衝去。

斷魂羅刹目光愕然，想阻止巳不及，急忙嬌叱道：「武家騏，你要幹什麼？」

武家騏身巳出林，聞言狂笑着回答道：「我要復仇，我偏不順妳的心意，現在自揭僞裝，殺那個鐵算子去！」

悽厲憤怒的笑聲及狂語中，武家騏巳不管斷魂羅刹有什麼反應，加速身形，向剛才俠義道羣雄與鐵算子搏鬥的地方急掠而去。

可是當他撲到馬車停駐的地方時，目光一掃之下，不由又是一呆。

場中除了依然屹立於寒風中的馬車外，只留下四具屍體。

寒氣中充滿了血腥味，沉寂的氣氛中，僅有滾滾的黃河，依然洶湧湍嘯地滾動着。

武家騏呆了半晌，才長長吐出一口氣，知道自己還是斷了綫索，一場慘烈的搏擊，巳成過去。

於是他掃視着地上的屍體，兩具是爲了鐵算子駕車的黑衣大漢，這二人在武家騏離開時早巳死去，另二人赫然是心靈被惑，年輕的點蒼弟子李志揚，及大俠冀正之子冀命。

武家騏心頭禁不住一陣酸楚，這又是一幕慘劇，不過江淮金家堡是子弒父，而現在是父殺子而巳。

依情形判斷，俠義道高手追命雙圈及紅娘子等必在氣怒之下，憤而使出殺手，鐵算子似乎是眼見不敵逃走，那三湘大俠等自然追踪下去了。

可是自己現在進也不是，退又不是，茫茫一人，該怎麼辦呢？

茫然中，他不由又想起狡智多謀的斷魂羅刹，轉首向左邊那座荒林中望去，可是那個神出鬼沒的斷魂羅刹却並未追來，行踪早杳。

於是他悶然以劍挖了幾個坑，把地上的屍體埋起來，再疾奔入林，同樣把白凝山的遺體埋好，心頭却憂急地反覆思量着，自己該何去何從呢？在這連串突然的變化情況下，武家騏不禁有點茫然起來。

轉念間，陡見一條人影如飛而來，紅衫飄飄，身法異常美妙。

武家騏心中一緊，注目一看，頓時歡欣地叫道：「原來是寇姑娘！」來的正是名滿關外的紅娘子之女寇香珠。

她一聽武家騏招呼，居然也認識，疾速飄落武家騏身前，歡叫道：「武大哥也在這裏，好極了，我正担心孤另另一人落了單……」

武家騏正要打聽剛才的情形，忙問道：「寇姑娘，他們人呢？」

寇香珠嘆息一聲，幽幽道：「趙五爺受傷走了，我一看打不過人家，也只好先溜走，其餘人在那裏我也不知道。」

武家騏心中明白，她口中稱呼的趙五爺，就是鐵算子，現在應該往那個方向追踪呢？他呆呆地沉思着。

只見寇香珠秀眸一轉，喊道：「武大哥，你怎麼啦？怎麼不上車？」

武家騏瞥了她一眼，心中一動，忖道：「看她神態，不像是喪失心神的樣子，我現在何不試一試，能否把她記憶恢復過來？」

心中想着，口中巳嘆聲說道：「上車該往那裏去呢？五爺又沒有告訴我們目的地！」

寇香珠點點頭，道：「這的確是個問題……」

武家騏立刻接口道：「寇姑娘，我有一句話想問妳？」

寇香珠怔了一怔道：「什麼事？」

武家騏走近幾步，壓低聲音故意問道：「在下與姑娘初度相識於患難，故而想請問姑娘武功的師承派別！」

寇香珠咦了一聲道：「武大哥，你怎會問出這麼一個可笑的問題？」

武家騏一楞道：「這個問題有什麼可笑的？」

寇香珠哈哈一聲輕笑道：「還說不可笑，你是天魔敎中弟子，我也是天魔敎中弟子，武功當然師承天魔敎，這還需要用問？」

武家騏暗暗搖頭，仍故意說道：「但是在下以前並未見過姑娘在天魔敎的經歷，可否說一說？」

寇香珠想了一想，搖搖頭道：「我在天魔敎很久了，但是以前的情形，我一時無法想起來……」

武家騏接口忙道：「若在下告訴妳並非天魔敎中弟子，妳相不相信？」

寇香珠秀眸倏然睁得大大地，充滿了驚奇的表情，道：「武大哥，你這不是開玩笑麼？我怎會不是天魔教弟子？」

武家騏長嘆一聲道：「姑娘難道想不起紅娘子……」

寇香珠表情更加詫然，急急截口道：「紅娘子是誰？」

武家騏解釋道：「紅娘子就是剛才與我們動手的寇夫人，她就是妳母親啊！」

話聲未落，只見寇香珠臉色突然一變，沉聲道：「武大哥休得胡說，那女人是咱們天魔教的生死大敵，怎會是我母親，若非我對你感覺不錯，將報告教主，治你叛教之罪！」

武家騏暗暗一嘆，仍不願放鬆試探道：「教主是誰？」

寇香珠肅然說道：「教主如神，豈是我們凡人所能親近的？武大哥，我勸你千萬別胡思亂想，褻瀆了教主，自取殺身之禍！」

武家騏暗自搖搖頭，他此刻知道憑自己的力量，確實無法使寇香珠受惑的心靈恢復正常，於是一轉話鋒道：「多謝姑娘指示，現在我們該何去何從呢？」

寇香珠目珠一轉，又恢復輕鬆的神態，嬌笑道：「車馬現成，我們何不上車向前走，試試看！」

武家騏點點頭，二人攀上了車轅，剛才他因受斷魂羅刹的刺激，決心欲恢復本來身分，然而現在的情形，逼得他只能暫時與寇香珠一齊再偽裝下去。

因爲對寇香珠來說，眞眞假假，她無法感覺與分別。

車輪轔轔，武家騏手執馬韁御車，倏見寇香珠驚呼道：「武大哥，我現在發覺綫索能找到趙五爺了！」

武家騏一怔勒韁道：「什麼綫索？」

寇香珠一指地上道：「你看，這地上一條血跡，伸向老遠，正是當時趙五爺受傷逃走的方向，我們不妨循着血跡去找找看！」

武家騏目光一掃，果有一條巳經發了紫的血跡，凝結在泥地上，沿着河岸，拖延老遠。但想起此刻時隔巳久，循血追踪，不會有用，方想解釋，却見寇香珠呼地掠落車轅，循着血跡，飛掠而去。

這刹那，武家騏也只好身形掠起，跟着寇香珠身後，循着血跡，一路察看。

濁浪滾滾的黃河，濤聲愈來愈細微，那是因爲快到孟津渡口的關係，這一帶河道迂迴平坦，因此河流漸漸緩慢起來，而地上血跡一路蜿蜒，沒入一片蘆葦之中。

驀地，在前面的寇香珠倏然停住脚步，口中響起一聲驚呼。

武家騏急掠向前，愕然道：「寇姑娘，妳發現了什麼？」

寇香珠嬌嘆一聲道：「綫索斷了。」

武家騏目光一瞥，血跡果然中斷，眼前一片沒膝蘆葦，約有百丈方圓，若這條血跡果是那鐵算子受傷的話，隱入這一大片草長沒膝的蘆葦中，的確是無法再循跡追踪了。

他暗暗一嘆道：「寇姑娘，看樣子我們只有放棄這條綫索了！」

寇香珠神色異常煩亂，竟似不信地向蘆葦中撥動着荒草，還欲尋覓，這一撥，只見她口中又響起一聲驚呼。

武家騏見狀一個箭步縱上前去，目光一掃之下，不由也是一震。

只見一具屍體，仰臥長草中，赫然竟是追命雙圈方榮。而且在屍體上，四平八穩地放着一塊木製的八卦。

寇香珠臉露喜容地叫道：「看來五爺必巳脫身，而且還在傷後斃了强敵！」

武家騏却暗暗咬牙切齒，又是一位俠義道高手喪命在魔爪之下。

可是他對屍體上安放的那塊木製八卦怔怔地想着：這算是什麼意思呢？

却見寇香珠倏然轉首道：「武大哥，此地離孟津渡巳不遠，五爺若無意外，必在孟津渡等我們，咱們走！」

武家騏嘆道：「我們走前，先把這屍體埋了！」

寇香珠不屑地道：「仇敵的屍體，何必多費手脚！」

武家騏却不管她是否同意，掣出長劍，迅速地從蘆葦中挖了一個淺穴，匆匆把追命雙圈的屍體埋好，待一切葬好，伴着寇香珠駕車直奔孟津渡。

孟津渡是黃河南岸最大的渡口，等於是水陸碼頭，市面繁華，不亞於大城，武家騏驅車入鎮，觸目皆是身佩刀劍的武林人物，往來如梭，神色間透出異常緊張。

這種情形使武家騏暗暗吃驚，但那些武林人物面目皆極陌生，因此猜不透是那一方面的？

車輪緩慢地滾動着，武家騏一面尋思，一面御車，突聽得寇香珠伸手一指路畔，輕呼道：「武大哥，你看！」

武家騏順着她指的方向望去，只見一家客棧門口的橫楣上，赫然釘着一個木製的八卦，與剛才屍身上發現的一般無二。

對於這塊八卦，武家騏一直在猜測，是一個人的表記信物呢？抑是江湖上帮會的表記？甚至是天魔教的表記呢。

現在他巳隱隱猜出這塊八卦，必是天魔教的暗記，他一甩韁繩，把馬車靠向一邊，口中對寇香珠笑道：「我們進去看看，順便也休息一下！」

寇香珠頷首表示同意。於是將馬車停在那家「聚興客棧」門口，早有店小二迎出門口，躬身哈腰道：「爺可要住店，幾位？」

武家騏飄然跨下車轅，道：「要二間上房……」

店小二乾癟的嘴巴一咧，接口道：「爺快請，車馬小的會照顧。」

說着巳領先進了客棧。

武家騏跟着上前幾步，道：「小二，我還有件事問你！」

店小二怔了一怔，忙道：「什麼事？爺吩咐！」

武家騏一指門口掛着那塊八卦，道：「這是什麼玩意兒？」

店小二目光一抬，先笑道：「這是一位算卦先生，在敝店內開張，聽說這位道爺的先天八卦，算得非常準，爺可要找他算算？」

一聽是批卦算命的，武家騏更加心動，點點頭道：「好，先帶我去看看，我正有點疑難，想找人算個命！」

店小二笑着應諾，走到第二層院落，

一指中間那座廂房，道：「大爺，那就是道爺住的房子，爺們先去測卦，小的爲大爺到後面雅院收拾房間去。」

武家騏點點頭，望那中間廂房一瞥，只見門口掛着一塊布簾，上面畫着紅黑白三色相間的八卦圖，兩旁寫着：「先天八卦，奇門遁甲」八個字，八卦圖上面是「奇驗無比」四個字，門口進進出出的人不斷，生意似乎極佳。

這時寇香珠巳催促道：「武大哥，我們不是要進去探望一下麼，呆在這裏幹什麼？」

武家騏忙道：「對方是否教中的人，妳能否分辨出來？」

寇香珠秀眸中倏閃過一絲迷惘之色，搖搖頭道：「我無法分辨！」

武家騏低聲道：「進屋後由妳出面問話，我可以從旁判斷。」

寇香珠點點頭，這時二人都巳到了簾下，倏見布簾一挑，走出一個長鬚老者，雙方幾乎撞個滿懷，武家騏得忙閃身一讓，凝目之下，不由一愣，那老者不是別人，却是在江淮金家堡前分手的北京城四方鏢局局主「鐵刀孟嘗」周成，他一怔忖道：「怎麼會這麼巧，糟了！」

果然，周成一見武家騏，也是怔了一怔，旋即哈哈大笑道：「這算卦的眞靈，剛才問起你，想不到你武公子就來了，唉！你一跑就跑了個把月，害咱們找得好苦，武公子，你這陣跑到那裏去了？怎地不設法通知老朽一聲！」

這番話說得武家騏作聲不得，他想起屋中那算卦的不知是怎麼樣的人，若眞是天魔教徒，自己一回答，豈非露了馬脚。但是不回答，於情於理却說不過去。正自思量，却見寇香珠問道：「武大哥，你認識他？」

武家騏毅然作了一個決定，搖頭道：「我不認識他！」

鐵刀孟嘗神色一怔，不禁道：「武公子，你說什麼？分別幾天，難道連老朽是誰……」

話方說一半，見武家騏連連霎眼示意，不由把下面的話嚥了下去，可是神色之間却一片迷惑，不知武家騏的眼色是暗示些什麼？

但鐵刀孟嘗不愧是老江湖，他知道武家騏故作不識，一定有極大的緣故，而眼前的情況看來，必然與追查失踪人口案有關。

他迅速推斷下去，覺得四週並沒有人，武家騏如此顧忌，莫非是身畔那個少女身分有問題？

這一想，鐵刀孟嘗似乎會意過來，見武家騏與寇香珠巳進入批卦的房中，立刻微微一笑，疾速向客棧外奔去。

然而武家騏這一邊，撤開了鐵刀孟嘗進了房中，目光一瞬，巳把房中的情形看清楚。

只見一張四方桌上放着八卦籤筒之類及文房四寶，桌後靠裏，端坐着一個身披五彩八卦道衣，年約五十餘歲的長鬚道人，正瞪着寇香珠及武家騏入房。

這道人高鼻凹目，精芒閃爍，令人一眼就可以感覺到他的城府深沉，可是武家騏看出對方絕對是武林人物之外，却無法判斷對方是那條道上的人物。

只見長鬚道人，巳開口招呼道：「二位有何指教？」

因爲巳商量好一切由寇香珠應對，故而她嬌笑着接口道：「聽說道長卦驗如神，咱們來請道長指點迷津！」

長鬚道人呵呵一笑，微微起立，略示稽首，復又坐下，說道：「貧道三元，抱以卦術濟世之旨，二位施主請坐，說出什麼疑難，讓貧道代施主算上一卦。」

寇香珠點點頭，望了武家騏一眼，二人就在案前坐落，說道：「我要找一位趙五爺，道長看看應該往那裏去找！」

武家騏眉頭暗暗一皺，他覺得寇香珠這句沒頭沒腦的話，實在叫人難以捉摸，莫非心神受惑的人，說話就是如此這般？

他轉向三元道人望去，却見這批卦道士竟然不露絲毫驚奇愕然之色，逕自把桌上八塊卦牌拆拆拼拼，口中唸唸有詞半晌，才望着寇香珠笑道：「卦象零亂，坎離在上，巽風在下，屬於『水垢風』，妳找的人巳渡黃河，你們如現在即速趕去，渡河二十五里在一棵白楊樹處左轉，或可相遇，潤金白銀一両！」

武家騏一聽這番話，心中微微一動，他覺得自己的懷疑，果然沒有落空，以對方聽了寇香珠的話而毫不驚愕看來，這道士必是天魔教中人物。

而這番話無疑是指點出自己應該歸隊的方向。這時却見三元道人目光一閃，又問道：「請問姑娘及這位公子，是何人門下？」

寇香珠迅速接口道：「武大哥與我是天魔教弟子。」

三元道人微微一笑道：「好，潤金免收，即速前往！」

武家騏心中大喜，覺得自己計謀沒有落空，忙對寇香珠道：「我們走吧！這位道長的卦諒必不會有錯。」

於是雙雙起立，向三元道人微微一禮，退出房外，辭了房間，也不管車馬，直奔孟津渡口，搭船渡河。

在渡口邊等了半個時辰，就等到船，武家騏與寇香珠聯袂登上了甲板，渡船在裝完客人後，立刻起碇開航。

濁浪滾滾，撐船的水手嗨荷唱聲不絕，武家騏擠在人羣中，面對濤濤黃河，心中却在猜測；渡河急趕廿五里，逢一棵白楊樹左轉，那是什麼地方呢？見了鐵算子趙暨五的面，他又會如何呢？

他却想不到過了黃河，許多變化，是他難以料到的。

× × ×

一帆江心，波浪十里。

不過半個時辰，船巳渡河靠岸，武家騏與寇香珠上岸，目光掃處，這黃河北岸市集却比不上孟津渡口熱鬧，一條黃泥大道穿過市集，道上除了渡河的商旅匆匆而行外，並沒有可疑的人物。

於是二人也隨着行旅，加緊脚程，向市集外走去。

出了市集，道上巳行人寥落，武家騏因記着那三元道人的話，立刻向寇香珠打了一聲招呼，施展輕功疾奔。

二十五里路不過一個時辰，遠遠可見一顆白楊樹，孤另另地長於一條岔道口，

武家騏依白楊樹轉入岔道，眼見地形更是荒涼，不由暗忖道：「莫非那道人是騙人，引自己來此是另懷用意？」

他心中雖昇起了疑惑，可是脚下並未停止，一路荒草叢伏，丘崗如墳，奔了一陣，正想止步與寇香珠商量一番，驀見一座低崗後，倏冒出三條人影，如箭一般，橫裏疾掠而落，中間一人却大聲道：「武公子，暫請止步！」

武家騏暗暗一驚，目光瞬處，那出聲招呼的人，正是在聚興客棧中碰面的「鐵刀孟嘗」周成。

左邊是個瘦長、終年一襲黑衫的「追魂三判」郭明。

右邊却是身材魁偉的淮南三傑老大金煥。

乍遇舊友，武家騏反而愕然困惑了，情不自禁脫口道：「周局主及二位大俠怎麼會在此相候的？」

「鐵刀孟嘗」周成呵呵一笑道：「武公子，剛才在對岸，見你老弟神色有異，脫口不識老朽，老朽覺得你一定有難言之隱，說不定已查到了什麼綫索，故而老朽通知了金老弟及郭兄，暗中盯上了老弟，確定行程方向後，另僱船先期趕來一步相候！」

武家騏明白過來了，心中對這位周總鏢頭暗暗佩服，覺得果然不愧老江湖，於是抱拳歉然道：「淮南不辭而別，心中實感歉然……」

「追魂三判」郭明却微露笑容，接口急道：「武公子別客套，我等正想從武公子口中探聽一點消息，尚請公子能詳細賜告！」

武家騏有點猶疑起來，他感到以往那些經過，並不是三兩句話說得完的……而現在主要的是追踪鐵算子，若一耽擱，豈不又白跑一趟。

可是這一猶疑，却使鐵刀孟嘗以為以前的想法不錯，不由目光一轉，灼灼地注視着寇香珠道：「且慢，武公子，老朽先問問這位姑娘是誰？」

寇香珠秀眸一瞪，道：「我是天魔教弟子，老傢伙，你們是誰？」

「追魂三判」郭明等一聽這回答，神色皆微微一變。

金煥已厲聲地問道：「天魔教是什麼教？」

寇香珠冷笑道：「你管不着，再不讓路，我就先殺了你們！」

武家騏一看情形要鬧僵，慌忙攔在金煥及寇香珠中間道：「金大俠及寇姑娘千萬別誤會……」

話未說完，陡聽得一聲沉長的異嘯，遠遠傳了過來，只見寇香珠如突然遭到什麼刺激，秀眸中突然浮起兩道煞光，冷笑一聲，叱道：「野漢子，我姑娘話已說完，先吃我一掌再說！」

身形刷刷地掠過武家騏身旁，羅袖一翻，纖掌突伸，迅如電火，向淮南三傑胸前印去。

金煥在猝然不防下，幾乎被拍個正着，慌忙退身三尺，神色頓時一變，却見「鐵刀孟嘗」周成却一聲狂笑道：「老夫在孟津渡時，就知道妳丫頭身分有問題，如今一看，果然不錯，看老夫先擒下妳！」

烏光一溜，已掣出近年極少動用緬鐵大環刀，呼地一聲，刀劈金風，錯過退避的金煥，斜向寇香珠玉腕砍去。

但紅娘子馳譽關外，就憑着一套輕靈奇妙無比的「落葉秋風」身法，及奇詭的「無形織錦十八式」，寇香珠師承母學，豈同泛泛，鐵刀孟嘗的刀光方遞到，她已嬌笑一聲，身若落葉一般，轉到周成身後，玉掌橫切而出，又是一招既辛又辣的「天魔投緣梭」，一招三式，刷刷刷連攻了三招。

武家騏一聽那聲頗為熟悉的異嘯，心頭猛然一震，情知有變。及見寇香珠出手，要攔已是不及，這刹那，他已無心顧及戰勢，俊目凝光，向遠處巡掃，出乎人意外的，却未見半個人影。

驀地，猛聽見金煥大喝一聲道：「周兄，嘯聲似乎是這丫頭同黨在呼應，情勢有變，不必再計較江湖規矩，先把這丫頭制住了再說！」

喝聲中，身形刷地掠入戰圈，雙掌猛然向寇香珠劈去。

一旁的追魂三判這時却目注武家騏道：「武公子，這半個月來究竟有無發現綫索，尚請見告！」

武家騏目光一掃場中戰勢，見寇香珠已漸落下風，在二名高手夾攻之下，頗有接應不暇之勢，但她却似乎渾然不顧自己，忘命搶攻，一時之間，倒使金煥及周成頗有顧忌，暫時還能支持片刻。

只是誰都能看出，拖延的時間極不會長久。

在不明內情的人來看，寇香珠這種打法，完全是打算同歸於盡。

可是武家騏清楚，她是受了簫聲影响，心智已蒙，這刹那，他心頭念頭千轉，已暗暗作了一個決定，沉聲急促地回答道：「郭大俠，在下確是得到了綫索，而且現在正在追踪綫索……」

「追魂三判」郭明清癯的臉上立刻浮起一陣興奮的神色，急接口道：「武公子，是什麼綫索，能否說得詳盡一點……」

武家騏不等他說完，立刻凝重地道：「郭大俠，話不是三兩句說得清楚的，在下先有一個問題相詢。」

郭明又急急道：「什麼問題？武公子請說！」

武家騏目光一瞥，見寇香珠已氣喘咻咻，心中隱有一絲不忍，他知道自己再不把誤會解釋清楚，寇香珠又將無辜而犧牲。於是接着道：「在下想先問明，幾位是怎麼到此地來的？」

郭明神色詫然道：「奇怪，你難道不知最近武林中又失踪了不少年輕弟子？」

「在下知道……」

「那就是了，當今中原第一高手『鐵血神君』申公明大俠眼見案情愈來愈廣，聯絡了『劍中雙奇』白氏兄弟，號召天下，共同偵查，我等在淮南金家堡，就是接到請帖，被分派到這一個區域，由劍中雙奇老大白凝山大俠率領，沿途收集可疑的綫索……」

武家騏聽到這裏立刻明白了。下面不用說，是在孟津渡，「鐵刀孟嘗」周成發現自己行踪，判定方向，先來此一步……

（未完・四）